

桃花扇演義

2129

上海世界書局出版

自序

自來北曲推西廂爲巨擘南曲讓琵琶爲魁首一以艷麗勝一以哀怨勝鮮有能及之者惟桃花扇傳奇一書豔麗等於西廂哀怨甚於琵琶實兼二者而有之且其所載事實原原本本如數家珍無一人無攷證無一語無來歷則非西廂琵琶所能比擬矣前者都中盛行此戲爲賢士大夫所稱賞厥後皮黃繼起崑弋中衰是劇因而輟演良可惜也推原其故曲文精邃音律高深世人知之者寡耳今見西廂琵琶旣作演義行於世而桃花扇獨付闕如余甚憾之用是不揣鄙陋不計工拙易詞曲爲評話改句法爲文言回目則悉仍其舊情節亦未敢更新務求淺顯寧可依樣葫蘆不尙描摹庶幾存

廬山面目雖自知點金成鐵難免爲大雅所譏然未嘗
以意害辭或當爲世人共諒爰誌數語弁諸簡端已未
春月上澣江陰香序於夢花館

桃花扇原序

嘗怪百子山樵所作傳奇四種。其人率皆更名易姓。不欲以真面目示人。而春燈謎一劇。尤致意於一錯二錯至十錯而未已。蓋心有所歉。詞輒因之。乃知此公未嘗不知其生平之謬誤。而欲改頭易面以示悔過。然而清流諸君子。持之過急。絕之過嚴。使之流芳路塞。遺臭心甘。城門所殃。洊至荆棘銅駝。而不顧禍雖不始於夷門。夷門亦有不得謝其責者。嗚呼。氣節伸而東漢亡。理學熾而南宋滅。勝國晚年。雖婦人女子亦知嚮往東林。究於天下事奚補也。當其時。偉人欲扶世祚。而權不在己。宵人能覆鼎餗。而溺於宴安。搢腕時艱者。徒屬之席帽青鞋之士。時露熱血者。或反在優伶口技之中。斯乾坤何等時耶。既無龍門昌黎之文。以淋漓而發揮之。又無太白少陵之詩。以長歌而痛哭之。何意六十載後。云亭山人以承平聖裔。京國閒曹。忽然興會所至。撰出桃花扇一書。不悖於清議之是非。下可以供兒女之笑噓。吁。異乎哉。當日皖城。自命以填詞擅天下。詎意今人卽以其技還奪其席。而且不能匿其瑕。而且幾欲褫其魄哉。雖然。作者上下千古。非不鑒於當日之局。而欲舖東林之餘糟也。亦非有甚慨于青蓋黃旗之事。而爲

狡童離黍之悲也。徒以署冷官閒。窗明几淨。胸有勃勃欲發之文章。而偶然借奇立傳。云爾。斯時也。適然而有却奩之義姬。適然而有掉舌之二客。適然而事在興亡之際。皆所謂奇可以傳者也。彼既奔赴於腕下。吾亦發抒其胸中。可以當長歌。可以代痛哭。可以弔零香斷粉。可以悲華屋山邱。雖人其人而事其事。若一無所避忌者。然不必自爲詞史也。猶記歲在甲戌。先生指署齋所懸唐朝樂器小忽雷。令余譜之。一時刻燭分箋。疊鼓競吹。覺浩浩落落。如午夜之聯詩。而性情加鬯。翌日而歌兒持板待韻。又翌日而旗亭已樹赤幟矣。斯劇之作。亦猶是焉。爲有所謂乎。無所謂乎。然讀至卒章。見板橋殘照楊柳彎腰之語。雖使柳七復生。猶將下拜。而謂千古以上。千古以下。有不拍案叫絕。慷慨起舞者哉。妙矣至矣。蔑以加矣。若夫夷門復出應試。似未足當高蹈之日。而桃葉却聘一事。僅見之與中丞一書。事有不必盡實。錄者作者雖有軒輊之文。余則仍視爲太虛浮雲。空中樓閣云爾。梁溪夢鶴居士撰。

桃花扇演義後序

過客衣冠。依稀優孟。郵亭宮闕。彷彿梨園。覽南渡之興亡。鶯花一歲。笑東遷之聚散。萍水三朝。爲古擔憂。有意搗罵曹之鼓。因人抱忿。無方擊斃賈之錘。往事雖陳。情焉能已。舊人猶在。吾末如何。於是譜敘兒女私恩。表一段溫柔佳話。紀述君臣公案。發千秋成敗奇聞。蓋以馬史班書。賞雅而弗能賞俗。搜神博異。信耳而未必信心。所以許劭之評。託彼吳歛越調。董狐之筆。付諸桓笛羸簫。此桃花扇之傳奇所由作也。嗟乎。烈皇殉國。歷在申年。闖逆攻都。春當辰月。海飛山走。跳出十八孩兒。軸覆樞翻。逼死九重天子。鼎湖龍去。弓墮烏號。鐵脰鷗張。刀揮素質。鳳闕鸞臺之火。赤焰彤天。螭堦麟閣之尸。紅流赭地。薊門兵燹。絕無原廟殘軀。建業人煙。幸保陪京。賸土噫嘻。漢家之厄。十世唯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僅重耳之尙在。以故奸頑乘釁。窺神器而包禍心。詭譎同謀。立新君而居奇貨。珪桐剪葉。封神廟之親孫。瑤樹生枝。迎福藩之嫡子。千官擁戴。氣象南陽。萬姓歡呼。風流東晉。詎意黃袍加於身上。天子無愁。碧璽列於几前。寡人好色。讐如句踐。未奮志於嘗膽。臥薪荒比東昏。只留意於徵歌選舞。小憐大捨。艷叢白玉牀前。花

蕊梅精。嬌簇黃金屋裏。月姊進長生之藥。枕上飛仙。麻姑貢不老之丹。杯中樂聖。以致
六千君子。縮項逡巡。八百諸侯。抽身退避。胭脂古井。仍投珠翠之妃。結綺高樓。又上戈
矛之士。奇可傳者。斯其一也。至於帝業維新。沙堤任重。皇圖再造。畫省權尊。隻手擎天。
須體認安劉周勃。孤衷捧日。務摹仿復楚包胥。孰不思江左夷吾。經綸嶽嶽。人皆望禁
中李牧。功烈錚錚。爾乃元改靖康。政全歸檜。位登靈武。衆未誅楊。玉帛金縢。宰詔則苞
苴弗卻。別黥湯鑊。廣漢則鈎距偏多。指鹿隨心。元老合稱爲長樂。鬪蛩得意。華堂應號
以半閒。孫武子之兵書。用在春燈謎裏。李藥師之陣法。藏諸袴子褶中。截狗續貂。市井
屠酤而濫貴。燔羊爛胃。庖廚奴隸而升郎。天下童謠。王與馬共。人間仙路。阮挈劉行。以
致王氣全消。無煩金壓。國風盡變。但有民訛。野日荒荒。不見旌旗戰鼓。江流泯泯。唯聞
蘆荻漁歌。奇可傳者。又其一也。若夫戡亂勤王。將須一德。奮威揚武。兵始捐忠。晉剪蘇
氛。溫嶠連士行並討。唐清史孽。子儀協光弼偕征。賈寇同載而言歡。漢方復盛。廉藺負
荆而任咎。趙乃稱強。豈期北鎮跳梁。鮮內靖外寧之志。南藩跋扈。多上脅下令之心。裴
中立之久亡。誰平淮蔡。孫安國之不作。孰貶桓溫。座位閒爭。年庚恃長。客兵弗讓。流寇

偏容。鈴閣督師。懦似慈悲佛子。轅門魁帥。勸如和事先生。不圖掃穴搗巢。疾趨於子午
谷去。祇能縱剽肆掠。轉騷向丁卯橋來。眼看豺虎縱橫。中原怕救。坐擁貔貅護衛。雄鎮
儉安。以致白露荒洲。魚潛水靜。烏衣舊巷。燕去堂空。江草萋萋。人作揚州之夢。山雲黯
黯。天消蔣阜之魂。奇可傳者。又其一也。維是君王游豫。親問蛙鳴。宰相閒嬉。官能犬吠。
出師上表。內無蜀國之臥龍。拜將登壇。外少隋家之擒虎。乃不圖三公子作東林後勁。
五秀才爲復社前驅。學論秉公。竟蹈覆巢之李燮。儒林抗節。敢追奏疏之陳東。楊左幽
冤。重興舊案。荆襄積憤。特舉新旗。柳敬亭評話微丁。投清惡除奸之檄。蘇崑生歌謳賤
士。葬亂軍死帥之骸。狎客歸山。丁繼之抱雷海青之慟。書商破產。蔡益所擔孔文舉之
辜。藍田叔身隱畫師。作領蛾眉而學道。卞玉京名逃樂部。掉轉螭首而修真。之數人者。
境實卑微。志堅嶽瀆。品雖高邁。位陋泥沙。挹彼丰標。似聽足音於空谷。揭斯氣節。允當
砥柱於頽波。奇可傳者。又其一也。嗚呼。當是時也。臨傾厦宇。一木何支。待斃膏肓。九還
莫救。世事如此。對風景以奚堪。天運可知。望川原而欲涕。爰有夷門望族。梁苑畸人。慨
琴劍之萍飄。孤蹤白下。感鄉關之梗塞。滿地黃巾。恨晉愁梁。暫拭南冠之泣。嘲風嘯月。

聊追北里之歡。恰遇香君。實爲尤物。遂爾握巫峯之暮雨。攜洛浦之晴雲。三四千里之
星娥。朱絲繫足。二十八字之月老。素筵盟心。百寶箱中。珍藏攝面。雙鈎簾下。鑒賞聚頭。
所謂摺疊雖輕。才子投一時之贈。詠題甚重。麗人定百歲之情焉。其奈文章憎達。既落
第於吳宮。適值兵牒求援。則從戎於洛水。遠入蓮花之幕。郎是參軍。獨登楊柳之樓。妾
爲思婦。感時撫景。慘淡吟詩。覩物懷人。淒涼玩扇。籠隨袖口。弗捨撲蝴蝶之風。繫近裙
腰。留待殉鴛鴦之塚。紅粉於房中計日。正自含愁。青衣於樓下催妝。忽令改志。緣以中
堂薦美。驅象而送向蛇吞。亦因開府覓姬。鈎鯉而毆由獺祭。香君則冰凝作骨。日出當
心。不樂求鳳。寧甘打鴨。擲去香囊之聘。弗愛彼瑟瑟珠衫。罵回油壁之迎。徒駕到鱗鱗
繡轂。而且妝崩墮馬。金投約指於樓牕。髻壞盤龍。玉觸騷頭於柱礎。舞非如意。孫夫人
血滴眉尖。傷豈飛刀。韋娘子紅淋額角。遂致扇似團圓。明月灑來幾點。流星詩如李杜
文章。迸起一層光焰矣。時刻豪權難忤。猿亡而必致魚殃。委曲求全。桃僵而何妨李代。
麗娘惜女。竟以身充。香女離娘。唯餘影對。梨花雲裏。倦魂只以夢懷人。燕子樓中。啼眼
更誰愁似我。乃有石城舊令。粉署閒曹。竊將點口之脂。分來染扇。借用畫眉之筆。暫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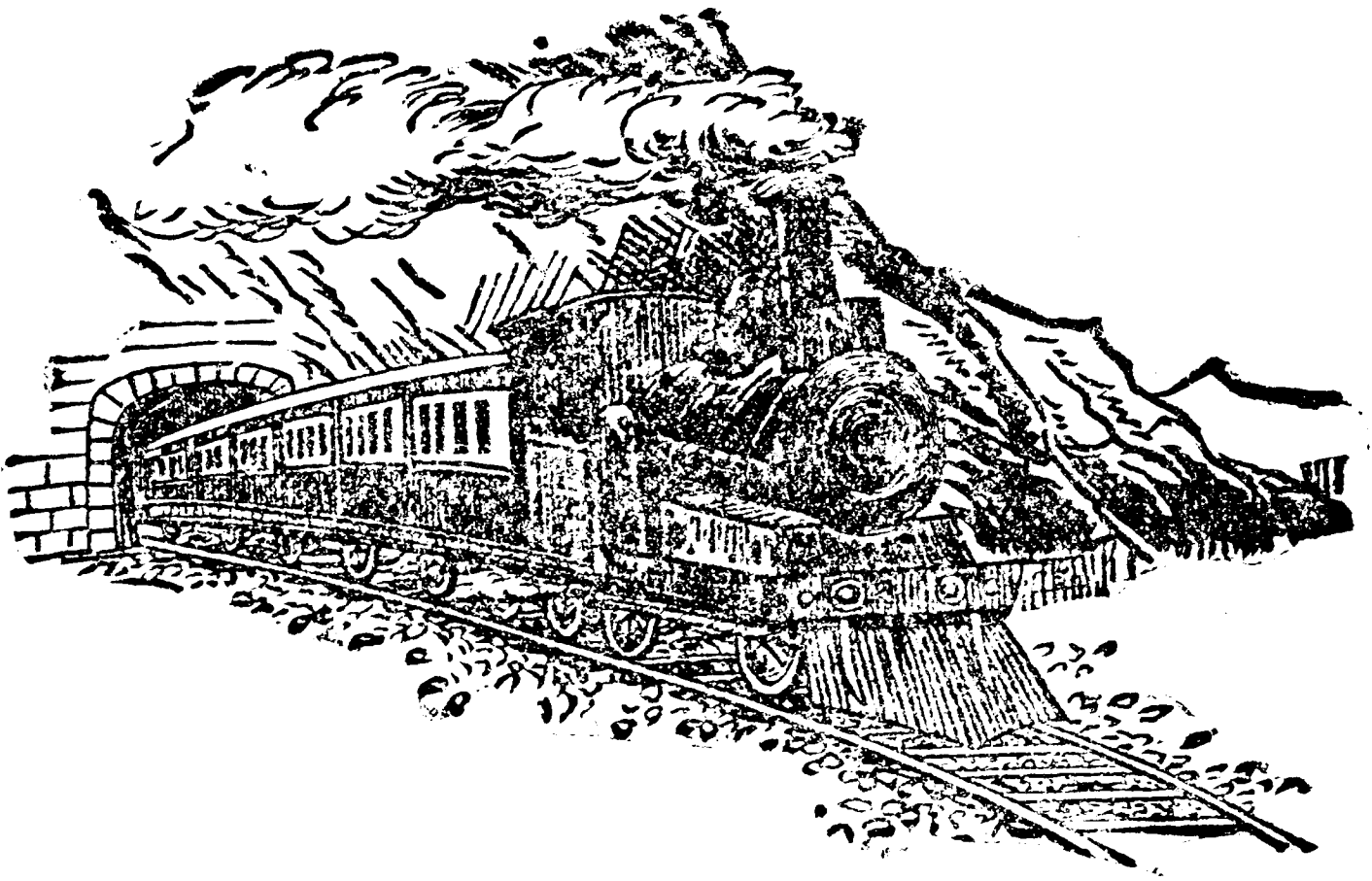
描花。趙合德。裾上津華。變作玄都嫩蕊。薛靈芸。壺中唾色。花成度索蟠根。扇喚桃花。歌
場曾有。紅叨人面。畫苑所稀矣。詎知節屆靈辰。貴介賞鍾山雪景。渡名桃葉。羣姬奏玉
樹新聲。錦席既張。香君與侍。命如斯薄。誰不畏丞相天威。情有所鍾。儂已作使君新婦。
不覺頰潮紅暈。忿忿而言。眉蹙青顰。申申以詈。熱雖炙手。危如燕雀之堂。炤縱熏天。醜
是麒麟之植。雌正平脣槍大動。滿座俱驚。活林甫腹劍陰藏。當場反怨。休休相度。不居
殺歌妓之名。隱隱奸謀。但唆入樂伶之選。嗣後虬壺聽漏。寂寂長門。蟬鬢驚秋。淒淒永
巷。昭陽日影。樹頭空盼。盡寒鴉。御苑溝流。葉上又難通錦字。懸憶天涯。夫婿雨櫛風餐。
自憐殿角。嬋娟花癯。月損無何。洪河失險。記室從間道潛歸。文社重聯。鈞黨陷園扉。禁
錮。罰以驢之拔櫛。光祿則快意私讐。歎其麟也傷鋤。廷尉則酸心清議。乃若張金吾者。
受詔捕囚。下吳導伏牀之淚。棄官避罪。識通明解組之機。遁跡棲霞。學仙辟穀。置是非
於弗問。付榮辱於罔聞矣。哀哉廟堂錯亂。擾擾如棋。將相顛狂。紛紛似瘡。幽拘太子。誰
爲世上江充。羈轢元妃。忍作廟中孟德。獨有一藩恚恨。欲來內靖於苗劉。其如三鎮糊
塗。轉去外防於韓岳。壁壘之長槍大劍。未分誰弱誰強。坂磯之快馬輕刀。總屬自屠自

戮江南撤守。人歎城空。淮北乘虛。兵從天降。灰釘乞命。公輔則犬急亡家。輿櫬蒙塵。帝主則魚忙漏網。青衣變服。不用降書。白馬隨營。何須啣璧。以致猛將自裁於虎帳。轍亂旗靡。大星先落於樓船。戈拋甲棄。圍城掘鼠。廣陵莫比睢陽。投水葬魚。汨羅卽同胥浦。景華螢火。絕不見腐草之光。芳樂香塵。那復有金蓮之步。三百年豐功盛德。蟻夢槐柯。十五陵賸水殘山。蜃消海市。乾坤板蕩。無一個社稷之臣。風雨漂搖。餘幾許林泉之客。如此而已。豈不哀哉。更賴有白髮禮生。失其姓氏。黃冠道士。曾現宰官。見陌上之銅駝。鼻酸舊國。聞山中之謝豹。腸斷先王。於以村戶醮錢。追薦中元之節。仙壇酌酒。仰招上界之靈。麥飯一盂。權抵作當年鼎鼐。菜羹半鉢。聊充爲今夕犧牲。迨及殉難忠魂。死綏厲鬼。光昭四表。趨跲黼座於青冥。籙陟三清。扈從鑿輿於碧落。是日也。雲迷谷暗。鐘鼓代而聲淒。沙走江濱。鐃磬敲而音慘。神威赫奕。顯劍佩於雲衢。奸魄駭奔。碎頭顱於瘴嶺。觀者如堵。伊誰無警戒之心。拜者若癡。彼皆有皈依之志。豈料羣雞立鶴。來逃獄之青矜。飛鳥依人。識出官之紅袖。士曰獄槐抱痛。命在如絲。女曰宮柳牽心。骨幾化石。喁喁私語。訴別後之參商。刺刺長言。遇當前之牛女。張道士則厲聲叱咤。正色申明。國破

家亡。試問君親安在。才貪色戀。仍諧夫婦何爲。苦海茫茫。放下屠刀而證佛。愛河滾滾。拋開蟬殼以登仙。香君乃毀短命之花。碎宮紈於落地。侯生則登回頭之岸。悟世網於俄時。從茲石榻翻經。花香繞磬。筠籠採藥。嵐氣侵衣。洵足奇焉。故可傳也。悲夫。卦爻當剝。萬物乖張。劫火成灰。羣倫緯繡。綱常正氣。泯滅於臺閣簪纓。俠義高風。培養於漁樵脂粉。不分褒貶。誰復知筆墨森嚴。略別旌懲。世還有心肝戒慎。亂曰。君原聖裔。借此寓德言文政之科。僕本侯家。能不動隆替升沈之感。

桃花扇者。孔稼部東塘先生所編之傳奇也。乃故明弘光朝君臣將相之實事。其中以東京才子侯朝宗。南京名妓李香君。作一部針線。他如畫師書賈狎客娼家諸卑賤人。翻有義俠貞固。正爲顯達之馬阮。下對證鍼砭耳。北平吳穆鏡菴識。

桃花扇演義後序



桃花扇演義目錄

試一章	先聲康熙甲子八月……………	一至三
第一章	聽稗癸未二月……………	三至一〇
第二章	傳歌癸未二月……………	一〇至一四
第三章	閔丁癸未三月……………	一四至一六
第四章	偵戲癸未三月……………	一六至二一
第五章	訪翠癸未三月……………	二一至二八
第六章	眠香癸未三月……………	二八至三二
第七章	卻簌癸未三月……………	三二至三六
第八章	鬧榭癸未五月……………	三七至四四
第九章	撫兵癸未七月……………	四四至四七
第十章	修札癸未八月……………	四七至五一
第十一章	投轅癸未九月……………	五一至五七

第十二章	辭院癸未十月……………	五七至六一
第十三章	哭主甲申三月……………	六一至六七
第十四章	阻奸甲申四月……………	六七至七二
第十五章	迎駕甲申四月……………	七二至七五
第十六章	設朝甲申五月……………	七五至七九
第十七章	拒媒甲申五月……………	七九至八五
第十八章	爭位甲申五月……………	八五至九〇
第十九章	和戰甲申五月……………	九〇至九三
第二十章	移防甲申六月……………	九三至九七
閏二十章	閒話甲申七月……………	九七至一〇二
加二十一章	孤吟康熙甲申八月……………	一〇三至一〇五
第二十一章	媚座甲申十月……………	一〇五至一〇九
第二十二章	守樓甲申十月……………	一一〇至一一四

第二十三章	寄扇甲申十一月……………	一一四至一一九
第二十四章	罵筵乙酉正月……………	一一九至一二七
第二十五章	選優乙酉正月……………	一二七至一三三
第二十六章	賺將乙酉正月……………	一三三至一三七
第二十七章	逢舟乙酉二月……………	一三七至一四三
第二十八章	題畫乙酉三月……………	一四三至一四八
第二十九章	逮社乙酉三月……………	一四八至一五三
第三十章	歸山乙酉三月……………	一五三至一六〇
第三十一章	草檄乙酉三月……………	一六〇至一六七
第三十二章	拜壇乙酉三月……………	一六七至一七二
第三十三章	會獄乙酉三月……………	一七二至一七五
第三十四章	截磯乙酉四月……………	一七六至一七九
第三十五章	誓師乙酉四月……………	一七九至一八三

第三十六章	逃難 乙酉五月	一八三至一八九
第三十七章	劫寶 乙酉五月	一八九至一九三
第三十八章	沈江 乙酉五月	一九三至一九七
第三十九章	棲真 乙酉六月	一九七至二〇一
第四十章	入道 乙酉七月	二〇一至二〇九
續四十章	餘韻 戊子九月	二〇九至二一八

桃花扇演義

夢花館主江陰香著

聽鸞軒主陸雲伯批

試一章 先聲

以戲立言不
背是書宗旨

老贊禮者云
亭山人之伯
氏也

天地一大戲場也。人立於天地間。若者帝王。若者卿相。若者文臣。若者武將。若者名士。若者美人。此戲中之人物也。某也昏庸。某也奸惡。某也諂媚。某也梟雄。某也忠貞。某也高尚。此戲中之人品也。孰當爲生。孰當爲旦。孰當爲淨。孰當爲丑。孰當爲副末。此戲中之脚色也。有時而歡。有時而悲。有時而合。有時而離。有時而喜。笑。有時而怒。罵。此戲中之情節也。情節之生。本乎事實。事實之妙。出於戲文。戲文內有老贊禮者。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曾作南京太常寺贊禮。因以爲號也。時當康熙二十三年。老贊禮已九十七歲矣。閱遍滄桑。歌殘黍麥。欣逢盛世。到處閒遊。昨在太平園中。得覩桃花扇傳奇。編成劇本。即明末南京故事。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實事實人。有憑有據。不惟爲老贊禮所耳聞。並爲老贊禮所目覩。抑且將老贊禮雜入戲文。童顏鶴髮。衰態龍鍾。植

點出云亭山人

表出張道士三字

滿庭芳一曲
編作絕妙文
言籠罩全書
不露詞曲痕
跡足見文人
之筆無施不
可

杖。來。前。開。場。道。白。扮。作。副。末。脚。色。老。贊。禮。見。而。笑。曰。不。圖。老。夫。耄。矣。今。作。此。戲。中。之。人。物。也。時。有。人。從。旁。問。曰。如。此。好。戲。爲。誰。所。作。老。贊。禮。曰。從。來。名。家。著。作。姓。氏。弗。彰。然。春。秋。褒。貶。之。筆。雅。頌。歌。咏。之。詞。均。出。自。家。學。淵。源。耳。其。人。曰。如。翁。所。言。則。云。亭。山。人。無。疑。矣。老。贊。禮。曰。然。其。人。又。曰。今。日。者。冠。裳。畢。集。裙。屐。紛。來。演。此。傳。奇。視。爲。韻。事。若。翁。則。本。屬。舊。人。習。聞。新。曲。盍。將。其。中。顛。末。預。爲。我。等。詳。述。之。老。贊。禮。應。之。曰。唯。唯。余。記。得。張。道。士。有。滿。庭。芳。一。曲。君。欲。聽。之。否。乎。其。人。曰。曲。調。幽。深。歌。詞。玄。妙。佳。則。佳。矣。然。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還。求。翁。編。成。閒。話。一。詳。此。曲。之。妙。文。以。開。我。等。之。茅。塞。老。贊。禮。曰。可。請。君。等。少。安。毋。躁。聆。余。宣。講。曲。中。之。意。明。末。有。公。子。侯。生。僑。寓。秣。陵。城。外。以。中。州。之。才。子。眷。南。國。之。佳。人。占。盡。六。朝。金。粉。曾。訪。艷。於。桃。源。嗟。茲。半。壁。江。山。恆。寄。情。於。桃。渡。不。意。豺。狼。日。進。暗。肆。讒。言。致。教。鸞。鳳。宵。分。竟。成。永。訣。況。當。天。翻。地。覆。川。竭。山。崩。藩。鎮。紛。紜。江。淮。割。守。昏。主。迎。登。大。寶。選。舞。徵。歌。奸。臣。盤。據。要。津。攬。權。竊。柄。嗚。呼。黨。禍。繁。興。良。緣。難。續。樓。頭。激。烈。獄。底。沉。淪。雖。得。蘇。翁。救。援。柳。老。解。圍。而。半。夜。倉。皇。君。逃。相。走。一。場。夢。幻。雲。散。風。流。悵。烟。波。以。淼。淼。誰。弔。忠。魂。聽。杜。宇。之。聲。聲。孰。憐。望。帝。艷。哉。桃。花。扇。哀。哉。桃。花。扇。桃。

桃花扇爲哀
信然

花扇縱已揉碎而桃花扇編作傳奇從此名留千古矣曲中之意如是而君等若難領會余尙有總結數言爲諸君告

奸馬阮中外伏長劍 巧柳蘇往來牽密線

侯公子斷除花月緣 張道士歸結興亡案

語至此而戲中之侯公子早已登場矣

第一章 聽稗

孫楚樓邊莫愁湖上垂楊幾樹掩映傍水人家絕似一幅天然畫本居於此者伊何人乎即桃花扇傳奇中之主人翁也斯人姓侯名方域字朝宗籍隸中州家居歸德夷門譜牒梁苑簪纓祖官卿寺父職司徒崇正黜邪久樹東林之幟徵文選句新登復社之壇吐清詞於早歲無殊宋艷班香流浩氣於中年不讓韓潮蘇海壬午南闈下第遂僑寓於莫愁湖畔嗟嗟琴劍飄零寄踪白下鄉關梗塞遍地黃巾烽烟未靖權爲避亂之武陵家信難通空自傷懷於異地所以朝宗蒿目時艱望湖興歎曰莫愁莫愁令人安得不愁乎雖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兮何時況當仲春時候天朗氣清美景良辰云何

侯朝宗是全
書之主
朝宗少爲排
體壯而悔之
專仿兩漢大
家之文有壯
世悔堂文集行

借莫愁以興

嘆足見朝宗
之行樂爲遣
愁計耳

定生次尾是
朝宗陪賓

蔡益所爲復
社禍胎故先
及之

先點徐公子
爲末章皂隸
伏脈

柳敬亭是朝
宗伴友

不樂與其徒愁無益不若不愁之爲愈也。且喜社友陳定生吳次尾二君寓在蔡益所書坊時相往來頗不寂寞。今日約到治城道院同看梅花。我當早去以赴之也。言已遂行。按陳定生名貞慧宜興人。吳次尾名應箕貴池人均係復社之君子。朝宗之良友也。關心時事歎金陵王氣將銷結伴閒遊看大地春光無主。定生問次尾曰次兄可知近日流寇消息否。次尾曰昨見邸抄流寇連敗官兵漸逼京師。寧南侯左良玉進軍襄陽中原無人大事已不可問矣。二人且歎且行以踐看梅之約。而朝宗隨後亦至相見之下。定生即曰弟已飭人打掃道院沽酒相待語未畢忽見家僮迎面來上前稟曰相公請回今日已來遲矣。定生日何爲來遲。家僮曰有魏府徐公子在彼請客看花。早將道院占滿矣。朝宗點首微笑曰梅花旣與我無緣不若向秦淮方榭中一訪艷麗之解語花君等以爲何如。次尾曰據我而論不必遠去。兄亦知有泰州柳敬亭乎。說書之妙罕有其匹。曾見嘗於吳橋范大司馬桐城何老相國聞彼在此作寓公何不同往一聽。消遣春愁乎。朝宗忽怒曰柳麻子近作奄兒阮鬍子之門客說書雖佳我不欲聽之矣。次尾曰兄祇知其一未知其二。阮鬍子漏網餘生不肯退藏於密猶復蓄養聲妓結納朝

留都防亂一
揭兩朝鈞黨
之根也

翻陳出新願
聞其說

紳肆無忌憚。故弟作留都防亂揭帖。公討其罪。劣跡昭彰。無可諱飾。此中門客。始知其爲崔魏逆黨。一時星散。柳麻子亦在其內。豈不可敬。朝宗驚曰。不意此輩中有斯豪傑。洵不多得。當與兄等物色之。於是三人同行。僮亦隨之。以往迨至敬亭寓。命僮叩門。僮高聲喚曰。柳麻子在家否。定生喝止曰。彼是江湖名士。理宜以柳相公稱之。僮遂喚柳相公開門。少頃門啟。一白鬚老者出。卽泰州柳敬亭也。敬亭曾與陳吳相識。而與朝宗則素未謀面。當時肅客而入。因問定生曰。此位何人。定生曰。此是敝友河南侯朝宗。當今名士。夙慕清談。特來領教。敬亭謙遜不遑。請坐獻茶。畢。方注視而言曰。諸位都是讀書君子。博學高才。史記通鑑。久已爛熟於胸中。若老朽則下里巴音。生涯鼓板。胡說一朝興廢。沾淚似兒女之腸。俗談千古存亡。說書污諸君之耳。還希諒之。朝宗曰。不必過謙。卽請賜教。敬亭曰。旣蒙駕臨蓬華。老朽焉敢推辭。惟演義盲詞。恐不值識者一笑耳。今卽將君等所讀之論語。試說一章如何。朝宗詫曰。論語烏能說乎。真乃聞所未聞矣。敬亭笑曰。君等說得。老朽何獨說不得。今日偏欲於諸君前。搖唇弄舌。假充斯文。以畢我說。語畢上坐。手敲鼓板。口誦書中之開詞曰。

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四句誦畢。卽將醒木一拍。說其表白曰。

適齊一章恰
合時事並爲
自己寫照

敢告列位。今日所說不是別的是魯論太師摯適齊全章。這一章書是申魯三家。僭竊之罪。表孔聖人正樂之功。當時周轍既東。魯道衰微。三家者以雍徹季氏八佾舞於庭。僭竊之罪。已是到了盡頭了。我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那些樂官一個個愧悔交集。東走西奔。只當夫子不知費了多少氣力。豈知我夫子手把一管筆。眼看幾本書。纂到易經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修到書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訂到禮記。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婦有別。作到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今日刪到詩經而雅頌各得其所。並不會費一些氣力。登時把權臣勢家鬧哄哄的一個戲場。霎時散盡。頃刻冰冷。那一時到也痛快。你說聖人的手段。利害不利。害神妙不神妙。

說至此。乃敲鼓板而唱曰。

此賈魯西鼓

（鼓詞一）自古聖人手段能。他會呼風喚雨撒豆成兵。見一夥亂臣無禮。教歌舞。

詞也千古絕
調實錄以存
其真

使了個些小方法。弄的他精打精。正排著低品走狗奴才隊。都做了高節清風大英雄。

鼓板停而醒木響。續說曰。

那太師名摯。他第一個先適了齊。他爲何適齊。聽俺道來。

重敲鼓板唱曰。

（鼓詞二）好一個爲頭爲領的太師摯。他說咳俺爲甚的替撞三家。景陽鐘往常時瞎了眼睛在泥窩裏混。到如今抖起身子去個清大撒脚步。正往東北走合夥了個敬仲老先生。纔顯俺的名。管喜的孔子三月忘肉味。景公擦淚側著耳朵聽。那賊臣就吃了豹子心。肝熊的膽也不敢到姜太公家裏去拿樂工。

繼聞醒木一聲說曰。

管亞飯的名干。適了楚。管三飯的名繚。適了蔡。管四飯的名缺。適了秦。這三人爲何也去了。聽我道來。

鼓板之聲又起。唱曰。

(鼓詞三)這一班勸膳的樂官不見了。領隊長一個個各尋門路奔前程。亞飯說亂臣堂上撥著碗俺倒去吹吹打打伏侍著他聽你看俺長官此去齊邦誰敢去找我也投熊繹大王倚仗他的威風三飯說河南蔡國雖然小那堂堂的中原緊靠著京城四飯說遠望西秦有天子氣那強兵營裏我去抓響箏一齊說你每日倚著寨門樁子使喚俺今以後叫你聞著俺的風聲腦子疼。

唱至酣時醒木忽震再說曰。

擊鼓的名方叔入於河。播鞞的名武入於漢。少師名揚。擊磬的名襄入於海。這四人另是個走法聽俺道來。

唱卽隨鼓板而起曰。

(鼓詞四)這擊磬播鼓的三四位他說你丟下這亂紛紛的排場俺也幹不成恁嫌這裏亂鬼當家別處尋主只怕到那裏低三下四還幹舊營生俺們一葉扁舟桃源路這纔是江湖滿地幾個漁翁。

詞意未盡復拍醒木以申說曰。

這四個人去的好。去的妙。去的有意思。聽他說些甚麼。

因敲鼓板而唱。以述其言曰。

(鼓詞五)他說。十丈珊瑚映日紅。珍珠捧著水晶宮。龍王留俺宮中宴。那金童玉女不比凡。同鳳簫象管龍吟細。可教人家吹打著俺們纔聽那賊臣就溜著河邊來。趕俺這萬里煙波路。也不明。莫道山高水遠無知己。你看海角天涯都有他舊弟兄。全要打破紙窗看世界。虧了那位神靈提出俺火坑。憑世上滄海變田田。變海俺那老師父。只管朦朧著兩眼。定六經。正是。

魯國團團一座城。

中間悶煞幾英雄。

荆棘叢裏難容鳳。

滄海波心好變龍。

敬亭說書已畢。遂投鼓板而起曰。獻醜獻醜。定生贊曰。真絕妙好詞也。恐近今應制講義。未必有斯痛快。次尾曰。敬亭方從阮家出。不肯別投主人。故此將古比今。現身說法耳。朝宗亦點頭稱美曰。我看敬亭人品超羣。胸襟脫俗。確是我輩中人。至其說書之妙。不過餘技而已。蓋喜笑怒罵。盡是文章。個儻風流。不同凡響。拍板一聲。不啻東方譎諫。

從敬亭身上
引出蘇崑生

漁陽三下無非莊子寓言而今而後可以知敬亭之爲人矣言罷相視而笑朝宗復問敬亭曰昨日同出院衙共有幾人敬亭曰彼等盡皆散去祇有善謳之蘇崑生與我作比鄰耳朝宗曰如此高尙亦當奉訪還望暇時同來賜教敬亭曰諾

第一章 傳歌

彼美人兮在水之湄試問美人住何處獨留春色到秦淮垂楊堤畔深藏蘇小之家長板橋頭重訪李師之室有鶉妓李貞麗者煙花妙部風月名班丰韻猶存鉛華未謝養一假女未著芳名年齡纖小纔陪玳瑁之筵體態嬌羞未入芙蓉之帳近爲罷職縣令楊龍友所賞識一見此女深加贊美擬欲代彼招客爲之梳櫛所以貞麗私心竊喜方倚之作錢樹子也當日正望龍友來而龍友名文驄乃係鳳陽督撫馬士英之妹夫前光祿阮大鍼之盟弟一榜縣令罷職閒居素與貞麗曠來往頗勤聊作消遣之所況當梅鏡已落柳線纒黃春色惱人更難發付不如訪美人閒話暢敘幽情也故今日又至此間與貞麗相見後貞麗請上小樓焚香煮茗賞覽詩篇龍友喜甚見樓頭簾籠翡翠架集鸚哥花影護盆波光映檻不禁極口稱美曰好一座幽雅妝樓也諒是

楊龍友李貞
麗是香君陪
賓

藍田叔是棲
霞鄉道故先
及之

此後始有香
君之名

令愛所居。今向何處去矣。貞麗曰。曉妝未竟。尙在臥房。我當喚之來見也。喚時。龍友又見壁上吟箋。粘貼殆遍。均係名公題贈之詩。心焉羨之。方舉目吟哦間。陡聞香風拂拂。蓮步珊珊。回首視之。一麗人趨前。萬福。龍友曰。數日不見。益覺艷麗如仙矣。足徵詩篇所贊非虛。繼又向壁上觀。驚曰。不意張天如夏彝仲等諸大名公。俱有題贈。我可無詩以和之乎。貞麗送呈筆硯。待立於側。龍友取筆在手。朗吟者久之。忽變計曰。球玉在前。不如藏拙。聊寫墨蘭數筆。點綴素壁。貞娘以爲何如。貞麗點首稱善。龍友因壁上有藍田叔所畫之拳石。卽寫蘭於石畔。以襯之。筆法輕靈。烘出煙痕。雨意墨花。飛舞描成。嫩葉香苞。雖不及元人瀟灑。粉壁揮毫。却休疑神女生涯。漢皋贈佩。龍友畫蘭畢。貞麗曰。真是名筆。足使妝樓生色多矣。龍友笑問曰。請教令愛芳名。就此落款。貞麗答曰。小女年幼無號。卽請老爺賞給二字。龍友沈思半晌。方曰。左傳云。蘭有國。香人君。媚之。卽取名曰香君。如何。貞麗連聲稱妙。遂命香君謝之。龍友復笑曰。非惟香君之名。卽樓名亦因之而定矣。言時。落款於墨蘭之後。其文曰。崇禎癸未仲春。偶寫墨蘭於媚香樓。博香君一笑。貴竹楊文驄。貞麗稱謝曰。寫畫俱佳。允推雙絕。小女得蒙青眼。何幸如之。於是

蘇崑生本名
周如松

收拾文房。衆皆就坐。龍友曰。我看香君國色無雙。天香第一。特不知技藝若何。貞麗曰。平時嬌養性成。不曾學習。近雖請一清客。傳彼詞曲。恐其藝未必精熟耳。龍友問曰。清客是誰。貞麗曰。是人卽蘇崑生也。龍友曰。蘇崑生本姓周。原籍河南。寄居無錫。與我相識有年。詢是曲中名手。但不知所傳者果係何種詞曲。貞麗曰。卽是玉茗堂四夢。龍友曰。學會多少。汝知之否。貞麗曰。爲日無多。僅學牡丹亭半本而已。語至此。回首喚香君曰。楊老爺不是外人。汝不妨溫習曲本。以待師父對過。便可上新腔矣。香君皺眉曰。有客在座。學歌殊覺赧顏也。貞麗固強之。香君含羞不語。翻閱曲本。暗歎。桃花命薄。柳絮身輕。生來脂粉叢中。跳入綺羅隊裏。珠喉一串。纏頭博得黃金。翠黛雙描。信手莫拋紅豆。學就曉風殘月。空題騷客之詩。噴他暮雨朝雲。繫住王孫之轡。香君一念及之。不覺因是有感矣。忽聞師父蘇崑生至。崑生固始人。寓居於此。早從上章述及。與柳敬亭作比鄰者也。自出院衙。卽投妓館。與其充義子之幫閒。趨於汗下。不若作美人之教習。較爲清高也。當時上樓而入。見龍友在此。卽曰。我與楊老爺久不會面矣。龍友笑曰。崑老收此絕代女門生。可喜可賀。貞麗命香君拜見師父畢。崑生問曰。昨日汝學之曲。汝可

迴顧上篇

院衙不如妓館其惡之也深矣

教歌一節與
上章五段鼓
詞天然對待

湯若士南曲
可對賈島西
鼓詞

記熟否。香君領首應之曰。儂已記熟矣。崑生曰。何不趁楊老爺在坐。隨我一對此曲。好求指示。龍友曰。願聆妙音。香君乃面對崑生而坐。嚙其嬌喉。唱曰。

（皂羅袍）原來姍紫嫣紅開遍。似這般付與斷井頽垣。良辰美景奈何天。

崑生止之曰。汝誤矣。顏知美字一板。奈字一板。不可連下去。試再唱來。香君復唱曰。

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朝飛暮卷雲霞翠軒。雨絲風片。

崑生曰。汝又誤矣。絲字須在喉間唱出。香君會意。即唱曰。

雨絲風片。煙波畫船。錦屏人忒看得韶光賤。

崑生擊節稱妙。香君接唱曰。

（好姐姐）遍青山啼紅了杜鵑。荼蘼外煙絲醉軟。牡丹雖好。他春歸怎占得先。

崑生曰。此句尙嫌不熟。盍爲我再唱之。香君又唱曰。

牡丹雖好。他春歸怎占得先。開凝盼。生生燕語明如剪。嚙嚙鶯聲留的圓。

崑生曰。唱得甚佳。又完一折矣。龍友乃向貞麗曰。可喜令愛聰明絕頂。必然艷幟高張。

爲一時名妓之冠。繼請崑生曰。昨日會見侯司徒公子朝宗。客囊頗富。又有才名。正在

此處提起侯
朝宗訪
翠眼香兩章

老贊禮如北
出場其猶龍
乎

桃花扇演義

一四

彼物色名妓。崑老知之否。崑生曰。公子是敝鄉世家。果然品格超羣。才華出衆。名不虛傳。龍友曰。天生才子。合配佳人。兩美相逢。千金奚吝。彼方迎夫。桃葉此正。及乎瓜期。真一段美滿姻緣也。若教錯過。豈不可惜。貞麗曰。如此公子。肯來梳櫛。幸甚幸甚。惟求楊老爺從中撮合。成此好事耳。龍友曰。唯貞麗又曰。大好春光。不可虛度。請至樓下飲酒。以遣此美景良辰也。衆遂從妝樓下。

第三章 閏丁

曉星寥落。殘月朦朧。晨光熹微。中見夫宮牆萬仞。廡殿兩楹。參松柏於庭階。喜沾化雨。采藻芹於泮水。樂受春風。今值仲春丁期。聿修太常祀典。南京國子監中。特命壇戶二人。掃酒壇場。鋪排祭品。豆籩陳列。牲醴紛陳。一壇戶笑曰。我二人須謹慎小心。看守祭物。休教贊禮輩暗中竊食。致彼上官斥責也。正說笑間。不意老贊禮適至。近前叱曰。汝等壇戶。不思竊取。足矣。今反賴及我儕。豈不可笑。壇戶慌忙謝罪曰。我所說者。乃係沒體面之相公輩。老先生是仁人君子。焉有竊食之禮。老贊禮曰。不用多言。天已黎明。將及祭時矣。速卽點燭以俟之。未幾。南京國子監祭酒與司業並至。方上殿廷。而生監等

阮大鍼如此
出場其猶鬼
乎

阮鬚與祭爲
辯防亂揭帖
耳不料愈辯
愈彰徒自取
辱也罵得痛快

亦紛然而至。如第一章表出之吳應箕。曾作留都防亂揭帖者也。今約楊維斗劉伯宗。沈崑銅。沈眉生。諸社友。同來與祭。斯時也。蠟炬騰輝。爐香呈瑞。笙歌一闋。佾舞兩階。冠裳濟濟。捧爵帛於堂前。環珮鏘鏘。供牲牢於案上。主祭官位立中央。諸生輩班分左右。初不料有人混跡於其間也。掩面含羞。行同鬼蜮。低頭無語。匿入人叢。彼何人斯。卽前光祿阮大鍼也。衆人未及留意。祇聞老贊禮在旁唱禮。鞠躬致敬。無敢隕越。仰見宸題。金匾端拱。聖賢俯聽。樂奏丹墀。展颺袍笏。拜畢禮成。衆始相見而揖。祭酒與司業各退。次尾突見大鍼立几筵前。喝問曰。汝是阮鬚子。何故來此。與祭。唐突先師。玷辱斯文。乎速出。速出。此間無汝立足地也。大鍼忿然曰。我乃堂堂進士。表表名家。有何罪惡。不容與祭。次尾曰。汝之罪惡。朝野皆知。蒙面喪心。猶敢入廟。殆因我防亂揭帖中。未曾指實。汝之病根耶。大鍼曰。我來與祭。正欲表白心跡耳。次尾冷笑曰。汝之心跡。我代汝表白之。汝爲魏府乾兒。又作崔家義子。慕羶逐臭。嘗糞吮廩。暗害東林。給連西廠。乃欲遮人耳目。其可得乎。今者冰山融化。鐵柱傾翻。猶在人前。搖唇鼓舌。可笑孰甚。大鍼強辨曰。不諫苦衷。橫加辱罵。可知我阮圓海。本是趙忠毅先生之門人。當魏黨暴橫之時。我丁

豈能因夢白
先生而寬其
罪乎
十錯認乃悔
過之書誰知
將錯就錯錯
到底矣

贊禮安有揮
拳之事特借
此以伸公憤
耳

寫秀才自滿
之狀為黨禍
伏案

千古一轍可
歎可歎

艱奔走。從未傷害一人。今被混淆。黑白顛倒。雌黃冤乎。不冤。況我初識忠賢。為救周魏。故耳。白貶聲名。實非不得已。春燈謎。衆目昭彰。十錯認。無人辨別。竟將我凌辱。誣蟻在老。成前輩。我還甘心忍受。乃遭輕薄。新進信口狂言。可恨。可恨。誰知大鍼一篇言語。不獨。次尾大憤。并且激動衆怒。齊聲喝曰。此人敢在文廟之中。公然謾罵。目無法紀。尙復成。何世界乎。老贊禮亦高喊曰。讓我老贊禮打此奸黨。言時。竟以老拳相敬。次尾附和之。先掌其嘴。復採其鬚。戟指痛罵曰。汝是閹兒。璫子。卑鄙齷齪。敢來參拜文廟。辱我聖賢。玷我庠序。愧我班聯。吾黨宜鳴鼓而攻之。視同豬狗。投彼豺虎。方出我心頭之恨也。大鍼遭此痛打。又羞又惱。自知鷄肋。難當尊拳。急奔出廟門去矣。次尾鼓掌大笑曰。今日此舉。既代東林雪憤。又為南監爭先。爽快之至。以後須大家努力。休容此輩再至人前。出頭露面。諸君其勉之。衆皆曰。然。遂各拱手而散。

第四章 偵戲

嗚呼。莽大夫。作美新之論。投閣誰憐。蔡中郎。有修史之才。失身堪歎。自古文人。學士。或因富貴。熱中甘趨捷徑。或以功名。躁進誤入權門。或依外戚。願為裙帶之官。或附閹人。

邪正關頭毫釐千里可不懼哉

寫小人有愧悔之心阮鬍所住之褲子襠今人皆避而不居地以人廢矣只此數語小人畢竟小人

乞作螟蛉之子。僅博榮耀於一時。致貽臭名於千載。良可痛也。所以君子之出處。兢兢焉。慎之於始耳。不然。自悔前愆。欲圖晚蓋。如阮大鍼者。抑亦難矣。大鍼別號圓海。詞章才子。科第名家。官居光祿。諂事權奸。身家念重。偶投崔魏之門。勢利情多。忝入兒孫之列。憶昔威揚。烈燄相隨。當道豺狼。於今勢敗。寒灰變作。害羣駑馬。人人唾罵。鄉黨難容。處處擊攻。儒林不齒。故大鍼思量往事。愧悔交加。每恨自己。主見之錯。而污終身。清白之名也。幸得京城寬廣。儘可容身。因在褲子襠裏。新購第宅一所。巧築園亭。精教歌舞。不惜物力。結納朝紳。初猶冀正人君子。憐其改過之心。以開自新之路也。繼思天道好還。死灰或有復燃之日。則倒行逆施。名節亦有所不顧矣。由是觀之。大鍼之罪。本難容恕。然當日諸君子。嫉惡如仇。絕之太甚。使彼鋌而走險。殃及國家。君子亦未嘗無責焉。卽如上章閔丁一事。黨禍之根。已伏於此。可不懼乎。但當日之大鍼。尙存結識之意。不覺喃喃自語曰。昨日文廟丁祭。受復社少年一場痛辱。彼雖孟浪。我亦自知多事。爲今之計。當用何法結識此等輕薄新進乎。方當搔首尋思間。一家人持帖而進。稟曰。啟上老爺。有帖借戲。大鍼接帖而觀。見上寫通家教弟陳貞慧拜。驚曰。我想宜與陳定生。乃

描摹小人狀
態

兩家絕技雖
皆傳世而人
品遜於龍友

是聲名赫赫之公子。如何肯向我借戲。因問曰。未識來人有何言語。家人曰。據云有二位公子。一是方密之。一是冒辟疆。同在鷄鳴埭上飲酒。欲觀老爺新編之燕子箋。故來相借。大鍼私心竊喜。卽命準備上好行頭。傳語梨園衆子弟。隨之速行。不得有誤。并密囑家人曰。汝今持帖前往。仔細聽彼席上。看戲時有何議論。快來報我。家人應命而去。大鍼笑曰。不料彼等日中尙有我輩。可稱趣事。且坐書齋。靜聽回報可也。正當得意之際。而楊文驄突然至矣。蓋龍友與圓海筆硯至交。一以曲詞著。一以書畫名。兩家絕技。一代傳人。並駕齊驅。洵非虛譽。今龍友欲聽燕子新詞。特來奉訪。步入石巢園中。見此閒山石花木。位置得宜。全無俗態。定是華亭張南垣手筆無疑。又見孟津王鐸所書之詠懷堂。筆法頗有力量。贊美不置。堂上紅氍鋪地。知是顧曲之所。離堂約數十步。百花深處。有一精舍在焉。雙扉緊閉。氣象蕭條。祇聞隱隱有吟哦聲。就而聽之。知是圓老在內讀書。高呼曰。圓兄。暫請佳口。當以怪命爲重。大鍼聞呼。出見大笑曰。不意龍友至此。請坐。請坐。龍友問曰。如此春光。爲何閉戶。大鍼曰。只因發刻四種傳奇。恐有訛字。在此校閱。龍友曰。聞兄新編燕子箋。已授梨園。特來領略。大鍼曰。今日來得不巧。全班不在。

此段筆法有
盤馬彎弓之
勢

如此稱贊安
得不喜

家中。龍友曰。未識遣往何處。大鍼微笑曰。有幾位公子借去遊山。龍友不得已。乃曰。乞賜抄本一觀。權作漢書下酒。未嘗不可。大鍼卽命家僮安排酒肴。與龍友對酌。觀書。龍友贊美曰。新詞諧雅。妙曲風流。技擅雕龍。才誇繡鳳。遊戲似佳人。鬥草品格如美女。簪花致教。一往情深。愛煞春來燕子。惟恐半生命薄。同彼老去楊花耳。大鍼謙遜曰。燕詞俚曲。難免貽笑大方。請乾一杯。彼此飲盡。忽見奉命偵戲之家人入。近前稟曰。小人到鷄鳴埭上。看彼酒斟十巡。戲演三折。忙來回話。大鍼急問曰。諸公子究屬如何。家人曰。彼觀老爺新戲。無不點頭側耳。擊節停杯。大加稱贊。大鍼喜曰。妙哉。妙哉。彼等亦賞鑑此曲矣。但不知有何議論。家人曰。彼云。主人是真才子。大手筆。大鍼驚曰。如此傾倒。殊出意外。以後尙有何言。家人曰。彼論主人文采不啻玉皇。仙吏貶謫人間。偷執騷壇牛耳。誰不甘拜下風。大鍼佯恐曰。譽揚太過。當之殊有愧色。汝可再往竊聽。如有後言。卽來稟覆。家人遂匆忙以去。大鍼大笑曰。想我嘔盡心血。成此詞章。古調獨彈。賞音有幾。初不料公子輩是我知己也。龍友問曰。借戲者是誰家公子。大鍼曰。宜興陳定生。桐城方密之。如皋冒辟疆。都有出類超羣之學問。今乃拜服小弟。我實始願不及。此龍友點

以上許多贊
美至此盡行
推倒安得不
怒

首曰。彼等從無虛譽。足見燕子箋詞曲之妙矣。語未畢。家人復如飛而至。入內稟曰。小人又往鷄鳴埭。祇見戲演半本。酒席將闌。忙來回報。大鍼問曰。公子又講甚言語。家人曰。彼云。主人是南國之英。東林之彥。可稱爲玉堂仙品也。大鍼佯驚曰。句句贊我。益覺惶恐無地矣。汝試述以下之言。家人曰。彼又云。如此妙才。何故身投崔魏。枉自摧殘乎。大鍼不禁皺眉而歎。拍案自恨曰。只此一節。我亦自知其過。悔之莫及矣。此外所言若何。家人囁嚅曰。言雖甚多。小人不取稟白。大鍼促之曰。實言無妨。家人始詳述曰。彼說老爺不知羞恥。謂他人父。願爲乾子。實如仗勢之走狗耳。大鍼聽畢。怒曰。彼竟敢如此。辱罵氣死我也。我助彼看花飲酒。選色徵歌。彼不將我冤情剖辯。翻以惡謔相加。種種欺侮。真使我難以忍受矣。龍友問曰。此罵從何而起。大鍼曰。弟亦不解其意。前日我往文廟。受五秀才一頓狠打。今日彼來借戲。又遭三公子一頓狠罵。此後能不設法。我如何再出門去。言已。愁形於色。龍友勸慰曰。長兄不必氣惱。小弟有一策在此。未知能允從否。大鍼喜曰。既有妙策。焉有不從之理。龍友曰。兄可知吳次尾是秀才領袖。陳定生是公子班頭。兩將罷兵千軍解甲矣。大鍼拍案稱是。問誰可以解勸。龍友復曰。他人均

冤從此解冤
從此結
引起以下兩
章

爲年姪覓姪
而曰應當料
理仍是小人
喪心語也

屬無效。惟有河南侯朝宗。與二君文酒至交。言無不聽。昨聞侯生閒居無聊。欲尋一秦
淮佳麗。弟已代彼物色一人。名喚香君。色藝皆精。兄若願出梳櫳之資。結其歡心。然後
托彼兩處排解。定能一舉雙擒。如操左券也。大鍼鼓掌大笑。連稱妙計。既而自忖曰。侯
朝宗本是敝年姪。應當料理。特不知應用若干。龍友曰。粧奩酒席之費。約二百餘金。足
矣。大鍼曰。此非難事。我卽送三百金至尊府。憑君區處可耳。有此一節。則計用美人。攀
得白門楊柳。情深漁父。來探仙洞桃花矣。

第五章 訪翠

春光未老。春色無邊。爭誇北里胭脂雅羨。南都風景。侯生雖寄居異地。莫返故鄉。然對
三月艷陽之節。在六朝佳麗之場。宜其春興倍添。春情難按矣。昨與楊龍友晤面。盛稱
李香君妙齡美色。絕世無雙。平康第一。卽教曲之蘇崑生。亦勸其梳櫳。成此好事。朝宗
心爲之動。而客囊蕭索。未免喟然歎耳。但思今日清明佳節。獨坐無聊。何妨借步踏
青。竟至舊院一訪乎。遂起身易服而往。遙望鳳城春滿。綠柳千條。翠館香迷。珠簾十里。
勾引游蜂。浪蝶儘多。雛燕嬌鶯。洵可樂也。正行之間。陡聞背後有人喚曰。侯相公何處

點景如畫

丰韵天然益
使美人生色

閒遊。朝宗回首視之。見是柳敬亭。乃曰。汝來甚合我意。我欲往城東踏青。正苦無人作伴耳。敬亭曰。老朽無事。當得奉陪。於時二人迤邐同行。頗不寂寞。柳敬亭忽以手指示曰。此水卽是秦淮矣。前邊有一長橋。我儕當緩緩而走。一覽湖邊勝景。朝宗乃舉首凝眸。見夫春波漾碧。問誰家舞榭歌臺。長板鋪紅。看一帶茶寮酒坊。果然勝景如畫也。敬亭曰。來此已是舊院矣。繞過花街。復穿柳卷。君可知此卷中都是有名姊妹家乎。朝宗笑曰。柳暗花明。別有佳境。特不知黑漆雙扉。上插嬌黃柳枝者。誰家之艷幟乎。敬亭曰。此是李貞麗家也。朝宗忽問曰。李香君住在何處。敬亭曰。香君卽是貞麗之女。朝宗喜曰。我今日正欲訪彼。不期走至此間。毋乃巧甚。敬亭上前叩門。與應門者問答數語。始知貞麗香君均已外出。在本姨娘家開盒子會矣。朝宗曰。今日何故開會。敬亭曰。年老無用。腿已走乏。且在石磴上畧坐片刻。細述其詳。遂與朝宗並肩坐下。從容相告曰。凡院中各妓。結爲手帕姊妹者。猶如香火兄弟。每逢令節。齊鬪新粧。開此盛會。是其常例也。朝宗曰。誠然誠然。今日清明佳節。正當赴會之期。但不知此會何名。盒子。敬亭老於花叢。鮮有不知者。因告曰。赴會之日。各攜盒子一副。盒中藏鮮物異品。無非海錯江瑤。

沈石田有盒
子會歌

樓名亦佳可
與媚香作對

令人悠然神
往
侯生以扇墜
拋之暗合香
君之譚號

瓊漿玉液耳。朝宗笑問曰。會期所作何事。敬亭曰。惟諸姊妹比較技藝而已。朝宗曰。如此韻事。可許子弟入會否。敬亭搖手曰。不許不許。深恐子弟混鬧。故爾鎖住樓門。僅許在樓下賞鑑。朝宗曰。請問合意者如何會面。敬亭笑曰。倘合己意。即將物件拋上樓頭。樓上自有果子拋下矣。朝宗欣然曰。既如此。何不同住一觀。但卞家住在此處。汝知之否。敬亭曰。住在暖翠樓。離此不遠。我儕同往何妨。言已遂行。不須臾。敬亭已止步。謂之曰。此間卽是卞家。相公請進。二人乃相將入。不期楊龍友與蘇崑生先已在此相見之下。龍友笑曰。侯世兄屈尊下降。實是難得。朝宗曰。聞楊兄今日往訪阮鬚子。不意在此相會。崑生亦笑曰。特爲侯相公喜事而來。朝宗不解所謂。與衆人就坐後。舉目而觀。嘖嘖稱善曰。好一座暖翠樓也。既而問李香君爲何不見。龍友曰。現在樓頭。崑生止之曰。且休談話。快聽樓頭奏技者。俄聞笙笛同音。箏瑟合韻。雲鑼敲處。鳴鸞不羨飛瓊。簫管吹來。跨鳳還疑美玉。朝宗揚聲贊歎曰。簫吹一曲。使我魂銷。我今欲上前打采矣。言時。手取扇墜。拋上樓頭。默念此墜。拋去未識。能打中心上美人否。斯念未已。而樓頭亦有一物。擲下。敬亭急呼曰。有趣有趣。擲下果子來矣。崑生見是白色小包。取而解視之。

有色有香點
染不俗

教坊司中有
例可查

乃一白汗巾。裹此紅櫻桃也。稱奇曰。如何此時竟有櫻桃。洵屬佳品。朝宗曰。倘是香君所擲。豈不可喜。龍友忙將汗巾取閱。點首笑曰。看此冰綃汗巾。可決爲香君之物。方當猜測間。而李貞麗挈女香君。一執茶壺。一捧花瓶。翻然而下。崑生驚指曰。衆位。請觀天人下界也。敬亭亦合掌念阿彌陀佛。龍友卽在中間介紹之。朝宗先向貞麗曰。我乃河南侯朝宗。一向傾慕。今始如願。繼又見香君曰。果然妙齡絕色。龍友賞鑑非虛。貞麗進壺中虎邱新茶。殷勤奉敬。香君獻瓶內綠楊紅杏。點綴新節。衆皆贊曰。趣人趣事。煮茗看花。可稱雅集矣。龍友曰。如此雅集。不可無酒。貞麗曰。酒已備下。惟玉京今日主會。不得下樓奉陪。深爲抱歉。俄而酒至。貞麗又曰。何不行一酒令。以遣佳興。敬亭笑曰。卽請主人發揮。我等恭聽號令。貞麗曰。焉敢放肆僭越。崑生曰。此是院中舊例。休得過謙。貞麗命取骰盆至。喚香君在旁把盞。方宣令曰。酒須依次而飲。每一盃奉獻所長。卽是酒底。么爲櫻桃。二爲茶。三爲柳。四爲杏花。五爲香扇墜。六爲冰綃汗巾。宣畢。又喚香君敬侯相公酒。旣而盆中擲色曰。是香扇墜。侯相公速乾此盃。請說酒底。朝宗飲訖。乃曰。我今吟詩一首如何。卽吟曰。

壯悔堂集中
無此佳句

如此破承應
中探花郎

開口卽趣

南國佳人佩。休教袖裡藏。隨郎團扇影。搖動一身香。

龍友連聲稱妙。敬亭調笑曰。倘或搖壞香扇。墜豈不可惜。貞麗曰。應敬楊老爺一杯。香君斟酒。龍友卽取而飲之。貞麗擲出冰綃汗巾。龍友亦欲吟詩一首。貞麗曰。此令不許雷同。龍友曰。旣如此。我作一破承題。聊以塞責。朗聲念曰。

靚拭汗之物。而春色掩人矣。夫汗之沾巾。必由於春之生面也。伊何人之面。而以冰綃拭之。紅素相著之際。不亦深可愛也耶。

朝宗曰。真絕妙佳章也。敬亭和之曰。此等好文才。卽中兩榜。亦非僥倖。言時。香君敬之以酒。曰。柳師父請酒。適貞麗擲得二點。應聲曰。是茶。敬亭素喜滑稽。飲酒細辨。曰。果真其味甚薄。貞麗笑曰。非也。汝之酒底是茶。敬亭曰。我祇能說書。卽借本題。風光說張三。郎吃茶。何如。貞麗曰。說書太長。不如說一笑話。較爲有趣。敬亭乃說笑話曰。

蘇東坡同黃山谷訪佛印禪師。東坡送了一把定磁壺。山谷送了一勛陽羨茶。三人松下品茶。佛印說黃秀才茶癖天下聞名。但不知蘇鬚子的茶量如何。今日何不鬪一鬪。分個誰大誰小。東坡說如何鬥來。佛印說你問一機鋒。叫黃秀才答。他

若答不來。吃你一棒。我便記一筆。鬚子打了秀才了。你若答不來。也吃黃秀才一棒。我便記一筆。秀才打了鬚子了。末後總算打一下。吃一碗。東坡說。就依你說。東坡先問沒鼻針如何穿線。山谷答把針尖磨去。佛印說。答的好。山谷問沒把葫蘆怎生拏。東坡答拋在水中。佛印說。答的也不錯。東坡又問虱在袴中有見無見。山谷未及答。東坡持捧就打。山谷正拿壺子斟茶。失手落地。打個粉碎。東坡大叫道。和尚記著。鬚子打了秀才了。佛印笑道。你聽。呖。哪。一聲。鬚子沒打着。秀才倒了。打了壺子了。

雖係嘲笑之
言實爲龍友
說法

著眼處

笑話說畢。衆人鬨然大笑。敬亭曰。衆位休笑。秀才畢竟利害。語至此。以指彈酒壺曰。如此硬壺子。尙且打壞。而況是軟鬚子。朝宗笑曰。敬老妙人。信口誑諧。暗藏譏諷。殆淳于東方之流。亞歟。貞麗命香君敬師父酒。擲色是杏花。崑生卽擇曲文中杏花二字者。唱曰。

晚粧樓上杏花殘。猶自怯衣單。

香君斟酒與假母。貞麗接杯飲盡。擲色是櫻桃。崑生代貞麗唱曰。

櫻桃紅綻玉粳白露半晌恰方言

妙語令人噴飯

柳亭曰。崑生該罰該罰。汝所唱者。再唇上櫻桃。非盤中櫻桃也。崑生領罰一杯。貞麗曰。如今輪到香君。理應自斟自飲。朝宗曰。我來奉敬。香君飲罄。貞麗曰。無須再擲。一定是柳。你試唱來。香君桃腮紅暈。含羞低語曰。兒實靦腆。祇得請代筆相公矣。三點是柳。相煩柳師父代之。崑生曰。今日是彼值日。理當代勞。敬亭微笑。既而開言曰。我老漢姓柳。飄零半世。最怕者。惟一柳字。今日清明佳節。偏將此柳圈套住我。老狗頭言已。衆皆大笑。崑生曰。算爾便宜。當作笑話可也。朝宗曰。我已不勝酒力。可以散矣。敬亭以手牽朝宗。香君衣笑曰。才子佳人。難得相會。必須成雙作對。飲一杯交心酒。君等以爲何如。香君嬌羞無地。以袖遮面而去。崑生曰。香君面嫩。當面未便實言。但前日所訂梳櫳之事。相公允乎否乎。朝宗笑曰。秀才中狀元。焉有不允之理。貞麗曰。旣蒙不棄。妾當擇定吉期。成此良緣。龍友曰。三月十五日花月良辰。便可成親。朝宗躊躇曰。奈我客囊羞澀。猶恐備禮不週。龍友曰。當得效力。朝宗稱謝不置。自念誤上巫峯。竟逢仙眷。印雪泥以留鴻爪。謝月老以結鸞儔。方爲擲果。潘郎閒遊曲院。得遇散花天女。迎入瑤臺。正不知幾

侯生中美人計矣

修得到此也。思已起身作辭。貞麗曰：恕不再留。准定十五日。邀請清客與姊妹等。奏迎親矣。敬亭忽問崑生曰：我二人可謂健忘之至。惜乎不得奉陪。飲此喜酒。殊爲憾。龍友曰：何也。崑生曰：黃將軍船泊水西門。亦於是日祭旗。預約我二人飲酒。焉能不去。朝宗曰：若無二位。未免掃興矣。龍友曰：不妨。還有丁繼之、沈公憲、張燕筑輩。俱是名大清客。借重彼等至此相陪可耳。言罷而散。

第六章 眠香

點三月之景
不脫本題之
意故妙

借祭旗一言
引出三清客

黃鸝三請紫燕雙飛蝶使尋花蜂媒進蜜。正值天桃灼灼時也。香君年及破瓜。期當嫁。杏若得名花有主。不憂仙草無根矣。故貞麗因梳櫳一事。常掛於心。幸有楊龍友從中。介紹得與侯朝宗訂結絲羅。選定三月十五花月良辰。使有情人成就眷屬。喜可知也。今乃上頭吉日。貞麗絕早抽身。忙碌殊甚。命人打掃廳堂。安排桌椅。繡簾低捲。燈綵高懸。以備大張筵席。廣列笙歌。清客與姊妹同來。更添一番熱鬧也。斯時龍友受圓海囑。託送梳櫳之物至。喚貞麗出。貞麗一見龍友。先謝作伐之勞。並問侯公子因何尙不至。此龍友笑曰：諒在目前矣。我今備有箱籠數件。爲香君助妝。現在門首待我喚來。有頃。

龍友竊他人
之慨

活畫鴉妓情
形

龍友貞麗爲
今日主婚之
人預令迴避
何也

衆人擡箱籠首飾衣物進。龍友命其送入洞房。鋪陳齊整。衆皆應命而行。貞麗喜謝曰。如此厚賜。實屬不當。龍友又從袖中取銀。遞給貞麗曰。尚有備席銀三十兩。交與廚房。酒肴均須格外豐盛。貞麗一再稱謝。快喚香君向外。香君盛妝而出。與前日更自不同。寶髻堆鴉。金釵翹鳳。裙描蛺蝶。裳繡芙蓉。香氣襲人。嬌容絕代。輕移蓮步。已至人前。貞麗曰。楊老爺頒賜隆儀。快去拜謝。龍友急止之曰。茈茈之物。何敢當謝。請回請回。香君遂款款而入。門上忽報新官人到。龍友與貞麗起身相迎。見朝宗盛服從人至。敬迓入內。龍友卽賀曰。恭喜世兄。得此平康佳麗。小弟無以爲敬。草備妝奩。粗陳筵席。聊助一宵之樂。朝宗曰。過承周旋。何以克當。因作一揖以表謝忱。彼此敘坐。獻茶畢。龍友問一應喜筵。可曾齊備。貞麗曰。托賴老爺。喜筵已齊備多時。龍友點首。向朝宗起立拱手曰。今日吉席。小弟不敢攙越。就此告別。明日常早來道喜也。朝宗再三挽留。龍友終以不便辭之。作別而去。是時朝宗更衣。貞麗告退入內。料理一切。適三清客聯袂而至。三人者。一名丁繼之。一名沈公憲。一名張燕筑。因承貞麗所招。來飲侯公子喜酒。一同至此。燕筑曰。不知請誰家姊妹。陪伴我等。公憲曰。聞說是舊院中之老在行。燕筑笑曰。據

諱語有深意

汝所云。都是我梳櫛之人矣。繼之曰。汝有多大家資。說此海話。燕筑曰。自有人暗中相助。汝不見。今日侯公子。何嘗費去分文乎。公憲止之曰。不用多言。侯公子在堂上更衣。我等當上前作揖。三人乃各向朝宗一揖。口稱恭喜。朝宗以禮答之。又見舊院中姊妹入。燕筑首先開言曰。歌妓進見。理當報名而進。一妓笑答曰。汝若是教坊司。我方報名。朝宗亦笑曰。正欲請教芳名。有一半老佳人。丰韻猶存者。答曰。賤妾卞玉京。朝宗曰。果然。玉京。仙子。其次則錦瑟。年華身材婀娜者。答曰。賤妾寇白門。朝宗曰。果然。白門柳色。又其次則體態輕狂。容顏粗陋者。答曰。奴家鄭妥娘。朝宗沉吟半晌。強言曰。果然。妥當。不過。燕筑笑曰。不妥不妥。公憲問曰。何云不妥。燕筑曰。最喜偷情賣俏。妥娘佯怒曰。我不偷情賣俏。汝如何養得腦滿腸肥也。言已。闔堂大笑。玉京曰。官人在此。快請香君出外。白門妥娘應命入。少頃扶香君出。公憲曰。我等當作樂迎接。一時鼓樂齊鳴。吹彈雜奏。音諧鳳管。香燕龍涎。錦簇花團。珠圍翠繞。鞞香肩。以款步。玉佩丁冬。攜纖手。以定情。青衫。俛倚。朝宗與香君相見後。妥娘忽攙言曰。按照院中規矩。從無交拜天地之理。請用喜酒。以誌合歡。於是朝宗與香君上坐。清客在左。姊妹在右。始則左奉酒。右奏樂。繼

排場整齊

寫秀才忙急
之態
寫美人羞怯
之態

桃花扇託始
於此

此詩見壯悔
堂集

妥娘之言殊
令千古美人
短氣

則右奉酒。左奏樂。頗極一時之盛。朝宗顧而樂之。自擬前身於小杜。賞識煙花。欲尋好
夢於襄王。覆翻雲雨。春方入手。休笑余渴病難延。酒乍沾唇。轉恨爾斜陽遲下矣。若香
君則桃腮生暈。杏靨含羞。媚態盈盈。芳心怯怯。春情無限。金釵肯與梳頭。秀色可餐。赤
繩從教繫足。自知野草閒花。消受夫人之福。得倚雄姿。英秀證成夙世之緣。嬌容難掩。
憐此身豆蔻含苞。粉頸低垂。怕今夕海棠經雨。香君方轉念間。繼之曰。汝看金烏西匿。
玉兔東升。可送新人回房矣。宗憲曰。且緩須臾。我想侯官人乃當今才子。梳櫳此絕代
佳人。合歡有酒。豈可定情。無詩乎。燕筑鼓掌曰。此言有理。待我磨墨拂箋。伺候揮毫。朝
宗搖首曰。不須詩箋。我攜有宮扇一柄。題詩於上。持贈香君。永爲訂盟之物。如何。妥娘
曰。妙極。我來捧硯。白門嗤之曰。我看汝之面目。脫靴或可將就。玉京曰。此硯理當借重
香君。衆均以爲然。香君乃捧硯立。朝宗執筆書扇。其詩曰。
夾道朱樓一徑斜。王孫初御富平車。青溪盡是辛夷樹。不及東風桃李花。
題畢。衆人傳誦。無不稱妙。香君將扇藏入袖中。仍復並肩而坐。妥娘曰。我等雖不及桃
李花。如何當作辛夷樹。燕筑曰。辛夷樹者。枯木逢春也。妥娘曰。今雖枯木逢春。何嘗不

龍友詩或云
余澹心代作

香君身材嬌
小故譚號香
扇墜

鮮花著雨乎語未竟。一人持詩箋入。稟曰：楊老爺有詩送來。朝宗接而讀之。詩曰：生小傾城是李香，懷中婀娜袖中藏。緣何十二巫峰女，夢裏偏來見楚王。朝宗笑曰：此老多情，送來催妝詩一首，可稱妙絕。燕筑曰：懷中婀娜袖中藏，分明說香君一搦身材，以香扇墜比之。妥娘曰：香扇墜能值幾何，不及我琥珀貓兒墜遠矣。衆皆大笑。繼之曰：且慢戲言，我儕當吹彈一曲。勸新人多飲幾杯。妥娘曰：乘此酒興，方可送入洞房。於是絲竹悠揚，觥籌交錯，金尊頻勸，玉手私攜。方當腩腆人前，慢解芙蓉之扣，直待闌珊酒後，請收玳瑁之筵。蓮漏丁丁，已不覺譙樓二鼓矣。繼之曰：時已不早，可以撤席矣。燕筑曰：如此豐盛佳肴，尙未飽餐罄盡，撤去未免可惜。妥娘曰：我亦云然。請衆位略遲片刻。玉京斥之曰：休得胡纏，速卽奏樂送新人入房去也。朝宗與香君緩步而入。紗燈引導，雅樂隨從，依稀誤上天臺，彷彿同歸閨苑。繡簾影動，扶醉態以風流；錦帳香薰，結良緣以美滿。詩有云：願作鴛鴦不羨仙，正不啻爲二人咏也。入房後，衆始退出，歡笑而散。

第七章 卻歛

原本有保兒
撥馬桶一段
悉行刪去似
較雅馴

從保兒口中
說出男女眷
戀之狀

自居其功

描寫晨起情
態

花街寂寂。柳巷深深。繡戶未開。珠簾猶下。好夢乍回。偏怨黃鸝催曉。春宵苦短。休驚粉蝶。眠香是日之晨。楊龍友來與朝宗道喜。見院門深閉。侍婢無聲。知彼昨宵辛苦。定然高臥猶酣也。惟有保兒攜溺器入。因喚曰。保兒。汝到新人窗外。說我早來道喜。保兒曰。昨日睡遲。今日恐未必起身。老爺如欲相見。還請俟之明日。龍友笑曰。不用胡言。快去問來。忽聞貞麗自內問保兒曰。來者何人。保兒曰。是楊老爺。特來道喜。貞麗慌忙移步出。向龍友謝曰。謝老爺成就小女良緣。龍友曰。當得效勞。但不知新人起來也未。貞麗曰。昨晚睡遲。只怕還未。老爺且請寬坐。待我前去相催。龍友忙言不必。而貞麗已入內去矣。默想溫柔鄉裏兒女情濃。脂粉叢中郎君心醉。若非我居間撮合。暗地幫忙。借得綺羅珠翠。添助新妝。焉能才子佳人成全好事乎。思至此。貞麗含笑來前曰。可笑一對玉人梳洗纔完。穿戴未畢。尚在彼交扣丁香。並照菱花也。請老爺同至洞房。喚彼向外共飲扶頭卯酒。龍友曰。驚殘好夢。得罪非淺。遂從貞麗而進。斯時也。睡起鴛鴦被。翻紅浪。歡聯鸚鵡鏡。對青銅。猶留枕上餘香。魂銷夢裏回憶。帳中滋味。喜溢眉梢。朝宗身坐玉鏡臺前。滿懷得意。眼看水晶簾下。彼美梳頭。香君妝竟已不覺紅日盈窗矣。龍友與

補出梳妝纔完句

非香君之扇安有此香

狂風吹蕩一語暗逗下文

此感激龍友語非誇香君也

鴉妓口吻可厭

貞麗入。一見朝宗。連稱恭喜。作揖就坐。卽曰。昨晚催妝詩句。未識入情否。朝宗亦以一揖謝之。笑答曰。佳則佳矣。但香君雖小。還該藏之。金屋恐袖中容納不下也。言已。相視而笑。龍友曰。夜來定情。必有佳作。朝宗曰。草草塞責。不敢請教。龍友問題詩何處。香君卽從袖中出扇與之。祇覺一縷幽香直透。龍友之鼻。龍友見是一柄白紗宮扇。接在手。中嗅之不已。因笑曰。此扇香得有趣。聞之令人心醉。繼誦朝宗之詩。嘖嘖稱妙曰。非香君烏足以當此快請。拾襲珍藏。深恐扇上桃香。李香。致被狂風吹蕩也。香君將扇收藏。訖。龍友注視香君曰。上頭之後。更覺艷麗無雙矣。復向朝宗曰。世兄有福。得消受此天生尤物。朝宗因感龍友之情。故含笑而答曰。香君天姿國色。又得珠翠盈頭。綺羅遍體。宜其十分花貌。又添二分矣。貞麗在旁攬言曰。全仗楊老爺幫襯。不吝千金之賜。送來百寶之箱。致使妝樓生色。繡閣騰輝也。今日又惜花起。早移玉來前。不啻親生。自養賠貼妝。歛我甚感之言時。香君心有所觸。不覺因之而生疑。乃啟齒向龍友曰。儂看楊老爺。雖是馬督撫。至親然拮据作客。何故輕擲金錢來填煙花之窟。在儂受之。有愧在老爺。施之無名。今日務請詳言。以便將來圖報。朝宗亦曰。香君之問。甚是有理。小弟與楊

香君至此方
露頭角且顯
其聰慧過人

朝宗性格和
平與次尾專
用激烈者不
同或謂其改
稱圓老已有
左袒之意非
也
委婉可聽

此朝宗平情

兄萍水相交。昨日承情太厚。深抱不安。龍友順勢答曰。既蒙問及。弟亦何妨實告。所有
妝歛酒席。約費三百餘金。皆出懷寧之手。朝宗曰。誰是懷寧。還祈明言。龍友曰。懷寧者。
卽曾爲光祿之阮圓海也。朝宗曰。敢是皖人阮大鍼否。龍友點首應是。朝宗又曰。彼何
爲周旋於我。豈非奇事。龍友曰。並無別意。不過欲納交足下耳。因兄才高東洛。名重南
都。到處逢迎。爭來擲果。當場遊戲。暫去尋花。若得佳人。僂傍更顯名士風流。所以圓海
暗資奩具。代作嫁衣也。兄請勿疑。朝宗曰。阮圓老本是敝年伯。小弟鄙其爲人。絕之已
久。彼今無故用情。殊爲不解。龍友曰。圓老別有苦衷。欲見白於足下耳。朝宗曰。請兄詳
述之。龍友受彼之托。不得不爲之伸言曰。圓老曾遊趙夢白之門。本是吾輩中人。其後
給交魏黨。實爲救護東林計也。不料魏黨一敗。東林反與之水火。近日復社諸生。倡論
攻擊。大肆毆辱。豈非操同室之戈乎。圓老舊交雖多。亦因其形跡可疑。無人代爲分辯。
每日仰天大哭曰。同類相殘。傷心慘目。非河南侯君不能救我。故今日諄諄納交。囑弟
剖告於君前也。朝宗曰。信如兄言。圓海情辭迫切。不覺可憐。卽使真是魏黨。悔過來歸。
亦未可絕之太甚。況罪有可原乎。復社中定生次尾。皆我至交。明日相見。當爲彼分解。

之論不得因
是而識之
從侯生用情
數語反襯香
君之卓識加
人一等

侯生服善亦
反襯筆法也

妓女如此而
況我等

婦人嫖賭何
苦何苦

此是怨龍友
語亦非誇香
君也

之。龍友感謝曰。若得如此。吾黨之幸也。香君聞而作色曰。官人是何言歟。阮大鍼阿附。權奸廉恥喪盡。婦女尙且唾罵。世人無不攻之。而官人獨思救之。貿然允諾。爲彼消釋。災殃豈不被旁人議論乎。推官人之意。不過因彼助我。妝簌意欲徇私而廢私。其實此等齷齪之物。全不入我香君之眼。言已拔除。釵釧卸去。衣裙擲之於地。凜凜然有丈夫氣。龍友不覺赧顏曰。香君氣性何其剛烈。若是貞麗慌忙起。拾連稱可惜不置。朝宗因是起敬曰。不圖香君有此等見識。我竟不如真乃侯生畏友也。旣而向龍友曰。兄休見怪。非弟不肯用情。特恐爲女子所笑耳。想彼青樓弱質。尙以名節爲重。乃我等身居學校。名列朝堂者。混雜賢奸。不分皂白。對之能無愧死。況社友平日重我。侯生僅此一點義氣。今若依附奸邪。亦難免羣起而攻。自救不暇。焉能救人。兄其諒之。龍友曰。圓老一片美意。焉可以激烈對付之。還祈從長計議。朝宗正色曰。我雖至愚。斷無從井救人之理。龍友知難挽回。卽向朝宗告辭。朝宗曰。箱籠旣屬阮家之物。香君不用留之。無益。還求取去。爲是。龍友唯唯而去。香君尙臉泛紅霞。怒氣不息。朝宗諦視而笑曰。我看香君天姿國色。縱摘去滿頭珠翠。脫却遍體綺羅。翻覺十分容貌。又添十分矣。惟貞麗貪戀。

此鴉妓所重在

秀才公子合
局結社令阮
鬚鼠竄而避
更甚於閩丁
之打偵戲之
罵矣他日得
志無怪甘心
吾黨也年過
復社當年爲
於標榜致爲
怨毒之藪

金錢深爲不悅曰。官人之言雖是。然金珠到手。被汝嬌癡使性。輕輕放去。豈不可惜。朝宗慰之曰。茈茈之物。何足掛懷。待我照此賠償如何。貞麗始含笑而退。

第八章 鬧榭

香蒲製酒。角黍堆盤。舟來水而之。龍艾戰釵。頭之虎已不覺。節屆端陽矣。陳定生與吳次尾二人。祇因旅邸無聊。特到秦淮賞節。見夫巍峩貢院。接近湖濱。畫舫同繡閣。相鄰金粉。與青衿比色。又是一番熱鬧也。定生謂次尾曰。今日良辰。如何不見同社一人。次尾曰。諒彼等均在燈船之上矣。既而以手指之曰。此間是丁繼之水榭。高掛燈球。祇垂簾箔。正可登樓眺望也。定生從之。遂趨前喚曰。丁繼老在家否。小僮應聲而出。見是陳吳二君。卽答曰。主人赴燈船會去矣。家中備有酒席。客來便可留坐也。定生笑曰。有趣之至。次尾曰。可稱主人好事矣。相將入水榭中。定生曰。我儕在此雅集。恐有俗子闌入。須當設法拒絕之。乃喚小僮取燈籠至。書寫復社會文。閒人免進八字。命僮懸之於外。次尾曰。設有同社朋友至此。理宜請其入會。以盡雅興。定生尙未答言。僮聞鼓吹之聲。急指曰。燈船早已來也。定生次尾憑闌而望。果見夕陽影裏。畫船簫鼓。其中裙屐翩翩。

別有天然風韻。正不啻一羣仙侶。自遠而來。定生凝眸久之。俟其將近。指謂次尾曰。燈船之上。好似侯朝宗。次尾曰。朝宗是社中人。當請入會。定生又指曰。此女客卽是李香君。可請得否。次尾曰。香君不受阮鬚子妝。歛可稱復社同志。請來何妨。定生曰。據汝所言。則吹歌之柳敬亭。蘇崑生。二人不屑爲阮鬚子門客。亦皆是復社朋友。請其上樓。更多佳趣。次尾乃高聲喚曰。侯社兄。侯社兄。朝宗聞聲仰視。見是定生。次尾卽拱立以應之。定生以手相招曰。此處是丁繼之水榭。備有酒席。侯兄何不同香君敬亭崑生。上樓一敘。慶賞天中佳節乎。朝宗欣然允諾。遂與香君等同上樓來。一路吹彈而行。既至水榭中。相見敘坐畢。定生曰。四位到此。方成復社文會矣。朝宗曰。如何是復社文會。次尾手指燈籠示之。朝宗曰。小弟未知今日會文。不期而至。真乃巧極。敬亭笑曰。尙有閒人。免進四字。我等未免唐突。次尾曰。汝等不願作阮家門客。便是復社朋友。朝宗亦笑曰。然則香君豈是復社朋友乎。次尾曰。我聞香君卻歛一事。深爲欽敬。第恐復社朋友。還須遜彼一籌。定生曰。以後當以老社嫂稱之。香君不禁嫣然一笑。定生卽命小僮在旁斟酒。一時杯盤交錯。履舄相親。席上風流俊品。座中笑語春溫。那怕榴花如火。玉體生

可稱盛會

稱爲社嫂妙
甚趣甚

燈船亦分三等

不脫書生本色

涼。微聞蘭麝。有香。素心默契。輪流把盞。飲至半酣。小僮忽報曰。燈船來矣。燈船來矣。快看人山人海。圍住一條燭龍也。衆乃紛起。憑闌而觀。果見燈船之上。懸掛五色角燈光。芒閃閃。鼓吹盈盈。緩緩從水面行。敬亭曰。如此富麗。都屬公侯勳衛之家。語未畢。又見一燈船銜尾而來。上懸五色紗燈。流輝燦爛。粗樂喧闐。雖不及前船之豪華。而熱鬧則過之。崑生曰。此係富商大賈。與夫衙門書辦之船也。船後又有一船。紙燈五色。細樂十番。別有一種清雅氣象。定生謂衆人曰。汝看船上飲酒之人。盡是翰林院老先生輩。畢竟雅俗不同。次尾笑曰。我輩中人。究不免郊寒島瘦耳。衆皆大笑。朝宗曰。夜闌更深。燈船已過盡矣。我儕當吟詩作賦。始不負會文之約。定生連聲稱善曰。特不知作何題目。次尾曰。今逢端節。作一篇哀湘賦如何。朝宗曰。依弟愚見。不如卽景聯句。更暢雅懷。定生點首曰。妙極妙極。但我等三人聯句。誰起誰結。朝宗曰。不須推遜。一起一結。今日當讓定生兄。敬亭含笑而問曰。三位相公聯句消夜。我等相陪者。殆作磕睡。漢乎。定生曰。自有借重之處。崑生曰。未識有何使喚。定生曰。我三人每成四韻。飲酒一杯。汝等卽吹彈一次。朝宗鼓掌曰。有趣有趣。真是文酒笙歌之會。請兄起句。定生謙遜曰。恕弟有僭。

遂吟詩中起句曰。

賞節秦淮榭。論心劇孟家。

次尾聯吟曰。

黃問金裏葉。紅綻火燒花。

朝宗亦不假思索吟曰。

蒲劍何須試。葵心未肯差。

輪至定生復吟曰。

辟兵縫綵縷。卻鬼得丹砂。

四韵已成。三人各飲一杯。敬亭擊雲鑼。崑生彈月琴。香君吹簫和之。吹彈一次畢。次尾高吟曰。

蜃市樓縹緲。虹橋洞曲斜。

朝宗繼之曰。

燈疑羲氏馭。舟是參龍拏。

當日世亂時
衰處處有兵
處處有鬼恐
非綵縷丹砂
所能辟卻也

定生吟曰

星宿纔離海。玻璃更鍊媧。

迴環至次尾。又成四韻。次尾曰。

光流銀漢水。影動赤城霞。

飲酒作樂如前。稍一停頓。朝宗乃吟曰。

玉樹難諧拍。漁陽不辨搗。

定生接吟曰。

龜年喧笛管。中散鬧箏琶。

次尾續曰。

繫纜千條錦。連牕萬眼紗。

朝宗作第四韻。朗聲吟曰。

楸枰停鬪子。瓷注屢呼茶。

又如前飲酒作樂訖。仍由定生先吟曰。

焰比焚椒烈聲同對壘譁

次尾卽曰

電雷爭此夜珠翠贖誰家

朝宗亦信口吟曰

螢照無人苑烏啼有樹衙

末至定生作結定生畧一構思始吟結句曰

憑闌人散後作賦弔長沙

聯吟已畢飲酒作樂復如前定生歡呼曰有趣有趣竟聯成一十六韻明日卽可付梓矣次尾曰我儕唱和得幾許感慨彼等吹彈出無限淒涼竊恐樓下船中未必有解人也崑生謂敬亭曰古云良宵苦短勝事難逢我二人一旁唱曲陳吳二相公一旁勸酒讓彼名士佳人另作一風流佳會如何敬亭笑曰此言甚善乃是我等幫閒本色也定生次尾均以爲然卽請朝宗香君並肩上坐餘則左右分坐兩旁侯生回顧香君曰今夜承衆位雅意不啻並坐牙床又飲合巹雙杯矣香君笑而頷之於是陳吳勸酒蘇柳

螢照烏啼看
破後來

合歡定情之
後又作一風
流佳會惜乎
此心適意只
此一時

寫大鍼夜遊
苦況

望風而遁

貢院接近秦
淮故有此言
且不脫秀才
口吻

唱歌佳人。抖擻精神。才子温存笑語。正當興高采烈時也。小僮忽報曰。燈船又來矣。定生稱奇曰。魚更三躍。如何還有燈船。卽與衆人憑闌而望。果有燈船一號。畫檣雙搖。蠟炬騰輝。笙簫合韻。蕩中流兮。容與譜曲調。以悠揚。有一長髯者。身立船頭。仰天長歎。彼何人乎。何以更深夜靜。珊珊其來。遲乎。蓋卽蒙羞忍辱之阮大鍼也。大鍼買舟載歌。本欲早出遊賞。又恐遇復社少年。與彼爭鬧。所以行同鬼魅。半夜至此。不禁發聲長歎耳。今見丁家河房。尙有燈火。因回首喚家僮曰。汝看有何人在上。家僮應聲登岸。少頃回報曰。人雖不知。祇見燈籠之上。有復社會文閒人。免進八字。大鍼驚訝曰。可險可險。卽命停歇笙歌。吹滅燈火。悄悄攜舟而遁。定生正與衆人眺望。忽爾眼前息影。耳際無聲。不覺稱異曰。明明一上好燈船。爲何匿跡韜光。悄然而去。殊屬令人不解。次尾正欲遣人窺探。敬亭止之曰。不必去看。我雖老眼昏花。早已看得清切。有一鬚子立於船首者。非阮圓海而何。崑生恍然曰。怪不得吹聲歌韻。與人大不相同。定生怒曰。老奴才如此放肆。膽敢在貢院前遊耍乎。次尾性更激烈。卽欲探彼鬚子。以洩其憤。幸爲朝宗攔住。勸曰。彼旣迴避。我儕何必爲此。已甚之行。定生歎曰。侯兄不知。誠恐我不已。甚彼將已。

甚矣。敬亭曰：船已去遠，追之無及。還請息怒。次尾猶憤憤曰：此乃鬚子之造化也。香君曰：夜色已深，盍歸休。敬亭笑曰：香姐思念媽媽矣。我等當送其回去也。定生次尾不歸寓所，在此下榻。朝宗遂向二人作別，與香君等下船而歸。

第九章 撫兵

點明年月以清眉目此譯者之意也

侯恂係朝宗之父

是年爲崇禎癸未七月，寇賊橫行，王師潰退，中原鼎沸，陵廟震驚，司農仰屋而嗟，疆吏棄關而走，嗚呼！正存亡危急之秋也。獨有鎮守武昌兵馬元帥甯南侯左良玉屯兵於兩湖間，爲武臣中之佼佼者。左良玉表字崑山，家住遼陽，世爲都司。前因得罪罷職，補糧昌平。後過軍門，侯恂一見賞識之，拔於走卒，命爲戰將。未及一年，官拜總兵，屢立戰功，勳加侯伯，素稱忠義，威鎮荆襄。今見時事日非，寇氛益急，遙望神京，誰抒國難，不禁心焉憂之，喟然而歎曰：想余幼諳騎射，長習鞞鈴，夙抱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之懷，縱草寇如李自成、張獻忠輩，不難一鼓以蕩平。可恨督師無人，機宜錯失，養癰貽患，誤國殃民。熊文燦、楊嗣昌既以偏私而敗績，丁啟睿、呂大器又因怠玩而無功，僅有恩帥侯公智勇兼全，獨能經理中原，剷除羣盜，不意爲奸人嫉忌，未竟其功，卽遭罷斥，噫！黃鐘

朝野同恨

坐觀成敗確
是寧南罪案

補出點卯一
語

有兵無餉明
末大弊

毀棄瓦釜雷鳴。侯公如此而況於我乎。我雖七尺昂藏。一腔熱血。匡時有志。報主無期。思之不勝憤憤耳。言至此。又頓足而恨曰。豺狼當道。虎豹專權。與其躁進以取辱。何如安逸以待勞。況湖南湖北之間。乃可戰可守之地。我且坐觀成敗。再定行藏也。由此言之。則明末將帥中如左良玉者。洵屬不可多得。然因中懷鬱憤而出。坐觀成敗。一語是亦良玉之罪也。作者深爲良玉惜之。茲姑勿論。第言今日爲點卯之期。旗建軍牙。營吹畫角。班排鵝鸛隊列。貔貅衛士。則執戟荷戈。諸將則明盔亮甲。咸立於轅門外。伺候元帥陞帳。俄而砲聲三震。軍樂齊鳴。轅門啟矣。良玉身坐虎案中。二將先入。上堂參謁。分立兩旁。良玉方欲取冊以點卯。忽聞外有鼓譟聲。驚問曰。轅門之外。何人喧譁。二將稟曰。啟上元帥。轅門肅靜。誰敢喧譁。良玉怒曰。耳聞喧譁。何故隱匿不報。二將曰。此是饑兵索餉。並非喧譁。良玉益怒曰。前自湖南借餉三十船。如何未及一月。早已支銷罄盡乎。二將曰。稟元帥。本鎮人馬。足有三十萬。杯水車薪。糧草實不敷支給。還請元帥察奪。良玉拍案起立。莫展一籌。暗想羣兇肆毒。大廈將傾。有誰招勁卒。以勤王舉義旗。以報主乎。噫。督帥無老成之將。選士皆嬌弱之娃。而欲余隻手擎天。孤忠向日。抑

寧南爲亂兵
所脅不得已
出此下策致
貽千古口實
可不懼乎

雖卽改悔而
訛言已紛然
起矣

亦難矣。況當緊急之時。糧爲軍中命脈。今忽倉庫告匱。士卒喧譁。我將用何言以對答耶。思未竟。鼓譟之聲又起。益甚於前。似有叛變之象。急喚左右語之曰。汝速向外傳諭。三軍休得錯怨本帥。當體國家養士之恩。各發忠義之氣。毋許擊鼓敲門。任意暴動。靜俟江州軍糧至。卽當照發可也。言已。卽取令箭擲於地。二將拾之以向外高聲傳諭曰。元帥有令。三軍聽者。目下軍餉缺乏。乃人馬歸附之多。非糗草屯積之少。朝廷深恩。不可不報。將軍嚴令。不可不遵。況江西助餉。指日到轅。各宜靜聽。勿得喧譁。傳諭畢。回身繳令。而轅門外鼓譟之聲愈逼愈近。良玉倉卒無謀。躊躇半晌。乃與二將語曰。汝去曉諭彼等。暫且忍饑一宵。如不見江西糧至。本帥當飛檄金陵。許爾等遷鎮移家。就糧東去也。二將應命。仍持令箭向外曉諭曰。元帥有令。三軍聽者。糧船一到。卽便支發。仍恐轉運維艱。枵腹難待。不日撤兵漢口。就食南京。永無缺乏之虞。同享飽騰之樂。各宜靜聽。勿再喧譁。諭後。歡聲雷動。二將稟覆曰。啟上元帥。三軍聞令。今已歡呼散去矣。良玉歎曰。事已如此。無可奈何。祇得擇期移鎮。暫慰軍心。旣而心機一動。想余未奉明旨。擅自前行。縱使聖恩寬大。未必加誅。而一時行跡恐惹嫌疑。難免被天下議論。此事非同

後日誘左夢
庚者即此輩
壞事之徒也

可算得寧南
知己

今雖無柳敬
亭其人而著
書立說際此
亂世實與敬
亭有同慨焉

小可還當別作良圖不然一片葵心付之流水矣思已掩門而進二將退出竊竊私議誠所不免一將曰天下強兵勇將首推武昌明日順流東去誰敢拒敵我等何不擁戴主帥搶奪南京作爲根據之地然後舉起黃旗逕往北京進取豈不美哉一將搖手曰元帥乃忠義之人此等風話切勿提議依我主見還是移家就糧且求果腹爲妙一將笑曰老哥之言雖是然一移南京人心惶惑勢所必然即使不取北京其惡名尙能免乎噫蛇影杯弓鐵鑄九州之錯風聲鶴唳棋輸一著之差能不爲寧南惜哉

第十章 修札

噫嘻丈夫不得志於時蹉跎歲月潦倒風塵而獨操此筆墨生涯如我儕一介寒儒戚戚焉終日爲餬口計者亦可悲已然而自由自在無束無拘儘可放浪形骸不失本來面目縱乏龍門修史之才僅作小說稗官以自樂而一張楮紙三寸毛錐銳若戈矛嚴於斧鉞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寫古今悲歡離合記中外治亂興亡忠孝節義則褒揚之奸盜邪淫則懲罰之從心所欲信筆而書未始不可爲窮儒吐氣余亦何必悲哉問嘗讀柳敬亭傳不禁竊慕其爲人彼鼓板而我筆墨彼說書而我作書彼則宣之於

嬉笑怒罵盡
成文章

口。我。則。出。之。於。手。生。涯。雖。異。宗。旨。實。同。故。我。譯。桃。花。扇。傳。奇。載。述。敬。亭。自。敘。之。言。用。是。
有。感。耳。敬。亭。一。江。湖。士。滑。稽。類。淳。于。詼。諧。同。曼。倩。獨。運。廣。長。之。舌。能。墜。天。女。之。花。品。格。
清。高。言。詞。灑。脫。不。作。阮。氏。門。客。常。與。侯。生。往。來。今。日。爲。朝。宗。所。約。獨。坐。寓。中。恭。候。不。嫌。
寂。寞。自。言。自。語。曰。想。我。柳。敬。亭。雖。以。說。書。作。生。活。却。似。閻。羅。天。子。執。掌。一。本。大。帳。簿。點。
盡。無。數。鬼。魂。名。姓。又。如。彌。勒。古。佛。凸。出。一。副。大。肚。皮。裝。滿。無。限。世。態。炎。涼。鼓。板。動。若。風。
雷。人。物。評。爲。月。旦。大。凡。含。冤。孝。子。抱。屈。忠。臣。我。能。使。彼。重。見。天。日。如。或。誤。國。奸。雄。害。賢。
邪。黨。我。卽。將。其。明。正。典。刑。敢。施。造。化。補。救。之。功。不。讓。春。秋。褒。貶。之。筆。豈。不。快。哉。既。而。又。
笑。曰。我。柳。麻。子。稱。心。適。意。信。口。妄。談。雖。覺。無。聊。亦。甚。有。興。昨。日。侯。公。子。送。到。茶。資。約。定。
今。日。午。後。來。聽。平。話。我。今。乘。此。興。會。先。將。鼓。板。取。出。發。一。招。客。利。市。有。何。不。可。遂。取。鼓。
板。在。手。且。敲。且。唱。曰。

無。事。消。閒。扯。淡。就。中。滋。味。酸。甜。古。來。十。萬。八。千。年。一。霎。飛。鴻。去。遠。幾。陣。碎。風。暴。雨。
各。家。虎。帳。龍。船。爭。名。奪。利。片。時。喧。讓。他。陳。擗。睡。扁。

希夷先生若

唱。時。聲。達。戶。外。朝。宗。適。至。聞。敬。亭。朗。聲。平。話。鼓。板。鏗。鏘。諒。先。有。人。領。教。矣。及。至。步。入。屋。

生於明未恐
亦難以安枕

柳老明眼醒
舌令人猛醒

訛言可畏

中祇見敬亭獨坐。聽者無人。不禁大笑曰。汝一人在此。未識說與誰聽。敬亭急起而答曰。說書是老朽本業。亦猶相公悶坐書齋。彈琴吟詩。自以爲樂耳。朝宗笑而頷之。敬亭曰。請問今日欲聽何朝故事。朝宗曰。不拘何朝。但擇熱鬧爽快者。試說一節可也。敬亭曰。相公有所未知。世上熱鬧之局。卽是冷淡之根芽。人間爽快之事。卽是牽纏之枝葉。不若將膽水殘山孤臣孽子。評論幾句。代古人滴幾點傷心熱淚。相公以爲何如。朝宗歎曰。不料敬老深抱悲觀。看到如此田地。真可慮也。正言之間。楊文驄忽忙而至。來尋朝宗計議大事。適到此處。貿然竟入。朝宗見是龍友。卽曰。兄來甚巧。快聽敬老平話。龍友惶急曰。目下何等時候。還聽平話。朝宗問曰。龍老何故如此驚慌。龍友曰。兄尙未知此事乎。頃聞左良玉領兵東下。欲搶南京。且有窺伺北京之意。本兵熊明遇束手無策。故此託弟前來。懇求妙計。朝宗曰。小第一介書生。有何妙策。龍友曰。久聞尊翁老先生。乃寧南之恩帥。若能發一手諭。彼必遵命而退。不知兄主意若何。朝宗曰。此事何憚而不爲。但家父罷政鄉居。縱肯發書。未必有濟。況往返三千里。遠水近火。何以解目前之危。龍友曰。吾兄素具豪俠心腸。當此國家大事。詎忍坐視。何不代寫一書。且救目前。後

日稟明尊翁。諒不見責也。朝宗點首曰。應變從權。未嘗不可。待我回歸寓所。商量起稿如何。龍友曰。事不宜遲。立即發書。猶恐無及。若待商量。勢必誤事矣。朝宗因其急迫。卽向敬亭乞借紙筆。修書一封。爰述其書中大意云。

老夫不揣愚昧。敢貢一言。奉勸將軍。詳加裁度。旌旗搖動。兵出無名。道路疑猜。人言可畏。而況高帝留都。孝陵禁地。誰敢有犯。龍蹠輕躡。馬足乎縱。乏糧草。請自安排。當念九重恩德。別作良圖。還祈一片忠心。毋違初願也。

朝宗寫畢。龍友捧讀而贊曰。字字激切。語語婉轉。有情有理。使彼不得不從。又不敢不從。足見世兄經濟。朝宗曰。此書造次而成。或有不當之處。理宜送與熊大司馬。細加改正。方爲萬妥。龍友曰。不必煩擾。清心自有小弟報告。惟一事頗費躊躇。書雖預備。須遣一能幹家人。早寄爲妙。朝宗毅然曰。如無其人。小弟當輕裝薄遊。權作寄書郵。龍友搖手曰。此等密書。豈是生人可以去得。朝宗縐眉不語。作無可奈何狀。敬亭曰。不必著忙。讓老柳前去。如何。龍友俯首曰。若得敬老前去。妙極矣。但一路盤詰甚嚴。非同兒戲。敬亭微笑曰。其實我柳麻子。本姓曹。雖則身長九尺。却非食粟之徒。口能隨機。應變力能

原書見壯悔堂集傳奇中
改作曲文今
從曲文譯之
語亦簡括

柳老真是英雄

身自比曹
交深有寓意

又因傳書自
比柳毅

防賊之人自
己作賊罵盡
明末諸鎮正
不獨良玉一
人也

反起得勢

左衝右擋。尚可用得。朝宗曰。我聞左良玉軍門嚴肅異常。不論山人游客。一概不容。擅入。今汝老態龍鐘。此去恐有不穩。敬亭復笑曰。相公不必以言相激。抄襲我說書中熟套之語。我雖年老。立志頗堅。欲去即行。不去即止。豈在一激之力。如三國之黃忠。西管之惠明。乎。君等祇能筆下譎文。焉知我胸中畫策。願效孔明舌戰羣儒。且學柳毅傳書。下海定教。悄悄去。明來萬人喝采也。龍友曰。敬老有此本領。我復何憂。但書中之意。汝須明白詳解。始克有濟。敬亭自詡曰。書中之意。不須詳解。何用明白。祇費我三寸舌尖。一雙空手。任憑有千軍萬馬。經不得我一罵管教。彼退避三舍矣。朝宗曰。請教汝罵彼何言。敬亭曰。我只問彼防賊之人。自己作賊。理上可該否。朝宗連聲稱妙曰。要言不煩。比我書中之語。更爲曉暢。幾分。龍友曰。既如此。快請收拾行裝。我即將川貲送上。今夜務必出城爲要。敬亭允諾而入。龍友曰。誰知柳敬亭是一有用之才。朝宗點首曰。我曾誇彼是我輩中人。說書乃其餘技耳。今竟何如。遂相與言論而出。柳家之門。

第十一章 投轅

秋高氣爽。正當士飽馬肥。國家用武之時也。而何以金風瑟瑟。中鼓鼙聲。竭畫角音。衰

借老兵之口
說出官中弊
竇

有人唱出悲咽之歌。殆怨從征勞頓耶。抑恨久戍不歸耶。非也。蓋寧南部下二卒在此。離營半里許。枵腹往來而歎絕糧之苦。況耳一卒唱曰。殺賊拾賊囊。救民佔民房。當差領官倉。一兵喫三糧。一卒歎曰。誤矣。今日之唱。非比曩昔矣。一卒曰。汝試唱之。一卒唱曰。賊凶少。棄囊民逃。牘空房官窮。不開倉。千兵無一糧。一卒曰。如此則我等窮兵。豈不盡作餓殍乎。但思前日鼓譟數次。元帥無奈。許我等就糧南京。今已多日。未見動靜。恐又變卦矣。一卒憤然曰。果真變卦。我等依舊鼓譟。有何難哉。二卒且言且行。忍饑耐餓。正欲回返轅門。伺候元帥點卯。遙見一席地而坐之老者。此老何人。諒閱者必知。爲上章之柳敬亭矣。敬亭戴月披星。衝風冒雨。肩背行囊。急匆匆沿江而來。並不見亂兵搶糧。早已知訛傳警報。是日行抵武昌城外。略爲休息。身坐草地上。解開包囊。更換靴帽。以便訪問轅門。投遞書札。坐未片刻。二卒已至其前。方欲查詢。而敬亭先起身拱手曰。二位將爺。借問一聲。將軍轅門在於何處。二卒竊竊私議。以爲此老操江北音。不是逃兵。定是流賊。何不詐彼幾文。聊供一飽。議定後。一卒始問曰。汝欲尋將軍衙門。我等當送汝前去。言已。卽取麻繩套住敬亭之頸。敬亭驚訝曰。汝等拏我何爲。一卒曰。我二人

兵而用詐想
已餓極矣

有兵無餉之
狀描來如畫

前倨後恭

荒涼滿目

柳老有膽

乃武昌營專管巡邏之弓兵。不拏汝。拏誰。敬亭因其無理取鬧。用力將二卒一推。傾跌在地。乃指而笑曰。汝等形如乞丐。早餓得眼目昏花。身軀頹倒矣。一卒曰。汝焉知我等捱餓。敬亭微哂曰。不爲汝等捱餓。我亦何必至此。一卒急問曰。汝敢是解糧來否。敬亭頷首而應之。一卒曰。我等實是有眼無珠。當送老哥至轅門去。於是二卒代攜行李。護送敬亭同行。但見鸚鵡洲畔。黃鶴樓前。市井蕭條。人煙慘淡。可憐鷄犬無聞。早把豺狼喂飽。大好江城如畫。破碎傷心。何堪軍壘。粉屯瘡痍滿目。一卒以手指示曰。已至帥府轅門。老哥請在此少候。待我傳鼓。鼓聲方振。一中軍自內出。查問曰。門外擊鼓。有何軍情報告。一卒稟曰。適在汛地。捕獲一面生可疑之人。自稱解糧到此。未知真假。故特押赴轅門。聽候發落。中軍顧敬亭曰。汝稱解糧到此。可有公文。敬亭答曰。並無公文。只有書信。中軍不覺起疑曰。汝書信既無名號。言語又多荒唐。憑空虛冒。忘說解送軍糧。看汝神情。大抵非逃卽盜。速速實言。無諱。敬亭從容不迫。答曰。此言差矣。若是逃盜。爲何自尋轅門。中軍首肯曰。辯得有理。汝將書函取來。我今代汝傳進。敬亭曰。乃是一封密書。必須面呈元帥。中軍不悅曰。此言更覺可疑。汝且在外伺候。待我稟知元帥。傳汝進

權宜之計心
尙可恕

見言罷。自去。俄而樂聲齊奏。炮響震天。轅門開放。將士紛排。旌旗飄揚。刀鎗密布。元帥左良玉陞坐大堂。因思前日饑兵鼓噪。不得已暫用詐術。許彼等就糧南京。然兵去就糧。何如糧來。就兵較爲穩妥。況聞九江助餉。指日可到。所以改變前言。特下一令曰。今日暫免點卯。三軍各回汛地。靜候關糧。中軍傳諭畢。良玉問本日有何軍情。中軍稟曰。別無軍情。惟有差役一名。口稱解糧到此。求見元帥。良玉喜曰。果有糧船到此。真可喜也。特不知所賚文事。是何衙門。中軍曰。並無文書。只有私書。定欲當堂投遞。良玉暗自稱奇。或是流賊細作。亦未可知。卽飭左右軍牢曰。爾等小心防備。命彼膝行而進。一時刀鎗並舉。左右交加。中軍傳喚敬亭入。敬亭面不改色。卽從刀樹鎗林中。偃僂而入。直上堂來。趨前長揖曰。元帥在上。晚生拜揖。良玉怒叱曰。爾是何等之人。敢到此處放肆。敬亭答曰。晚生一介平民。焉敢放肆。惟生平未出茅廬。是一野老村夫。不識官階大小。故看此長鎗大劍。分列門旗。僅作爲密樹深林。穿行荒徑。望元帥減却虎威。莫嚇孤身。作客念晚生實非鼠輩。姑爲長揖。驕人未諳軍中禮節。還祈堂上寬容。暫息雷霆。請觀書信。良玉問曰。此書是誰所寄。敬亭曰。歸德侯老先生寄來。奉候虎駕。良玉曰。侯司徒

柳老有古策
士風

大有旁若無
人之概

良心語

亦是實情

以大義責之
寧南實難辭
答

取譬而喻亦
莊亦諧言其
不能約束手
下軍士也

是我恩師。爾却如何認識。敬亭曰。晚生現在侯府。良玉拱手曰。失敬失敬。未識書在何處。敬亭將書呈上。良玉卽命掩門。邀請敬亭同入。敍坐後。取書而觀。細察書中言語。情意諄諄。不啻訓示。後輩勸我鎮守邊方。切勿移兵內地。不禁撫膺長歎。曰。恩師恩師。焉知我一片忠心。有如皎日。我豈肯辜負深恩。玷辱薦保乎。復回首問敬亭曰。足下尊姓。大號。敬亭答曰。不敢。晚生姓柳。草號敬亭。言時。侍從以香茗進。良玉曰。敬亭請用茶。敬亭接杯在手。良玉又曰。汝亦知此間之武昌城乎。自經張獻忠焚掠後。十室九空。我雖鎮守在此。缺草乏糧。時聞軍士鼓譟。因此我亦難以作主。徒呼奈何而已。敬亭憤憤不平。曰。元帥此言誤矣。古云。兵隨將轉。從未聞將逐兵移。汝爲軍中主帥。胸藏豹略。手握虎符。一任饑卒。喧譁深負國家。倚畀恐難逃千載惡名。枉操三軍權柄矣。言已。以手摔杯於地。良玉怒曰。汝敢如此無禮。竟將茶杯擲地乎。敬亭笑曰。晚生何敢無禮。不過一時興起。順手摔去耳。良玉曰。順手摔去。殆汝心不能作主耶。敬亭曰。此心若能作主。手下亦不敢亂動矣。良玉笑曰。敬亭所言有理。無如衆兵饑急。故出此移鎮就糧之下策。敬亭曰。晚生遠來。腹中亦餓急矣。何以元帥竟置之不問乎。良玉曰。我却忘矣。立命左

滑稽之態不讓淳于東方

此指其移鎮就糧而言

此爲自己傳神之筆

結句仍歸到本題

右設席擺飯。候尙未久。敬亭縐眉摩腹。連呼饑餓。良玉卽向左右促之。敬亭起立曰。候之無及。我竟放肆入內。自去取食可也。語畢欲行。良玉未解其意。怒曰。如何進我內裏。敬亭回顧曰。恕我腹中饑餓。急不及待矣。良玉曰。饑急之後。卽可許汝進內耶。敬亭笑曰。雖則餓急而進內。就食元帥亦知其不可乎。良玉大笑曰。語含譏誚。指陳我過。真乃舌辯之士也。我雖不與江湖交接。知汝是滑稽。曼老胸藏濟變之才。今我帳下欲求如汝者。洵屬不可多得。敬亭謙讓曰。辱承謬譽。我不過遊戲江湖。圖哺啜耳。良玉問曰。汝與縉紳往來。必有絕技。正要請教。敬亭曰。晚生自幼失學。有何技藝。偶讀數篇野史。幾句稗官。愛談詞曲。權寄牢騷。有時對江山以飲酒。評來子孝臣忠。有時敲鼓板以高歌。唱出龍吟虎嘯。喉響若雷轟。烈礮舌尖如雪亮。鋼刀信口妄言。知音幸遇。曾蒙吳橋范大司馬。桐城何老相國。謬加賞贊。因而得交縉紳。實堪慚愧。縱學東方。譎諫笑老生。盡是常談。敢誇莊子寓言。勸英豪速勾錯帳也。良玉曰。痛快淋漓。能開茅塞。竟不知敬亭有此絕技。還請下榻衙齋。早晚領教。以抒我懷抱也。旣而歎曰。汝有蘇張之辯。我有犁鼻之能。特不知連天烽火。匝地烟塵。何日始能掃盡耳。敬亭曰。敍語多時。究未悉元帥

末數語方始
實言

向內移兵。有何主見。良玉曰。耿耿臣心。惟天可表。初不待苦口之勸。來書之責也。言至此。不禁歎息者久之。

第十一章 辭院

畏左兵甚於
流賊

嗟。嗟。西北風雲盜寇縱橫益甚。東南錦繡英雄割據何多。縱使江沉鐵鎖難阻。王濬樓船。倘教師下金陵。空想周郎赤壁斯時之南京。人心惶惑。大有草木皆兵之象。良可慨也。惟楊文驄奉熊大司馬之命。昨托侯朝宗發書寧南。阻其北上。雖已遣柳敬亭星夜投遞。猶恐書信無效。一面奏聞朝廷。加彼官爵。廕彼子姪。一面又知會各處督撫。以及在城文武。罷職紳宦。齊集清議堂。公同商議。助彼糧餉。以爲調停之計。故龍友與阮大鍼輩。盡皆列名於傳單中。是日龍友早往。方至清議堂。大鍼已冠帶而至。相見之下。大鍼欣然謂龍友曰。今日會議軍情。既傳我等至此。烏可默默無言。甘作寒蟬。仗馬乎。龍友不以爲然。因答曰。事體重大。我與汝廢員閒宦。立甚主意。不過身到而已。大鍼搖首曰。是何言歟。朝廷大事。豈容藐視。今太祖神京搖動。禍近蕭牆。振旅而來。揚帆而下。明爲奪取。暗設機關。必有人揖盜開門。引狼入室也。龍友急阻曰。此語未確。且莫輕言大

小人見事生
風何況將來
得志乎可畏
可畏

史忠馬奸二人並出國家之存亡繫焉

此忠臣之言也

乘機進讒毒如蜂蠱

很心辣手語語可畏

馬信之而史責之人品之邪正判焉

大鍼冷笑曰。小弟實有所聞。豈可秘而不宣。致誤國事。正言論間。有一長班入白曰。稟老爺。淮安漕撫史可法老爺。鳳陽督撫馬士英老爺同到。龍友與大鍼慌忙出迎。見史可法鬚鬢皆蒼。馬士英髮髭盡禿。袍帽整齊。緩步而入。同至堂上。敘禮後。可法問曰。本兵熊老先生爲何不到。長班稟曰。今日有旨往江上點兵去矣。士英曰。如此則會議不成。將若之何。可法歎曰。黃塵陡起。王氣驟昏。幕府山。羽檄星馳。五馬渡樓船。雲集江左。乏夷吾坐鎮大局。堪危堂前。效王衍清談。時艱何補。我惟有戮力從公。捐軀報國耳。龍友進言曰。老先生不必深憂。左良玉係侯司徒舊部。昨已發書勸止。料彼無有不從。可法曰。學生亦聞此舉。雖出熊司馬之意。實皆年兄之功也。大鍼卽從旁攙言曰。我但聞左兵之來。內中有勾引之人。可法詢問是誰。大鍼答曰。卽是敝同年侯恂之子侯方域。可法曰。與我亦有世誼。想敝世兄在復社中。錚錚有聲。焉肯出此。大鍼曰。老公祖有所不知。彼與左良玉相交最密。常有私書往來。若不早除此人。將來必爲內應。士英獨贊成其說曰。此言洵是有理。何惜一人而陷滿城性命乎。可法怫然曰。事屬莫須有。焉能服人。况阮老先生罷閒之人。何足以妄談國事。言已別去。大鍼又羞又恨。不禁咬牙切齒。

龍友尙有天良

小人報怨刻毒之至

龍友不與同行尙不失爲君子

氣味相投

向士英進讒曰。史道鄰拂衣而去。未免欺人太甚。不知小弟之言。鑿鑿可據。聞彼前日還托柳麻子投遞私書。豈非實有其事乎。龍友代爲剖白曰。敬亭之去。小弟所使寫書之時。小弟在旁。如何疑彼有私。太覺有屈。無辜矣。大鍼冷笑曰。龍友。汝焉知書中別有暗號乎。士英點首稱是曰。此等人殺之正當。小弟回去。立即命人訪拏可也。復向龍友曰。老妹丈。此時可以同行矣。龍友別有心事。忙答曰。請舅翁先行一步。弟當隨後就來。大鍼又獻媚於士英曰。小弟與令妹丈。久相莫逆。不啻同胞。常述及老公祖垂念。不期今日會遇。深愜鄙願。小弟有多少苦衷。欲爲竟夕之談。上達清聽。未知可否。士英頗深契之。乃曰。久荷高雅。正思藉聆雅教也。龍友見馬阮同去。歎曰。此事從何起說。朝宗之素行。雖未深悉。然寫書一事。由我發生。今使彼飲恨含冤。遭此不白。我心實有不安。不如暗通一信。彼得早早隱避。爲上策。然驚醒花間蝶。夢打散被底鴛。儔我之過也。且思且行。已至李家別院。耳中聞得吹唱之聲。此際無暇顧及。急急叩門。未幾門啟。見是蘇崑生。忙問曰。汝是蘇崑老。未識侯兄現在何處。崑生曰。今日香君學成一套新曲。都在彼樓上聽奏妙音。龍友曰。既如此。快請下樓。崑生喚朝宗香君貞麗出。朝宗卽問曰。楊

卻歛一事龍
友殆亦耿耿
於心乎

香君不愧巾
幘英雄

侯生方寸亂
矣

香君雖有英
雄之氣難免
兒女之情

兄有興。敢是來此消夜否。龍友搖手曰。非也。非也。因有天大禍事。特地來此尋訪。朝宗始尙坦然曰。有何禍事。如此驚駭。龍友實告曰。今日清議堂議事。阮圓海在大庭廣衆之前。言汝與寧南有舊。常通私書。將爲內應。以致當事諸公。受其蠱惑。俱有捕汝之意。朝宗驚詫曰。我與阮圓海素無深讐。爲何下此毒手。龍友曰。大約因却歛一事。激烈過甚。故此老羞成怒耳。貞麗聞言。深恐波及己身。慌曰。事不宜遲。趁早高飛遠遁。免得連累他人。朝宗愁鎖雙眉。歎曰。言雖有理。但我二人燕爾新婚。如何決然捨去乎。香君正色曰。官人素以豪傑自命。何學作兒女子態耶。朝宗點頭蹙額曰。此言甚是。然我窮途落魄。歧路徘徊。椿萱遙望。魚雁難憑。遍地烽烟。欲歸不得。天涯莽莽。不知何處是我安身之所也。龍友慰之曰。兄勿焦急。小弟有一計較在此。朝宗曰。請兄明以教我。龍友曰。方當會議之時。漕撫史可法。鳳撫馬舍舅。並在坐中。舍舅信讒。言語不利於兄。幸得史公一力分豁。並云與尊府原有世誼。何不隨彼到淮。再候家信。兄以爲何如。朝宗曰。史道鄰是家父門生。借此作安身之地。果然甚妙。今我方寸已亂。多承指引。不勝感激。香君亦深然之。忙代朝宗收拾行裝。念及歡娛事短。離別恨長。不覺兩行眼淚。簌簌如斷。

從此生離茫
茫千古哀哉

今日崑生送
去後日崑生
尋來

原本從旗牌
口中述出譯
者改作紀事
方合小說體

線珍珠早已濕透羅襟矣。束裝畢。命人肩挑行李。在外伺候。朝宗卽向香君作別曰。卿勿悲苦。此不過暫時分袂耳。香君泣曰。烟塵滿地。轉瞬分離。恐後會之期。難以預卜也。言至此。嗚咽不能成聲。貞麗促之曰。若再遲延。恐有巡兵踪跡。不能安然脫身矣。朝宗依依不捨。喟然曰。可恨西風太緊。吹散鷓鴣翼。雙飛我欲暫留片刻。勢所不能。香君乎。請從此別。勿以我爲慮。旣而問曰。史漕撫之寓所。未識在於何方。崑生曰。聞彼來京。公幹常寓市隱園。我送官人前往可也。朝宗稱謝不置。未敢延緩。急與崑生等出門去。嗟乎。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好事多磨。忽唱驪歌一曲。禍機莫測。難禁蛟淚雙行。香君九曲愁腸。正非言語所能形容矣。貞麗則不然。第恐禍事之波及。因向龍友曰。此事從楊老爺而起。還求楊老爺歸結。倘明日果來搜捕。作何計較。龍友曰。貞娘放心。侯郎旣去。卽與汝毫無干係矣。安慰數四而行。

第十三章 哭主

鳳詔遙頒。龍恩益重。勳銘竹帛。績著旂常。蓋朝廷欲安其反側之心。而用此羈縻之術耳。左良玉收復武昌。功封侯爵。近聞其缺乏糧草。意欲移鎮南京。訛言四起。朝野震驚。

裁

氣象高華儀
容矜貴

此大丈夫得
志於時之所
爲也然而驕
矣

故又新頒上命。加封太傅之銜。其子夢庚。亦挂總兵之印。特命巡按御史黃澍至此。宣讀聖旨。更令九江督撫袁繼咸。解送糧米三十船。親來給發。良玉本有忠君愛國之心。接見之下。喜出望外。乃命旗牌官設宴於黃鶴樓。款待黃袁二公。飲酒以觀江景。旗牌設席安座畢。佇立以望。但見軍容嚴肅。行列整齊。旌旗招展。儀仗紛紜。鼓吹導前。騶從後擁。良玉戎裝紮束。身坐雕鞍。鞭稍遙指。顧盼自豪。且喜春色逐人。晴光入眼。江連芳草。以青青馬踏落花。以得得居然。儒將風流。作雅歌投壺之樂。莫笑武人。鹵莽有輕衣。緩帶之容。斯時之良玉。其心中愉快。爲何如乎。及至樓前。投鞭下馬。面諭衆軍。在樓下伺候。已乃移步登樓。憑欄眺望。一覽江中風景。大快胸襟。不禁揚揚自得。曰。汝看浩浩洞庭。蒼蒼雲夢。控西南之險。當江漢之衝。獨我左良玉鎮此名邦。豈不壯哉。已而回首高呼曰。旗牌官何在。旗牌跪而應之。良玉問曰。酒席已齊備也未。旗牌答曰。齊備多時。良玉曰。如何二位老爺。此時還不見到。汝知之否。旗牌稟曰。連請數次。袁老爺正在江岸盤糧。黃老爺又往龍華寺拜客。諒須入暮時候。方能至此。良玉縐眉曰。在此久候。豈不困倦。汝等速接柳相公上樓。閒談解悶。左右稟曰。柳相公現在樓下。良玉命左右快

嘲文官妙

秦皇見姑娘
柳老絕技也

古今同情

請左右卽請敬亭至良玉問曰敬亭爲何早到此間敬亭答曰晚生知元帥悶坐故爾特來奉陪良玉曰奇哉汝何未卜先知乎敬亭微笑曰諺云秀才會課點燈高坐文官天然如是斷無爽快之理良玉笑曰此言甚是汝看天方晌午若候至燈火上時悶煞人矣敬亭曰元帥倘不嫌聒噪將昨晚所講之秦叔寶見姑娘接續一回如何良玉領首稱妙曰汝帶有鼓板否敬亭笑曰自古官不離印貨不離身老漢操此營業焉肯失帶乎言時已將鼓板取出良玉卽喚左右進獻香茗安設胡牀卸去戎裝更衣而坐左右搥背修養怡然自得藉聆敬亭平話以資消遣敬亭就坐於旁輕敲鼓板說書曰

大江滾滾浪東流淘盡興亡古渡頭屈指英雄無半個從來遺恨是荊州按下新詩還提舊話且說人生最難得的是亂離之後骨肉重逢總是地北天南時移物換經幾番凶荒戰鬪怎免得梗泛萍漂可喜秦叔寶解到羅公帥府枷鎖連身正在候審遇着嫡親姑娘捲簾下階抱頭大哭當時換了新衣設席款待一個候死的囚徒登時上了青天這就叫運去黃金減價時來頑鐵生光

敬亭將醒木一拍略作停頓良玉掩淚而歎曰此等事實我亦其中過來人也敬亭又

說曰。

再說那羅公問及叔寶的武藝。滿心歡喜。特地要誇其本領。即日放礮傳操。下了教場。雄兵十萬。雁翅排開。羅公獨坐當中。一呼百諾。掌著生殺之權。秦叔寶站在旁邊。點頭贊歎。口裏不言。心中暗道。大丈夫定當如此。

復拍醒木而止。良玉聞此。面上頓現驕態。狂笑曰。我左良玉亦不枉爲人一世矣。敬亭

續說曰。

那羅公眼看叔寶。高聲問道。秦瓊。看你身材高大。可曾學些武藝麼。叔寶慌忙跪地。應答如流。小人會使雙鎗。羅公卽命家人將自己用的兩條銀鎗。擡將下來。那兩條銀鎗。共重六十八斤。比叔寶所用鐵鎗。輕小一半。叔寶是用過重鎗的人。接在手中。如同無物。跳下階來。使盡身法。左輪右舞。恰似玉蟒纏身。銀龍護體。玉蟒纏身。萬道毫光。臺下落。銀龍護體。一輪月影。面前懸。羅公在中軍帳裏。大聲喝采。道。好呀。那十萬雄兵。一齊答應。如同山崩雷響。十里皆聞。

說至此。醒木又震。良玉取鏡自照。拈鬚長歎曰。想我左良玉立功邊塞。萬夫不當。自信

滿心快意之時忽而狂風驟雨閃電奔雷從空而下令人驚魂悸魄樂極悲生極文法之能事矣稱呼雜亂確有武臣狀態

聲淚俱下

爺駕到。良玉更換冠帶。命左右撤去胡牀。恭迎袁黃二公上樓。叙禮後。良玉曰。二位老先生俯臨敝鎮。曷勝光榮。聊設杯酒。同看春江。袁黃同答曰。久欽威望。喜近節麾。高樓盛設。大快生平。良玉即請二公入席安坐。執壺斟酒。正欲舉杯而飲。猛見塘報人匆急上樓。面容慘白。氣喘聲嘶。跪稟元帥。連稱不好。袁黃等擲杯驚起。良玉問曰。有何緊急軍情。如此大驚小怪。報者急白曰。稟元帥爺。大夥流賊北犯。層層圍住神京。三天不見救援。兵暗把城門。開動放火。焚燒宮闕。持刀殺害生靈。言時。以手拍地。又曰。可憐聖主好崇禎。至是淚如泉湧。痛哭而言曰。縊死煤山樹頂。衆皆大驚失色。同問曰。事變在於何日。報者喘促答曰。是在三月十九日。衆乃望北叩頭。放聲大痛。良玉跳躍而起。哭呼聖上崇禎。主子大行皇帝不置。搓手悲歎曰。孤臣左良玉遠在邊方。不能一旅勤王。罪該萬死。嗚呼高皇帝在天之靈。其亦知之否乎。可憐我皇上憂國如病。視民如傷。十七年宵旰勤勞。何期流寇披猖。師徒撓敗。呼天不應。告廟無靈。內缺餉餉。外絕救援。白練無情。斷送君王一命。煤山私幸。獨殉社稷。羣黎傷哉痛哉。衆聞其言。更爲之大哭不止。

畢竟文有臣
識見

此皆良心語

黃鶴樓之風
景至此一變

明末武臣中
惟良玉天良
未泯

臨別倉皇

黃公搖手喊阻曰。且莫舉哀。還有大事相商。良玉問曰。有何大事。卽請指教。黃公曰。旣失北京江山。無主將軍。若不早建義旗。支撐大局。則頃刻亂生。如何安撫。繼成點首稱。是以手指示曰。此間江漢荆襄一帶。可稱西南半壁。萬一失守。恢復無及矣。良玉曰。小弟濫握兵權。實難辭責。還須二公努力贊襄。共保邊圉。袁黃同聲應命。良玉卽命大眾更換白衣。在大行皇帝靈前。慟哭拜盟。同襄義舉。但倉卒之間。縗服無從置備。僅向附近民家。借得素衣三領。白布三條。良玉與袁黃二公穿戴後。吩咐大小三軍。亦各隨拜。於是領衆舉哀。拜倒於地。齊呼先帝而哭曰。嗚呼。中原破碎。宗社傾頽。恨文臣帷幄無謀。歎武將疆場惜命。至今日山殘水賸。空嗟滄海龍歸。對此夕月暗江昏。不啻高樓鶴唳。斯恨絲絲。曷其有極。共請皇天作證。鑒察微忱。從今以後。戮力前驅。捐軀無惜。惟願早報國讐。以復神京也。舉哀畢。良玉曰。我等拜盟之後。義同兄弟。臨侯督師。仲霖監軍。我左崑山操兵練馬。死守邊方。倘有太子諸王中興。定鼎屆時。勤王北上。恢復中原。方不負今日有此義舉。諸公以爲何如。袁黃唯唯遵命。忽有旗牌官趨前稟曰。稟元帥滿城喧譁。似有變動之意。速請元帥安撫民心。良玉遂與衆下樓。問袁黃二公今欲何往。

袁答回歸九江。黃答往赴襄陽。臨別之際。良玉猶諄諄相囑曰。如有國家要事。還望二公到此會議。袁黃乃握手作別。去。良玉亦上馬歸。早已紅日西沉。萬家燈火時矣。

第十四章 阻奸

與辭院一章
相應

侯生自淮來
京

荏苒光陰。倏經半載。自去冬十月中。朝宗與香君別。倉皇避禍。夜投史公。隨往淮安。漕署得以容身。彈指之間。不覺冬去春歸。又是清和四月矣。鄉信難通。國讎未雪。閒情暫撇。噩耗頻傳。翹首蒼天。能不放聲一哭。近因南大司馬熊公內召。卽以史公補其缺。朝宗又隨之渡江。且幸史公重其才學。待同骨肉。親切異常。方思移家金陵。藉避烽火。不料南北隔絕。道途中梗。且又議立紛紛。迄無定局。故朝宗悶坐無聊。愁懷莫釋。正欲候史公回衙。一探消息。而史公操兵甫畢。已從江上歸矣。史公名可法。表字道鄰。本貫河南。寄籍燕京。崇禎辛未進士。內作部曹。外任監司。正值中原多故。敷歷十年。從未安枕。今由淮安漕撫陞補南京兵部尙書。到任一月。驟遭大變。雖幸長江天險。護此留都。然一月無君。人心不定。每日議立議迎。莫衷一是。史公心焉憂之。乃今晨在江上操兵。探得北來消息。縱未可遽以爲真。而心實深冀其確也。所以傍晚回衙。卽命從人請朝宗。

亂世訛言往往如此

史公爲社稷蒼生計士英爲自身富貴計忠奸之不同如是

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論實出周仲馭雷介公侯生述之耳移宮紅艇擊案均起於鄭貴妃之留福王也楊左攻之崔魏

出。快談此事。亡何朝宗入見。急問北信如何。史公曰。今日得一喜信。據云北京雖失。聖上無恙。早已航海而南。太子亦問道東奔。未知果否。朝宗曰。若得如此。蒼生之福也。正言間。有管門家人入內稟曰。稟老爺。今有鳳撫馬老爺遣人投書。並候示覆。史公取書披覽。緊皺雙眉曰。可笑馬瑤草。又講迎立之事矣。我想邇來清議堂中三番公會。此焉仰屋長吁。彼焉低頭無語。實因軍國大事未敢輕舉妄動耳。乃來書中謀迎議立情切。邀功其意存於福王。並云聖上確已縊死煤山。太子奔逃無踪。此言若是。則我雖執意不從。彼竟獨自舉行。爲之奈何。況且昭穆倫次。立福王亦無大謬。我不如答彼回書。准其明日會稿。一同列名可也。朝宗聞史公之言。慌忙起而阻止曰。老先生所言差矣。福王分藩敝鄉。晚生知之最詳。立之斷然不可。史公曰。何也。朝宗曰。彼有三大罪。人人俱知。史公問曰。如何三大罪。汝試言之。朝宗細數其罪曰。福邸乃神宗驕子。母妃鄭氏。又涉淫邪。當日謀害太子。欲行自立。設無忠良調護。幾將神器竊奪。此一罪也。史公點首曰。罪果不小。請問第二罪。朝宗曰。前者驕奢無度。私取內府金錢。滿載而歸。厥後寇逼河南。不肯破慳助餉。以致國破身亡。滿宮財寶徒飽賊囊。既驕且吝。既吝且愚。此二罪。

黨之遂有東
林之禍南朝
復立福王自
難泯迹噫天
實爲之謂之
何哉

末節切中後
日病根

雷周之論從
史公口中補
出

士英之奸大

也。史公復問第三大罪。朝宗曰。此一大罪。卽是現今世子德昌王父死。賊手暴屍未葬。彼竟忍心遠避不孝。孰甚。且乘離亂之時。納民妻女。自圖淫樂。可見君德全虧。而欲其皇基重奠。焉可得乎。由是而論。非三大罪。而何。史公深以斯言爲然。朝宗又曰。不特此也。更有五不可立。史公曰。三大罪之外。如何又有五不可立。我今願聞其說。朝宗屈指以計之曰。今者車駕存亡。傳聞有異。天無二日。古有明訓。此其一。卽聖上果殉社稷。尙有太子監國。豈可明棄儲君。別尋旁牒。枝葉乎。此其二。雖中興之主。本不必拘定倫次。然須訪取出羣英傑。如漢之光武。乃能恢復河山。掃除盜寇也。此其三。況今各鎮強藩。安知不乘機保立。自植其勢。此其四。又恐小人倖進。假公濟私。將挾擁戴之功。敗壞國事。此其五。還望老先生詳察之。史公贊歎曰。世兄高見極是。謀深慮遠。至爲欽佩。前日副使雷縝。祚禮部周鏞。均有此論。惟不及此次透徹耳。今卽仰仗世兄。將此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論。寫一回書答之。朝宗遵命。乃就燈下書寫。將及其半。而阮大鍼亦爲迎立一事。竟爾不辭辛苦。夤夜至此矣。蓋大鍼潛往江浦。尋獲福王。如得至寶。連夜歸來。與馬士英倡議迎立。但恐本兵史可法臨時掣肘。未免有所顧忌。今日修書相商。猶慮不

鉞濟之蓋大
鉞亦爲自己
計也故其辛
勤如此

閒情嘲罵讀
之令人稱快

挽合前事妙
有綿索

穩。故大鉞昏夜來此。欲與史公面議妥貼。以便一致進行耳。今命家僮提燈前引。已至兵部府衙。見鳳撫所遣來之送書差役。鵠立於門外。因問曰。汝早來下書。如何尙未回去。差役曰。候之已久。不見回書發出。今既阮老爺至此。望代小人向內一催。大鉞允之。家僮趨前喚曰。門上大叔在否。管門者出問何人。大鉞見而足恭曰。相煩通報一聲。說褲子襠裏阮求見老爺。管門者知是大鉞。有意胡纏曰。褲子襠裏軟猶恐未必。諺云。十鬚九騷待我。試摸一摸。究竟軟與不軟。大鉞曰。且慢耍笑。還請方便。管門曰。天色已晚。老爺諒早安息。焉敢亂傳。大鉞央懇曰。我有要事面商。定求一見。管門者乃勉強應之。入內稟曰。啟上老爺。有褲子襠裏阮到門求見。史公沉思曰。姓阮者果爲誰乎。朝宗從旁答曰。在往。褲子襠裏一定是阮鬚子矣。史公曰。如此昏夜。彼來何幹。朝宗曰。不須猜測。必爲迎立之事。前來遊說。史公恍然曰。我記得去年在清議堂誣害世兄者。卽是此人。聞彼本屬魏黨。是一無恥小人。豈屑見彼。爾速向外回絕之。管門者應聲而出。怒曰。我說天晚不見。汝偏不信。使我討一沒趣。請回請回。勿再饒舌。大鉞手拍其肩。笑謂之曰。汝是能幹之人。須知夜間相會。必有極趣之言。若在青天白日。恐皆與汝無涉矣。管

小人爲鬼爲
賊利於昏夜

以原本曲文
編作通常書
信不露痕迹
故妙

君子作事疏
懶宜其不敵
小人

門曰。汝言有理。事成之後。須當加倍酬我。大鍼含笑應之。管門者信以爲真。重又進稟曰。稟老爺。姓阮者定求一見。云有極趣之言相告。史公怒曰。一味胡言。國破家亡之時。尙何趣話之可言。速速驅逐。閉上宅門。管門者又稟曰。鳳撫回書。尙未發出來。人在外伺候。請老爺察奪。朝宗曰。書已寫就。還祈老先生過目。未知可用否。史公取而讀之。爰譯其書中大意如下。

溯自二祖列宗經營垂創以來。及今三百載。吾皇英明有道。際此時艱。不憚勤勞。力竭心枯。尙難弭變。一旦社稷傾移。遽以身殉於此。而欲興滅繼絕。非有神武之才。其孰能之。乃福藩有三大罪案。立之有五。不可局勢如此。理宜作罷。爲今之計。當再尋訪賢宗。雅望集羣議。以決去留也。

史公讀畢。稱善者再。卽囑管門者曰。汝將覆書交與鳳撫來人。早閉宅門。不許再來纏擾。言已。遂與朝宗同入。管門者攜書出。高呼鳳撫差役。以書與之曰。汝已領得回書。速出速出。我將閉門矣。差役曰。尙有阮老爺在此求見。奈何以閉門羹餉之。大鍼接言曰。我曾央過求見。汝豈忘之乎。管門者佯問曰。汝是誰耶。大鍼曰。我卽是褲子襠裏阮也。

嘲罵盡致

小人顏厚故
能忍辱

如此一想則
小人而無忌
憚矣

管門者叱之曰。半夜三更。猶是軟耶。硬耶。使人不能安睡。汝速去。毋來擾我。卽以雙手推大鉞出。閉門自入。差役亦得書先去。大鉞頓足惱恨曰。彼竟閉門不納。可惡甚矣。忽又自解曰。我老阮十年之前。受氣已不知多少。權且忍耐爲是。但千載一時之機會。豈容錯過。可恨史可法現掌本兵之印。執拗不從。有礙目前迎立之事。如之奈何。繼想皇帝玉璽。迄今尙無蹤跡。諒汝區區一部印。用之有何濟乎。家僮提燈促之曰。夜深矣。老爺盍歸休。大鉞猶指其門而言曰。老史老史。大好一盤肉包。送上門來。汝竟無福消受。休怨我讓與他人。致貽後悔也。言罷。不勝怏怏而返。

第十五章 迎駕

愁雲密密慘霧重重。宗社將墟。帝星已墜。君父之仇未報。權奸之勢益張。此誠天地否塞之時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神京失守。猶切攀龍主器。爭持交相。逐鹿會議。若蜩蟬沸國。偷安如燕雀處堂。各期擁立。有功俾得大權。在握。封侯拜相。實指顧間事耳。嗚呼。尙何言乎。不然。明之遺愛在人。雖不能如夏之少康。漢之光武。而東南半壁。割江淮以自守。豈不能如宋之高宗。成一偏安之局哉。余故作書至此。不得不歎息痛恨於馬士。

開胃加此一
段論說精確
之至

自己道破心事
士英一闖其
耳所以成其
奸者阮大鍼
也卽約會四
鎮一節恐未
必出自馬意

四鎮曾爲士
英提拔招之
故易

四鎮均係武
夫安有成見
宜其奉行惟
謹也

英也。士英別字瑤草。貴州貴陽衛人。萬曆己未進士。現任鳳陽督撫。本屬外官。難操大政。今遇國家大變。人方追念先帝痛哭不遑。而彼獨喪心病狂。竊以爲幸。欣欣然有喜色。曰：此正我輩得意之秋也。近以阮大鍼爲耳目。計議迎立福王。得邀擁戴之功。故前日發書於史可法。約會行事。不意可法回書中有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言。大鍼欲往面商。可法又閉門不納。士英心竊慮之。因可法現握兵權。一倡此論。則九卿班中如高弘圖、姜曰廣、呂大器、張國維等。誰敢附和以成此舉。乃又囑托大鍼。約會四鎮武臣。及勳戚內侍。此時未得回報。心殊懸懸。尙不知效果如何耳。方當焦燥間。大鍼自外而入。士英急問曰：圓老回來。究屬大事如何。大鍼面有得色。相告曰：四鎮武官見公書函。欣然許諾。約定四月二十八日。準備儀仗。齊赴江浦矣。士英連聲稱妙。曰：未識高黃二劉尙有何言。大鍼就坐而答曰：彼云身受君恩。位封侯爵。江淮坐鎮神京。未收我等濫功。邀賞糜餉。素餐自覺。羞慚當圖報効。今讀我公垂訓。卽往江浦迎鑾。得扶新主。復讐以期河山還我也。士英又問曰：此外有人願去否。大鍼曰：還有魏國公徐鴻基。司禮監韓贊周。吏科給事李治。監察御史朱國昌。士英曰：勳衛科道。雖則寥寥無幾。亦可將就矣。惟

立君未嘗不
是豈得以此
責衆人哉

大鍼雖奸而
才識洵不可
及

匆忙可笑

彼等所言若何。大鍼詳述曰。彼云。馬中丞既爲表。率衆公卿。誰敢遲疑。職名早上。咸瞻天府威儀。奏表紛陳。參拜中興。令辟得叨雨露恩施。升遷舊秩。共慶風雲際會。壯煥新猷。衆所願也。豈有他哉。士英大喜曰。果然如此。幸甚幸甚。但我一外吏。祇有武臣勳衛。數人。又非部院卿僚。表上列名。如何書寫。汝當爲我思之。大鍼笑曰。此非難事。何必有一定之考證。祇取一本。縉紳便覽。便可從頭鈔寫矣。士英曰。汝言雖是。然新主駕到。並無百官迎接。僅有我等三五人。如何引進朝去。大鍼曰。公勿擔憂。我看滿朝文武。有定見者。十不獲一。屆時乘輿一到。諒彼等投遞職名。趨承恐後矣。士英稱是者。再因表雖已寫就。銜名未填。卽喚書辦取縉紳便覽。至交與大鍼鈔寫。大鍼執表視之。搖頭曰。表上字體。均須細楷。兩日昏花。實難下筆。繼思我有眼鏡在此。乃從腰內取出。戴之。稍覺清澈。然後下筆鈔之。僅寫吏部尙書。臣高弘圖八字。忽又手顫。心甚焦急。士英曰。欲速則不達。何不喚書辦代寫乎。大鍼曰。爲因姓名之中。都有去取。書辦如何寫得。士英笑曰。祇須汝指示明白。自然無誤矣。遂喚書辦來前。大鍼一一指示之。書辦遵命退出。士英曰。古云。中原逐鹿。捷足先得。我輩豈可落於人後。今日務須出城爲要。復回首喚長

大鍼機警士
英渾沌

惟小人最能
忍辱
軟圓是何物
可發一笑
笑罵而不知
羞慚真是絕
妙求官法
阮鬚背包之
狀若畫在凌
煙閣上可稱
別開生面

急迫之醜態
如見

班曰。汝去整治冠服。收拾箱包。從速勿誤。大鍼問曰。請問老公祖。小弟如何裝束。士英曰。迎駕大典。非比尋常私謁。理宜冠帶爲是。大鍼曰。小弟乃是廢員。焉能冠帶。士英沈思半晌。乃曰。無可奈何。汝且權充一賚表官。但不免屈尊耳。大鍼曰。大丈夫欲立功業。何所不可。到此時候。還論剛方二字乎。士英大笑曰。妙甚妙甚。可稱爲軟圓老矣。大鍼更換差吏服色。絕不自恥。方以爲死灰復爇。枯木逢春。如釣金鰲於海上。重蘇涸魴於溝中。欲期龍虎隨從。且效馬牛奔走。笑罵由人。笑罵羞慚。我不羞慚。此小人之常態。無足怪者。其時書辦已鈔寫畢。入白曰。表已列名。請老爺過目。大鍼閱看無誤。命書辦包裹入箱後。乃曰。我作賚表官。理當背負此箱。士英笑曰。圓老之功。卽此已不小矣。大鍼正色曰。公休笑我。他日畫在凌煙閣上方。覺得神氣奕奕也。士英見天色將晚。卽與大鍼等上馬而行。爲因迎駕大事。未便多帶從人。祇有兩名隨侍而已。一鞭殘照。迅速奔馳。恨不插翅飛騰。轉瞬卽至。得於銀燭光中。早拜新主天顏也。其熱中富貴也如此。可笑甚矣。

第十六章 設朝

桃花扇演義

此章前半冠冕堂皇後半鼠狐遊戲所以見國事之不可爲矣

弘圖僅列一名

勸進語

弘光數語頗似中興之主殆有人預教之乎

旭日騰輝。瑞煙籠彩。龍樓巍煥。鳳闕嵯峨。敞開宮殿九重。共仰高皇舊宇。倚恃鍾山千丈。復瞻今上新儀。此正弘光帝設朝時也。弘光乃神宗皇帝之孫。福邸親王之子。幼封德昌郡王。去年賊陷河南。其父殉國。未及營葬。逃避江浦。所以阻奸一章。侯生細數其罪耳。今由馬士英等結連四鎮武臣。迎入南京。奉爲監國之主。是日爲甲申年五月初一日。清晨祭謁孝陵畢。回宮御偏殿中。有史可法、馬士英、黃得功、劉澤清等諸文武。雖於昨日迎鑾之際。今早陪祭之時。投遞職名。尙未朝賀。故衆臣袍笏趨踰。排班而入。謹按拜跪禮節。呈上表文曰。南京吏部尙書高弘圖等。恭請陛下早正大位。改元聽政。以慰臣民之望。伏維陛下。潛龍福邸。嫡派天潢。久著仁賢。同伸推戴。聲聞四表。位協重華。牒出金枝。系蓮花萼。宜承大統。早繼高皇。臣等之願也。帝曰。寡人外藩。衰宗才德。涼薄俯順。臣民之請。來守高帝之宮。君父含冤。大讐未報。有何而顏忝然正位。今暫以藩王監國。仍稱崇禎十七年。一切政務照常辦理。衆卿勿得諄請。以重寡人之罪。況此時中原板蕩。王室流離。棲身榛莽。堪嗟乞食。江頭回首。塵沙安得看花。洛下兵燹難消。松楸多恙。堪歎鼎湖弓劍。葬土無人。忍垂金闕。旒當陽受賀乎。衆皆三呼萬歲曰。真仁君。

上表之後即具題本想見當日情事之急

前朝靖難奪門皆議首功茲以迎立爲上雖不足怪其亦思今時爲何時乎

史公名爲入閣而使之督師江北實有外之之意故下文侯生明言之

聖主之言也。臣等敢不遵旨。但王業重興。大讐速報。臥薪嘗膽。陛下勿忘。且中原不可緩圖。金甌莫缺。將相急宜。早設玉燭。方調謹具題本。伏候聖裁。帝曰。覽卿題本。汲汲以報讐復國爲請。具見忠悃。至於設立將相。寡人已有成議。今者論功敘賞。當以迎立爲上。捧表者。星夜奔馳。遽以黃袍加體。擁駕者。乘輿護衛。理宜紫閣標名矣。衆卿且退。午門候旨。帝已擺駕入宮。衆臣乃退班而出。竚立於午門外。可法曰。若論迎立之功。今日大拜。當讓馬老先生矣。士英曰。我乃風塵外吏。焉能越次而升。若論國家用武之際。史老先生現居本兵。理當大拜。復向黃劉曰。四鎮實有護駕之功。一定加封公侯之位。黃劉回答曰。全賴恩師提拔。正言間。內監捧聖旨出。旨以鳳陽督撫馬士英。倡議迎立。功居第一。卽陞補內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入閣辦事。吏部尙書高弘圖。禮部尙書姜曰廣。兵部尙書史可法。亦皆陞補大學士。各兼本銜。高弘圖。姜曰廣。入閣辦事。史可法。着督師江北。其餘部院大小官員。現任者各加三級。缺員者將迎駕人員。論功選補。又四鎮武臣。靖南伯黃得功。興平伯高傑。東平伯劉澤清。廣昌伯劉良佐。俱進封侯爵。各回汎地。衆臣謝恩畢。可法謂黃劉二鎮曰。老夫職居本兵。每以不能克復中原爲恥。聖上

鞠躬盡瘁死
而後已史公
無殊諸葛

此後侯生又
隨史公往揚

州矣
四鎮受士英
籠絡國事尙
可問耶

此真小人得
意之秋也

鑽營密刺無
微不至

命我督師江北。正可戮力報效。今與列侯約定。於五月初十日。齊集揚州。共議復讐之
事。各須努力。勿得遲延。黃劉唯唯聽命。可法囑畢。乃向衆作別。赴任而去。黃劉亦興辭
欲行。士英止之。并執其手以語之曰。聖上錄我等迎立之功。拜相封侯。均屬勳舊大臣。
超越尋常。此後內外消息。務須兩相照應。庶幾千秋富貴。可以常保矣。黃劉齊答曰。蒙
恩攜帶。得有今日。敢不遵諭。言已始行。士英喜滿胸懷。趾高氣揚。拈髭大笑曰。不料今
日。一躍而爲堂堂首相。何快如之。其時大鍼探首而望。士英正欲回歸府第。忽爾止住。
不行。想及立國之初。諸事未定。莫被高姜二相。奪我大權。不如暫緩歸家。竟自入閣辦
事可也。思至此。大鍼已悄然至。上前作揖曰。恭喜老公祖大拜矣。士英驚問曰。汝從何
處來耶。大鍼曰。晚生在朝房藏躲。爲探新聞至此。士英曰。此係禁地。今日立法之始。汝
乃青衣小帽。恐干未便。速速向外勿遲。大鍼附耳低言曰。老師相敍迎立之功。獲此大
位。晚生贅表前往。不無微勞。如何未見提及。士英曰。汝還未知。聖上已有詔旨。凡各部
院缺員。許將迎駕之人。敍功選補矣。大鍼喜曰。全仗老師相薦拔。士英曰。汝乃我之心
腹。何待諄諄相囑乎。語竟欲入。大鍼曰。事不宜遲。晚生權當班役。隨入內閣。試看機會。

馬非阮牽寸
步難行

編者發此議
論深歎弘光
之選色徵歌
蓋引起舊院
之事以及香
君之拒媒耳

何如。士英點首曰。想我初入內閣。未諳機務。得汝相助爲理。於事洵克有濟。祇須汝謹
慎小心耳。大鍼曰諾。遂充作役人。代攜士英朝笏隨之入。

第十七章 拒媒

福王監國之始。宜如何勵精圖治。嘗膽臥薪。日念高皇創業之艱難。先帝殉身之慘痛。
亟亟焉整軍經武。雪恨復仇。方不負臣民之推戴耳。縱使力猶未逮。而能扼守長江天
塹。劃分南北。尙不失爲偏安之小朝廷。如南渡之康王。構或可告無罪於祖宗。乃昏庸
闇昧。見不及此。惟敍迎立之功。每抱苟安之念。其用人也。畀權於狐羣狗黨。其行政也。
注意於舞榭歌臺。有賢才而不能進用。有奸邪而不能屏除。有將士而不能駕馭。時以
選色徵歌爲樂。南朝如此。安得不亡。嗚呼。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余故譯敍是篇。不第
歎香君之魔難發端於此。抑且歎明代之終結。亦有由來也。今者秦淮舊院中。自侯生
去後。卽楊龍友亦久不至此矣。龍友本一罷職縣令。因敍迎駕之功。得補禮部主事。蓋
叨馬阮之力也。士英大拜入閣。阮大鍼仍以光祿起用。此外如同鄉越其杰。田仰等。亦
皆補官。當時之引用私人。卽此可以想見。並因漕撫缺人。以田仰推陞是缺。田仰素知

龍友未免多事

龍友爲香君陪賓故出語亦較雅馴

龍友熟悉花叢。特送聘金三百。托彼尋一美妓。挈之赴任。龍友籌思良久。欲求一色藝雙絕。無有過於香君者。我不免代彼一問。玉成此事也。遂喚一長班至。命之曰。汝速請清客丁繼之。女客卞玉京。到我書房敘話。長班稟曰。小人是長班。祇認得各位官府。其餘串客表子。無從尋覓。龍友曰。汝聽我言。便知分曉矣。今值端陽佳節。水閣中熱鬧。異常。見有烏衣子弟。紅粉嬌姬。卽是此處。休認作牛女銀河也。長班領會曰。敢是秦淮河房否。龍友點頭曰。然。汝但望棗花簾下。杏紗窗前。款問慇懃。自然無誤矣。長班應命向外方及門首。見有三人同至。忙問曰。衆位何來。其人答曰。老漢是丁繼之。同沈張二敝友。特來求見楊老爺。相煩通稟一聲。長班喜曰。不請自來。真乃巧極。待我通報。正欲同入。卞玉京與寇白門鄭妥娘亦至。白門喚曰。三位慢走。與我等一同進去。繼之等回首視之。見是院中姊妹輩。燕筑先問曰。未識來此何幹。妥娘曰。彼此同病相憐。汝等怕爲師父。我等亦怕作徒弟矣。相將而入。同進書室中。龍友見而喜曰。如何不約而同。來至此間。衆人齊答曰。無事不敢徑造。今日特來懇恩。尙容拜見。言已。伏地叩首。龍友慌忙扶起。命衆就坐。急詢曰。不知有何事見教。繼之曰。今有一事奉問。新補光祿阮老爺。可

逢君之惡

調侃名士不
少

歌舞昇平信
不可少
如此說法
彷彿與時
事頗有
關係

是楊老爺至交否。龍友曰：然。繼之又曰：聞得新主登極，阮老爺進呈四種傳奇，聖心大悅。將燕子箋鈔發總綱，欲選我等入內教演。此言確否？龍友曰：果然有此盛舉。燕筑急曰：老爺明鑒我等祇仗兩片脣，養活家中八張嘴。若一入內庭，豈不滅門絕戶一齊餓死？妥娘亦曰：我等姊妹可憐，同是八張嘴，獨靠此兩片皮。龍友笑曰：不必著忙。當差承應，自有一衆教坊男女，汝等都入名士之數，諒無人前來捕汝。衆皆曰：惟求老爺護庇。我等不勝感激。龍友慰之曰：但請放心。明日開列姓名，我當送與阮圓海，囑彼一概免捕可也。衆咸稱謝曰：秣陵春暖，煙水魂銷，僅借此裙屐笙歌，聊以生色耳。若將我等盡數選入，則從今以後，江湖暮雨，靜掩柴門；灞岸秋風，誰攜桂棹乎？老爺果肯見憐，保秦淮水軟，山溫看畫舫，燈紅酒綠，其功德實非淺鮮也。龍友曰：我亦有一事借重汝等。繼之曰：老爺有何見諭？龍友曰：舍親田仰不日就任漕撫，今晨送到聘金三百，托我尋一小寵。語未畢，妥娘攙言曰：我去如何？燕筑調笑曰：汝不可去。去則院中散板矣。妥娘不解，笑問其故。燕筑曰：無人與我打釘，豈不散板乎？妥娘怒叱之。繼之曰：老爺有意中人否？龍友曰：雖有一人，但須汝去作伐，或可成功。玉京從旁問曰：此人是誰？龍友以李

極寫香君守志

家香君答之。繼之頻頻搖首曰。此則斷乎不可。龍友曰。何也。繼之曰。彼是侯公子梳櫳之人。現有吹簫舊侶。何曾悔婚。封侯讓彼。在燕子樓中。作閉門之關。盼豈忍向臨。叩道上。學改嫁之文。君乎。龍友曰。侯公子不過一時有興。今已避禍遠去。恐已忘却香君矣。但去無妨。玉京曰。香君自侯郎去後。立志守節。不肯下樓。猶如孤雁失羣。自甘獨宿。度此黃昏。洗除粉黛。拋撇扇裙。停歇喉唇。罷吹簫管。竟效女尼。清靜不再。墜落風塵矣。龍友曰。雖有此言。然勝如侯郎者。彼或願嫁。亦未可知。繼之曰。香君之母。本是老爺厚人。不若老爺面談之爲美也。龍友曰。汝可知侯郎梳櫳香君。是我作伐。今日覲面。實難啟口。還須二位辛苦一行。自有重謝。公憲燕筑同應曰。如此我等偕往。白門妥娘亦堅欲同行。龍友曰。不必爭論。待彼二位前去。倘或說合不成。再請汝等如何。衆皆應允。遂辭龍友而出。繼之與玉京並曰。楊老爺免去我等差事。此真莫大之恩典。理宜報効。衆咸稱是。繼之曰。汝等請回。我當往香君家中。代楊老爺說事去也。衆乃說笑而別。繼之謂玉京曰。記得侯公子梳櫳香君。我等亦在彼幫襯。當日盛排筵席。廣列笙歌。才子佳人。天然配合。我等亦在花林粉陣中。趁逐此笛韻箏聲。一奏其技也。今又助彼拆散鴛儷。

迎新送舊是
幫客妓女本
等二人猶以
爲恥龍友能
無愧乎

分開鳳侶。自覺赧顏。不將如郵亭馬卒。專司迎官送客乎。玉京曰。然則不去。何如。繼之曰。倘若不去。又恐彼以官勢相壓。逼選入宮。反爲不美。玉京曰。若是則奈何。繼之曰。我有一兩全之法。到彼家中。祇用款語。商量柔情。索問作一尋常媒妁。可耳。玉京連連稱善。且言且行。已至李家。高聲喚貞娘出。是時畫閣沉沉。妝樓寂寂。珠簾不捲。繡戶常關。香君含愁。獨坐鎮日。相思不願爲姊妹之花。空盼斷王孫之草。眉蹙春山。每恨鸚哥。饒舌眼凝秋水。不勞蝶使多情。今聞有人喚其母。因問曰。樓下是誰。玉京曰。丁相公在此。香君啟窗而望。見來者是玉京。繼之乃曰。請卞姨娘與丁大爺上樓敘話。繼之玉京登樓。忙問曰。令堂如何不見。香君曰。往赴盒子會去矣。卽請二人敘坐。獻茶後。已亦陪坐於旁。玉京以言餽之曰。香君閒坐樓窗。未識與誰頑耍。香君含淚而答曰。姨娘有所不知。儂今空樓獨守。悵望殘春。每吟白頭之句。惟有雙淚沾巾耳。玉京曰。汝旣倚靠無人。何不招一新婿。香君曰。儂已嫁與侯郎。豈肯改志。繼之曰。我等知汝苦心。但今日禮部楊老爺。談及新任漕撫田仰。願輸三百金。娶汝爲妾。託我前來動問。汝其有意乎。香君曰。彼將題目認錯矣。可知我有定情詩句。緊繫紅絲。勝如彼萬兩雪花銀也。玉京知不

定情詩句勝

如萬兩花銀
而況乎三百
金

他人豈羨而
不得香君獨
棄之而不顧
其志可謂堅
矣

富貴不能淫
威武不能屈
香君實巾幗
中丈夫也

可強。因亦順水推舟曰：此事憑汝裁酌。汝既不允，祇得另尋門戶矣。香君曰：賣笑場中，豈無勾欄艷品，儂實自知薄福，不願身入朱門，還望姨娘善為我辭焉。玉京唯唯不復多言。繼之曰：第恐令堂歸家，難免見錢眼開耳。香君曰：儂為媽媽所疼惜，斷無相強之理。繼之點首曰：如此甚佳，可敬可敬。我與汝再會矣。言已，起身欲行。適沈公憲、張燕筑、寇白門、鄭妥娘等，匆急而至。入見香君，燕筑趨前致賀曰：香君恭喜矣。香君正色曰：喜從何來。白門接言曰：雙雙媒人到此，豈不是喜。香君曰：敢是為田仰之事乎。燕筑曰：如何不是。香君曰：儂已拒絕，不勞再言。公憲曰：此是楊老爺一片美意，因汝花容月貌，艷比綠珠，故尋一金谷石崇，為汝作夫婿也。汝奈何拒之。香君侃侃而答曰：儂心不圖富貴。此話休談。繼之玉京同曰：我二人相勸多時，彼已守志堅牢，決不嫁人矣。白門以言恐嚇曰：彼不嫁人，明日捉將官裏去，強迫學戲，永不見男子之面。任汝歌殘舞罷，永鎖長門，不將夜夜傷神，追悔莫及乎。香君意不少動，憤然曰：儂即終身守寡，決無怨言。若欲逼儂改嫁，斷斷不能。妥娘曰：不信三百兩花銀，買不去汝之黃毛丫頭耶。香君鄙之曰：汝愛銀子，汝去嫁彼人家，閒事何用。汝來多管，妥娘老羞成怒曰：小小丫頭，竟敢掉

撒潑可笑

勸之不從嚇
之無效其術
窮矣

繼之玉京畢
竟不同

史公一片忠
心不讓信國

曰。奴才如此大膽。可知楊老爺新任禮部。管領煙花樂籍。倘汝觸惱於彼。則勢如風狂。雨迅。明日捕汝刑訊。定然柳損桃傷。受苦無窮矣。香君冷笑曰。儂志已定。恫嚇何爲哉。玉京嘖嘖稱贊曰。看不出小小年紀。竟有如此志氣。洵爲可敬。繼之曰。嚇彼不動。不如速走爲妙。妥娘恨恨不已。公憲白門相謂曰。我二人本則不來。都是老燕老妥。強逼至此。空惹一場掃興。快走快走。在此有何面目乎。遂與燕筑妥娘同去。繼之玉京行稍後。安慰香君曰。香君放心。我等當回絕楊老爺。決不再來纏擾也。香君拜謝之。二人乃行。

第十八章 爭位

福王未立之初。侯朝宗在史公墓府中。曾爲可法修書。答覆鳳撫馬士英。措詞激烈。有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議。不意江浦迎鑾。福王登極。馬士英功居第一。拜爲首相。入閣辦事。衆臣亦錄功補用。史公雖同有入閣之命。又令其督師江北。朝宗機警過人。早知有外之之意。而史公絕不介懷。素具復讐報國之心。反以操兵剿賊爲喜。今者開府揚州。朝宗參贊軍事。聞約定今日齊集四鎮。共商防河之計。故特問候史公。請示方略也。移

侯生能料四
鎮之爭不愧
參謀

步至書室外。書僮見是侯生。入內稟報。史公獨坐書室中。正爲國事殷憂。自念鬚鬢皆蒼。願竭殘軀以報主。其忠肝義膽爲何如乎。忽聞家僮傳語。立請朝宗進見。因謂之曰。世兄可知今日四鎮齊集。共商大事。不日整師誓衆。將雪君父之讐矣。朝宗曰。如此甚妙。惟思高傑鎮守揚通。兵驕將傲。以致黃劉三鎮。每發不平之憤。今日相見。頗費調停。萬一兄弟不和。豈不爲敵人之利乎。史公頷首曰。所論極是。今日相見。我當以好言勸慰之。是時家僮進報曰。轅門傳鼓。四鎮現已到齊。伺候參謁。史公卽出外升帳。吹打開門。身坐虎案。左右儀衛侍立兩旁。牙旗風捲。畫戟霜凝。威嚴氣概。果自不同。四鎮如高傑、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等。躬擐甲冑。同上帳來。趨前參見曰。四鎮小將叩謁閣部大元帥。史公拱手起立曰。列侯請起。高傑等齊聲言曰。小將等聽候元帥將令。史公曰。本帥以閣部督師。君命隆重。大小將士俱在指揮之下。衆皆應是。史公又曰。四鎮乃堂堂列侯。不比尋常武弁。今請屈尊侍坐。共議軍情。四鎮同稱不敢。史公正色曰。本帥命坐。猶如軍令。不得推辭。衆乃一揖而坐。高傑龐然自大。獨踞首坐。餘則依次坐定。惟得功心中不服。向高傑怒目而視。史公諭四鎮曰。淮南爲險要之區域。江河之保障。公等陣

軍情未議先
起爭端史公
何以馭之

主帥之前如
此無禮極寫
四鎮之驕橫

罵得痛快

史公以告示

死。五。花。營。屯。細。柳。虎。將。拳。敵。塞。之。旗。犀。軍。放。射。潮。之。弩。正。不。獨。遠。振。威。聲。嬌。美。於。徐。常。
鄧。沐。抑。且。克。成。偉。業。齊。名。於。絳。灌。蕭。曹。矣。尙。祈。同。心。戮。力。再。造。乾。坤。將。來。畫。像。凌。煙。何。
分。今。古。列。侯。其。勉。之。得。功。怒。不。可。遏。發。言。曰。元。帥。在。上。小。將。本。不。敢。爭。論。但。高。傑。本。是。
投。誠。草。寇。有。何。戰。功。今。日。公。然。坐。在。我。等。三。鎮。之。上。高。傑。亦。抗。聲。答。曰。我。投。誠。最。早。年。
齒。又。尊。豈。肯。居。爾。等。之。下。澤。清。曰。此。處。是。爾。汎。地。我。等。都。是。客。兵。尋。常。賓。主。之。禮。尙。不。
知。曉。如。何。統。兵。真。乃。惶。恐。良。佐。亦。附。和。曰。彼。在。揚。州。享。受。繁。華。自。尊。自。大。已。成。習。慣。可。
知。今。日。局。勢。不。同。應。讓。我。等。到。此。享。用。高。傑。曰。爾。等。敢。來。我。卽。奉。讓。得。功。勃。然。而。起。曰。
誰。是。不。敢。回。顧。二。劉。曰。二。兄。同。我。向。外。卽。刻。與。彼。分。一。強。弱。言。罷。憤。憤。而。出。史。公。謂。高。
傑。曰。彼。等。所。言。有。理。汝。當。謙。遜。幾。分。高。傑。曰。小。將。寧。死。不。願。在。彼。等。之。下。史。公。搖。首。蹙。
額。曰。此。是。汝。之。大。謬。矣。堂。堂。四。鎮。氣。象。軒。豪。國。家。倚。仗。汝。等。屏。藩。南。土。恢。復。北。朝。理。宜。
一。德。一。心。如。手。如。足。相。推。相。讓。不。激。不。隨。而。乃。忿。爭。坐。位。搗。亂。班。聯。棄。好。尋。仇。操。戈。同。
室。勇。於。私。鬪。怯。於。公。戰。陣。上。之。威。風。未。逞。窩。中。之。喧。鬧。何。爲。可。笑。中。興。勳。爵。盡。封。此。輩。
小。兒。也。噫。老。夫。一。片。熱。腸。今。已。灰。冷。暫。且。出。一。告。示。曉。諭。三。鎮。命。彼。各。回。汎。地。聽。候。調。

調停不免是
書生之見

文爭於內武
爭於外中原
尚可爲乎

史公告示如
讀爭坐位帖

遣徐圖補救之策。復喚高傑語之曰。汝既駐紮本境。卽在本帥標下。爲先鋒之職。各有執掌。彼等諒不利此爭鬧矣。高傑謝過元帥。史公正欲書寫告示。陡聞軍隊吶喊之聲。高傑不辭而出。未及帥府門首。遙見得功與二劉持刀來前。高聲喊叫曰。高傑快來會我。高傑有恃無恐。突然躍出曰。汝青天白日。持刀吶喊。敢是謀反乎。得功曰。我等何故謀反。祇欲殺汝無禮賊子。高傑叱之曰。汝敢在帥府之前。如此放肆。非無禮賊子而何。得功與二劉大怒。舉刀趕殺高傑。高傑手無寸鐵。不敢與敵。返身急入。口中高呼曰。閣部大老爺救命。黃劉三賊。殺入帥府來矣。史公驚起。方以爲敵騎南來。殺聲漸盛。乃竟自相鏖戰。若遇寇讐。不思當局艱難。反起鬪牆鼓譟。此實離間之根苗。潰崩之朕兆也。急命左右請侯相公。朝宗早得外間消息。聞命而至。上帳相見曰。晚生已聞知其詳矣。史公曰。今欲借重高才。傳我帥令。安撫亂軍。朝宗問安撫之法。史公曰。老夫有告示一紙。速去曉諭彼等。朝宗遵命。手攜告示而出。朗聲向黃劉三鎮曰。小弟乃本府參謀。奉閣部大元帥之命。曉諭三鎮知悉。恭逢新主中興。闖賊未討。正我輩枕戈待旦之時。不宜懷挾小忿。致亂大謀。俟收復中原太平。賜宴論功。敘坐自有朝儀。目下軍容匆遽。凡

忍國仇而報
私恨不知是
何肺腑

可恨可歎

鹵莽滅裂焉
得不敗

高傑惟以揚
州爲重

原本此曲極

事權宜。皆當相諒。無失舊好。興平侯高原鎮揚通。今卽留在本帥標下。委作先鋒。靖南侯黃仍回廬和。東平侯劉仍回淮徐。廣昌侯劉仍回鳳泗。靜候調遣。勿得抗違。軍法凜然。本帥不能容情也。特諭。得功曰。我等祇欲殺無禮賊子。焉敢犯元帥軍法。朝宗曰。於今轅門截殺。軍法難容。還請三思。澤清曰。既如此。休得驚動元帥。我等且散。良佐曰。何不明日同往高傑家中廝殺。正所謂國讐可忍。私恨難消也。三鎮遂去。朝宗稟覆史公曰。三鎮聞令。暫且散去。恐明日尙有鬥殺之事。史公無奈。手指高傑而言曰。高將軍。汝乃橫招讐讐。妄自驕矜。坐爭首席。惹動羣雄。空勞舌戰。一番僅得息兵。半晌總難消釋。枉費調停。如此情形。險惡豈不將事業拋殘乎。高傑冥頑不悟。猶強答曰。元帥何用焦急。待明日與彼決一勝負。將三鎮人馬併入本鎮一處。然後隨從元帥。恢復中原。有何難哉。史公曰。汝言毋乃大誤。現今流寇北來。將渡黃河。總兵許定國不能阻當。連夜告急。正欲與四鎮商議。發兵防河。今日一動爭端。僨我大事。豈不可憂。高傑曰。三鎮志願專注在揚州繁華。思來奪取。我豈肯輕輕讓彼。史公曰。此言益發可笑矣。祇有一枝軍馬而與三鎮爭衡。猶如泰山壓卵。寧有不敗之理。汝思占住廿四橋。聽吹簫於月夜。彼

佳今易爲白
文幸勿晒刻
舟求劍也
史公智窮南
朝已矣

振旅而來如
臨大敵

欲腰纏十萬貫。羨騎鶴於揚州。漫誇蕃釐觀。少有瓊花深恐廣陵濤。變成禍水耳。噫嘻。老夫惟拚一死。更無他法。全仗侯兄長才爲我籌之。朝宗曰。且看局勢。再作商量。徒愁無益也。史公曰。然。乃與朝宗掩門而入。此時之高傑。氣猶不平。方欲點齊人馬。準備明晨往黃金壩上迎敵三鎮去矣。

第十九章 和戰

雲屯陣黑。風捲沙黃。鼓角聲喧。戈矛光閃。揚威吶喊。耀武奔騰。旗分三色。以鮮明隊列。千軍以踴躍。此係何處兵卒乎。蓋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三鎮之部下也。昨因爭坐起。釁各不相下。故今早率隊而來。欲與高傑一決雌雄耳。聞得高傑點齊人馬。屯於黃金壩上。準備迎敵。得功謂二劉曰。此去均須小心。我等當分作三隊。依次而進。良佐曰。我帶來人馬太少。不敷應敵。讓我在前挑戰。請二兄隨後迎之。得功曰。惜我部將田雄。未曾至此。我祇能作第二隊。還請鶴洲哥哥壓哨如何。澤清曰。准其如此。衆三軍速卽上前廝殺。其勢甚銳。行近黃金壩。而高傑已戎裝繫束。勒馬提鎗。統率三軍。排成陣勢。早在彼伺候迎敵矣。刻聞探卒傳報。三鎮兵馬已到。翹首而望。見劉良佐首執大刀。飛馬

高傑亂人只
知亂戰

同是混人各
宜混戰

而來高聲喊曰老高速速出馬今日與汝爭一誰大誰小高傑挺鎗而出罵曰汝花馬
劉。乃是我輩中小兄弟。誰來懼汝。斯時鼓鞞振地。塵土冲天。兩馬盤旋。二人決鬪。戰未
數合。高傑高叫曰。三軍聽者。一齊併力上前。擒此劉賊。三軍乃蜂擁突出。爭先亂戰。良
佐不能敵衆。拖刀而敗。黃得功第二隊至。手握雙鞭。喝曰。可知我黃鬪子本領高強。速
速下馬叩頭。饒汝一死。高傑冷笑曰。我高老爺不愛汝活頭。偏要取汝死頭。二人鎗鞭
並舉。來往交鋒。爲時未久。高傑又大叫三軍再來。衆復應命亂戰。得功急曰。從來將對
將。兵對兵。方是英雄豪傑。汝乃如此混戰。足見是無禮賊子。我且暫輸與汝。轉身敗下。
劉澤清手舞雙刀。率領第三隊喊殺而至。大聲叱曰。高傑。汝休逞強。我劉鶴洲帶得人
馬至此。卽同汝混戰如何。高傑一時興起。卽顯其本來面目曰。我翻天鷄子。焉有怕人
之理。不論如何戰法。均無不可言時。指揮三軍。大喊殺……殺……不止。一霎征雲滾
滾。慘霧漫漫。紅日韜光。白晝爲晦。兩軍正混戰間。突聞鑼鼓之聲。起於耳際。衆乃停戰
仰視。見一人手持令箭。立高臺上。小軍執鑼鼓侍於側。是人卽侯朝宗也。蓋史公在城
中。得悉戰耗。故急命朝宗至此耳。適當高劉兩軍亂戰之際。殺聲遍野。決鬪方酣。乃鳴

此皆無可奈何語

驕亢之極

解和乃萬元
古今云朝宗
或作者借用
乎

鑼擊鼓以遙止之。朝宗俟其止戰。暫息喧譁。始搖令箭以傳諭曰。閣部大元帥有令。四鎮作反。皆督師之過。請先到帥府。殺戮元帥。次到南京。搶奪宮闕。不必在此混戰。騷害平民。澤清曰。我等何曾作反。祇因高傑無禮。混亂坐次。故爾爭明高下。以便日後參謁元帥。無敢攙越也。高傑亦曰。我高傑乃本標先鋒。焉敢作反。彼等領兵到此。我不過迎敵而已。朝宗曰。不奉軍令。妄作鬪殺。都是反賊。明日奏聞朝宗。汝等自去分辯可也。澤清曰。朝廷是我等迎立。元帥由朝廷差來。若謂我等違背軍令。即是叛反。朝廷斷乎不可。情願束身待罪。祇求元帥饒恕。朝宗曰。高將軍。汝有何言。高傑曰。我高傑是元帥犬馬。今犯軍法。當聽元帥處分。朝宗曰。既然如此。速傳黃劉三鎮同赴轅門。央求元帥。澤清曰。二鎮敗走。各回汛地去矣。朝宗曰。汝淮揚兩鎮。唇齒之邦。又無宿嫌。何故聽人指使。速往轅門。恭候元帥發落。言已下臺。揮退衆兵。卽與澤清高傑同行。轉瞬已抵轅門。朝宗囑二將在外等候。入內傳稟。稍遲卽出。宣諭曰。元帥有令。四鎮擅相爭奪。皆當軍法從事。但高將軍不知禮體。挑嫌起釁。罪有所得。著與三鎮服禮。候解和之日。再行處分。還勸將軍自思。早向轅門負荆也。高傑惱恨曰。我高傑乃元帥標下先鋒。元帥不加

驕亢更甚

兵驕帥弱不
禁爲之廢書
三歎

哀莫大於心
死

緊接上文

占住揚州是
高傑本心

庇護。偏命我負荆請罪。與彼三鎮服禮。真令人羞死氣死。料想元帥未必用我。我亦難當此屈辱。不免領兵渡江。另作掀天事業。豈不美哉。立定主見。遂率部下軍卒。搖旗吶喊而去。澤清覩此景象。不禁駭叫曰。高傑如此舉動。勢必渡江去矣。我想江南有彼黨羽。須防其重來作寇。不日犯我境界。我當早去。約會黃劉二鎮。多備人馬迎敵。方保無虞也。語畢竟行。朝宗呆視良久。歎曰。不料局勢。冰消人心。瓦解挽回不易。收拾殊難。恐半壁殘山。賸水從此不能重構矣。可恨高傑忘恩背反。渡江南行。劉澤清亦匆忙北去。約會三鎮人馬。同來迎敵。嗚乎。大江南北。遍地煙塵。如此號令不行。橫行無忌。不將使元帥搔頭參謀。搓手乎。

第二十章 移防

上章言高傑作反。領兵渡江。其志在於蘇杭二省。欲肆舊日盜賊行爲。奪之以作根據地耳。不意巡撫鄧璋頗有才略。操舟架礮。堵截江口。不啻鐵索橫波。鎖住門戶。任汝梟悍兇頑。亦難越雷池一步。高傑無可奈何。祇得收兵回歸本鎮。大有獨占揚州之意。惟恐黃劉二鎮前來尋釁。故命部卒往探之。俄而回報。得悉黃劉會齊人馬。南來迎敵。前

高傑無禮無恥不脫盜賊行爲

徒喚奈何

一木難支大廈

哨已至高郵。不覺大驚曰：奈何……奈何……南下不得。北上又不能進退。兩難。我將策馬何之乎。繼而寸衷自度。大地難容。不如忍辱懷慚。仍往史閣部轅門。乞彼恩慈。仗彼體面。或可解救此圍。但羞顏空。秦答對何辭。實是自作之孽。未可怨天尤人耳。籌思已定。乃率衆軍而行。惟斯時之史公。自經朝宗稟覆和戰情形。及高傑叛反渡江事。深歎大局已變。時勢難支。中夜躊躇不能安枕者。已將匝月。卽朝宗滿腹經綸。亦自慨一籌莫展矣。一日。史公在書室中。朝宗侍坐於旁。計議近日軍情。史公謂朝宗曰：世兄。汝看高傑不辭而去。三鎮又不遵軍法。調遣殊難。祇有我本標人馬。爲數無幾。焉能守得住江北。眼見大事已去。如之奈何。朝宗曰：聞得巡撫鄭瑄。堵住江口。高傑不能南下。又回揚州來矣。史公問曰：未識三鎮如何。朝宗曰：三鎮知彼退回。依舊會齊人馬。再來迎敵。前哨已抵高郵。史公愁眉不展。發聲長歎曰：目前局勢。更難處矣。嗟乎。國家三百年事業。是誰掀翻至此。我焉能隻手擎天。以虛詞卻來兵乎。此間僅有一枝軍馬。自守尙嫌不足。如何禁壓暴軍。得免生靈塗炭乎。朝宗俯首無語。亦惟付之一歎而已。正愁歎間。忽聞中軍官傳鼓之聲。急命從人問之。始知高傑領兵到轅。特來求見。史公曰：彼竟

視軍法如兒戲

早知今日末坐何妨

不度德不量力宜其如此

既知臨事而懼何不好謀而成

果然來矣。傳彼大帳相見。吩咐畢。史公出外升帳。朝宗亦隨之出。衛士分列左右。高傑急奔而上。跪地請罪曰。小將高傑擅離汛地。罪該萬死。求元帥開恩饒恕。史公正色曰。汝本是亂民出身。朝廷許汝投誠。加封侯爵。不曾薄待於汝。因何一言不合。竟自反去。及至渡江不得。又投轅門。反覆無常。視同兒戲。豈不可恨。本該軍法從事。姑念汝悔罪之速。暫且饒恕。高傑叩謝而起。似有所言。史公問曰。汝今尙有何言。高傑又跪稟曰。前日擅離汛地。祇因不肯服禮。今三鎮知某回歸。一定再來索戰。小將雖強。獨力難支。還望元帥解救。史公沉吟不語。高傑又央懇朝宗曰。侯先生代某進一美言。朝宗曰。汝既不肯服禮。卽元帥亦難處斷。史公點首曰。此言甚是。事到今日。本帥安能偏護。都是汝不知進退。爭論坐位。輕動干戈。既不思三家勢成鼎足。又不思孤軍命如懸絲。罔顧大局。一味橫行。咎由自取。夫復何尤。高傑急曰。元帥不肯解救。小將寧可碎首轅門。斷不向彼甘拜下風。朝宗微哂曰。汝黃金壩上之威風。而今安在哉。高傑曰。當時彼等人馬無多。我用全軍混戰。故能取勝。今日三鎮捲上齊來。小將不得不臨事而懼矣。朝宗曰。我雖有一妙計。但恐汝未必依從耳。高傑曰。除去服禮一節。都肯依從。朝宗曰。現今流

低首沉思者
捨不得揚州
也

後日禍事早
爲史公說破
奈何高傑如
頑石至死不
悟乎

雖是上策且
有侯生輔助
其如高傑何

賊南下。將渡黃河。許定國難以抵禦。連夜告急。元帥本欲發兵防河。汝何不奉命前往。坐鎮開洛。既解日前之圍。又立異日之功。彼三鎮知汝遠往。卽不能興無名之師矣。將軍以爲何如。高傑低首沉思。半晌乃答曰。待我商酌而定。猶豫之際。耳聞軍隊吶喊聲。史公曰。城外殺聲震天。不知是何處兵馬。中軍自外入。稟報曰。黃劉三鎮領兵到城。聲言與高將軍決戰。請令定奪。高傑懼甚。不得已應承曰。願聽元帥調遣。史公曰。汝既願往。速傳本帥軍令。曉諭三軍。卽拔令箭付中軍曰。高傑無禮。本當軍法從事。但時值用人之際。又念迎駕之功。暫且饒恕。罰往開洛防河。將功贖罪。今日已離揚州。三鎮各釋小嫌。共圖大事。速速回汛。聽候調遣。中軍遵令而出。史公乃謂高傑曰。高將軍。高將軍。第恐汝之性氣。到處不能相安耳。我勸汝慮始。謀終。莫恃黃河天險。至要至要。須知總兵許定國亦非安靜之徒。諺云。明鎗易躲。暗箭難防。汝其慎之。繼又向朝宗曰。防河一事。實係國家要圖。我看高將軍勇多謀少。倘有疏虞。罪在老夫。故我細細籌畫。想及河南本是貴鄉。吾兄日圖歸計。路阻難行。何不隨營前往。既遂還鄉之願。又可監軍防河。且爲桑梓造福。豈非一舉而三得乎。朝宗應允。深謝史公美意。當卽收拾行裝。與高傑

驚弓之鳥

將軍懊悔書
生踴躍一樣
各行而心思
各別

寧作太平犬
莫作離亂人
此之謂也

一同告辭拜別之時。史公諄囑朝宗曰。參謀此去。如與老夫親身防河無異。特恐勢局叵測。務須十分小心。老夫專聽好音也。囑畢。掩門入朝宗。謹諾而出。高傑曰。侯先生。汝聽殺聲未息。我等向外。恐彼在前途截殺也。朝宗搖手曰。儘可無妨。彼等知汝移防。怒氣已消。自然散去矣。況三鎮之兵。俱走東路。我等軍馬。宜出北門。竟從天長六合。直奔河南。有何阻碍乎。高傑唯唯稱是。遂率本部軍馬。起程而行。在朝宗則繫念家園。牽懷堂上難傳兩字平安音書。久斷縱有一枝。寄托抑鬱。何堪。今者結伴還鄉。得遂三年歸志。從軍旋里。重瞻二老尊顏。此心誠足以自慰矣。蓋高傑則不然。難逞夙昔威風。遠離故土。好似英雄末路。偷度函關。回首揚州。殊令人低徊留之不能去。

閩二十章 閒話

人生離亂之秋。目覩鼎革之慘。罹此劫者。無貴無賤。無老無少。無男無女。無智無賢。不肖既遭賊盜之荼毒。又經戎馬之蹂躪。或轉於溝壑。或散於四方。一時離鄉背井。自北而南。避難奔逃者。何可勝計。即幸而不死。留此餘生。而道路間關。風塵跋涉。歷盡危險之途。得達安全之地。其苦已難言矣。斯時也。夕陽將下。遍地作鮮血色。隱隱聞金鼓。吶

觸景傷懷

桃花扇演義

九八

高傑騷擾河南於此點出

豆棚閒話非同泛語

喊聲益覺。眼前景象。愁慘實難以言。喻能不爲之觸目傷心耶。蓋其間有一老者。鬚鬢皆蒼。頭戴白巾。身穿麻衣。肩荷包囊。面容若官人狀。竚立於郊野中。仰天大哭不止。適有二人從後來。一似山人。一似賈客。各背行李。均向南京而去。行經是處。祇因天色將晚。趨路甚速。雖彼此並不相識。而當兵荒馬亂之際。江路難行。故二人作伴。以冀互相照拂耳。今見老者獨立於此。啼哭甚哀。因問曰。老兄敢是錯走程途。迷失親人乎。老者搖手曰。非也。非也。我從北京而來。行抵河南。路遇高傑兵馬。致受無限驚恐。幸得逃生。渡過長江。看見滿路都是逃生奔命之人。不覺傷心慟哭耳。山人曰。原來爲此。可憐可歎。賈客曰。既從北京而來。我正欲細問近日消息。何不同宿村店。以作竟夕之談。老者點首曰。甚妙甚妙。我今老腿無力。亦思早歇矣。行不及半里許。見一小村店。稍有牆壁。山人指之曰。盍在此間同宿乎。二人應允。相將而入。老者仰視之。上有一架豆棚。深贊其妙。山人曰。我等放下行李。卽坐在豆棚之下。促膝閒話。豈不美哉。三人遂卸行李而坐。店主人趨前問曰。衆位客官。可用晚膳否。山人曰。飯雖不消。煩汝買酒一壺。削瓜剝豆。與二位聊解困乏。有何不可。老者曰。如何叨擾足下。賈客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我

張道士蔡益
所藍田叔皆
下本結場之
人乃從上本
末章出場筆
意高絕

崇禎帝后大
行始末至此
方細細補出

二人亦可將酒回敬。店主人取酒菜至。三人對酌傾談。老者先問曰。路遇匆匆。未曾請教尊姓大號。今往南京何幹。山人答曰。某姓藍名瑛。字田叔。是西湖畫士。特至南京訪友。賈客亦曰。我是蔡益所。世代南京書客。方從江浦索債而歸。今老兄從北京至此。敢問高姓大名。有何急事。如此狼狽。老者曰。實告二位。下官姓張名薇。原是錦衣衛堂官。益所驚曰。原來是位老爺。失敬失敬。田叔問曰。未識南來何故。張薇詳述曰。三月十九日。流賊攻破北京。崇禎先帝縊死煤山。周皇后亦殉難自盡。我當時自城而下。率領本官校尉。尋獲屍骸。抬至東華門外。買棺收殮。惟我一人戴孝守靈。語至此。田叔急問曰。舊日文武百官。盡往何處去矣。張薇歎曰。何曾看見一人。彼時闖賊搜查朝官。逼索兵餉。我亦被捕。受監禁夾打之苦。我將家財盡數獻出。始放我守靈戴孝。其餘衆官。或走或藏。或被殺。或下獄。或一身殉難。或滿門死節。田叔曰。竟有如此忠臣。可敬。可敬。張薇曰。還有進朝稱賀。順從闖賊。除授僞官之人。益所拍案曰。竟有此等狗彘。該殺。該殺。張薇掩泣而告曰。可憐皇帝皇后兩位梓宮。丟在路旁。並無一人憐睬。豈不痛哉。田叔益所聞言。無不淒然淚下。張薇續言曰。直至四月初三日。禮部始奉僞旨。將梓宮抬送皇

趙吏目名一楷。乃吏掾署吏目。事龔光祿。在其家贊成。勝舉。是書係清初所著。故有替明朝報了大仇。一語。今刪之。

補此一段最有關切

忠臣號泣。感動上蒼。

陵。我執幡送殯。行抵昌平州。幸得趙吏目糾合義民。捐錢三百串。掘開田皇妃舊墓。安葬其中。我卽看守陵旁。早晚上香。不意五月初旬。清兵進關。殺退流賊。安撫百姓。命工部查寶泉局內所鑄之崇禎遺錢。發買工料。修造享殿碑亭。門牆橋道。規模與十二陵相等。我不及待其工竣。但將神牌墓碑。親手題寫後。連夜起程。報與南京臣民知曉。所以如此狼狽耳。田叔欽敬曰。難得難得。若非老先生在京。崇禎先帝。竟無守靈之人矣。益所復問曰。未知太子二王。今在何處。張薇答曰。定永二王。並無消息。聞太子渡海南來。恐亦爲亂兵所害矣。哀哉。言已。淚如雨下。田叔問曰。聞得北京有書一封。發交閣部。史可法。責備亡國將相。不去奔喪。哭主。又不請兵報仇。史公具答回書。特命左懋第披麻扶杖。前去哭靈。老先生知之否。張薇曰。曾在半路相遇。執手慟哭而別。談論未終。忽爾天地晦黑。雲霧迷漫。大風起於林木間。雷聲隆隆。然店主掌燈急至。喚曰。大雨來矣。快請衆位進房。三人起立。雨已傾盆而下。各以衣袖掩首入。張薇曰。天色已晚。我當行香矣。益所問曰。爲誰行香。張薇曰。大行皇帝。未滿週年。我今穿戴孝服。每日早晚。必須行香哭拜。遂從包囊中取出香爐香盒。陳設几上。洗手焚香。望北兩拜。跪而上香。高呼

客窗閒話亦
非泛泛

忠臣流血感
動鬼神

大行皇帝泣告曰。今日七月十五。孤臣張薇叩頭上香。伏地大哭。其時風吼雷鳴。不絕於耳。似與哭聲相應。和者。田叔喚益所曰。我等乃草莽之臣。亦應隨拜舉哀。益所應之。跪哭於旁。哭畢。一齊叩首起拜。田叔曰。老先生遠路疲倦。請早安身。養息爲是。張薇曰。然。乃各解行李而臥。田叔曰。窗外風雨益甚。明早如何登程。張薇曰。天之陰晴。非人所能逆料也。益所忽問曰。老爺所言之殉節文武。都有姓名否。張薇曰。汝試言問之之意。益所曰。我小鋪中意欲編成唱本。傳示四方。以便萬人敬仰。千古流傳也。張薇連聲稱妙曰。我寫有手摺在此。明日當取出奉送。田叔曰。忠臣義士。自當流芳百世。然投順闖賊。不忠不義之姓名。亦應遺臭萬年。使人唾罵。張薇曰。俱有鈔本。一總奉上。益所稱謝不置。已而同入睡鄉。張薇在朦朧間。忽聞衆鬼號呼之聲。暗暗驚異。如何窗外風雨聲中。又有此哀苦號呼聲耶。乃從窗隙窺之。都是斷頭折足。陣亡厲鬼。殊令人不寒而慄。不知何故到此。少頃鬼忽不見。已仍睡下。復聞細樂警蹕聲。不覺失驚。自語曰。窗外又有人馬鼓樂之聲。嘻。何爲乎來哉。開門起視。見一衆文武官僚。冠帶齊整。騶騎紛紜。儀仗嚴肅。旛幢引導。細樂悠揚。帝后乘輿而過。驚出跪迎。三呼萬歲曰。孤臣張薇恭迎聖

駕拜畢起身。倏又不見。失聲而呼曰。皇帝皇后何處巡遊。恕我孤臣張薇。不能隨駕。言已。又拜哭不止。田叔與益所被其哭聲所驚。醒而問曰。天已發亮。老爺何又如此慟哭。莫非上早香乎。張薇掩淚相告曰。奇事奇事。我方睡去。聽得無數號呼之聲。隔窗窺視。盡是陣亡厲鬼。真乃可怕。田叔曰。昨夜乃中元赦罪之期。想是赴盂蘭會去矣。張薇搖首曰。非也。此外還有奇事。益所問有何奇事。張薇曰。後來又聞人馬鼓吹之聲。我卽啓門出視。分明是崇禎先帝。偕同周皇后。乘輿東巡。引導一衆文武官員。俱是殉難忠臣。細樂前行。儀仗紛列。彷彿龍馭昇天之象。我伏俯道旁。送駕過去。不覺失聲大哭耳。田叔曰。此事果然奇異。先皇帝先皇后。一定超昇天界無疑。然亦由張老爺精誠所感。故此特來顯聖也。張薇曰。我今發一願心。待至明年七月十五日。在南京勝境。募建水陸道場。修齋追薦。並脫度一切冤魂。二位肯來隨喜否。益所曰。老爺果作此事。我等情願釀金助醮。張薇贊歎曰。君等都是好人。此往南京。或買書。或求畫。彼此可以時常相會也。益所曰。諾。田叔曰。汝看天色已晴。日光穿牖。不若趁此早涼。收拾登程。同向前途分手。何如。於是各携行李。竟出村店而行。

加二十一章 孤吟

下卷開場與
上卷相應而
蹊徑不同

國家如戲戲
場如真非老
贊禮不知也

雨。過。塵。清。秋。街。如。洗。青。山。紅。樹。人。在。畫。中。時。值。康。熙。甲。子。八。月。別。有。一。種。太。平。景。象。星。移。物。換。記。否。當。日。笙。歌。人。去。臺。空。賸。有。誰。家。金。粉。噫。人。不。幸。而。生。於。斯。世。致。起。治。亂。興。亡。之。感。然。亦。幸。而。生。於。斯。世。得。見。悲。歡。離。合。之。情。記。因。緣。於。鴻。爪。雪。印。留。痕。聽。嗚。咽。之。鶻。聲。風。流。何。在。如。老。贊。禮。者。閱。歷。衰。時。遭。逢。盛。代。竊。歎。天。地。間。是。是。非。非。形。形。色。色。生。死。死。古。古。今。今。非。儼。然。一。大。戲。場。乎。昔。在。戲。中。而。已。不。知。其。爲。戲。卽。一。切。帝。王。將。相。以。及。名。士。美。人。亦。不。自。知。其。爲。戲。也。今。在。鼎。革。之。後。此。身。宜。居。於。戲。外。矣。然。一。觀。所。演。之。桃。花。扇。將。昔。日。之。帝。王。將。相。以。及。名。士。美。人。等。一。一。入。戲。則。已。之。化。身。仍。不。免。爲。戲。中。之。一。人。耳。蓋。南。朝。之。亡。亡。於。戲。演。戲。者。亦。從。而。戲。之。乃。能。獨。得。其。戲。之。真。是。以。真。爲。戲。而。戲。爲。真。矣。戲。得。其。真。足。見。此。戲。之。佳。而。歎。桃。花。扇。之。名。傳。不。朽。也。余。作。演。義。僅。譯。其。半。實。與。看。戲。之。老。贊。禮。無。異。老。贊。禮。旣。爲。戲。中。人。則。下。本。第。一。場。仍。當。以。老。贊。禮。冠。之。始。將。桃。花。扇。歸。結。情。節。爲。閱。者。演。述。焉。時。有。人。問。老。贊。禮。曰。老。相。公。又。往。太。平。園。看。演。桃。花。扇。否。贊。禮。應。之。人。又。問。昨。日。將。上。本。看。畢。所。演。如。何。老。贊。禮。答。曰。演。得。甚。佳。忽。

以下全是曲
本共分四節
今用文言連
綴之煞費苦
心

第一節悲秋

第二節自感

第三節傷世

第四節弔古
有曲終人不
見江上數峯
青之慨

此老興復不
淺

而快意忽而傷心可泣可歌入情入理記實如司馬遷滑稽若東方朔殊令人不厭百
回看也今日演下半部我將去矣言已攜杖出門而行想此時暑氣全收秋光正好柳
林蟬噪苔砌蟲吟荷沼香殘梧園葉落著輕衫以適體戴涼笠以宜人旅客情深驚連
夜西窗雨打春婆夢醒憶曩年北里魂消未免有情不堪回首徒嘆流光如箭暮景催
人耳况復遍閱滄桑飽經霜雪鷄皮瘦損鶴髮衰頹觸景傷懷悲秋扶病嗟乎重入歡
場斯世誰知賸我自憐老境此身幾等贅瘤我已無望於將來奚必追溯夫既往則凡
兒孫之累名利之纏與夫諸侯之怒丞相之嗔都付之流水行雲夕陽衰草矣然而春
色早凋愁懷莫釋漢宮不見丹青化作塵埃棋局已殘黑白難分勝負華屋山邱秦淮
灰劫朝更世變景過情遷苟無天寶宮人細說開元遺事豈不將一篇詩話千古沉淪
乎幸得云亭山人不愧當代詞客運用生花之筆製成織錦之文聲傳一曲未終淚已
雙行而下幾度酸辛一番點綴得留此冠袍舊樣粉墨新痕其苦心孤詣洵不可及雖
文章是假功業非真而逢場作戲活色生香使人深悉當日朝野情形實與信史無殊
也嘻老夫老矣不識羞慚偏多風韻暗將藜杖偷撥榴裙卽被扇底桃花所笑余亦何

暇計及哉。斯時之老贊禮。且行且思。且感且歎。已至太平園。而桃花扇中之奸相馬士英。又早登場。而爲萬人所矚目矣。

第二十一章 媚座

此豈賞梅之時耶

奸相可畏

時值小春。梅花乍放。大開東閣。競賞南枝。此於國家承平之日。所宜飲酒賦詩。騁懷游目者也。乃今烽火頻傳。軍書迭告。君仇未報。賊勢難平。而馬士英貪得天功。據爲己有。官居首輔。權握中樞。調和鼎鼐。無非引黨呼朋。燮理陰陽。僅此噓寒送暖。天子登龍未久。拱己無爲。平章門。蟀自娛。偷閒適體。滿腹經綸。徒逞報怨施恩之快。半朝朱紫。儘多趨炎附勢之徒。立君由我。殺人何妨。斯真小人得志之秋。國家將亡之日也。士英猶揚聲大笑。得意自鳴。方以爲數日之間。太平無事。又值紅梅早放。正人生行樂之時。擬設席於萬玉園中。會集親戚故舊。以顯自己之尊榮。藉傳他人之趨奉。因喚長班而問曰。今日下帖。所請是誰。長班答曰。都是老爺同鄉。有兵部主事楊文驄。僉都御史越其杰。新擢漕撫田仰。光祿寺卿阮大鍼。一共四位老爺。士英不覺起疑曰。我與阮大鍼並非同鄉。何得冒認。長班曰。聞得彼與人言。又與老爺至親。士英笑曰。相與不同。亦可算得。

今之赴官席者亦曾嘗此苦况耶此章形容盡致描寫小入獻媚之態

晝短夜長皆歸變理之功曲盡獻諛口吻可發一笑

至親矣。既而吩咐曰。今日並無外客。即在梅花書屋設席可也。長班曰。諾。士英復曰。天已過午。速去請客。長班曰。不用去請。彼等俱在門房。恭候多時矣。祇須傳喚一聲。立即一齊進見。士英領之。長班遂向外去。不須臾間。龍友與大鍼並入。進見之際。倍極足恭。士英謂龍友曰。我以為誰。楊妹丈是我內親。何不竟進。龍友曰。如今親不敵貴。未便貿然而入。士英又向大鍼曰。圓老一向來往相熟已久。何待人傳。大鍼曰。府體尊嚴。豈敢冒昧。士英曰。二位未免見外矣。請坐請坐。龍友大鍼均稱不敢。即請士英上坐。打恭作揖。方始就坐於旁。士英曰。吾輩幸得施為。休拘禮節。蘭盟久契。正宜知己談心。瓜誼相關。儘可相逢。把臂門外。不須倒屣庭前。何必正冠。不然則堂堂相府。豈不賓從稀疎乎。言時。家人以香茗進。捧盤而獻。二人讓士英先取。然後打恭而取之。士英曰。今日天氣微寒。正宜小飲。二人打恭稱是。士英曰。朝罷歸來。日已過午。晝短夜長。相差約有三時。二人又打恭稱是。曰。此皆老師相調變之功也。茶罷收杯。亦須打恭。以讓其先。士英問長班曰。如何越田二位。還不見到。汝知其故否。長班曰。越老爺忽發痔漏症。早有辭帖。田老爺明日起程。準備家眷上船。故須夜間方來辭行。士英點首曰。既然如此。速排筵

當日阮楊二人頗負風雅之名爲同僚所不及

客單所載之人皆狐羣狗黨耳

周公荐賢豈若是耶

此赴官席者快意之時

席有頃。三席分排。坐次安定。二人謙恭告坐。飲酒之間。士英曰。每日退朝後。卸除錦袍。玉帶。更換朱履輕裘。頗覺自適。且喜陽春十月。花放紅梅。我輩南朝雅客。性愛風流。亟宜覽賞。雖終日爲俗事所羈。未免抱憾。不若拚此長宵。評詩讀畫。偷得浮生半日閒也。奈何。吾黨知心寥寥。無幾乎。大鍼曰。相府連日宴客。敢問在坐諸公之名。士英曰。總是吾黨。但不如二公風雅耳。龍友亦詢問是誰。士英喚長班取客單至。大鍼接而觀之。乃是張孫振、袁弘勳、黃鼎、張捷、楊維垣等。龍友曰。果然都是大有經濟之人。士英面有驕色曰。彼等均爲我所提拔。不然今日焉能成大僚耶。大鍼卽打恭而言曰。晚生等已廢之員。尙蒙起用。老師相爲國吐握。真不啻周公矣。士英謙讓曰。二位非比常人。明日當囑託吏部。還須破格超陞。以展驥足之才。龍友作揖。大鍼下跪。同謝提攜之德。感勒五中。春生滿面。鍛羽重飛。吐氣若豐城之劍。綺筵一飲。錫恩如華袞之衣。醜態畢呈。諛言並進。大鍼更甚於龍友。奴顏婢膝。叩首筵前。幾不知人世間尙有羞恥事。可笑亦可鄙。已。士英急扶大鍼起。命家人撤去大席。安排小酌。另設一席而坐。時有二价獻賞封。士英搖手曰。不必不必。花間雅集。又無梨園。如何行此官席之禮。大鍼曰。舍下小班。日日

說者謂龍友多事而不知下文種種事實都從此起蓋作書者鈎縮之筆法也龍友後爲蘇州巡撫

此時之龍友微有不慊於香君耳香君觸馬怒淺觸阮怒深雖欲挽救不可得矣

得聞。何不喚來承應。士英笑曰。妙部新奇。出於圓老手筆。久已司空見慣矣。待異日宴請他客。借來領教何如。大鍼急應曰。然相府中名園山水。自有清音。又何用絲竹相隨哉。龍友笑曰。從來名花傾國。缺一不可。今日紅梅之下。雖可免去梨園。然花纔半放。究少。韋娘一曲相催。殊爲憾事。士英大笑曰。妹丈多情。竟欲作蘇州刺史。思一麗人陪伴。真個消魂矣。卽回首喚長班曰。速傳幾名歌妓來此伺候。長班曰。未識老爺欲傳舊院乎。抑珠市乎。士英曰。此事須問楊姑老爺。龍友曰。小弟物色已多。佳者殊少。祇有舊院李香君。新學牡丹亭曲本。唱來尙可動聽。士英命長班速去喚來。長班應聲而退。大鍼是有心人。因問曰。前日田白源用三百金欲娶一妾。想必卽是此妓。龍友曰。然。士英問曰。何故並未娶去。龍友曰。可笑彼一片癡心。欲與侯朝宗守節。堅執不從。我雖屢次勸諭。彼竟不肯下樓。使我掃興而回。士英怒曰。奴才如此大膽。全不知開府威嚴。殺人無殊。虱蟣乃彼烟花弱質。掘強如斯。真不啻飛蛾撲燈。自焚其身也。大鍼曰。都由侯朝宗一人而起。彼竟不悟。聽其指使。變壞氣質。前者晚生亦受辱不淺。士英大怒曰。可惱。可惱。一位新任漕撫。用銀三百。買不到一名妓女。豈有此理。莫非彼之身價勝於綠珠乎。

龍友天良不
昧

阮鬻狠心辣
手

大鍼又激之曰。田撫乃老師相鄉親。被彼羞辱。所關非細。士英點首曰。待彼來時。自有處法。語未竟。長班入內回話曰。稟老爺。小人行至舊院。尋訪香君。彼竟託言有病。不肯下樓。士英尋思半晌。乃曰。既如此。汝與家人輩。携取衣服財禮。前去接娶。不煩。月老卽繫紅絲。準備花轎。相迎。強以茶禮爲聘。不問鴛母肯與不肯。竟將香君拖入轎中。今夜送往田撫船上。使彼撲朔迷離。喜從天降。當作洛浦驚鴻。得遇凌波仙子也。長班急應而去。大鍼喜曰。妙甚妙甚。如此辦法。令人爽快之至。惟龍友心尙憐惜。恐其太覺用強。欲思一策以緩和之。因言曰。天色太晚。我等當告辭矣。士英挽留之。大鍼亦曰。動勞久倍。晚生不安。二人起身打恭。士英相送至簷前。二人俱言不敢。連打三恭。倒退三步。俟士英入。乃敢返身而走。大鍼曰。難得令舅老師相。在鄉親面上。動此義舉。龍老理當同往相助。龍友正中其意。姑問相助之法。大鍼曰。舊院是汝熟遊之地。且又認識香君。汝若到彼。可以揪彼下樓。發付其起身矣。龍友曰。此言雖是。然亦不可過於難。爲大鍼發怒曰。如此發付。尙是彼之僥倖。我想起當年舊恨。今卽折花損柳。將彼處死。心亦無悔。且使侯朝宗知彼別抱琵琶。空有一番梳櫛。永無破鏡重圓之日。稍洩我胸中積恨也。

汝奈何庇護之

第二十一章 守樓

此段議論非
深得個中三
昧者烏能知
之

爲下半節代
嫁張本

艷如桃李。冷若冰霜。其香君之謂乎。香君之與侯生。誰合之。誰離之。誰害之。誰救之。閱是書者。莫不曰。楊龍友也。世每責龍友爲多事。有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之誚而不知。龍友爲書中之針線。錦繡文章。咸從此出。苟無其人。則侯生窘處他鄉。縱識香君之面。難聯魚水之情。旣不相合。何有害乎。離更何有害之。救之之事。旣無。是事桃花扇哀艷之詞。亦奚由而作哉。是章爲桃花扇正文。故論及之。時方傍晚。相府中之長班家人等。奉士英之命。携取衣服財禮。高擎內閣燈球。隨從綵轎而行。蓋欲狐假虎威。逼娶香君耳。家人忽問曰。舊院李家母女二人不知誰是。香君長班未及答言。而龍友已匆急至高呼曰。汝等慢走。與我同行。長班回首視之。見是龍友。欣然曰。楊姑老爺同往迎娶。定然無誤矣。行不須臾。但見月明溪水。霜印板橋。已抵李家之門。長班舉手叩之。保兒聞聲啓視。不覺驚曰。燈籠火把。轎馬人夫。敢是楊老爺誇官來也。龍友叱之曰。不用胡言。速喚貞娘向外。保兒乃高聲喚之。貞麗急步而出。上前問曰。老爺從何處赴席回來。龍友曰。

來人錯認貞
娘含糊龍友
調停均爲錯
娶伏根

已露替代之
意
龍友聞此良
心安有不動

適在馬舅爺相府。特來報喜。貞麗曰。有何喜事。龍友曰。有一大老官娶汝令媛矣。汝看門外綵轎青衣。與夫花銀綉服。非來迎娶而何。貞麗驚曰。未識是誰家迎娶。楊老爺何不早言。龍友以手指示曰。汝不見燈籠上內閣字樣乎。貞麗曰。敢是內閣老爺欲娶我女耶。龍友搖首曰。否。乃新任漕撫田公也。馬舅爺與彼同鄉至戚。故以佳人相贈耳。貞麗拒之曰。田家親事久已回絕。何得又來纏擾。言時。家人以銀遞之。並問曰。汝卽是香君否。請受財禮。貞麗含糊答之曰。暫且從緩。容我入內商議。長班厲聲曰。相府要人。何待商議。速速收受銀兩。出來上轎。勿得延誤。龍友恐其咆哮。從中調停曰。諒彼焉敢不去。汝等在外伺候。待我取銀入內。催彼梳洗可也。於是親手持銀。並喚保兒。接收衣服。與貞麗入內登樓。龍友先喚曰。香君睡也未。香君聞喚。忙問曰。有何緊事。如此喧鬧。貞麗曰。汝尙未知此情耶。香君不解。見母與龍友並入。因又問曰。莫非楊老爺聽歌至此。貞麗亂搖其首。氣急聲促曰。此是尙言歌與不歌乎。可知來者如狼似虎。勢甚洶洶。強交聘禮。硬奪歌姬。對面無情。聲言娶汝。執名相迫。誰作替人。嗟乎。事急矣。可奈何。香君大驚。顫聲問曰。不知喪盡天良者。又爲誰乎。貞麗曰。仍是田仰。今借相府勢力。強來娶

龍友勸慰之詞亦是有理

香君一篇正論令人無從辨駁取扇在手閱者注意

諺云憑他風浪起只是不開船其斯之謂乎
貞娘志在溫飽所以不及

汝。汝。真。楊。花。命。薄。又。被。狂。風。亂。吹。矣。我。想。楊。老。爺。素。來。疼。惜。我。母。女。二。人。何。故。下。此。毒。手。龍。友。曰。此。事。與。我。無。干。乃。馬。瑤。草。知。汝。拒。絕。田。仰。勃。然。大。怒。立。命。一。衆。惡。僕。豪。奴。登。門。強。娶。我。恐。汝。等。受。氣。特。爲。保。護。而。來。貞。麗。聞。言。知。是。美。意。乃。懇。曰。還。祈。老。爺。始。終。救。解。龍。友。勸。慰。曰。據。我。而。論。汝。得。三。百。財。禮。尙。不。落。空。香。君。嫁。一。漕。撫。亦。未。失。所。不。然。汝。有。多。大。本。領。能。敵。兩。家。勢。力。乎。汝。其。思。之。貞。麗。熟。籌。良。久。乃。答。曰。楊。老。爺。所。言。有。理。事。到。臨。頭。挽。回。無。術。我。兒。速。卽。準。備。下。樓。無。再。執。拗。矣。香。君。怒。曰。媽。媽。何。出。此。言。當。日。楊。老。爺。爲。媒。媽。媽。主。婚。將。儂。嫁。與。侯。郎。滿。堂。賓。客。衆。目。昭。彰。現。有。定。盟。之。物。可。以。作。證。言。時。入。房。取。扇。出。又。曰。扇。上。之。定。情。詩。楊。老。爺。亦。曾。過。目。今。豈。盡。忘。之。耶。儂。與。侯。郎。舉。案。齊。眉。終。身。相。倚。恩。情。萬。種。契。結。三。生。海。誓。山。盟。憑。此。詩。扇。楊。花。水。性。儂。實。恥。之。龍。友。曰。侯。郎。避。禍。逃。遁。不。知。蹤。跡。設。或。三。年。不。歸。汝。亦。癡。心。守。候。耶。香。君。性。甚。激。烈。憤。然。答。曰。儂。何。妨。候。彼。三。年。卽。候。至。十。年。百。年。儂。亦。何。妨。若。欲。儂。嫁。田。仰。斷。斷。不。能。龍。友。咋。舌。曰。香。君。性。氣。堅。剛。竟。與。前。番。摘。翠。脫。衣。大。罵。阮。圓。海。時。情。形。彷彿。矣。貞。麗。曰。所。爲。在。此。阮。田。同。是。魏。黨。阮。家。妝。奩。尙。且。不。受。而。況。身。嫁。田。仰。乎。方。當。議。論。間。聞。門。前。催。促。之。聲。甚。

香君耳

捏定主意

持扇亂打閱
者注意

棋逢死地逼
出仙著矣

急。乃用。好言。勸之。曰。傻丫頭。汝可知。嫁到。田府。一生。吃著。不盡。矣。香君。怒叱。曰。儂。今。立。志。守。節。豈。在。溫。飽。情。願。忍。受。饑。寒。決。不。下。此。樓。梯。也。貞。麗。曰。事。至。今。日。我。亦。難。以。顧。汝。楊。老。爺。請。放。下。財。禮。幫。我。動。手。替。彼。梳。頭。穿。衣。免。得。耽。延。時。刻。於。是。貞。麗。爲。之。梳。頭。龍。友。爲。之。穿。衣。不。意。香。君。憤。恨。已。極。卽。以。手。中。之。扇。前。後。揮。打。似。發。癲。狂。龍。友。曰。果。然。利。害。一。柄。詩。扇。宛。如。一。口。防。身。利。劍。貞。麗。曰。草。草。妝。竟。速。抱。下。樓。勿。遲。龍。友。乃。急。抱。之。香。君。大。哭。曰。儂。誓。死。不。下。此。樓。言。時。用。力。過。猛。此。身。向。前。一。傾。龍。友。勢。不。能。支。頭。已。撞。地。身。亦。隨。之。而。倒。昏。暈。不。省。人。事。貞。麗。大。驚。忙。喚。曰。我。兒。甦。醒。何。自。苦。乃。爾。竟。將。花。容。撞。損。乎。龍。友。拾。扇。起。謂。貞。麗。曰。汝。看。血。噴。滿。地。詩。扇。亦。濺。污。矣。貞。麗。不。暇。顧。及。急。喚。保。兒。扶。起。香。君。回。房。安。歇。但。此。時。方。寸。已。亂。無。術。對。付。迎。娶。之。人。而。門。外。喊。聲。又。起。連。連。催。促。曰。夜。色。已。深。尙。不。上。轎。莫。怪。我。等。上。樓。捕。人。龍。友。忙。向。樓。下。止。之。曰。爾。等。休。得。焦。躁。略。候。片。時。因。彼。母。女。難。分。難。捨。情。實。可。憐。也。貞。麗。惶。急。曰。孩。兒。撞。損。彼。等。又。聲。聲。要。人。如。之。奈。何。龍。友。攢。眉。曰。宰。相。勢。力。汝。豈。不。知。若。此。次。羞。辱。回。去。汝。母。女。尙。有。性。命。乎。貞。麗。恐。懼。萬。分。央。告。曰。此。事。總。求。楊。老。爺。援。手。救。我。龍。友。無。奈。搔。首。尋。思。忽。然。急。中。生。智。

青樓嫁娶視
同戲局至於
今日而益甚

看花未必歸
千古傷心事

果然妙計

曰。我。有。一。權。宜。之。法。在。此。貞。麗。曰。是。何。權。宜。之。法。龍。友。曰。娼。家。從。良。本。屬。好。事。況。且。嫁。與。田。府。儘。堪。享。用。香。君。既。無。福。消。受。汝。何。不。替。彼。一。行。貞。麗。搖。手。曰。此。則。斷。乎。不。能。轉。瞬。之。間。我。何。忍。決。然。捨。去。龍。友。忽。怒。曰。明。日。早。來。捕。人。看。汝。捨。與。不。捨。貞。麗。卓。然。一。呆。思。無。別。策。乃。曰。既。如。此。囑。咐。香。君。守。樓。我。卽。代。彼。一。行。但。恐。有。人。認。識。奈。何。龍。友。曰。此。可。無。慮。我。言。汝。是。香。君。誰。能。辨。之。貞。麗。不。禁。啞。然。曰。萬。不。料。今。日。晚。間。重。又。妝。作。新。人。可。笑。亦。可。歎。矣。妝。束。畢。入。房。謂。香。君。曰。兒。且。將。息。我。今。替。汝。去。也。惟。花。銀。三。百。代。我。收。藏。之。囑。畢。而。出。龍。友。扶。貞。麗。下。樓。時。值。魚。更。三。躍。紅。燈。輝。映。戶。外。風。寒。竊。恐。看。花。未。必。歸。來。也。家。人。等。請。新。人。上。轎。貞。麗。與。龍。友。告。別。龍。友。慰。之。曰。前。途。保。重。後。會。有。期。貞。麗。復。囑。曰。楊。老。爺。今。晚。且。宿。院。中。照。看。我。兒。龍。友。曰。諾。貞。麗。乃。上。轎。行。噫。從。此。蕭。郎。陌。路。一。入。侯。門。似。海。深。矣。龍。友。見。其。去。遠。乃。笑。曰。貞。麗。從。良。香。君。守。節。既。雪。阮。兒。之。恨。又。全。馬。舅。之。威。將。李。代。桃。一。舉。四。得。洵。是。我。之。妙。計。也。惟。見。母。女。分。別。未。免。傷。心。耳。又。爲。之。歎。息。不。已。

扶病初起時
光景

此節雖從曲
本化出而文
情哀艷無一
毫斧鑿痕故
佳

既思其郎復
思其母

西風料峭寒透冰綃寶鼎香消畫樓人靜香君病容憔悴瘦損堪憐帕裏雲鬟釵除霧
鬢血痕一縷猶在眉梢嬌紅作胭脂色自嗟孤身隻影獨臥空房冷帳寒衾無人作伴
滿樓霜月長夜迢迢愁恨難消淒涼益甚宵半聽杜鵑啼血熱淚空流曉來聞鸚鵡呼
茶巧言何用雪阻板橋未許王孫走馬雲迷桃洞休教漁父問津故香君雖在青樓而
花月歡場從今拋撇以致香閨悄悄繡戶蕭蕭舞殘楊柳腰肢裂破石榴裙幅貞如金
石永斷風情真不啻天上姮娥夜夜閉廣寒宮闕也是日枯坐床前想起侯郎匆匆避
禍不知流落何所自怨自訴曰郎亦知儂獨住空樓爲郎守節耶儂記得去年十月間
郎聽儂歌正當興高采烈時不意宵小進讒佞人肆毒迅雷聲震濃雨情拋倉皇出走
音信睽違自此水遠魚沉風高雁杳更從何處覓得郎君乎嗟乎梅開有信驛使未逢
徒令儂凭欄凝眺盼斷盈盈秋水耳雖然郎之去也實出於不得已非郎之負儂也儂
故無所怨所可恨者惡僕盈門倚仗相府之勢欺儂煙花賤質薄命如絲強來娶儂儂
不肯有負侯郎欲保無瑕白玉之身不得不揉碎花容用此苦肉之計尤可憐者我母
替儂當災飄然竟去嗟乎如桃花之逐水似柳絮之隨風覩此牀榻依然未識歸來何

獨守空樓向
誰訴苦

思前想後仍
歸結到桃花
扇上
將畫上血痕
描摹數語蓋
書中襯筆也

日傷心酸。日有如是耶。語至此。心如刀絞。淚出痛腸。點點滴滴。又若斷線珍珠。然空幃
岑寂。既無姊妹輩來相勸慰。惟聞簾幕金鈎。爲寒風所鼓。盪錚錚作響而已。繼思獨坐
無聊。不如展看侯郎詩扇。藉遣愁懷。乃取詩扇覽之。不覺失聲曰。此扇已被儂血點所
污矣。奈何。汝看疎疎密密。淡淡濃濃。大都是臉上桃花。化作霏霏紅雨。濺上冰綃也。嗟
乎。侯郎亦知儂之盡爲汝耶。使儂揉開雲髻。折損宮腰。宛似墜樓之佳人。幾作離魂之
倩女。縱獲生存。毋寧死去。對鏡則朱霞殘照。倚枕則紅淚春潮。更令儂恨在心坎。愁上
眉尖矣。香君且言且泣。且歎且恨。忽覺精神困倦。難以支持。身倚妝臺。壓扇而臥。斯時
楊龍友與蘇崑生先後並至。不期而遇。龍友問曰。崑老常到此間否。崑生曰。貞麗從良。
香君獨住。因此常掛在心。時來走動耳。龍友曰。我自貞麗去後。看守香君一夜。近日衙
門事冗。少有閒暇。今由城東拜客回來。順道探訪也。崑生曰。香君不肯下樓。我等上去
敘話如何。龍友唯唯。遂同崑生登樓。行近臥房。掀簾而視。指謂崑生曰。汝看香君抑鬱
病損。斜倚妝臺而臥。且慢喚醒。諒彼精神猶未充足也。崑生首領之。見一詩扇展在面
前。因低聲問曰。如何扇上有此斑斑紅點乎。龍友曰。此乃侯兄定情之物。平日珍藏寶

妙想妙手爲
千古必傳之
妙事龍友真
妙人也之綠
以草色之綠
而配血痕之
紅亦妙想也

點染桃花鮮
妍異常原本
曲文極佳今
雖用此脫胎
耳恐未免減色

貴不肯輕易示人。今或因面血濺污。晾在此間。亦未可知。言已。抽扇觀之。意有所觸。乃曰。幾點血痕。紅艷異常。不免添幾筆。枝葉爲彼點綴成畫。豈不妙哉。惜無綠色。奈何。崑生偶見盆中綠草。因曰。待我摘採。此草絞取鮮汁。權當顏色。可乎。龍友點首稱妙。崑生取草汁至。龍友用筆畫之。須臾畫畢。崑生贊歎曰。果然神妙。竟是幾筆折枝桃花。龍友亦大笑曰。真乃桃花扇也。得意忘形。笑聲略縱。香君夢中驚醒。見是楊老爺與蘇師父。慌忙起立。連稱得罪。讓二人坐後。龍友先言曰。數日未曾趨視。額角傷痕。漸已平復矣。既而笑曰。我有畫扇一柄。奉贈妝臺。尙祈晒納。卽將畫扇遞給香君。香君以手接之。略一審視。籠之人袖。乃曰。此是儂之舊扇。已被血跡所污。觀之甚無謂也。崑生笑曰。扇頭妙染。汝何不細細賞鑒乎。香君曰。何時所畫。儂實未知。龍友亦笑曰。得罪得罪。是我來時點壞也。香君乃看扇而歎曰。噫。桃花薄命。扇底飄零。片片落英。含怨。癡笑。春風紛紛。墜瓣消魂。愁隨流水。匠心別具。能描息媯。無言嬌色。天然不讓。徐熙善畫。點幾筆。紅桃灼灼。補敷枝綠。葉蓁蓁。辱承楊老爺之雅愛。爲儂寫一幅桃花小照。感何如之。龍友曰。汝既有此桃花扇。亦須得一顧。曲周郎方不負錦瑟年華。乃今青春守寡。不將爲入月。

香君以盼勝
自比古今同
慨

逼出寄扇一
層曲曲折折
匠心獨運

姮娥耶。香君曰。楊老爺何出此言。儂想關盼盼亦是煙花。何嘗不在燕子樓中。關門到老乎。崑生曰。倘明日侯郎重到。汝亦下樓否。香君曰。若是則錦片前程儘儂享用。何處不可遊玩。豈但下樓已哉。龍友贊曰。香君苦節世所罕有。可敬可敬。崑老可念師弟之情。往訪侯郎。得能尋獲。將彼送去。不第免青春抱怨。紅豆相思。且可解我等一番懸掛也。崑生連聲稱是曰。我平日留心訪問。知彼隨任史公。住淮半載。自淮來京。自京到揚。今又問高兵防河去矣。且喜我不日還鄉。自當順便尋訪。但須得香君一書。方不虛此一行耳。香君向龍友曰。儂心已亂。言不成文。還求楊老爺代儂寫之。龍友曰。汝之心事。我豈能代達乎。香君尋思者再始曰。儂之千愁萬苦俱在扇上。卽以此扇寄去。何如。崑生喜曰。以扇代書。確是新樣。有何不可。香君乃將扇封之。裏以手帕。繞以頭繩。莫輕視。染紅便面。心血千條。抵得過織錦迴文。柔腸百轉。封固後。遞交崑生。並問曰。未識師父何日起身。崑生曰。日內便可束裝。香君曰。儂祇望早行一步。早見侯郎也。崑生應之。龍友曰。我等在此已久。今且與汝別。還宜保重玉體爲要。汝之苦節。訴與侯郎。自然前來娶汝。幸勿多慮。言已。與崑生告別而行。香君掩淚興歎曰。我母不歸。師父又去。妝樓獨

教師已去管絃從此絕響矣

從罵字上翻騰議論譯筆亦佳

閔丁偵戲二章受辱者僅及於阮非此一罵則馬竟漏網矣王錢二公亦與其列故稱讚之

閉。益。覺。淒。涼。從。此。歌。曲。無。聲。冰。絃。絕。響。洞。簫。莫。奏。檀。板。停。敲。惟。冀。扇。兒。速。寄。師。父。早。行。則。待。至。來。春。三。月。崔。護。重。來。劉。郎。復。到。雙。雙。攜。手。步。下。妝。樓。共。食。桃。花。之。粥。斯。願。足。矣。

第二十四章 罵筵

自甲申三月之變。以至於今。瞬將十閱月矣。際此存亡危急之秋。猶作恒舞酣歌之會。花柳羨隋家事業。裙屐誇晉代風流。君樂臣嬉。醉生夢死。殿廷之上。未聞有建一策進一謀。為國家圖自立。為先帝報大仇者。亦可哀已。嗚呼。馬阮之罪。擢髮難數。雖食其肉。而寢其皮。猶不足以蔽其辜。亦何取乎快心之一罵哉。然而當日者。氣燄逼人。威權炙手。慕羶逐臭。輩尙趨奉之不遑。欲求如禰正平。其人在飲酒宴會之際。朗聲大罵。痛快淋漓。淵淵作漁陽三搥者。洵屬難能而可貴矣。余嘗閱閔丁偵戲二章。大鍼在。未得志時。獨遭復社之罵。今當起用後。乃為歌妓所罵。且將士英並罵之。此真快心之作也。蓋大鍼之得復原官。出於士英提挈之力。又入內庭供奉。管領煙花。自誇榮耀。與內閣大學士王鐸。禮部尙書錢謙益。同在文學侍從之班。特進四種傳奇。聖心大悅。傳諭禮部。揀選宮人。欲將燕子箋。被之聲歌。為中興一代之樂。可笑殊甚。小人得志。其心益驕。自

前日賞梅今
日賞雪非此
輩之偏多雅
集實視國事
如戲耳

玉京爲南朝
第一作者
飄然而去絕
無掛碍

以爲奧妙精深。追縱雅樂。恐被俗手相傳。損及文名。因此乘機啟奏。盡惑聖聰。集歌妓以作伶人。招清客以充教習。可收駕輕就熟之妙。昏主不察。卽命廣搜舊院。遍索秦淮。捕得清客數十輩。送交禮部揀選。色藝均屬平常。殊不足取。推原其故。此外尙有著名者數人。均係楊龍友舊交。曾在大鍼前求請免選。故未傳喚。繼爲士英所知。言及教演新戲。乃是聖上心事。豈可徇私廢公。而使濫竽充數乎。大鍼未敢違命。不得已又往傳集。重行選驗。龍友雖知。卒亦無如之何矣。今值乙酉新年。人日佳節。大鍼約同龍友移樽賞心亭。邀請士英飲酒看雪。順便將新選妓女。帶至席前驗看。以備品評風月。揀擇名花也。嗟。嗟。花叢遇劫。奚殊。煮鶴焚琴。曲院當災。願學登仙化羽。此卞玉京之所以作女道士也。自念蕊宮仙子。恨遭孽海風波。變成逐浪之花。化作沾泥之絮。舞態難輕。不堪入楚王夢。寐歌喉已老。豈再作神女生涯乎。蓋因朝廷搜羅歌妓。遂使玉京斷絕塵心。換道妝。以出院別姊妹。以登程。雖不知投師何處。而遙望城東雲山。滿目仙界之路。無窮亦在乎。修道之誠耳。玉京旣飄然去。而是時之有名清客輩。如丁繼之、沈公憲、張燕筑等。亦在應選之列。其與玉京訂同心者。則惟丁繼之一人。繼之謂公憲、燕筑曰。我

別有用意

等家佳。秦淮正喜調絲弄竹。閒看好月名花。何與國家事。乃忽鳳紙簽名。樂工遍召。是以知南朝天子已動春心矣。但我年過六旬。歌板久拋。前日拜託楊老爺從中設法。免我前往。如何又來傳喚。殊出意外。沈張同答曰。我二人亦許獲免。此次傳喚。實所不解。繼之欲自爲脫身計。乃以言哄之曰。二位老弟。且作商議。料想我等清客。感動皇爺。召去教歌。亦屬難逢難遇之機會也。沈張點頭稱是。繼之又曰。二位青年上進。理宜應召。我老漢多病年衰。尙何際遇之可望乎。今日我欲躲避不去。還求二位掩飾一二。公憲曰。此又無妨。太公釣魚。願者上鉤。燕筑亦曰。汝又不犯王法。斷無捕逮審訊之理。繼之曰。既然如此。我竟回去矣。遂卽返身而行。回望青山重疊。儘可尋路逍遙。不然。此身常在塵埃。焉能免得牽絆乎。乃從袖中取道巾黃縑。出更換畢。回首高呼曰。二位請看。我裝束如何。可知我道人看破紅塵。早醒揚州春夢矣。言已。揚揚得意而去。公憲歎曰。噫。彼竟獨自出家。去得好狠心也。燕筑曰。我等任其自去。且在廊下曬暖。一俟姊妹輩至此。同往禮部過堂也。二人乃席地坐。未及片時。寇白門與鄭妥娘至。差役等亦隨之而來。妥娘望見公憲。燕筑並坐於此。笑曰。汝看老沈老張不來。約會我等。先在廊下取暖。

繼之是南朝
第二作者

理宜從重責之。正上前取笑間。公憲見差役立於旁。因問曰。又傳我等往何處乎。差役曰。傳汝等到禮部過堂。送入內庭教戲。公憲曰。前日已蒙免選。何得再來。差役曰。內閣大老爺不允。非請汝等老清客不可。燕筑問曰。汝可知清客等姓名乎。差役取傳票出。見是丁繼之。沈公憲。張燕筑。既而問曰。尙有姓丁者如何不見。公憲曰。彼已出家去矣。差役曰。既已出家。無從尋訪。我當稟覆上官。汝等二人竟往禮部過堂可也。燕筑曰。且待衆姊妹來齊。一同前往。差役曰。今日諸位老爺都在秦淮賞雪。命帶衆女客在席間驗看。故須分道而行。公憲燕筑乃行。差役又閱票而問曰。汝是寇白門否。白門應是差役問。妥娘曰。汝是卞玉京否。妥娘曰。不是。我是老妥。差役曰。汝是鄭妥娘。還有卞玉京何以不至。妥娘曰。彼亦出家去矣。差役稱異曰。如何出家亦成雙。作對真是怪事。我且問汝。後邊有一脚小伶仃。行路艱苦者。敢是李貞麗乎。白門搖首曰。非也。李貞麗早已從良矣。差役曰。我初時拖彼下樓。彼云是李貞麗。如何不是。妥娘曰。或者是彼女兒。冒名頂替。亦未可知。差役曰。既是母女。充數何妨。語未竟。香君已緩緩前來。正如西廂行云。行一步。可人憐。如垂柳。在晚風前。殊可悲也。況當臘雪未融。春泥猶凍。逼下紅樓行。

隨筆成趣

將錯就錯

不與寇鄭同行。方顯香君身分。

學歌則可嫁
人則不可

寇鄭尙懷前
日之嫌

不以爲苦反
以爲快足見
香君有豪俠
之氣
官場真如戲
場

經紫陌。弓鞋窄窄。蓮步珊珊。大有行不得也哥哥之歎。奈何鳳詔頻傳。蛾眉入選。陡遇催花之使。誰爲惜玉之人。香君縱堅貞自守。而強暴相侵。被差役捕捉。下樓督催上道。不禁且行且歎。曰：儂今閉門在家。禍從天降。傳入宮禁。使學新歌。雖是儂煙花本等。難以推諉。然儂之志氣。至死不磨。決不有負侯郎也。斯時差役見香君行甚緩。大聲催促。曰：速行速行。累我守候多時矣。白門俟其近前。嘲之曰：此次下樓。未免屈尊之至。妥娘亦笑曰：我等造化。今得服侍皇帝。下樓何妨。香君聽其語含譏刺。乃答曰：情願奉讓。不敢占先。於是聯袂而行。差役在前引導。忽然止步。謂三人曰：前面卽是賞心亭。內閣馬老爺。光祿阮老爺。兵部楊老爺。少刻卽到。汝等且在此整理伺候。白門妥娘點首無言。惟香君至此地步。別具衷腸。竟置生死於度外。默默私語曰：幸得彼等聚在一處。正可吐我胸中之氣。我想大鉞如趙文華。士英如嚴嵩。今得見其席上相陪。忝顏趨奉醜態。畢呈真。不啻演出鳴鳳一劇也。我何妨作一女禰衡。擊鼓罵之。未識彼亦知之否耶。方當思想之際。忽聞喝道之聲。武夫前呼。從者塞途。簇擁三乘大轎而來。知是馬士英與阮大鉞。楊文驄俱至。慌忙避之於道旁。士英等既至。賞心亭畔。下轎同入。士英舉首凝

心雖鄙俚而語則風雅

點出藍方叔

欲免臉上粉抹而其一種行爲無一非粉抹之事殆所謂當局則迷耶

然則士英爲大鍼誤矣

今之善拍馬

眸贊美曰。好一派雪景也。大鍼曰。此間賞心亭。本是看雪之所。士英不解。請言其故。大鍼曰。宋真宗曾出周昉雪圖。賜與丁謂。並云卿到金陵。可選一絕景處張之。因建此亭。士英乃向壁上觀之。問曰。壁上單條。敢是周昉雪圖乎。龍友答曰。此是畫友藍瑛近時見贈。非古畫也。士英連連稱妙。曰。汝看雪壓鍾山。正對畫圖。賞心勝地。無過此亭矣。龍友卽命從人陳設鑪榼遊具畢。入席就坐。大鍼向士英曰。荒亭草具。恃愛高攀。得罪非淺。士英曰。是何言也。我祇笑一班小人奉承權貴。費用千金。盛設裝出十分醜態。一無所取。徒傳笑柄耳。大鍼微笑曰。晚生今日掃雪烹茶清談。攀教顯得老師相高懷雅量。卽晚生輩。臉上亦可免幾筆粉抹。士英領首曰。若說戲場粉筆。最是利害。一抹上臉。再難洗濯。雖有孝子慈孫。亦不肯認作祖父。可不懼乎。龍友笑曰。雖然利害。實則大公無私。所以儆戒無忌。憚之小人。非爲我輩而設。士英曰。據我而論。此輩都爲奉承者所誤。龍友曰。何也。士英曰。汝看前輩分宜相公。嚴嵩何嘗不是一位文人。如今鳴鳳記中。將彼抹成花臉。其醜難看。豈非爲趙文華輩奉承所誤乎。大鍼聞言。卽打恭稱是曰。老師相不喜奉承。益使晚生等心悅誠服矣。言時舉杯同飲。大鍼回首問從人曰。應選妓女。

者必曰汝不
喜拍馬其人
乃喜是之謂
不拍之拍

當日均恨流
賊故即以流
賊罵之

龍友阻其訴
冤蓋恐敗露
耳

可曾喚到否。從人稟曰。俱已喚到。現在亭外伺候。大鉞命之入。差役卽領衆妓叩頭畢。侍立於側。士英細看良久。乃吩咐曰。今日雅集。何用彼等。竟往禮部過堂可也。大鉞急阻曰。此係晚生之意。特令彼等到此。伺候酒席。稍助清興耳。士英曰。旣如此。祇留年少者在此。餘者不必伺候。寇鄭退出。士英乃問差役曰。此妓喚何名字。差役以李貞麗對。士英大笑曰。麗而未必貞也。復笑問大鉞曰。我儕旣扮陶學士。何不再扮一折黨太尉乎。大鉞曰。妙甚妙甚。貞麗過來斟酒唱曲。香君搖首不答。士英叩問之。香君托言未習。士英曰。斟酒唱曲。尙未學習。如何稱爲名妓。香君曰。原非名妓。言未盡而淚已潸然下。士英問曰。汝有何心事。容汝訴之。香君自述苦情。並含譏諷曰。妾之心事。歷亂如蓬。幾次欲向君王控訴矣。始焉拆散我夫妻。魂驚天外。繼又割開我母子。血濺樓頭。彼之行爲。兇猛比流賊尤甚。而乃作啞裝聾。任人吐罵。不知惶恐無恥已極。此豈尙有人心哉。士英未察其意。漠然曰。汝竟有如此心事。大鉞卽和之曰。苦哉此女。其實可憐。惟龍友心知其故。誠恐香君憤言取禍。敗露機關。急忙阻止曰。今日衆位老爺在此行樂。何必訴說冤情。香君佯爲不解。又曰。楊老爺是明白人。各之冤苦。殊不值一訴也。卽今袞袞。

此罵尙不十分刻毒

若知貞麗卽是香君今日決不能免

罵得痛快淋漓當爲之飛一大白

龍友屢屢救護

諸公爲國家所倚重。江山半壁。賴以支持。乃竟承希貴寵。選擇聲容。猶復花唱後庭。罔知大局。將我頻加撮弄。妄事糾纏。獨於寒風凜冽之中。對此雪海冰山。強陪觴詠。其亦鑒諒苦衷乎。士英聞言大怒。叱之曰。妮子胡言亂語。該當掌責矣。大鍼曰。聞得李貞麗曾爲張天如夏彝仲輩品題之妓。宜其放肆若是。責之甚當。龍友深心救護。以言解之。曰。我看此女年紀甚小。恐未必是李貞麗也。香君恨曰。我卽是彼。汝將奈何。昔日東林君子。卽我青樓賤質。亦知敬重。所可恨者。義子乾兒。從新錄用。未絕魏家之種。致使流毒至今也。大鍼知其罵己。不禁忿火中燒。喝曰。汝真大膽。罵者是誰。速卽攆出。丟在雪中。從人應命。將香君推跌在地。香君猶堅強不屈。曰。想儂雪膚花貌。玉骨冰肌。何愁寒凍乎。大鍼懊惱曰。該死奴才。敢在內閣大老爺前。如此放肆。致令我等開罪。殊爲可恨。言時起身。出席。欲以靴尖踢香君。龍友恐傷其體。急用雙手掖之。起。士英曰。此等奴才。何難處死。特恐有妨我宰相之度耳。龍友忙應曰。是極。是極。丞相之尊。娼女之賤。天地懸絕。何足介意。大鍼恨猶未已。乃曰。據我意見。將彼送入內庭。罰當極苦之脚色。老師相以爲何如。士英准之。龍友懼有中變。卽命從人攜之出。然在香君意中。願拚玉隕。香

萬不料赫赫
宰相竟爲歌
妓掃興令人
拍案稱快

薰風殿中昔
爲鼓琴之所
而今則教歌
雅俗懸殊矣

消。尙。恨。鶻。血。滿。胸。未。能。一。吐。盡。也。香。君。既。去。士。英。不。悅。曰。今。日。大。好。雅。集。竟。被。奴。才
攪。亂。豈。不。可。笑。大。鍼。龍。友。連。作。三。揖。謝。罪。曰。尙。祈。老。師。相。海。涵。容。後。竭。誠。奉。敬。士。英。默
然。卽。與。大。鍼。掃。興。而。回。龍。友。行。稍。緩。暗。想。香。君。纔。下。樓。來。偏。遇。仇。人。致。有。此。禍。若。非。我
從。中。默。護。香。君。性。命。難。保。今。雖。選。入。內。庭。反。少。我。幾。日。懸。掛。矣。惟。媚。香。樓。無。人。看。守。如
之。奈。何。繼。而。思。之。憶。及。畫。友。藍。瑛。託。我。尋。寓。不。如。邀。彼。暫。住。樓。上。一。俟。香。君。出。宮。再。作
商。議。豈。非。一。舉。兩。得。乎。由。是。觀。之。香。君。之。遭。此。磨。難。天。定。之。也。幸。勿。責。龍。友。之。多。事。也。
香。君。之。得。以。不。死。龍。友。救。之。也。實。亦。天。之。垂。憐。也。閱。者。諒。不。河。漢。斯。言。

第二十五章 選優

則。見。夫。畫。棟。飛。雲。丹。甍。耀。日。鳳。集。瑤。階。龍。蟠。玉。柱。中。懸。一。匾。三。字。堆。金。蓋。當。日。奏。樂。之
薰。風。殿。焉。左。右。分。掛。對。聯。聯。云。萬。事。無。如。杯。在。手。百。年。幾。見。月。當。頭。欸。書。東。閣。大。學。士
臣。王。鐸。奉。勅。書。是。取。及。時。行。樂。之。意。殿。上。珠。簾。影。下。瑞。鼎。香。飄。中。有。四。人。竚。立。於。此。四
人。爲。誰。卽。選。入。內。庭。之。沈。公。憲。張。燕。筑。寇。白。門。鄭。妥。娘。也。公。憲。曰。我。等。被。選。進。宮。伺。候
兩。日。未。見。動。靜。不。知。何。故。燕。筑。仰。面。視。之。半。晌。乃。答。曰。此。處。是。薰。風。殿。乃。奏。樂。之。所。我

惡謔

打諢成趣

等既引領至此。諒必聖駕將臨。選定脚色。立即演戲矣。公憲曰。汝可知薰風殿命名之意。燕筑曰。我記得琴曲中。有一句南風之薰兮。此意蓋取乎是。妥娘笑曰。既是男風有興。要我等女客何用。白門曰。女客若得寵眷。可入嬪妃之列。勝彼男風多矣。妥娘曰。然彼男風縱得寵眷。不過是小兄弟而已。燕筑佯怒曰。徒弟竟敢罵及師父。放肆之至。公憲曰。待我等掌班時。休得將彼寬恕。燕筑曰。決不寬恕。俟明日教戲之際。先請老妥嘗一嘗鼓槌滋味。妥娘嗤嗤而笑曰。老張鼓槌。我已早經營試。實是平常。衆皆大笑。笑聲未歛。阮大鍼已冠帶而來。一入漢宮。儼如圖畫。待粉蝶與黃鶯對舞。看烏紗同紅袖交輝。樂可知也。今見公憲等四人在此。因問曰。李貞麗如何不見。白門答曰。彼從雪中一跌。至今忍痛。故病臥在廊下耳。大鍼曰。聖駕將臨。選定脚色。立即演戲。焉能任彼使性乎。速去帶來。衆人應是而去。大鍼喃喃自語曰。李貞麗如此可惡。今日淨丑脚色。一定借重於彼。諒彼斷難違拗也。自語方已。見四內監簇擁帝至。蓋弘光登極以來。將近一載。宴處深宮。幾忘國恥。端居高拱。寵任權奸。方幸四鎮扼守要害。流賊不能南下。可免外來之侮。雖有周雷等欲立潞王。近已捕逮入獄。更無內顧之憂。即采選淑女。冊立正

其志在此真
亡國之君也

阮鬻何等機
警豈不能參
透其情其所
以如此者蓋
有意愚弄駭
主耳

及時行樂六

宮。其志亦不屬於此。所悶悶者。獨享帝王之尊。尙少聲色之奉耳。是時帝登御座。大鍼俯伏而言曰。光祿寺卿臣阮大鍼。恭請萬安。帝命之起。謂之曰。汝看時。屆陽春殘雪。將消新花尙早。殊令朕緊蹙愁眉。慵遊倦耍也。大鍼奏曰。聖上安享太平。正宜及時行樂。慵遊倦耍何爲哉。帝曰。朕有一事在心。諒汝定能知悉。大鍼曰。莫非恐流賤南犯乎。帝搖首曰。非也。既有黃河阻隔。何懼天上飛來。汝言左矣。大鍼復曰。殆愁兵弱糧少乎。帝曰。亦非也。我有淮陰鎮守之將。又有江陵轉運之糧。何愁之有。大鍼曰。聖上不爲內外兵馬。或爲正宮未立。配德無人乎。帝曰。亦不爲此。早由禮部錢謙益。采選淑女。册立。在卽。朕有三妃九嬪。夫復何求。大鍼曰。又不爲此。臣知之矣。敢是因叛臣周鏗。雷縝。祚。倡造邪謀。意欲迎立潞王乎。帝曰。卿言益誤矣。想彼奸人。倡言惑衆。久已捕獲下獄。更何足慮。大鍼低首沈吟。尋思者再。帝笑曰。卿供奉內庭。乃朕心腹之臣。何尙不知朕之心事耶。大鍼慌忙跪奏曰。聖慮高深。臣衷愚昧。其實不能窺測。伏望明白宣諭。俾得分憂。帝乃實言曰。朕貴爲天子。何求不遂。祇因汝所獻之燕子箋。乃中興一代之樂。點綴太平第一要事。今日正日初九。脚色尙未選定。萬一有誤燈節。豈不可惱。語至此。手指左

有急不能待之勢

小人以容悅事君
天子御門部堂引見乃是清客歌妓可歎

當年臨殿召對只此一端

此例何來

右對聯。又曰。汝看閣學王鐸所書對聯云。萬事無如杯在手。百年幾見月當頭。執是而言。則一年安有幾次元宵。故朕日夜躊躇。飲膳俱減耳。大鍼叩首曰。若是則巴里之曲。有廬聖懷。微臣之罪也。臣今忝位。卿僚備員。供奉填譜。曲詞附庸。風雅倘能。腮描粉墨。亦願懷抱琵琶。邀來宸賞。僥倖三生。世得君恩。榮華萬世。恨難如願。枉切於心。臣敢不鞠躬盡瘁。以報主知。乎。既而問曰。但不知內庭女樂。少何脚色。帝曰。餘者脚色。尙可將就。惟生日小丑。不愜朕意。大鍼曰。此事不難。今禮部送到清客歌妓。均在外廂聽候揀選。帝命傳入。大鍼領旨而出。卽引沈公憲、張燕筑、李香君、寇白門、鄭妥娘進。俯伏殿前。帝問沈張曰。汝二人是串戲清客乎。沈張同聲對曰。不敢。小民串戲爲生。帝曰。既能串戲。新出傳奇亦曾串過否。沈張並曰。新出之牡丹亭、燕子箋、西樓記。都曾串過。帝曰。既然熟悉燕子箋。卽命汝二人爲內庭教習。沈張叩頭領命。帝又問曰。三名歌妓亦能唱燕子箋否。寇鄭皆曰能。帝大喜稱妙。惟未聞香君對答。因問曰。何故年小者並不回言。香君乃以未學對。大鍼跪奏曰。臣啟聖上。彼二人學過者。例應派作生日。若未學者。例應派作丑脚。帝曰。既有定例。依卿所奏。三人叩首。候旨串戲。妥娘私心竊喜。默默自語。

喜
老安且慢歡

際此時局而
猶自稱曰無
愁天子真全
無心肝矣
未嘗無知人
之明惜乎用
之不當耳
此非真桃花
扇也幸勿悞
會

曰。我老安竟作天下第一正旦矣。復見帝向大鍼曰。卿將燕子箋摘出一曲。命彼等當場串演。汝在旁指點之。於是公憲、燕筑、白門、安娘試演一曲。大鍼逐一指點。並描摹戲中態度以教之。帝喜曰。果然有趣。彼等俱是熟口。不愁扮演不佳矣。回首喚長侍斟酒。慶賀三杯。帝飲訖。興益豪。起謂大鍼曰。我輩君臣同樂。打一回十番何如。大鍼遵旨。帝又曰。朕躬善於打鼓。汝等各認樂器。自擇擅長者用之。衆皆應命。一時羣音齊奏。衆響畢。陳名之曰。雨夾雪。一套既畢。帝大笑曰。十分憂愁。已爲之消去九分矣。復喚長侍斟酒。再慶三杯。且飲且樂。曰。今日者。集吳中之風。月聚邗上之煙。花擊淮鼓。以鞞鞞調崑絃。以颯颯夢繞紅樓。十二音傳翠殿。九重如此美景。良辰都奉我無愁天子。豈不快哉。言已。目視香君之面。丰姿綽約。艷麗如仙。心甚賞識之。因曰。朕看年小歌妓。美麗非常。派作丑脚。未免太屈。朕今問汝。汝既未學燕子箋。此外可曾學習一二否。香君答曰。學過牡丹亭。帝點首曰。此曲亦佳。汝試唱之。香君臉泛桃花。含羞不唱。帝曰。朕見其粉面發紅。不勝腴腆。賞彼一柄桃花宮扇。遮掩春色。長侍卽擲紅扇與之。香君持扇掩面。輕發珠喉。唱曰。

此玉樹後庭
花也我不忍
聽

弘光治國苟
能如此用人
如此乾斷中
原何愁不復

王鐸楷書烏
絲闌燕子箋
曲本今若得
之真可寶貴

（懶畫眉）爲甚的玉真重溯武陵源。也則爲水點花飛在眼前。是他天公不費買花錢。則咱人心上有啼紅怨。咳。孤負了春三二月天。

帝大喜稱妙。又喚長侍斟酒。再慶三杯。一飲而盡。以手指香君曰。看此歌妓聲容俱佳。豈可長材短用。理應派作正旦。爲是。又指妥娘曰。此妓面色太黑。若作丑脚。方爲允當。大鍼遵旨。未敢有違。妥娘聞言。暗恨曰。我老妥又不妥矣。帝謂大鍼曰。汝將生丑二脚。領去入班。卽命清客二名。用心教習。如有不到之處。非汝時時指點不可。大鍼跪而應是曰。此乃微臣之專責。豈敢辭勞。起引公憲燕筑白門。妥娘出。帝始謂香君曰。汝卽在此薰風殿中。將燕子箋脚本。熟習三日。方去入班。香君曰。熟習不難。惟少脚本耳。帝喚長侍曰。汝將王鐸楷書脚本。賞與此旦。長侍領命取給。香君跪而受之。帝駕回宮。內監等隨之入。祇賸香君一人。掩淚自語曰。可憐儂已入宮闈。安有出頭之日。重門深鎖。內苑長關。風動珠簾。寒生羅袖。想起鴛鴦拆散。慘隔雲山。致教蝶夢淒涼。怨承雨露會合。無期相思。愈苦去歲。寄呈紈扇。空留人面。桃花今朝。割斷情絲。悵望天涯。芳草矣。旣而歎曰。徒思無益。且顧目前。儂將脚本念熟。或者天恩見憐。放儂出宮。再與侯郎相會。亦

未可知自此之後香君身處禁中愁根透骨瘦損蠻腰真不啻廣寒宮闕姮娥守寡矣悲哉。

第二十六章 賺將

諺云江山好
改本性難移

前數章歷敘李香君守節入宮事。久不言及侯生矣。蓋朝宗奉史公之命。監軍防河。順道歸里。祇以班生投筆從戎。不克效老萊斑衣舞綵。今在高傑營中。襄辦軍事。無如主將高傑。性氣乖張。神情驕慢。竟忘史公臨行之囑。將總兵許定國。當面責罵。朝宗聞而憂之。深恐挑起爭端。難於挽救。故思進言勸諫。直往中軍帳而來。與高傑相見。敘坐後。高傑先問曰。未知先生入帳。有何見教。朝宗進諫曰。侯某千里相隨。專爲防河大事耳。今者兵至睢州。威名大振。人人驚魄。處處移家。鷄犬不寧。軍民紛擾。吾恐禍機莫測。不在外敵。而在蕭牆也。高傑曰。想彼許定國。擁兵十萬。誇勝爭強。昨日教場點卯。盡是老弱殘軍。欺君糜餉。未便姑容。本當軍法從事。我僅責罵數聲。豈非從輕發落乎。朝宗曰。元帥差矣。亦知此時爲何時乎。大好山河。祇存半壁。全仗忠良將帥。速奏凱歌。更宜收拾人心。廣招賢士。同舟共濟。始克成功。不然。釁端一開。干戈起於門內。則大事去矣。高

師克在和

驕者必敗

侯生卓見不
愧監軍

前受三鎮之
逼因而至此
今猶不知悔
悟其取死也
宜哉

侯生去矣高
傑死矣國家
亦休矣

傑曰。此言雖是。然許定國託病不來。反請我入城飲酒。明明十分畏懼無疑。我看睢州城外。四面皆水。祇有單橋小路。乃是可守之地。明日命彼讓出營房。我卽駐節於此。彼若不允。便將彼印牌奪去。另委別將。有何難哉。朝宗急搖手曰。此事萬不可行。昨日教場一罵。爭端已起。諺云。強龍不壓地頭蛇。彼在唇齒肘臂之間。倉猝生變。如何防備。元帥當三思之。高傑自負其能。面露驕色。手指朝宗。大言曰。書生之見。可笑益甚。想我高傑。威名蓋世。卽是黃劉三鎮。尙且甘拜下風。而況區區一許定國乎。定國乃走狗小將。我何防備之有。朝宗聽其拒諫不納。憤恨已極。乃起身作揖。連聲應是曰。元帥既有高見。侯某何敢多言。卽此告別。回舍省親。在鄉園中。靜聽元帥喜信矣。高傑並不挾留。拱手答言曰。悉憑先生尊意。朝宗遂冷笑拂袖而去。高傑喚二將入。面諭曰。汝二將各領數騎。隨我入城飲酒宴樂。此間大營人馬。不許擅自行動。二將遵令而退。安排已定。在外伺候。高傑出帳上馬。二將率數騎隨之。按轡徐行。軍容瀟灑。馬蹄得得。竟向城關而來。不知高傑此去。無殊飛鳥投羅。遊魚入釜。而彼猶揚揚得意。顧盼自豪。身臨險地。絕無戒備之心。可笑亦可悲。已是時睢州城中。總兵許定國。昨被高傑責罵。驚嚇成病。腹

以牌印餌之

注重在牌印
愚莽可笑

佈置完備

中泄瀉不止。其夫人侯氏頗有膽略。畫定計謀。命心腹家將手捧牌印。送交高傑。使之不疑。卽請彼進城筵宴。約定飲酒中間。放砲爲號。然後行事。家將奉命。照計而辦。正所謂準備強弓。擒猛虎。安排香餌。釣金鰲也。今家將方出城關。遙望高傑已至。便在橋頭跪接。高傑近前。問曰。汝是何等差官。家將答曰。某是總兵許定國家將。叩接元帥爺虎駕。高傑曰。許總兵爲何不親來迎接。家將稟曰。許總兵臥病甚重。難以起床。特遣某送上牌印。恭請元帥爺進城筵宴。點查兵馬。高傑並不詳察。貿然問曰。設席在何處。家將曰。設在察院公署。高傑喚左右收過牌印。掀髯大笑曰。妙哉妙哉。牌印果然送到。明日安營歇馬。可以任我區處矣。遂命家將引馬前行。片刻之間。已抵察院。家將請高傑下馬。入內坐席。高傑坦然不疑。吩咐軍卒在外伺候。繼向同來之二將曰。汝等非比他人。卽坐下席。陪我飲酒取樂。二將叩謝。席地而坐。牌印置於旁側。家將執壺敬酒。在高傑席前把盞。同時又有二家將爲二將斟酒。數家丁在旁端菜。侍立於右。高傑執杯而飲。忽發怒曰。如此薄酒。焉能下咽。言已。擲杯於地。家將慌忙換酒重斟。並請用菜。高傑復怒曰。如此冷菜。何能下筯。擲筯於地。家將急卽換菜呈上。高傑曰。今日正月初十。預賞

元宵。如何花燈優人。全不預備。家將跪稟曰。稟元帥爺。此間睢州。乃係偏僻之區。花燈優人。無從置備。還求元帥爺原諒。且將衙門燈籠懸掛數盞。軍中鼓角吹打一通。如何。高傑允之。始向同來之二將曰。我等不妨多飲幾杯。喜今日威鎮河南。營屯列柳。對此燈筵之上。將印兵牌。何快如之。二將起而奉酒。高傑樂甚。卽與二將猜拳行令。暢飲歡呼。家將等從旁竊笑之。暗歎高傑輩。死在臨頭。尙不驚覺。而猶放浪形骸。失其主將之體統。與標下興酣。戰殊可哂也。猜拳畢。二將曰。某等不敢多飲矣。今日還須伺候元帥爺。點查兵馬。高傑曰。天色已晚。不妨明日點查。再來酣飲數杯。正斟酒間。陡聞號炮聲起。如春雷之驟震。座後侍立之家丁。出其不意。急執高傑之手。家將早已拔出佩刀。向前撲殺。高傑情知中計。還仗自己力大。掙脫其手。踴身一躍。已至梁上。惟帶來之二將不及防躲。均被家丁擒住。死於二家將刀下。一家將喊曰。高傑脫逃矣。速速搜尋。免誤大事。於是衆人等各執火把。四處找尋。家將忽仰而視之。見梁邊洞穿一穴。急呼曰。彼已頂破椽瓦。想是圖遁矣。衆人又舉火照屋而尋。家將以手遙指曰。汝看樓脊獸頭之側。閃閃綽綽。似有人影。急速放箭射之。衆將彎弓發箭。高傑料難逃遁。從上躍下一

任汝有力如
虎亦難出此
陷阱矣

悔之無及

臨死無乞哀
狀洵是好漢

高傑不聽侯
生而死死固
不足惜獨惜
江南撤其籬
離而國將不
國矣由是觀
之則侯生一
人實關乎興
亡之數者也

實言寄扇一
事

家丁執住其手。家將認之。乃曰。果然是老高也。高傑叱之曰。我是皇帝差來防河大帥。反賊安敢害我。家將曰。我等祇認得許總爺。不認得誰黃誰黑。快快伸頭領死。高傑聞言跳躍曰。我高傑有勇無謀。竟被許定國所賺。可恨。可恨。繼又頓足長歎曰。悔不聽侯生之言。致有今日。言至此。伸長其頸。又曰。取我頭去。家將曰。老高果然是一條好漢。遂舉刀割其頭。提在手中。喚曰。二位兄弟。快捧牌印。一同回報總爺去。正欲行走。一家將曰。且莫張皇。三將雖死。還有小卒在外。如何處置。家將曰。不勞費心。久已斬殺罄盡。又一家將曰。還有一事可慮。城外高傑大營。明日得知消息。必然前來報仇。我等回稟總爺後。須求侯夫人妙計。侯夫人妙計。早已言定。得手之後。今夜悄悄出城。將高傑首級獻與北朝。即引北朝軍馬。連夜踏冰渡河。殺退高兵。亦作為我等下江南第一功也。衆乃無語而行。

第二十七章 逢舟

戎馬紛紛。煙塵滾滾。中有一老年人。肩荷包裹。身跨驢背。馳騁於夕陽影裏者。即李香君之師父。託寄桃花扇之蘇崑生也。崑生風霜跋涉。道路間關。倍歷艱辛。時虞阻梗。瞬

江南勢漸瓦
解先寫敗兵
紛潰之狀

崑生不落水
貞娘不住船
則候生必不
能遇此其中
蓋有天焉

經三月將及河南心頭。躁急策蹇如飛。後有執鞭之趕驢者。奔走相隨。忽爾大聲疾呼。曰。客人慢行。汝看黃河堤上。逃兵紛潰。休被彼等奪驢去也。崑生置之不聞。依舊向前。疾馳。果見敗殘軍卒。三五成羣。棄甲拋戈。抱頭鼠竄。形頗狼狽。紛散堤邊。內有三人迎而奔來。攔截去路。肆其不法行爲。突將崑生推入河中。奪驢而去。崑生遭此危險。心猶未亂。幸而河灘尙淺。身立水中。幾及其肩。早將包裹頂於頭上。高聲呼救。其時有一號小舟。正在彼撐篙停泊。舟中坐一婦人。聞聲疾視。忙喚舟子曰。駕長。汝看前面水灘中。有人狂呼求援。速卽撐船過去。救彼一命。陰德不小。舟子搖手曰。黃河水流。非比別處。焉敢以兒戲視之。婦人曰。人行好事。大王爺爺必然呵護。汝不妨努力救之。舟子乃允。立於船頭。手持竹篙。奮不顧身。在風急水緊之中。竭力撐去。將及崑生之軀。投篙向下。呼曰。速速上來。是汝命不該死。遇見好人。崑生乃攀篙而上。既至船頭。此身抖顫不定。連聲呼冷。舟子取乾衣與之。婦人方背立向內。崑生換衣畢。叩謝舟子。舟子曰。與我無干。實是娘子命我救汝也。崑生急向婦人作揖稱謝。適值婦人回身而立。對面相逢。不覺失驚曰。汝是李貞娘。如何在此舟中。貞麗亦定睛細認。驚曰。原來是蘇師父。汝從何

此係香君一
面情形

處至此。崑生歎曰。此中原委。殊非一言所能罄盡也。貞麗曰。蘇師父請坐。敘談。斯時船已停泣。舟子上岸。沽酒去。崑生方細述曰。自從汝身嫁朱門。歌樓深鎖。舞榭常關。寒風冷雪之時。空闌寂寞。長夜淒涼。祇苦殺香君一人。朝夕以淚洗面也。貞麗聞之。酸鼻泣曰。香君獨住。如何度此慘淡光陰乎。崑生曰。我因受彼之托。前來尋訪侯郎。無如征戰之秋。難求確耗。以致驛路茫茫。空勞我殷勤問也。貞麗問曰。此刻因何落水。崑生曰。我正在堤上行走。竟被亂兵奪驢。將我推入水中。得蒙救出。濁流與故人。今夕重逢。亦云幸矣。貞麗曰。此係命中所註。師父應當不死。適逢其會。與我又有一面之緣耳。崑生亦欲急知貞麗別後事。問曰。貞娘。汝既入田府。今乃到此。何也。貞麗曰。汝勿躁急。我且取火與汝烘衣。再行細細奉告如何。言已。正向後艙取火盆時。又有一舟從上流至。中坐一年輕書生。忽喚舟子曰。此處已及呂梁地界。何不掛起風帆。趕走一程。以便明日起早乎。舟子曰。相公切莫性急。如此風狂浪大。難以行駛。不若在前邊泊船之所。靠幫暫宿一宵。爲是。書生允之。舟遂停泊於其間。正與貞麗之舟相鄰。貞麗方取火盆出。崑生靠火烘衣。重提別後之事。貞麗就坐於傍。相告曰。我真命苦。今又不在田家矣。想起

鄰船聽話門
筍極緊

補出貞娘嫁後情形

出嫁之日。當晚十分匆急。裝作新人。金屋嬌藏。春光獨占。一身寵愛。壓盡羣芳。語未竟。崑生攙言曰。如此則妙甚矣。貞麗歎曰。豈知田仰嫡妻異常悍妒。獅威大發。蛇毒狂噴。將我揪出洞房。一陣痛打。幾瀕於死。崑生咋舌曰。天下竟有此等之事。何故田仰不來解救。貞麗曰。田仰是一懦夫。素懼閹威。祇得吞聲忍氣。竟將我賞與老兵爲妻。崑生又問曰。汝已轉嫁。如何在此船上。貞麗曰。此是漕標報船。老兵上岸下文書去矣。初不意獨坐船頭。突遇舊人談舊恨耳。言時適爲鄰舟書生所聞。蓋書生方欲假寐。忽聞鄰舟二人對談。滔滔不絕者久之。細辨口音。其男子似蘇崑生。婦人亦覺相熟。故思猛喚一聲。以試之。卽發聲喚其姓名曰蘇崑生。崑生未辨聲之何自而來。忙應曰。是誰喚我。生乃大喜。急出相見。崑生注目而視。亦大喜曰。不料喚我者。乃是侯相公。巧甚妙甚。我正在此尋訪。今日不期而遇。謝天謝地。速請過船。一認久別之舊人。朝宗從之。過船後。見是貞麗。驚曰。貞娘焉得至此。可云奇事。但不知香君在於何處。貞麗曰。自從官人避禍夜走。香君爲汝守節。立志不肯下樓。朝宗聞之。泣下。貞麗又曰。可恨馬士英差遣惡僕。將銀三百。逼娶香君。送與田仰爲妾。朝宗驚問曰。敢是我香君已他適乎。貞麗曰。嫁雖

可稱奇遇

見貞麗則一喜不見香君則一驚

此驚不小

此驚更不小

忽驚忽哭忽
喜忽笑情景
逼真

未嫁而香君畏懼其勢。竟爾撞死在地。朝宗不待其詞畢。大哭曰。可憐我香君已撞死矣。貞麗急止曰。死尙未死。當時鮮血滿面。暈倒於地。然門外索人甚急。妾身無奈。乃用權宜之計。替彼嫁與田仰。朝宗忽喜曰。此計甚妙。汝竟嫁與田仰矣。但今日全船欲往何處去乎。貞麗曰。我卽住宿於舟中。朝宗曰。何也。貞麗臉泛紅霞。含羞不答。崑生曰。彼爲田仰妒婦所逐。今已轉嫁船上將爺矣。朝宗微哂曰。經此種種波折。實是可憐。旣而問崑生曰。汝何爲而至此乎。崑生乃以已事相告曰。香君在院。朝夕盼汝。故託我作寄書郵也。朝宗急問書在何處。崑生手取包裹。且解且言曰。此書新翻花樣。不是花箋。摺疊宮紗。配成斑竹。實是題詩定情催妝分韻之扇也。朝宗接扇略視之。猝然曰。此卽我昔日相贈之詩扇也。崑生以手指扇曰。汝不見桃花點點紅。暈半邊。其中有萬語千言。一時難盡乎。朝宗目注扇面而問曰。未識一面桃花。爲誰所畫。崑生曰。香君撞損花容。血濺滿扇。後被楊龍友所見。加添梗葉。致成幾筆折枝桃花。朝宗喜曰。果然。盡是血點。龍友點綴成趣。則如此桃花扇。我當奉爲至寶矣。然今日命汝帶來。不知何意。崑生曰。我當出門之際。香君云。千愁萬苦。俱在扇頭。卽將此扇當作書信。故此寄來與汝。朝宗

始看則喜繼
看則哭描摹
盡致

輕身重扇以
扇奉爲至寶
却與蘭亭故
事相合

遇合有緣豈
非天哉

難見史公且
見香君而孰
知香君不得
見且遭不自
之冤耶

又對扇而哭曰。香君。香君。我將何以報汝也。繼問崑生曰。汝如何得遇貞娘。崑生曰。若問我則言之可險。今日身騎驢背。奔走長堤。不意遇見逃兵。竟將我推下河中。朝宗駭然曰。崑老受莫大之驚險。而此扇未濕。何也。崑生曰。幸我心尙未亂。水勢雖將及肩。而我以書信頂於頭上。故得保全。此蘭亭真本耳。朝宗拱手欽敬曰。崑老以桃花扇爲重。反以一己性命爲輕。真可感也。但不知以後若何。崑生曰。幸得貞娘不畏風浪。移舟救我。朝宗點首曰。若非遇見貞娘。則黃河水溜。誰肯從井救人乎。貞麗曰。我亦出之於無心耳。及至救入舟中。方知是蘇師父。朝宗曰。此之謂天緣湊巧。分明有鬼使神差也。崑生曰。然特不知侯相公何以忽地南來乎。朝宗長歎曰。我自去秋奉史公命。相隨高傑。防河。不料匹夫無謀。剛愎自用。不受諫言。被許定國賺入睢州。飲酒中間。遣人刺死。我在家得此消息。恐爲許兵偵緝。難以存身。祇得買舟東下。汝看大路之上。紛紛亂竄。盡是敗兵。我尙有何面目再見史公耶。崑生曰。既不往見史公。何不逕往南京。看戲香君。然後再作計較如何。朝宗聞言。深以此言爲然。遂起身欲與貞娘別。貞麗曰。我想曩時在舊院中。一家同住。乃今日水雲重聚。惟少香君一人。不知此生還得相見與掌中嬌。

感舊傷懷

女一訴離情。否朝宗恐人踪跡。不敢久留。急促崑生換衣。訖揮淚過船而別。舟遂開行。惟貞娘自送二人去。自念此身厭倦。煙花得伴老兵。度日亦無所憾。何期異地相逢。故人復見。重溫舊恨。更起新愁。不禁聽震耳之濤聲。爲之低徊欲絕耳。

第二十八章 題畫

有今昔之感
此章先言藍田叔

畫閣春愁。綉牀香冷。閒階苔碧。滿院桃紅。非卽李香君之媚。香樓乎樓頭。美人已杳。艷跡空存。居於此者。乃西湖畫士藍瑛也。藍瑛表字田叔。方從武林來時。路遇張瑤星。閒話於村店豆棚之下。前已言之詳矣。及抵南京。因與楊龍友筆硯之交。造廬拜訪。適值香君應選入宮。龍友卽託其下榻。是樓作爲繪畫之所。然彼美云遙空庭岑寂。繁華已歇。清靜堪憐。是日田叔起身絕早。整理文房。安排畫具。正欲洗硯滌筆。調色搯箋。一時無淨水可取。忽想得花梢曉露。最爲清潔。用此調朱濡粉。鮮秀非常。遂手攜色盞下樓。逕向後園收取去矣。時方清晨。誰料有不速之客。突如其來。乎來者爲誰。卽吾書中之主人侯朝宗也。朝宗在黃河舟中。巧遇蘇崑生。一路同行。心忙意急。來至南京。天已傍晚。歇宿旅店一宵。黎明早起。更換新衣。卽托崑生看守行李。獨自一人尋訪香君。正不

田叔以曉露
調色想見畫
品之高

乘興而來

尙在院外

如漁郎重入
桃源光景

既入院中

尙在媚香樓
下

既上樓頭

以上均是竭力
翻騰之筆

啻。崔。護。重。來。急。欲。見。桃。花。人。面。也。蓋。自。念。地。北。天。南。身。如。蓬。轉。巫。雲。楚。雨。情。似。絲。牽。行。
經。巷。畔。烏。衣。認。得。樓。頭。燕。子。追。思。往。事。攪。動。新。愁。我。知。今。日。傷。春。人。必。然。睡。夢。猶。酣。也。
且。行。且。思。已。至。院。門。之。外。但。見。碧。柳。低。垂。黃。鶯。亂。轉。人。踪。悄。悄。草。色。芊。芊。蠅。牆。褪。粉。鴛。
瓦。生。苔。然。而。桃。花。依。舊。笑。向。春。風。中。有。美。人。呼。之。欲。出。我。何。殊。劉。晨。阮。肇。再。入。天。台。乎。
朝。宗。舉。手。推。門。門。乃。虛。掩。側。身。潛。入。闔。無。一。人。心。甚。異。之。烏。雀。驚。飛。樹。上。蘚。苔。踏。破。階。
前。庭。靜。簾。垂。梁。空。泥。落。祇。有。雙。燕。于。飛。並。無。一。傳。語。腳。踪。輕。躡。繞。過。迴。廊。直。至。媚。香。樓。
下。不。覺。喃喃。自。語。曰。汝。看。綉。閣。寂。寥。湘。簾。晝。捲。殆。香。君。春。眠。未。起。耶。我。且。不。用。呼。喚。步。
上。妝。樓。悄。立。牀。前。待。香。君。自。己。蘇。醒。使。其。一。見。是。我。不。知。若。何。驚。喜。交。集。矣。言。已。拽。起。
羅。襟。撥。開。塵。網。緩。步。上。樓。方。以。爲。濃。濃。春。色。盡。在。樓。頭。乃。行。至。窗。前。縱。觀。几。上。絕。無。銀。
甲。水。絃。偏。有。脂。箱。粉。盞。或。者。香。君。描。寫。春。容。學。作。女。山。人。耶。不。然。何。以。歌。樓。舞。榭。竟。改。
成。畫。院。書。軒。耶。嘻。異。矣。意。者。香。君。爲。我。守。節。不。願。作。青。樓。舊。態。故。特。留。心。丹。青。藉。以。自。
遣。春。愁。耶。思。至。此。身。已。在。香。君。臥。室。前。剛。欲。以。手。輕。推。忽。訝。重。門。封。鎖。心。乃。大。疑。曰。何。
竟。無。一。人。看。守。此。間。乎。嗟。嗟。美。人。去。遠。咫。尺。天。涯。得。悉。此。中。情。景。惟。有。往。來。鶯。燕。曾。作。

一問一答機
鋒相對

急問香君侯
郎情急矣

物是人非不
勝感歎

對桃花而展

冷眼之旁觀。我欲問。其顛末。惜彼不能傳言。殊令人徒喚奈何而已。正嗟嘆間。忽聞簾櫳送響。似有人喘息聲。急忙注視之。見一人手持色盞。逕上樓頭。是人亦見朝宗。竚立於此。驚問曰。汝是何人。上我寓樓。朝宗坦然曰。此間是我香君妝樓。汝何得作寓於斯。是人曰。我乃畫士藍瑛。兵科楊龍友先生送我作寓。非我之擅專也。朝宗乃作謙詞曰。足下卽是藍田老。一向聞名。不勝久仰。田叔曰。請問台兄尊號。朝宗曰。某是河南侯朝宗。亦係龍友舊交。田叔失驚曰。足下文名震耳。今得會面。有幸之至。請坐請坐。朝宗就坐後。急欲知香君下落。所以冒昧動問曰。我且問汝。汝知我香君住何處去乎。田叔答曰。聞已被選入宮矣。朝宗大驚。期期而言曰。如……如何被選入宮。未識在於何時。田叔以不知對。朝宗聞之。淚已奪眶而出。起立長歎曰。室邇人杳。欲見無由。第見紙破窗。縐紗裂。廉幔裹殘。羅帕戴過。花鈿使我起。物是人非之感。至於舊日笙簫已歸。烏有當年景象。化作塵埃。鴛衾盡捲。蟾鏡難圓。從此窗外花枝。永不與麗人作伴矣。嗟乎。我回憶定情之日。桃花盛開。掩映妝樓。抑何嬌媚。不料美人一去。零落如斯。今日重臨。又值上巳良辰。桃花新放。對景觸情。能不爲之黯然神傷乎。言時掩淚而坐。取出畫扇視之。

扇文章異樣
生色

回想前情

聲淚俱下

見扇上。斑斑血點。濺作桃花比枝頭。更爲鮮艷。復歎曰。此皆爲我而起。我今攜上妝樓。展玩遺跡。宛對斯人。嗚呼。我竟爲桃花結下死生冤矣。田叔見其對扇悲歎。因問曰。請教扇上桃花。何人所畫。朝宗曰。卽是楊龍友點染之筆。田叔曰。爲何對之揮淚。朝宗曰。此扇乃我與香君訂盟之物。尙記得香君手捧玉硯。索我詩篇。在當筵花燭之下。我曾書此。作鴛鴦券也。詎意未及一月。我卽避禍遠去。香君閉門守志。不肯見客。觸怒當朝權貴。放出一羣走狗。仗勢強搶香君下樓。香君萬分情急。撞損花容。宛似血灑鵝紅。暈倒於地。其時詩扇正在手中。致爲濺血點污。後來楊龍友添上梗葉。竟成幾筆折枝桃花。可憐桃花扇在。而人而不知何處去矣。田叔待其詞畢。細觀扇上之畫。點首稱美曰。有趣有趣。竟看不出血濺之痕。真乃妙甚。但此扇如何。又到先生手中。朝宗曰。香君思念甚切。托蘇崑生到處尋我。將此桃花扇當作一封錦字書。故我接得此扇。不辭跋涉。特來招訪。不料香君又選入宮去。能無悲乎。語至此。淚又涔涔而下。猛見一從人入。稟報曰。兵科楊老爺已在門外下轎。特來拜望藍相公。田叔慌忙迎上樓頭。龍友見朝宗在此拱手問曰。候見來此幾時矣。朝宗曰。纔到此間。尙未奉拜。實深抱歉。龍友曰。聞見

問者甚熱而
答者甚冷

侯郎情癡已
極
嗚呼哀莫大
於心死矣
點出張瑤星
爲審獄伏筆

借詩示意

向在史公幕中。又隨高兵防河。昨見塘報。高傑於正月初十日。已爲許定國所殺。其時兄在何處。乞言其詳。朝宗曰。小弟正在鄉園。忽遇此變。急扶家父逃避山中。一月有餘。又恐爲許兵踪跡。不得已買舟南來。路遇崑生。持扇相訪。所以到此赴約。竟不知香君已去。殊出人意料之外。諒兄深悉其細。還請明以告我。龍友曰。香君於正月八日被選入宮。朝宗急問曰。未知何時方得出宮。龍友搖首曰。遙遙無期。朝宗曰。我惟有在此守候耳。龍友曰。此處無可留戀。還是別尋佳麗爲妙。朝宗喟然曰。負此夙約。我心何忍。可憐彼身居永巷。度日如年。安得有瑤池女史。偷遞情箋。使我可以放心而去乎。龍友慰之曰。世兄愁之無益。不如看田叔作畫。暫釋愁懷。其時田叔舉筆作畫。二人就坐於旁。見是一幅桃源圖。龍友問曰。此畫爲誰家所作。田叔曰。大錦衣張瑤星先生。新修築松風閣。欲裱此作照屏之用。朝宗贊曰。筆法甚妙。一切位置點染。無不別開生面。與金陵舊派不同。真佳構也。看不移時。畫已脫稿。田叔向朝宗曰。草草成就。貽笑大方。卽求題詠數句。爲拙畫生色。何如。朝宗曰。不嫌損色。自當獻醜。乃下筆書一絕句。詩曰。

原是看花洞裏人。重來那得便迷津。漁郎誑指空山路。留取桃源白避秦。

借畫發揮

桃源已空又有曲終人杳
江上峯青之慨

此龍友熱心
關切語

掃興而歸

此章先言蔡
益所

下註歸德侯方域題。龍友讀畢。謂朝宗曰。佳句寄意深遠。似有微怪小弟之意。朝宗卽。手指畫幅。借題發揮曰。汝看流水溪頭。落英成陣。陰濃綠樹。遠隔青峰。雖仍是春風舊。境而繫戀無人。乃是一座空桃源也。盍趁夕陽未下。返棹而歸乎。龍友聽其語中有骨。乃曰。世兄休得抱怨。可知近今馬阮當道。專以報仇雪恨爲事。我雖至親好友。不敢諫言。此事緣由。實由人日設席。特命香君唱曲。香君性氣。汝所深知。卽在酒席之前。手指二公一場大罵。朝宗驚曰。如此則必遭毒手矣。龍友曰。幸得小弟在旁。竭力勸解。僅將香君推入雪中。受一虛驚而已。旣而選入內庭。暫保性命。我反爲之稱幸者。職是故耳。今世兄與香君有舊。亦不可在此久留。倘生不測。奈何。朝宗唯唯承教。早將一片熱心。化成冰雪。從此以後。惟有抱扇上桃花。藉以消遣餘閒矣。是時朝宗收藏畫扇。卽與龍友起身下樓。田叔送至門外。拱手而別。

第二十九章 逮社

上卷之末。於閒話一篇中。表出者有三人焉。一張瑤星。一藍田叔。一蔡益所。田叔寓居媚樓。香得與朝宗相遇。已於上章言之。今當提及蔡益所矣。益所係金陵書客。設肆於

畫士書客兩
兩相形

侯郎情癡已
極

三山街堂名二酉書擁百城。每求善價而沽。幾若炫玉以售。間嘗對人自誇曰。天下書籍之富。當讓。我金陵金陵書肆之多。當讓。我三山街三山街書客之大。當讓。我蔡益所。其店中所藏之書。如十三經廿一史。九流三教。諸子百家。腐爛時文。新奇小說。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連樓。貿易則興。南敗北。搜羅則積古堆今。抑且妙選嚴批。精開善印。爲他肆所不及。誠有如益所自云者。宜其誇耀於同業。見賞於儒林矣。今當乙酉鄉試之年。開科取士。聞有釐正文體之說。故聘請幾家名手。在內批選文章。雖未告竣。付刊。而是書之封面。先已標貼於店門之外。亦書賈招徠之一法。初不料因是以賈禍也。益所將封面標貼後。適值侯生行經此處。正所謂合當有事耳。蓋朝宗昨承龍友指教。未敢逡遛於此。故與崑生背荷行囊。卽日爲避地之計。一路迤邐而行。惟朝宗心殊戚戚。回想當年秦樓煙月。儼如一夢。至今日銀漢迢遙。藍橋阻隔。有誰救得此相思乎。因喚崑生曰。我儕千里跋涉。爲赴香君之約。不料彼被選入宮。音信杳然。昨晚掃興歸來。又恐有人踪跡。故此草草移寓。但何處是僻靜之所。可以多住數日。竊聽香君音信。倘候得詩題紅葉。流出宮闈。則破鏡或有重圓之日也。崑生恐其執迷。以言曉之曰。我看人

欲訪陳吳適
見陳吳在此
非合當有事
而何

當此時局而
猶復社文開
四字可稱惹
禍招災

溫柔鄉變作
煩惱場矣

情已變。朝政日非。且當道諸公。日日羅織正人。報復夙怨。不如暫避其鋒。緩緩竊聽香君消息。爲是。朝宗點首曰。此言有理。無如鄰近州郡。頗乏相知。所與我交好者。祇有陳定生。住在宜興。吳次尾。住在貴池。我不免訪尋故人。與彼等笑傲。王侯怡情。山水亦一人。人生大快事也。言時。已及熱鬧之區。崑生曰。此間是三山街書鋪廊。人煙稠密。須防豺狼當道。狐鼠窺人。請卽疾行。免生枝節。朝宗曰。諾。行不數步。瞥見蔡益所書店。想及定生。次尾常來寓此。何不借問一信。乃止步舉目而觀。又見廊柱之上。貼有新選封面。上書復社文開四字。左有小字一行。是壬午癸未房墨合刪。右一行。是陳定生吳次尾兩先生新選。喜謂崑生曰。莫非二人現寓此間乎。崑生曰。不妨入店問之。二人遂相將入。益所正在櫃上。忙問曰。客人。敢是購取書籍乎。朝宗搖首曰。非也。特來借問一信。益所曰。未知所問是誰。朝宗曰。陳定生吳次尾二位先生。可曾來此。益所曰。現在小店中。待我請彼向外。轉身自入。俄而定生次尾出。與朝宗崑生相見後。彼此一揖。各敘寒暄。定生問曰。侯社兄。今從何處而來。朝宗曰。弟從敝鄉來。此次尾亦問曰。進京幾日矣。朝宗曰。昨日纔到。弟因烽煙滿目。州郡騷然。南北從軍往來。奔走朝秦暮楚。三載依人。迄今

復社過於標榜宜其取禍

小人得志卽驕
阮鬻果出此言雖欲不抹花臉其可得乎

周雷之案牽入復社復社休矣

重訪秦淮。續遊桃渡。試看江鄉風景。不似舊日溫柔。殊可歎也。既而問曰。二兄又在此。同操選政乎。定生次尾。同答曰。見笑之至。我等選樓下榻。知己論文。敢誇三代精英。願救六朝衰弊。正文體。以正人心。盡入東林之選。附清流。以附驥尾。始傳復社之名。侯社兄亦以斯言爲然否。朝宗領首者。再。忽聞益所喚曰。請三位相公。入內用茶。定生次尾。遂邀朝宗崑生入。方欣握手言歡。今夕擬聯牀共話。詎料對頭。忽至。當時歎狹路相逢。彼何人。斯卽曩爲復社所辱之阮大鍼也。大鍼以光祿起用。新陞兵部侍郎。特賜蟒玉。欽命防江。是日正到三山街拜客。長班持帖先行。隨後扇蓋高擎。儀從頗盛。大鍼蟒袍玉帶。穩坐高軒。驕態畢呈。緩緩而至。長班方向僉都越其杰家投帖。大鍼停轎於此。吩咐左右曰。汝等不必虎威。一任百姓觀瞻可也。我阮老爺今日蟒玉大轎拜客。何等榮耀。非比東林羣小。目下奉旨搜拏。不得不銷聲匿跡也。言時掀鬚大笑。得意之際。偶一回顧。適見書鋪之前。廊柱之上。高貼封面上。有復社字樣。卽喚長班揭取視之。乃是復社文開陳定生吳次尾新選等字。不覺大怒曰。復社係東林後起。與周鏞雷縉祚同黨。朝廷正當緝訪。還敢留彼選書。如此書客。可稱膽大已極。目無法紀矣。語畢。大鍼出轎。

益所一書客
樂與復社諸
君子遊雖因
此以賈禍亦
得入君子之
列矣

若畏天地鬼
神世上無奸
臣矣

匪此必報此
之謂小人一
心頭之恨一
時發洩令人
聞之生畏

入書鋪中。命長班立傳坊官至。坊官趨前跪稟曰。大老爺傳喚卑職。有何示下。大鍼曰。此間書肆違犯法律。通同復社渠魁。我今奉命搜捕逆黨。汝須蔓引株求。無得疏忽。致干未便。坊官應命而入。卽將蔡益所帶至大鍼前。益所跪稟曰。小人蔡益所。並未犯法。大鍼厲聲曰。汝刻復社文開。犯法已是不小。益所辨曰。此是鄉會房墨。每年科場必選一部。實係舊例。何云犯法。大鍼大喝曰。目前訪捕逆黨。功令森嚴。汝乃容留彼等選書。猶敢強辨。速速從實供來。益所曰。此事與小人無干。實由彼等自來。今尙在內選書。大鍼曰。既然在內。汝須用心看守。毋使漏網一人。益所諾諾而退。大鍼喚坊官近前私語曰。訪拏逆黨。乃是鎮撫司專責。速遞報單。命校尉至此捕人。始得重興大獄。使楊左之覆轍。復見於今日矣。坊官應是而去。大鍼正欲上轎。而定生次尾朝宗等早悉其情。急步向外。攀住肩輿。同聲高喊曰。我等身犯何罪。命人看守。惶恐一位老先生。竟不畏天地鬼神乎。大鍼微笑曰。學生並未開罪諸君。何故動此公憤。先請教諸兄尊姓台號。次尾等一一答之。大鍼微怒曰。不意卽是汝等三位。今日見我可認得我威儀赫赫。氣概昂昂。否。語至此。略一停頓。始向次尾曰。丁祭之期。獨謂阮光祿難司籩豆。汝乃何所見。

此時尙有公
論乎

逆黨挾仇復
社羅殃南朝
亡國實本於
此能不代爲
杞憂乎

此章方出張
瑤星

而云然耶。繼向定生曰。借戲之時。我以燕子箋相酬。汝何故使我當場出醜耶。末向朝宗曰。我爲汝代湊妝奩。翻被汝裙釵亂丟。羞乎。不羞。朝宗曰。原來汝是阮鬚子。今日特爲報仇來乎。定生次尾附和曰。彼爲報仇來亦佳。何不揪彼至朝門外。宣講其平日之醜行。彼將奈何何哉。大鍼佯笑曰。不用忙急。領汝宣講何妨。汝且看來者何人。朝宗等方回首而視。大鍼已匆匆乘轎行。時有校尉四人。勢甚洶洶。紛然而至。查問誰是蔡益。所益所應之。校尉卽命其引領捕人。益所佯作不知。問曰。不知所捕者誰乎。校尉曰。奉命捕捉陳吳侯三秀才。朝宗曰。不須捕捉。我等都在此間。校尉見其承認。便將鐵練套三人之頸。曳之而去。益所慌急萬分。忙喚崑生出外。告之曰。禍事禍事。陳吳侯三位相公。一齊捉將官裏去矣。崑生曰。此乃昏君亂相公報私讐。可憐小小復社禍。繼東林赫馬阮。勢同崔魏。殊可憂也。我等急速隨去。竊聽真實消息。方可設法相救。益所曰。諾。

第二十章 歸山

前章出藍田叔。述及朝宗題畫事。繼出蔡益所。言及朝宗被逮事。益所之後。張瑤星出焉。於以知上卷閒話一篇。實書中承上起下之筆法也。之三人者。均與朝宗有干係。卽

敘述分明使
閱者一覽自
知

用此以作關鍵。故書中分列三章。如鼎足然。首尾啣接。一氣呵成。鈎結無痕。絲毫不亂。田叔之桃源圖。蓋爲瑤星而作。朝宗題之以詩。則瑤星知有朝宗矣。益所雖係書客。似與瑤星無關。然亦相識於旅邸。此次朝宗等被逮。出其店中。益所終難倖免。但刑事審訊。乃屬錦衣專責。瑤星現居斯職。適相會合。使朝宗不致當堂受苦。益所得以偕隱。深山。是豈偶然也哉。瑤星名薇。原官北京錦衣衛儀正。當其避亂南來時。丹心耿耿。感格彼蒼。悉載前書。毋待再述。及抵金陵。正值弘光正位。念其世勳。仍補舊缺。目覩權奸當道。朝局日非。怒焉憂之。乃於都城之南。新築屋宇三椽。取名曰松風閣。因托田叔畫桃源圖。一幅。張掛於屏間。自以爲世外桃源也。近日本欲投閒歸老。祇因辦理逆案中。有禮部主事周鏞。按察副使雷縝。祚二人。馬阮挾讐。必欲置之死地。瑤星深知其冤。心甚惻然。但無法可以相救。因此中夜躊躇。去志未決耳。是日獨坐書室中。竊歎新朝初建。黨禍繁興。正士寒心。廷臣側目。此賢者鳴高肥遯之時。而我猶爲彼操刀使割乎。所幸草閣新成。桃津可問。我將欲白雲嘯傲。聊寄浮生。偏因此黑獄沈寃。空勞幻夢。一片熱忱。未敢灰冷。殊令人輾轉思維。不忍決然捨去也。言念及此。見一家僮自外入。上前稟

早具掛冠歸
隱之意

表出遲遲吾
行之心事

法官問供不
得不如此

曰。稟老爺。今有鎮撫司馮可宗。捕得逆黨三名。請老爺升廳發放。瑤星聞有公事至。卽更冠帶而出。升廳坐公案中。校尉左右侍立。羅列刑具於案下。使人見之不寒而慄。時有解役投遞文書。押進朝宗。定生此尾三人。身帶鎖練。跪於案前。瑤星閱畢。來文問曰。據坊官報單。云汝等結社朋謀。欲代周鑣雷續祚行賄運動。因而該司捕解。速速從實招供。免受刑責。定生次尾呼冤曰。我等係復社青衿。評選文稿。無罪而殺。實與坑儒無異矣。朝宗亦曰。某因訪友而來。並未朝夕相共。無端殃及池魚。還祈詳察。瑤星曰。據爾所供。一無實跡。豈本衙門有意誣良爲盜乎。言時手拍驚堂。喚左右預備刑具。命其逐一拱招。定生向前跪白曰。老大人不必動怒。犯生陳貞慧。直隸宜興人。不合在蔡益所書坊選書。並無別情。繼及次尾。次尾曰。犯生吳應箕。直隸貴池人。不合與陳貞慧同事。並無別情。瑤星回顧解役曰。旣在蔡益所書坊結社朋謀。行賄運動。彼必知情。何得任其法外逍遙。速提蔡益所質審。不得有誤。卽投硃籤與之。解役應聲而去。朝宗乃上前跪訴曰。犯生侯方域。河南歸德府人。游學到京。與陳貞慧吳應箕文字舊交。適來拜訪。致被誤狗。並無別情。瑤星聞言。想起前日藍田叔所畫桃源圖。有歸德侯方域題句。轉

可見題畫一
章深有關鍵

瑤星與大賊
同是文人一
則讀桃源詩
而欲開侯生
之網一則羅
織其罪雖平
日好弄筆墨
實與日不識
丁者無異

瑤星有攀附
清流之心

王錢二公畢
竟文人故有
憐才之意
不肯殺人媚
是張公素志

問曰。汝果是侯方域否。朝宗曰。正是犯生。瑤星拱手曰。失敬失敬。前日所題桃源圖。大有見解。多多領教矣。此事與汝無干。請過一邊。少候片刻。朝宗亟稱謝之。斯時解役持籤覆命。稟曰。稟老爺。蔡益所店門關閉。逃走無踪矣。瑤星自語曰。朋謀行賄。全無證據。如何審擬。正尋思間。一役持書上呈。瑤星見是內閣王覺斯。大宗伯錢牧齋公書。開封閱之。不覺點首者再。連稱有理。始知陳吳二犯。卽是復社領袖一位。是定生。兄藝苑稱豪一位。是吳次老。騷壇獨占。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想我職司錦衣權操。生殺豈肯禍興黨錮。冤及清流乎。思已。乃向定生次尾拱手曰。不知是陳吳二兄。致多開罪矣。請問王覺斯錢牧齋二位老先生。二兄一向交好否。定生次尾問答曰。往日並不相與。瑤星曰。既不相與。爲何發書。盛言二兄文名。囑我開釋。定生次尾皆曰。想出二公主持公道之意。瑤星曰。是極是極。我雖武職。頗讀詩書。亦豈肯殺人媚人乎。既是冤屈。請過一邊。候我批回該司。卽行釋放可也。諭畢。方欲動筆加批。一役又持朝報送呈。且稟曰。稟老爺。今日科鈔有緊要旨意。請老爺過目。瑤星攔筆停批。注目觀報。見朝報上有云。內閣大學士馬一本。爲速誅叛黨。以靖邪謀。事犯官周鏞雷縝祚。著監候處決。又

以蝗蝻比東林復社不知
自己是何物
豺狼歟抑蛇
蝎歟

國家黨禍千
古一轍可歎

張公救護正
人更深一層

深知其人故

兵部侍郎阮一本爲捕滅社黨廓清皇圖事。照得東林老奸如蝗蔽日復社小醜似蝻出田。蝗爲現在之災。捕之欲盡。蝻爲將來之患。滅之勿遲。臣編有蝗蝻錄。可按籍而收也等語。奉旨這東林社黨著嚴行捕獲。審擬具奏。該衙門知道。

瑤星觀畢。大驚曰。不料馬阮二人。又有此次舉動。而今以後。正人君子。靡有孑遺矣。我正思減輕約法。彼竟然重鑄刑書。殆欲將清流投諸濁流耶。抑黨碑復刻。元祐耶。法網煩密。威令森嚴。眼見復社東林。盡遭囹圄之禁。試彼殘酷之刑。可勝慨哉。瑤星驚歎者久之。乃謂朝宗等三人曰。我本憐爾無辜。亟思開釋。忽然奉此嚴旨。非惟周雷二公已定死案。且恐東林復社。無一人可以倖免矣。朝宗等跪求超豁。瑤星曰。我縱釋放諸兄。然被別人捕獲。更無生理。姑且靜以待之。於是援筆批之云。據送三犯。朋謀納賄。具無實跡。俟提到蔡益所之日。審明擬罪可也。批畢。復向朝宗等慰之曰。鎮撫司馮可宗。雖係功名之徒。然其天良未喪。我當寫書於彼。免將此事苛求也。乃當堂寫書一封。其書曰。

老夫待罪錦衣。多歷年所。門戶黨援。何代無之。總之君子小人。互爲盛衰。事久則

敢以正言曉

變勢極必反。我輩職司風紀。不可隨時偏倚。代人操刀。天道好還。公論不泯。慎勿自貽後悔也。

見識卓絕千古

先生歸去何等瀟灑

點綴松風閣

書中無懇托語。切中時弊。要言不煩。實足使人猛省。瑤星寫書後。起身拱立曰。諸兄暫屈獄中。自有昭雪之日。回顧差役押朝宗等三人下。退堂入內。喟然自歎曰。想我張薇本是先帝舊臣。國破家亡。已絕功名之路。今乃戀此祿位。助紂爲虐。豈不爲世人所竊笑。古云。知幾不侯終日。看此光景。尙容躊躇再計乎。斯時去志已決。遂喚家僮帶馬。託言養病。竟往松風閣而去。瑤星款段出都門。趁此春晴晚照。滿路上花飛絮舞。爭逐馬蹄相送。先生歸去。又遙見城南山色蒼翠如屏。頓使軟紅塵裏客夢全消矣。既至松風閣前。不覺自喜曰。此是我世外桃源也。下馬登樓。看此間白石清泉。游人罕至。松風陣陣。聲似波濤。命園丁開放門窗。掃除欄檻。後始則倚窗近矚。見松陰低戶。拂拂涼風。沁人心骨。宜安吟榻於其間。繼而凭欄遠眺。又見春水滿池。盈盈一碧。照人鬚眉。宜支茶竈於此處。位置得宜。方不愧雅人深致耳。終乃自願其身。不禁啞然失笑曰。我因來時匆促。竟未卸除冠帶袍靴。如此服色。豈是桃源中人乎。卽喚家僮取出箬笠芒鞋蘿縑。

趣語

俗事來矣

奈何

應變得法

趣語

始則嚇之繼則騙之終則誘之哄之益所乃肯從之而不去侯生

鶴髦一一更換畢。方擬略享清閒之福。得息案牘之勞。初不料稟事者又在門外矣。蓋校尉奉命。已將蔡益所捕獲。得悉本官在此養病。故特押解而來。相煩家僮傳稟繳籤。家僮乃上樓稟曰。衙門校尉帶同蔡益所。特來覆命銷差。瑤星聞稟。殊出意外。深爲駭然。暗想蔡益所一經捕獲。倘或當堂質審。則三人難以開交矣。籌思半晌。頓生一策。命喚校尉在樓下伺候。聽我諭下。家僮傳校尉進。瑤星面諭曰。此係機密重案。切勿絲毫洩漏。暫將蔡益所羈候園中。待我回衙細審。校尉唯唯稱是。卽繫益所於樹上。然後轉身欲行。瑤星止之。復曰。此間園中窄狹。將我騎來之官馬牽回喂養。並有我之冠帶袍靴。汝亦順便帶去。我因欲多住幾日。不許擅來煩瀆。校尉乃應聲而退。瑤星忽頓足曰。可恨。可恨。衙役走入花叢。犯人鎖在松樹。還可稱得桃源仙境乎。言已。下樓行至益所之前。益所跪訴曰。犯人與老爺曾有一面之識。瑤星正色曰。雖係舊交。然汝容留復社。犯罪非輕。益所叩頭應是。瑤星卽用言嚇之曰。汝店中所存書籍。大半出於復社之手。都是汝之贓證。鑿鑿可據。尙能抵賴乎。益所又叩頭哀告曰。總求老爺筆下超生。瑤星給之曰。汝肯棄此家財。方能保全性命。不然。我亦難以救汝。益所急應曰。犯人得

等三人危矣

苟全性命。情願離家。瑤星喜曰。若是則有救矣。乃喚家僮去其鎖練。復曰。汝既情願離家。何不隨我住山。益所曰。老爺若肯攜帶。小人無不樂從。瑤星以手遙指曰。汝不見東北一帶雲白山青。盡是絕妙之勝境乎。言至此。回首囑家僮曰。汝須小心看門。我與蔡益所去去。即回也。益所乃相隨而行。瑤星又遙指曰。今夜汝我二人定宿在蒼蒼翠翠之中矣。益所不解所謂。遲疑曰。老爺欲去看山。須命人早備公館。否則山寺荒涼。如何住宿。瑤星微笑曰。汝焉得知我今捨此破紗帽。變作窮道人。何處巖穴不能容身。益所聞言。頗有猶豫。莫決狀。瑤星促之使行。入山而去。從此白雲深處。嘯傲煙霞。不與世事相接矣。何樂如之。

第三十一章 草檄

自朝宗被逮後。蘇崑生探悉真情。知侯公子身困囹圄。冤作罪魁。深恨馬阮有天無日。欲將正人君子。深文羅織。爲一網打盡之計。故以乾恩蔭嗣廠公呼之。今因都城之中。慘霧陰霾。鬼魅用事。絕無解救之星。且念朝宗與己同鄉同客。實是可憐。所以跋涉程途。遠來湖廣。求救於寧南左侯。不意住居旅邸。一連三日。欲入無門。心殊焦急。偶在店

張蔡同去是
南朝第三第
四作者

寫盡歸山之
景

乾恩蔭嗣廠
公人以爲辱
阮翁以爲榮

崑生高義可
風

前閒立。見左兵往江上大操。行經是處。雞犬無聲。軍容肅靜。忽然有觸於懷。我不若俟其回營。設一謀面之法。有何不可。乃喚店主而問曰。元帥左爺。須待何時回營乎。店主曰。尙早尙早。三十萬人馬。每日操到上燈時候。況今日又留督撫袁老爺。撫按黃老爺。同在教場飲酒。焉得早回。崑生曰。既如此。汝取一壺酒來。我且自斟自飲。以候之。店主取酒至。謂之曰。候之何爲。還請飲酒之後。早早安歇。免得生事。崑生曰。我並不向外偷窺。汝放心閉門可也。店主點首而去。崑生翹首望天。自語曰。汝看一輪明月。早出東山。正當春江花月夜。只是興會不佳耳。然有酒盈樽。何不試唱琵琶一曲。聊解悶懷乎。遂取鼓板出。且敲且唱曰。

此曲見琵琶
記中秋賞月

圓海有曲子
相公之稱

確是機會然

（念奴嬌序）長空萬里。見嬋娟可愛。全無一點纖凝。十二闌干光滿處。涼浸珠箔。銀屏偏稱。身在瑤臺。笑斟玉斝。人生幾見此佳景。惟願取年年此夜。人月雙清。唱至此。舉杯而飲。又自語曰。如此妙曲。除去阮圓海。再無人賞鑒矣。然寧可埋之浮塵。不可投諸匪類。繼思時已不早。定將回營。我且唱曲誘之。彼若聞聲。不問則已。倘來問我。實是的大好機會也。乃敲鼓板續唱曰。

非有膽識者
焉敢出此

(前腔)孤影南枝乍冷。見烏鵲縹緲。驚飛棲止不定。正唱間。店主入內抱怨曰。客人快請安歇。倘入元帥之耳。連累小店。非同兒戲。崑生置若罔聞。仍唱曰。

萬疊蒼山。何處是修竹吾廬三徑。

店主情急。手探其衣。崑生佯作欲睡狀。已而答曰。不妨不妨。我是元帥鄉親。倘彼知我在此。必然請我進府矣。店主知不能強。遂亦轉身而去。崑生接唱曰。

追省丹桂誰攀。姮娥獨住。故人千里漫同情。惟願年年此夜。人月雙清。

唱時。耳聞店門以外。馬蹄雜沓之聲。想是軍隊回營矣。我且再唱一曲。重敲鼓板而唱曰。

(前腔)光瑩我欲玉簫吹斷。驂鸞歸去。不知何處冷瑤京。一曲未終。又聞喝道之聲。自遠而近。將及門首。乃高聲大唱曰。

環珮濕。似月下歸來飛瓊。

唱聲達戶外。十分清澈。汎汎可聽。其時左良玉與袁繼咸黃澍等。乘馬而過。繼咸聞聲

此從崑生一
面聽之

此從良玉一面聽之

唱曲上加冒死二字洵是奇語
仲霖亦是識者

詫問曰。將軍賞鑲。亦有教歌舞者乎。良玉曰。軍令森嚴。民間誰敢爲此。黃澍亦曰。此非有人唱曲耶。良玉駐馬聽之。崑生更高唱曰。

那更香霧雲鬟。清輝玉臂。廣寒仙子也。堪並。惟願取年年此夜。人月雙清。

良玉聽畢。大怒曰。當今戒嚴之時。不遵軍法。半夜唱曲。速卽鎖來見我。左右應命打門而進。立拿崑生出。跪倒於馬前。良玉問曰。唱曲者卽是汝乎。崑生曰。然。良玉正色曰。軍令嚴肅。汝敢如此。實是大膽。崑生絕無驚恐之狀。答曰。無可奈何。冒死唱曲。祇求老爺寬恕。繼咸曰。聽彼之言。如同醉語。黃澍曰。但其所唱之曲。堪稱絕調。良玉曰。此人形跡可疑。必須帶回帥府。詳加審訊。我聽其無故悲歌。此中必有原因也。於是良玉等帶同崑生。回歸府第。相邀袁黃。下榻衙署。共議軍情。袁黃允之。入內敘坐。後繼咸曰。適間唱曲之人。理宜早爲發放。良玉點首。卽命左右帶唱曲者進。崑生跪伏於地。良玉問曰。汝將犯法情由。從實訴來。無得支吾。崑生從容答曰。小人自南京到此。特地來投元帥。實因無門可入。故意犯法。求見元帥之面。非有別情。良玉怒叱曰。該死奴才。膽敢花言巧語。唐突本帥乎。黃澍從旁勸曰。不必動怒。彼云要見元帥。未識有何緣故。崑生卽稟曰。

言及侯公子
良玉之心已
動

此妙有敬亭在

崑生之投寧
南與敬亭不
同一以說書
顯一以唱曲
稱

阮之罪實重
於馬

邇來京中作事昏暗。如霧搜捕黨人。報復私怨。日有所聞。今將侯公子陷諸黑獄。不見青天。還望舊交。不忘舊恩。替新朝。削除新忿也。良玉曰。侯公子是我世交。既來求救。必有手書。取來我看。崑生叩頭曰。前日阮大鍼親領校尉。立時捕送監獄。如何寫得及書。繼成曰。憑汝口說。焉能取信。良玉沉思有頃。始曰。不妨。我幕中有侯公子舊人。請彼一認。卽知真僞矣。回首喚左右。請柳相公。俄而敬亭應召。出口中喃喃自語曰。肉朋酒友。問我老柳。待我細細認之。既至近前。乃從燭光中注目詳認。不覺失驚曰。此是我盟弟蘇崑生也。言時。彼此淒然淚下。良玉曰。汝果認得否。敬亭稟曰。彼是河南蘇崑生。天下第一唱曲名手。誰不認得。良玉喜曰。竟不知唱曲之人。乃有如此義士。實是可敬。亟以雙手扶之起。命之坐。崑生作揖就坐。敬亭先問曰。汝且言侯公子因何下獄。崑生歎曰。因公子是東林舊黨。復社新羣。曾攻魏崔之奸。分立門戶之見。故小阮報此前讐。老馬供其驅策。一時三山街上。緹騎飛來。狠似鷹鷂。擒如燕雀。竟將公子捕逮入獄。音信不通。我尋思無計。不得已。冒死求救。幸將軍不加誅戮。又得遇見柳兒。惟求見代懇元帥。早發救書。始不枉我辛苦遠來也。敬亭未及答言。良玉憤恨曰。袁黃二位盟弟。汝看朝

此處順寫南
朝近事

三人同是痛
恨而寧南之
言別有精采

史公亦難辭
其咎

良玉自言要
君即後世論
者亦不信其
無要君之心
然下有未曾
奉詔一語則
弘光非良玉
之君也安得
以要君責之
參本該括從
曲文中譯出

事如此。能不令人恨死。繼咸曰。不特此也。聞得舊妃童氏。跋涉尋來。馬阮從中阻梗。不令收認。別藏私人。預備采選。欲圖椒房之親。豈不可殺。黃澍亦曰。此外又有一事。崇禎太子七載儲君。講官大臣。確有證據。今欲付之幽囚。人人共憤。咸思寸磔馬阮。以謝先帝。良玉聞之大怒曰。我輩戮力疆場。專爲報効朝廷耳。今乃信任奸黨。殘害正人。日日賣官鬻爵。天天演舞教歌。一代中興之君。偏行此亡國之政。雖有史閣部一人。頗有忠心。然彼馬阮暗中掣肘。免不得依樣葫蘆。祇贖我孤身。隻手焉能恢復中原乎。既而跌足曰。事已如此。夫復何言。我不得不作要君之臣矣。乃作一揖向繼咸曰。相煩臨侯代我修起參本。繼咸曰。請問如何寫法。良玉曰。汝但痛數馬阮之罪可也。繼咸唯唯承教。敬亭忙送紙筆於案頭。繼咸略加思索。振筆直書。其中大意。惟言朝廷之上。寵用奸臣。捐棄舊妃。幽囚太子。公報私仇。巧翻逆案。混淆法律。誣害忠良。教歌舞以徵佳麗。鬻官爵以納苞苴。此皆馬阮之罪狀。盡列於參本中。繼咸寫畢。良玉復作揖向黃澍曰。參本之外。更須一道檄文。非借重仲霖起稿不可。黃澍問曰。其意可與參本同否。良玉曰。此可不必。但言我將發兵進討。使彼等死無噍類。敬亭在旁鼓掌曰。極該極該。良玉微哂。

一問一答均有深理

檄文亦從曲本譯出直截痛快

補出撫軍何騰蛟

敬亭傳書而來傳檄而去皆是冒險仗義洵屬可敬

曰。汝前日勸我不可前進。今日爲何又來贊成。豈非自相矛盾乎。敬亭曰。如今是弘光皇帝矣。所謂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良玉稱善曰。斯言甚是我左良玉乃先帝老將。先帝現有太子。是我小主。彼時馬阮擅立弘光。我實未曾奉詔。更覺名正言順矣。敬亭復送紙筆於黃澍前。黃澍草檄立就。檄言廓清君側。大壯兵威。爰舉義旗。同伸撻伐。會看飛渡金陵。直朝帝闕。進謁孝寢。誅戮逆臣。實指顧問事耳。檄文脫稿後。良玉卽請衆人列名。繼成曰。如此大事。應請新巡撫何騰蛟求其列名爲是。良玉曰。騰蛟爲人固執。不必相聞。諒亦無妨。袁黃列名畢。良玉曰。今夜謄寫完備。明早飛遞投送。我隨後便可發兵矣。繼成曰。猶恐遞鋪誤事。良玉曰。何也。繼成曰。京中匿名文書紛紛雨集。馬阮早已預防。令人各處搜尋。如有所得一齊付之丙丁。自己並不過目。良玉曰。然則遣人送往何如。黃澍搖手曰。此又不可。聞得馬阮密令安慶將軍杜弘域築起板磯。久有防備。我兵之意。檄文一到。未必干休。豈不將差去之人斷送性命乎。良玉躊躇曰。若是則奈何。敬亭請曰。還是老朽冒險一行。袁黃同聲驚歎曰。不意柳先生竟是荆軻之流。我輩當以白衣冠送之。敬亭慨然曰。一條老命能值幾何。祇願辦得元帥大事。雖死何憾。良玉大

喜曰。有如此忠義之人。我左崑山理當下拜。卽喚左右取酒。跪進一杯。敬亭亦跪而飲之。衆人皆拜。敬亭一一奉答。淚因之潸然下。蓋此去金陵不啻擊筑。悲歌風寒。易水何日歸來。前途莫問。能不令人黯然銷魂哉。敬亭謂崑生曰。借重賢弟。暫陪元帥。我卽束裝東去矣。崑生曰。但願救取公子。早日出獄。當再與老哥相見也。敬亭乃向衆人作別而行。

第二十二章 拜壇

此一段大有見解。非人云亦云可比。

嗚呼。今何日乎。非三月十九日乎。去年三月十九日。非卽崇禎皇帝縊死之日乎。是日也。爲世上最慘痛之紀念日。雖在數百年後。永不忘此一日。而況當日者。專司廟陵祭享之老贊禮乎。老贊禮住居神樂觀旁。一腔眼淚。滿腹牢騷。唱作隨心之令。權爲取譬之辭。以家比國。意在言中。竊歎河北新房。早傾一半。而承繼之兒郎。猶復貪圖嬉戲。不報冤讐。不掙家業。宜其奴僕欺主。盜竊錢財矣。一家如是一國。亦何獨不是。故老贊禮借此以寄慨耳。且見今歲乙酉。改曆建號之年。家家慶賀。幾忘去年甲申事。因喚其家屬而問之曰。今日是三月十幾日。汝等其知之否。家屬以三月十九日對。老贊禮驚曰。

道心虛事自表
供狀而小說
中祇能以表
白代之

此段祭儀刪
煩就簡以免
取厭惟存祝
文一篇

乃十九日。乃崇禎皇帝忌辰。奉旨在太平門外。設壇祭祀。我當執事者。奈何忘之。宜
之往壇前伺候去也。言已遂行。審若是則老贊禮其真忘之耶。抑恐他人忘之。而有意
自言其忘耶。書中雖未表明。然自我斷之。老贊禮亦有感而發也。是時已至壇前。見百
官尙未蒞止。卽將香花燭酒。陳設案上以俟之。未幾。馬士英與楊文驄素服至。而上無
戚容。推其用意。方以爲江山雖舊。圖畫猶新。值此暮春。天氣煙景宜人。遍野桑麻。正堪
娛目。尙何哭舊主。升遐乎。祇算告一遊春短假也。惟史可法至時。則悲形於色。正擬哭
奠。江邊揮不盡滔滔血淚。回憶去年今日。我欲問夢夢之天。遭何花甲乎。噫。同是祭奠。
而忠奸設心之不同。如是。今在壇前相見後。士英曰。今日乃思宗烈皇帝升遐之辰。禮
當設壇祭拜。龍友應之曰。然。史公問曰。文武百官到齊否。老贊禮答曰。俱已齊集。士英
卽傳言行禮。於是各執事官捧帛捧爵。立於左右。贊禮鳴贊。衆官排班就位。始行迎神
禮。繼行奠帛禮。贊禮乃跪讀祝文曰。

維歲次乙酉年三月十九日。皇從弟嗣皇帝由崧。謹昭告於思宗烈皇帝曰。仰惟
文德克承。武功載績。御極十有七年。皇綱不振。大宇中傾。皇帝殉社稷。皇后太子

俱死君父之難。弟愚不才。忝顏偷生。俯順臣民之請。正位南都。爲宗廟神人主。慟一人之升遐。懲百僚之怠傲。努力廟謨。惴惴憂懼。枕戈飲血。誓復中原。今值賓天忌辰。敬設壇壝。遣官代祭。鑒茲追慕之誠。歆此蘋蘩之獻。尙饗。

祝文讀畢。衆官舉哀。復行初獻。亞獻。終獻禮。然後徹饌送神。各詣瘞位。焚化祝帛。禮遂告成。史公獨大哭不止。曰。嗟乎。萬里風沙。招魂何處。千秋聖駕。枯守煤山。祇留得江南一半遙望。天涯孤臣。哭拜竟若村翁。歲時伏臘。豈不悲哉。老贊禮亦縱聲大慟。較之衆官益切。雖令鐵石人聞之。亦爲之傷心淚下。哭方畢。阮大鍼匆忙至。大聲呼號。先帝曰。今日是汝週年忌辰。可知我舊臣阮大鍼哭臨於此乎。旣而拭眼問曰。可曾祭過否。士

英曰。刻已祭過矣。大鍼趨至壇前。哭拜於地。曰。先帝先帝。汝國破身亡。實爲東林小人所累。都已投往北朝矣。僅存我等一二忠臣。今日還來哭汝。汝何爲至死不悟乎。言罷

復哭。士英手曳其衣。從旁勸止之。大鍼拭眼與衆相見。史公惡之。連稱可笑而去。士英亦與衆官並馬進城。祇算得舞雩歸詠。春風香更何問。江北之戎馬紛紜乎。須臾已至

雞鵝巷。士英曰。此間離小寓不遠。請過荒園。同看牡丹何如。龍友托言拜客而別。衆官

龍友作別頗有身分

士英亦看不上眼何況史公

哭得可恨

醜態可掬

讀之我亦淚下

子於是日哭
則不歌而後
於是日哭則
賞花

都是緊要關
係

阮鬚之奸老
馬萬萬不及

此非牽牛下
井乃牽馬下
罪也一笑

亦散。惟大鍼追隨於後。同在園前下馬。先後步入園亭。見花開如錦。彷彿洛陽三月。大鍼贊不絕口。士英卽命家人安排酒席。賞鑒名花。家人應命設席。二人乃更衣就坐。共飲杯巡。士英忽大笑曰。今日已結崇禎舊局。明日恭請聖上臨御正殿。正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也。大鍼曰。連日在江上。不知朝中有新政否。士英曰。今有假太子王之明。正在此商議發放。圓老有何高見。大鍼曰。此事明白曉暢。處之甚易。士英請詳其說。大鍼曰。老師相之得以權傾中外者。實以擁戴二字而已。士英連連稱是。大鍼又曰。旣因擁戴二字。則此時太子到此。若果認以爲真。將我等迎來之主。放在何處乎。士英點首曰。是極是極。卽命嚴行監禁。免得搖惑人心。此外還有舊配童氏。哭訴朝門。要求迎爲正后。又將何以處之。大鍼決然曰。此更不能承認。自古君主都愛嬌娃。我宜采選來家。然後進宮作伐。方博得椒房之寵耳。士英曰。然我今采選已定。斷不許童氏進宮也。但東林復社諸人。雖經捕獲到京。如何審問。大鍼曰。彼與我冤家對頭。豈可容情。諺云。斬草不除根。逢春必發芽。一經被捕。必須盡殺。而後快。始免將來之大患。士英大笑曰。有理有理。足徵老成見到之言。深合鄙意。當爲之飛一大白。正值歡笑暢飲之際。有一班役

此傲足喪奸人之膽

其畏左兵者實由門戶之見也

醜態畢呈

喪心病狂語

持本而入。脚步匆忙。上前稟曰。寧南侯左良玉有本章一道。封投通政司。此是內閣揭帖。送呈鈞覽。士英接本觀之。沖沖大怒曰。利害利害。此是奏參我等之疏稿。疏中數出我七大罪。請聖上立賜處分。果然狠毒也。怒未已。又有一役持文書進。稟曰。另有公文一道。遣人賚至。亦請察奪。士英取讀一過。大驚曰。又是一道討我之檄文。文中辱罵難堪。且欲發兵到此。取我首級。如之奈何。大鉞聞言。如雷轟頂。驚惶失措。滿身亂戰。期期而答曰。可怕可怕。我亦一籌莫展矣。士英曰。雖然可怕。我等豈有伸長頸項。待彼來割取之理。快請思一良策。大鉞搔首沉思者久之。乃曰。別無良策。惟有調取黃劉三鎮。速往中途堵截之。士英曰。倘若北兵渡河。誰去迎敵。大鉞遂附耳低聲曰。北兵一到。迎敵何爲乎。士英曰。不去迎敵。更有何法。大鉞微笑。手伸二指。答曰。祇有兩法。士英曰。汝試言之。大鉞先作俯身。摳衣狀。又作叩頭。跪地狀。口中惟言二字曰。跪。降。士英曰。此言亦是。大丈夫烈烈轟轟。寧可叩北兵之馬。不可試南賊之刀。我意已決。立即頒發兵符。調取三鎮可也。繼忽停頓。心有所思。躊躇曰。調之無名。恐三鎮未必願往。又將若何。大鉞曰。不妨。祇言左氏東來。欲立潞王監國。三鎮自然惶急矣。士英稱善曰。事非小可。

三鎮既立弘
光卽與崇禎
爲敵

補出高姜罷
相周雷置法
事

傳檄之人閱
者當知爲柳
敬亭矣

必得圓老親自過江勸黃劉同舟共濟鎖斷長江門戶方保得性命身家不然百萬精
兵從空而下一時進攻城闕誰能禦之大鉞亦以爲然未敢耽延卽起身向士英告別
士英又附耳私語曰內閣高弘圖姜日廣左袒逆黨俱已罷職惟周鑣雷縝祚留在監
中恐爲內應我欲早日處決汝以爲何如大鉞贊成其言慌忙竟出班役見而稟曰傳
檄之人當場捕住現在此聽候發落大鉞曰無須發落卽送刑部請旨處決可耳囑畢
上馬欲行忽而尋思自語曰且勿孟浪我看黃劉三鎮亦非左兵敵手萬一將來人處
斬過用決裂手段恐日後難於挽回矣言念及此急喚班役謂之曰汝速到鎮撫司拜
上馮老爺將此傳檄之人用心監候俟後再行處置班役應聲去大鉞乃匆匆策馬而
行

第三十三章 會獄

自侯生入獄後書中未卽提及諒閱者多熱心人必欲深悉其近日之狀況矣蓋朝宗
在獄瞬經半月尙幸質證無人暫羈候審未受枷鎖鐐鑿之苦且與舊友陳定生吳次
尾輩聚於一處聯牀共話頗不寂寞然冤沉黑獄身倚頽垣堪嗟末後春風乍來幽院

作白眼者其
卽阮生輩耶

明月無私

作達觀語

忽睹當前明月低度危牆能不爲之傷心慘目耶時方深夜朝宗愁懷莫釋睡魔不來仰見蟾輝清朗槐影迷離獨在空庭中間步碧宇澄澄鐵窗慘慘哭聲一片夜靜三更誰憐獄底之人枉遭白眼似遇牆陰之鬼化作青燐悄立多時忽然毛髮直豎令人生畏急將定生次尾喚醒定生次尾揉眼而出問曰此時月高斗轉夜已深矣如何獨行空院踏徧滿地露痕尙不早早安歇耶朝宗曰我想同處牢獄之中三春鶯花半點不見祇有明月一輪還來相照我若捨之而睡豈不可惜定生連聲稱是遂一同步月而行耳聞刑具冤苦之聲何等淒慘而三人徘徊月下身輕宛若飛仙我輩儒生卽以棘闌鎖院比之亦無不可正玩月閒談間初不意有人在此竊聽耳竊聽者誰卽投遞寧南檄文之柳敬亭也敬亭被捕入獄夜間倍覺其苦忽因腹中作痛蹲地出恭故聽得有人談話聲似侯生急忙起而視之果是朝宗乃喚曰汝是侯相公乎朝宗聞喚不覺一驚趨前細認始知是柳敬亭定生次尾亦至同問曰柳敬亭爲何亦到此中來耶敬亭認得是陳吳二君舉手而言曰阿彌陀佛可算是佛殿奇逢也朝宗曰果然難得我等不妨坐地敘談於是四人團聚而坐頗覺有興蓋今夜得逢故舊不奇相遇於他鄉

見道之語

英雄情性

文人慮遠

武人每犯不
學無術之病

黑獄景象可
怕

而奇。相遇於牢獄。覲面傾談。渾忘縲綯。笑看明月團圓。幾視作武陵桃洞。同爲避亂之秦之矣。朝宗問敬亭曰。不知汝所犯何罪。枷鎖連身。如此苦楚。敬亭曰。老朽並未犯罪。實因相公被逮入獄。蘇崑生一時情急。不辭千里。遠至楚南。懇求解救。左帥聞言大怒。連夜修本參奏馬阮。又發檄文一道。隨後卽發兵進討。馬阮畏懼。自然將相公釋放矣。但當時傳檄無人。我故自告奮勇。情願探湯蹈火。助將軍除暴解冤。今雖枷鎖渾身。我心亦無所怨。朝宗欽敬曰。竟不知敬亭受苦。由我累及。且崑生遠往求救。更是難得。可感可感。我將何以報之。定生曰。語雖如是。第恐左兵一來。我輩翻不能苟全性命。次尾點首曰。寧南不學無術。正不知如何收救耳。言已。彼此相視而歎。猛見燈光射入。有一獄官手中執牌。率領校尉四人。舉燈提繩而來。旣至近前。獄官卽聲言刑部要人。明早處決。速綁逆黨周鏢雷縉祚二名。校尉領命。執燈照朝宗等四人。獄官知其非是。喝令躲避。向前竟行。定生聽未真切。因悄問次尾曰。所綁者究是誰乎。次尾曰。聞說是周鏢雷縉祚。朝宗已驚駭欲死。敬亭曰。我等且在此少候。一觀其究竟。語未畢。卽見獄官執牌在前。後有二人赤身披髮。背綁兩手。四校尉擁之而去。定生曰。果然是周仲馭

想見當日法網森嚴

補出被逮衆人姓名以完三公于五秀才之案

想入非非卽今所謂樂觀主意也

作滑稽語亦

雷介公二位。次尾曰。此乃我等之榜樣也。朝宗長歎曰。東林之事。從此全翻矣。正人君子。枉遭屠戮。可憐片紙飛來。三更傳去。能不令人膽顫心驚乎。嗟乎。地黑天昏。如此收場。其能免乎。四人皆悲歎不置。朝宗忽問敬亭曰。我且問汝。汝在外有何新聞否。敬亭曰。來時甚是倉卒。未曾探聽。但見校尉紛紛捕人耳。定生次尾急問曰。被捕者又是何人。敬亭曰。據人傳述。欲嚴緝巡按黃澍。督撫袁繼威。大錦衣張薇。此外尚有幾位公子秀才。我竟想不起矣。朝宗曰。汝試想之。敬亭沉思半晌。方答曰。人數甚多。僅記得幾位相熟者。有冒襄、方以智、劉城、沈壽民、沈士柱、楊廷樞。定生詫曰。竟有如斯之多。次尾強笑曰。據我看來。此間獄中。將來可成一大文會矣。朝宗亦笑曰。若是則趣甚。此後囹圄之中。變作瀛洲翰苑。倘畫一幅文會圖。懸諸壁間。真不啻一羣謫仙至此。避絕塵囂也。屆時同賞春月。共感秋風。非千古之韵事乎。敬亭聞之亦笑。既而問三人宿在何號。朝宗曰。都在荒字號中。定生亦問敬亭羈於何處。敬亭曰。卽在此處後面藏字號內。次尾曰。前後相近。早晚可以敘談矣。朝宗曰。我等尙是軟監。敬老竟似重囚。恐未必能來去自由也。敬亭猶作謔詞曰。阿彌陀佛。免上桺牀。已算僥倖矣。言時。因有刑具在手。作勢

見道語

謂三人曰。汝看我拱手則禮。數週全曲肱則枕頭穩。便所愁者。今夜酣眠缺少一長爪。麻姑爲我背上搔癢耳。

第二十四章 截磯

相提並論
前章寫敬亭
此章寫崑生

明季之末。余書中有兩義士焉。一曰柳敬亭。一曰蘇崑生。雖求之於士大夫之間。尙屬不可多得。而況一爲說書。一爲唱曲者乎。故吳梅村先生曾作楚兩生行。以美之。豈過譽哉。今敬亭既陷於獄。崑生相隨左帥。舉兵東下。約定巡撫黃澍。巡撫何騰蛟。同日起馬。是日船泊九江。又知會督撫袁繼咸。齊集湖口。共商入京之計。忽聞探卒報到。得悉馬阮見檄文後。卽調黃得功。在坂磯攔截去路。勢甚雄壯。左帥命其子夢庚前往迎敵。準備當日間。必有一場鏖戰也。蓋得功字虎山。官封靖南侯。鎮守廬和。堪稱一時之名將。每欲與弘光帝收復中原。但恨二劉無肘臂之功。一左爲腹心之患。滿腔義憤。一片忠忱。所惜者不學無術耳。今奉江防兵部尙書阮大鍼兵牌。調彼駐紮坂磯。堵截左兵。卽喚家將田雄。速傳大小三軍。同聽號令。軍卒排立。應聲如雷。得功諭之曰。刻聞左寇兵臨。甘爲要君。渠首不服。王章樓船已入浦口。控扼上游。其鋒甚銳。我等須謹慎防守。

黃虎山忠臣
也而不學無
術與左無異
識難偏而
言語近理

亦是一偏之
見而忠心耿
耿可告無罪

知子莫若父

何騰蛟別有
見解不得因
士英而譏之

阻截下流。免被彼長驅大進也。諭畢。率師至坂磯之上。嚴陣以待。須臾左部兵至。旌旗如雪。衣甲如銀。揚聲吶喊。戰艦縱橫。飛駛而來。將及坂磯。得功指揮衆軍。亂箭截射。紛若飛蝗。急如驟雨。左兵受傷頗多。慌忙敗退。其時良玉正坐大號艨艟。順流而下。不禁望浩浩江流。喟然興歎曰。我今削除奸佞。整理朝綱。縱使萬年遺臭。而自問一點忠心。既得救儲君在獄之苦。亦可對先帝在天之靈矣。繼思其子夢庚性情躁急。方欲借此題目。攻奪城池。我雖嚴責再三。又恐爲亂兵引誘。誤我大事。且待度過坂磯。再以正言勸之。思未已。突聞警報。知黃得功截殺坂磯。前部先鋒俱已敗退。不勝驚駭。暗想黃得功是一條忠義好漢。如何受馬阮調遣。僅知擁戴新主。竟不念先帝六尺之孤。豈不可恨。回首喚從人曰。汝速看巡按黃老爺。巡撫何老爺。舟泊何所。請來計議。從人應命而去。少頃黃澍上船相見。良玉曰。仲霖果然到此。巡撫何公如何不見。黃澍曰。何公已中途折回矣。良玉問曰。回去不知何意。黃澍曰。彼與馬士英有同鄉之誼。良玉曰。既有此情。任其自去可也。但今黃得功截住坂磯。三軍不能前進。如之奈何。黃澍蹙額曰。斯誠可慮。且待袁公到船。再作計較。正言論間。忽報袁公至。良玉傳語快請。繼咸上船。卽曰。

此非久戰之時

水西門祭旗
得功會請蘇
柳飲酒

崑生雖不果
行然其預備
對付之言亦
善於辭令者
也
一時焉能剖
白

寧南正欲剖
白心事而其
子如此安得
不氣死

適從武昌回署。整頓兵馬。願從鞭弭。黃澍曰。目下竟不能前進矣。繼咸曰。何也。良玉曰。黃得功領兵截殺先鋒。俱已敗回。繼咸曰。事已至此。欲罷不能。爲今之計。宜速卽遣人遊說。若徒以兵戎相見。無益也。良玉躊躇曰。敬亭已去。奈無人可遣。何。黃袁默然。適崑生侍立於側。上前請曰。晚生與彼頗有一面。情願效力。黃澍贊歎曰。崑生義氣不亞敬亭。今日正可借重。良玉尙難信托。因問曰。汝往遊說。將用何言。崑生答曰。我但言鷓蚌相持。漁人得利。大凡英雄舉動。必須瞻前顧後。曾受先朝勳爵。當思故主深恩。今乃欺其子。害其妃。得新忘舊。同室操戈。其亦可以休矣。黃澍點首稱善。良玉曰。更須將我心事。一一剖講明白。使其得悉。奸臣當殺。太子當救。完此兩件大事。則於朝廷一塵不驚。於百姓秋毫無犯。爲何不知大義。妄行截殺乎。黃澍亦曰。彼黃得功一介武夫。尙知報效。我等焉有犯上作亂之理。請彼細思爲要。崑生諾諾應是。方欲起身作別。而往。猛見報卒慌急上船。報曰。報元帥。九江城內一片火起。袁老爺本標人馬。自破城池矣。繼咸大驚曰。如何。我本標人馬。自破城池。殊爲不解。良玉勃然怒曰。豈有此理。不用猜疑。定是我兒左夢庚幹此不端。陷我爲反叛之臣。而今已矣。我尙有何面目。再向江東乎。言

嗚呼寧南死矣

已。手。掣。佩。劍。將。欲。自。刎。幸。被。黃。澍。抱。住。良。玉。氣。憤。填。胸。緊。握。繼。咸。之。手。注。目。而。視。曰。臨。候。臨。候。我。負。汝。矣。語。至。此。嘔。吐。鮮。血。倒。於。椅。上。崑。生。急。喚。元。帥。甦。醒。久。之。不。應。黃。澍。曰。想。是。中。惡。速。取。辰。砂。灌。之。崑。生。見。牙。關。緊。閉。灌。之。不。進。早。已。氣。絕。而。死。乃。與。衆。人。大。哭。可。憐。將。星。陡。落。中。道。遽。亡。渺。渺。英。魂。竟。隨。先。帝。於。地。下。嗚。呼。傷。哉。繼。咸。謂。黃。澍。曰。元。帥。已。死。本。鎮。人。馬。霎。時。潰。散。左。夢。庚。據。住。九。江。使。我。進。退。無。門。倘。若。黃。兵。追。來。如。何。逃。避。黃。澍。曰。我。等。本。係。被。逮。之。官。今。又。失。陷。城。池。被。捕。入。京。有。誰。解。救。不。如。回。返。武。昌。與。巡。撫。何。騰。蛟。別。作。良。圖。繼。咸。遂。同。黃。澍。過。船。而。去。祇。剩。崑。生。一。人。看。守。元。帥。屍。骸。悲。苦。萬。分。卽。取。香。燭。設。於。案。上。哭。拜。曰。元。帥。如。此。英。雄。而。今。氣。死。衆。人。散。去。撇。下。空。船。可。歎。我。江。上。招。魂。無。從。買。得。一。杯。酒。祭。奠。元。帥。英。靈。也。我。且。獨。守。於。此。待。其。子。奔。喪。回。船。收。殮。事。竣。我。方。辭。之。而。去。不。然。我。愛。侯。公。子。我。負。左。元。帥。矣。由。是。觀。之。崑。生。之。篤。義。而。守。與。敬。亭。之。仗。義。而。行。易。地。則。皆。然。

崑生守義不
畏強敵當前
亦英雄也

起結頗有斷
制

第二十五章 誓師

閒。嘗。讀。近。代。史。有。能。於。國。家。顛。覆。之。際。至。死。不。變。效。死。不。去。欲。以。一。木。支。大。厦。隻。手。挽。

文山道隣千
古同慨

又以武侯比
之不得因其
短於將略加
以譏評焉

始怨

繼恨

狂瀾者。余於宋末得一人焉。曰文天祥。又於明末得一人焉。曰史可法。史公開府揚州。素抱經略中原之志。兩年來。吹角列營。每日裏。催征調馬軍書。旁午將令。難申獨守。廣陵一籌莫展。可恨黃劉三鎮不奉閣部指揮。咸聽馬阮調遣。移鎮上江。堵截左兵。黃河一帶。置之不顧。三軍拔隊千里。空營。史公心甚憂之。果然接得塘報。本月二十一日。北兵乘虛而入。已抵淮境。自顧本標軍卒不足三千。焉能拒敵數萬之衆。既難進戰。又難退守。則淮揚一失。京師勢必不保。豈不將明代錦繡江山。一旦送去耶。當斯時也。即使諸葛復生。亦將無以爲計。況史公之將略。遠不及諸葛乎。然成敗利鈍。非所逆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史公一片孤忠。實與諸葛相伯仲。庸何多讓哉。噫。南風不競。北虜稱強。自念區區本部。究不知兵氣。若何。倘能衆志不紛。或可背城借一。則魯陽之戈。不妨自我而揮也。故今晚私步城頭。察看情形。命家丁提燈隨往。既上城垣。淒然瞭望。習習悲風。音傳擊柝。濛濛殘月。影動危旌。時值更深。人方睡醒。有聲自營帳中來。遂悄立於女牆畔。側耳聽之。果有軍士作怨言曰。北兵已到淮安。竟無一人顧問。獨使我等幾名殘兵。死守揚州。如何保得。元帥真太無分曉矣。史公聞言。點首自語曰。汝等焉知。萬里長。

終怒

史公聞此三種聲息能不灰心喪氣

寫出半夜驚慌之狀

一不應
二不應

城全仗此揚州父子兵乎。又聽得軍士發恨聲曰。元帥既不愛惜我等。不如趁早投降。北朝各圖歡樂。何必在此束手待斃。史公大驚。又自語曰。彼等竟思投降。如之奈何。若將降字橫在胸中。則揚州難以保守矣。復聞軍士作怒聲曰。我等降與不降。姑且不論。何不自己變動。趁此搶殺一次。早早脫身而去。不然守到何時。方能終局耶。史公聞至此。暗暗嗟歎曰。竟不料情形如此。令人熱心冰冷。夫復何言。且有不可終日之勢。我當急速回去。連夜點兵。不及俟諸明日矣。遂與家丁下城而返。立命掌號升砲。作傳操狀。其時衆軍聞聲驚起。相聚而言曰。今乃四月二十四日。並非下操之期。如何半夜三更。梅花嶺突然放砲。我等速往觀之。言已紛紛疾走。中軍已持令箭至高聲呼曰。元帥有令。大小三軍速赴梅花嶺。聽候點卯。衆軍齊應。同至壇前。排立兩行。史公乃戎裝紮束。登壇而坐。卽傳中軍近前。中軍參見畢。史公諭之曰。近日北信緊急。淮城失守。揚州乃江北要地。倘有疎虞。京師難保。迅傳五營四哨。點齊人馬。各照汛地。晝夜嚴防。敢有倡言惑衆者。軍法從事。中軍遵令向外。卽以此言傳諭三軍。三軍不應。史公曰。如何寂然無聲。汝可再傳軍令。命彼等高聲答應。中軍如言。三軍仍不應。史公吩咐擊鼓傳令。鼓

三不應

天意人心如此可歎可哭

可恨

徒哭無益暗責史公

眼流血淚痛心極矣美人血染扇將軍血染袍遙遙作對

將士三次自悔自罵應前三介不應而先哭後笑而笑實無異於哭非真喜國

聲雖動。而三軍又不應。史公曰。分明都有離畔之心矣。始則頓足長歎。繼乃放聲大慟。且哭且言曰。嗟乎。皇天列聖。呼籲無靈。賸余一人。勉支殘局。奈人心已土崩瓦解。何嗟乎。史可法。汝真苦命也。既少良朋。協力又無兄弟。同心僅仗汝等三千子弟。豈知今日者。各想逃生。誰肯捨死。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漠不關情。甘讓大好江山。當作請人筵席。不亦悲夫。既而椎胸自恨曰。史可法。史可法。平生枉讀詩書。空談忠孝。時至今日。計窮力盡。我不能不為祖宗哭。更為百姓哭也。言時大哭不止。中軍從旁勸曰。元帥保重。軍國大事。徒哭無益也。乃以雙手扶之。見史公淚點淋漓。戰袍濕透。並聞一陣血腥。直透腦際。急喚左右。掌燈照之。驚曰。渾身血點。何從而來耶。史公拭目注視曰。此從眼中流出。想是我一腔熱血。化作兩行熱淚耳。中軍乃喚大小三軍。上前觀看。果是血淚。感動人心。眾將一齊跪地。中有一將曰。嘗言養軍千日用。在一朝。我等不為朝廷出力。禽獸不若矣。又一將曰。我等貪生怕死。竟使元帥如此難為。皇天不祐。一將更奮然曰。百歲無常。誰能免死。今日願捨一命。為元帥守此揚州城。中軍亦連連稱妙曰。誰敢再有二心。我即解送鞬門。聽元帥千刀萬剮。史公轉悲為喜。掀髯大笑曰。果然如此。本帥理

事之尙可爲也。三千子弟守城而死。全由史公一激之力。

歡呼三聲亦應前。三次不應。大笑三聲何等情事。可歎。

第一寫皇帝逃難。

當拜謝。衆人慌忙扶住。連稱不敢。史公曰。衆位請起。聽我號令。衆方應聲起立。史公諭之曰。汝等三千人馬。一千迎敵。一千內守。一千外巡。衆皆曰諾。史公又曰。上陣不利。守城守城不利。巷戰巷戰不利。短接短接不利。自盡。衆亦一一稱是。史公曰。汝等須知。降將無伸膝之日。逃兵無回頸之時。從此不良之念。再莫橫胸。無恥之言。再休掛口。方是我史閣部結識之好漢也。衆又闐然應是。史公點首曰。既然應允。無煩本帥多囑。請列位歡呼三聲。各回汛地可也。衆遂吶喊三聲而退。史公鼓掌大笑者三。然而譯書至此。吾不禁擱筆三歎。爲之淒然淚下矣。

第二十六章 逃難

淡月高懸。愁雲低罩。魚更三躍。蠟淚雙垂。半壁將傾。六飛遠遁。斯正弘光帝騎馬出宮時也。蓋帝因左兵東犯。目爲腹心之患。移鎮堵截。不防河北人馬乘虛渡淮。圍住揚州。史可法連夜告急。大有朝不保暮之勢。人心惶惑。大局阽危。都中文武均無守志。欲召馬士英阮大鍼計議國事。而若輩聞風退避。蹤跡難求。自知中興寶位不能安坐。乃與內監宮女等深夜出宮。假發兵符。偷開城闕。方以爲離此南京。卽有藏身之所。故趁天

第二寫宰相
逃難
此時尙戀戀
財色耶

此打馬時情
景
劫盡貪囊我
爲之一快
先馬後阮

阮囊亦罄我
又爲之一快

街寂靜。夜色朦朧。猶挈妃嬪。以相從。空效太王之好色。可笑。亦可悲。已及至天將黎明。士英進朝。始知帝主潛逃。又恐仇人殘害。急卽微服而行。欲離龍虎之都。早出鷄鵝之巷。自顧一隊嬌嬈。十車細軟。必須隨身緊帶。加意隄防。惟恐狹路相逢。致被讐家劫奪。耳。士英乘馬在前。夫役推車於後。正行間。突有亂民數人。手持木棒。攔截去路。厲聲大喝曰。汝是奸臣馬士英。竊柄弄權。民窮財盡。今日猶思攜帶子女玉帛。逃往何處去耶。速速與我留下者。言時。竟以木棒相餉。權作當頭之喝。將士英摔倒於地。剝去其衣。劫奪婦女財帛而行。士英受傷後。橫臥街心。不能卽起。適值阮大鍼策馬而來。自念防江雖是美差。然戀之不捨。一旦北師南下。有誰代我餐刀耶。故將兵符拋入江中。以逃走爲上策。特不知貴陽相公。是走是降耳。且行且思。不意馬足一絆。忙卽勒韁下視。見是士英。驚問曰。汝是貴陽老師相。爲何臥倒在地。士英呻吟曰。我不能行矣。家眷行囊。俱被亂民劫去。還將我打倒在地。大鍼聞言。頓觸己懷。乃曰。晚生家眷行囊。盡在後面。若被搶奪。勢必受千人笑罵矣。我當往迎之。語未竟。忽見一衆亂民。持棒而過。或擁婦女。或取行囊。紛紛然相謂曰。此是阮大鍼之家私。何不大衆分肥乎。大鍼猶自仗官勢。喝

阮之被打雖
同而筆法變
換

龍友欲去赴
任初非逃難
也故較從容

恰巧相遇所
以暴其醜態
也

曰。奴才如此大膽。竟敢奪我阮老爺之家私。當得何罪。亂民等譁然曰。汝卽是阮大鍼。乎來得正巧。亦以一棒奉敬。大鍼受擊倒地。復剝其衣。並言饒彼狗命。且往鷄鵝巷禱子。褻將其房屋放火焚之。呼嘯而去。士英呼痛曰。腰已擊損。不能起身。奈何。大鍼曰。晚生手臂捶傷。亦祇得在此奉陪。可歎我等十分狼狽。同病相憐。區區雞肋。焉能捱得村拳乎。二人方當悲歎之際。楊文驄亦行經其間。帶挈從人。肩挑行李。正欲走馬赴任去也。蓋龍友新陞蘇淞巡撫。擇定今日五月初十起行。將家藏書畫古玩。暫寄媚香樓。託藍田叔隨後攜往。減從輕裝。自覺爽快。行未多時。從人忽稟曰。請老爺趨行一步。龍友曰。何也。從人曰。街上紛紛傳說。北信緊急。皇帝宰相。都於今夜出走矣。龍友曰。既有此事。速速出城。乃舉鞭策馬而馳。不意馬忽驚躍。卻步不前。忙喚左右趨視。疑是屍骸。二具橫臥於地。陡聞呼救聲。龍友知其未死。命左右看是何人。從人細認之。急稟曰。好似馬阮二位老爺。龍友不信。上前俯視。果是馬阮。大爲驚訝。慌卽丟鞭下馬。問曰。二位因何弄到如此田地。士英曰。被亂民劫奪一空。僅留性命。大鍼亦曰。我來救取。不料亦遭此難。龍友曰。護送之家丁。都在何處。士英歎曰。想已乘機拐騙。四散奔逃矣。龍友喚左

二奸同騎一
馬不獨顯其
醜態且以喻
昔之狼狽爲
奸今之同病
相憐也

歌妓逃難而
香君出宮偏
不在內畢竟
身分不同

次爲清客逃
難形容盡致

此輩與馬阮

右扶起二人。取衣衣之。乃曰。幸有閒馬一匹。二位請速出城。勿再逗遛。從人卽扶馬阮上馬。樓腰疊騎而行。龍友亦乘馬隨之於後。從人曰。老爺切勿與彼同行。深恐遇見讐人。累及我等。龍友曰。然。汝看一羣亂民。自遠而來。我等宜早避之。方思隱匿於路旁。而二婦人已至近前。披髮奔走。情殊可憐。見是龍友。忙曰。汝是楊老爺。爲何在此。龍友定睛認之。乃曰。原來是寇白門鄭妥娘。汝姊妹二人。如何得出宮門耶。白門曰。正在歌臺舞殿。忽然酒罷燈昏。內監宮妃。紛紛亂走。我等不出。更待何時。龍友問曰。李香君爲何不見。妥娘答曰。我三人一同出外。奈彼脚小伶仃。難以行動。因喚一乘小轎。擡彼先走矣。龍友復問曰。朝廷果然出去否。白門曰。我等不甚深悉。沈公憲張燕筑隨後卽來。問彼方知真信。言尙未已。遙見沈公憲身被錦衣。懷抱鼓板。張燕筑手提紗帽。並握鬚髯。飛奔而來。形殊倉卒。龍友喚止之。問曰。汝等何故如此慌張。公憲曰。楊老爺。殆猶未知耶。北兵殺過江來。皇帝已從夜間偷走矣。龍友曰。汝等今往何處。燕筑曰。各人回家探望。準備逃生。妥娘笑曰。惟有我等不怕。回到院中。準備接客。龍友曰。此時尙思接客。可稱奇談。妥娘曰。老爺有所不知。大凡兵馬營中。賺錢最易。笙歌隊裏。賣笑何妨。誰不愛。

同一肺腑

香君先到家中

龍友本思還鄉。乃後來仍作蘇淞巡撫殉節而死。

崑生來得湊巧

一心不忘侯公子。足見崑生義氣。

隋宮衰。柳吳苑殘。花乎語畢。卽與公憲等三人俱去。龍友歎曰。彼等親見聖上出宮。光景已是不妥。我不如速往媚香樓。收拾行李。趁早還鄉去也。主見已定。返轡奔馳。目覩逃亡人衆。奔走街衢。料想君宰失迷。此時恐難出江關耳。轉瞬已至李家院門。下馬急叩。藍瑛聞剝啄聲甚厲。啟戶視之。疾詢曰。楊老爺何故去而復返。龍友曰。北信緊急。君臣逃散。尙能作蘇淞巡撫乎。我故整理琴襪。被更換布韞。青鞋欲喚一葉扁舟。載歸鄉里也。田叔點首曰。此事我亦知之。適香君回家時。已將詳細告我矣。乃回首喚香君出。香君珊珊而至。卽與龍友萬福。龍友曰。多日不見。今朝匆匆一敘。又將遠別。香君問曰。楊老爺欲向何處去乎。龍友曰。我竟回做鄉貴陽去耳。香君泣曰。侯郎獄中未出。老爺又欲還鄉。儂一弱女子。孑然孤立。更有誰來照顧耶。龍友喟然曰。如此大亂情形。萬分急迫。父子尙難相顧。焉能攜帶他人。語雖如是。而心中頗覺爲難。初不意蘇崑生之突如其來也。崑生自湖廣回京。適值城中大亂。旌旗滿目。改變乾坤。所以性急匆忙。特至院中探聽朝宗信息。可巧龍友在院。又喜香君出宮。相見之下。遽問龍友曰。侯相公因何不見。龍友曰。侯兄未曾出獄。焉得至此。香君曰。師父今從何處來乎。崑生曰。我因相

宜香君之情
急也

崑生既至龍
友乃放心去
矣
離宮出獄後
滿擬見面而
仍不得見抑
何其緣分之
淺耶

情根未斷

藍田叔是南
朝第五作者

救侯郎。遠赴武昌。不料寧南暴卒。當卽連夜回京。忽聞亂信。急忙尋至獄門。早已封鎖。俱開。衆囚四散。網開三面。未見侯郎。豈真將秀才害耶。香君哭曰。師父速替儂尋侯郎。來。龍友曰。汝看烽火。迷天烟塵。遍地拋妻棄子。一時恐難以團圓也。今爲汝幸者。有汝師父作伴。我卽欲出京就道矣。又回顧田叔曰。藍田老收拾行李。盍與我一路同行乎。田叔曰。小弟家在杭州。安能陪汝遠去。龍友曰。既如此。我當換上行衣。卽此告別。乃起身率從人去。香君忍不住珠淚盈盈。哭曰。楊老爺竟自去矣。祇有師父知儂心事。前日累汝千山萬水。尋到侯郎。不想奴家進宮。侯郎入獄。兩不見面。今日奴家離宮。侯郎出獄。又不見面。還求師父可憐。領儂向各處尋訪。崑生曰。侯郎不至院中。必然出城去矣。何從尋訪。香君曰。儂今定欲尋郎。任彼在天之涯。在地之角。亦情願踏破鐵鞋。遍歷三千世界也。田叔曰。西北一帶。俱是兵馬。料彼不能渡江。如欲尋訪。諒在東南山路。香君曰。就去何妨。縱入深山。荒野。而仙境。或似天台。重締三生石上之緣。亦未可知。崑生曰。汝既一心欲尋侯郎。我亦有避亂之意。一准引汝前往。惜我路徑不熟。奈何。田叔指示曰。城東棲霞山中。人跡罕到。大錦衣張瑤星先生。棄職修仙。我正欲拜訪爲師。何不

伴同行。倘或天緣巧合。得以相會於其間。亦屬意中事。未識汝等以爲然否。崑生連聲稱妙。曰。各人卽收拾行囊。一同出城可也。香君亦甚願意。遂與崑生田叔等捨此風月名場。跳出烟花舊寨。所不能消釋者。惟此一點情根耳。雖金蓮窄窄行走。頗艱然欲覓桃洞仙源。急離秣陵險地。亦幾忘路之遠近矣。

第二十七章 劫寶

自寧南舉兵東下後。黃得功奉命徵調。堵截坂磯。雖寧南中道身亡。其子左夢庚猶率領舊部。據住九江。得功故駐紮蕪湖。防其北犯。未能遽奏凱還。卽鳳淮劉澤清劉良佐二鎮。亦離江北而至。上江備禦左兵。以致鳳淮一帶。千里營空。北兵遂長驅直入。連夜渡淮。圍困揚州。南都震恐。警信頻傳。其失計爲何如乎。得功聞探卒稟報。心乃大驚。急喚田雄曰。汝是我心腹之將。速領人馬往保南京。旣而歎曰。我今推究其禍。實由阮司馬夜發兵符。調鎮移防耳。豈知拆東補西。顧此失彼。前拋河洛。後棄淮揚。任彼鐵騎飛來。嗟我金陵。氣黯縱提一旅之師。焉能救燎原之火耶。是時田雄尙未起行。而弘光帝已蒙塵至矣。蓋帝逃出南京。晝夜奔走。宮監嬪妃。漸漸失散。僅有太監韓贊周相隨在

此時稍知阮
鬻之誤然已
無及矣

享盡宮中之
樂應受逃難
之苦

後。行。吟。江。畔。乞。食。村。間。且。在。此。炎。天。赤。日。之。中。策。瘦。馬。以。獨。行。正。不。知。何。處。是。納。涼。之。所。殊。可。傷。也。昨。日。往。見。魏。國。公。徐。弘。基。被。其。驅。逐。出。府。今。日。方。至。蕪。湖。遙。覩。前。面。軍。營。知。是。得。功。駐。紮。之。處。指。望。其。容。留。收。養。得。以。寄。人。籬。下。斯。願。足。矣。帝。乃。至。得。功。轅。門。首。下。馬。喚。贊。周。上。前。傳。言。贊。周。領。命。高。呼。門。上。有。人。否。右。軍。卒。自。內。出。動。問。曰。汝。從。何。處。來。乎。贊。周。以。南。京。對。且。曳。其。衣。低。聲。相。告。曰。萬。歲。爺。駕。到。傳。汝。將。軍。速。出。迎。接。軍。卒。不。信。叱。曰。萬。歲。爺。焉。得。到。此。汝。休。來。將。我。恐。嚇。帝。從。旁。謂。之。曰。汝。去。喚。黃。得。功。向。外。卽。知。真。僞。彼。曾。在。江。浦。迎。鑾。護。駕。認。識。寡。人。之。面。目。也。軍。卒。見。其。人。物。不。同。又。聽。其。口。氣。甚。大。乃。轉。身。進。內。傳。稟。得。功。聞。言。狐。疑。不。決。慌。卽。出。外。細。認。將。及。轅。門。帝。早。見。之。先。言。曰。黃。將。軍。一。向。無。恙。耶。得。功。辨。別。非。謬。急。忙。跪。呼。萬。歲。請。帝。入。帳。朝。見。贊。周。乃。扶。帝。升。帳。而。坐。得。功。隨。入。朝。拜。曰。臣。拜。吾。主。重。仰。天。顏。未。識。聖。駕。私。巡。所。爲。何。事。蕭。條。鞍。馬。狀。似。蒙。塵。殆。今。神。龍。失。水。致。教。飄。蕩。風。雲。乎。此。皆。臣。等。之。罪。咎。在。將。相。之。深。負。國。恩。也。帝。歎。曰。事。到。今。日。後。悔。無。及。但。望。汝。保。護。朕。躬。耳。得。功。拍。地。哭。奏。曰。皇。上。深。居。宮。中。臣。方。能。效。命。闔。外。今。乃。下。殿。而。走。大。權。盡。失。致。使。臣。進。不。能。戰。退。不。能。守。嗚。呼。十。分。事。業。已。去。

咎在將相責
之甚是
雖是武人而
見解明白

弘光之言無
耻已極
得功之言千
古不磨

田雄情愴數
語早有變心
頃乃可殺而
中功尙在夢

九分奈何奈何。帝曰：不須慌急。寡人但求苟全性命。至於皇帝一席。我亦甘心退讓矣。得功驚歎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聖上烏得棄之。帝曰：棄與不棄。全在將軍一人。得功曰：微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其地均非所知。帝泣曰：將軍果是一位忠臣也。得功跪奏曰：聖上鞍馬瘁頓。早往後帳安歇。所有軍國大事。明日再行請旨定奪。帝點頭應之。贊周方扶之入。惟斯時之得功。焦思萬狀。喃喃自歎曰：嗟乎。明朝三百年國運。爭此一時。十五省皇圖。歸此片土。如斯天大。干係欲令我一人擔承。又焉能之。既而傳諭大小三軍曰：今夜馬休解轡。人休解甲。搖鈴擊梆。分外小心。毋得疏忽。衆皆應命。得功又喚田雄曰：我與汝是宿衛之官。卽在行宮門外。同臥支更。以免意外之虞。於是得功提心吊膽。手握雙鞭。頭枕田雄之股而臥。帳外則搖鈴擊梆。報數更籌。巡邏不絕。可謂嚴密周至矣。田雄忽向得功悄語曰：元帥。我看皇帝之相。不似享福之器。況北兵過江。人皆投順。元帥亦須見機而作爲。是得功曰：惡。是何言歟。古云：孝當竭力。忠則盡命。爲人臣子。豈可懷揣二心。正言論間。忽聞外面傳鼓聲。驚曰：晚上因何傳鼓。慌忙起來。見一軍卒入內報曰：報元帥。有一隊人馬。從東北方而來。云是二鎮劉老爺。今欲會見元帥。商議

忠
心
人
與
負
心
賊
兩
兩
對
照

罵
得
爽
快
打
得
正
當

不
知
君
父
之
恩
焉
知
兄
弟
之
義
變
起
肘
腋
或
責
得
功
之
不
識
人
雖
然
以
一
黃
而
敵
二
劉
吾
知
其
終
難
免
矣

軍情得功不以爲憂。方以爲三鎮會齊。保駕乃可無虞矣。立即出外觀之。果見劉良佐與劉澤清。率領軍隊。並馬而至。將及營門。即高呼黃大哥在否。得功私心竊喜。急應曰。愚兄在此。恭候多時。二劉下馬。良佐先開言曰。二哥獲得寶貝。竟瞞蔽我等。兄弟二人乎。得功不解。問曰。是何寶貝。澤清曰。寶貝即是弘光。得功搖手曰。切莫高聲。聖上已安歇矣。良佐悄悄問曰。今夜尙不獻寶。更待何時。得功曰。不知所獻何寶。澤清實言曰。將弘光送與北朝。我等皆爵封王位。豈不是獻寶乎。得功怒喝曰。汝等二人。敢來作此勾當。我黃闖子焉能容得。即舉雙鞭擊之。二劉各掣佩劍招架。得功大罵曰。反賊反賊。汝今望風降敵。賣主求榮。狀類波斯。思居奇貨。爭功邀賞。倒戈劫君。真乃喪心病。反面無情之賊黨也。良佐曰。且慢破口。自己兄弟。爭鬧何爲。得功怒叱曰。萬惡狗才。君父尙且不識。誰與汝認兄弟。耶。言已。又同二劉動手。不意田雄在得功後。暗罵笨牛。恨其尙不見機。彎弓拈箭。竟向得功腿上射之。得功應弦而倒。二劉鼓掌大笑。田雄返身入後帳。迅將弘光背出。帝喚韓贊周相隨。贊周不應。帝恨曰。奴才竟捨我而去乎。掌擊田雄之面。且問曰。汝背我向何處去耶。田雄曰。背汝到北京去。帝心惶急。狠咬田雄之肩。田雄

田雄被咬背
瘡見骨而死
頗快人意

養賊在家販
帝而去黃不
能辭其責何
明送於天下
嘗於得功
之手然因其
忠於弘光黨
於馬阮後世
不能無憾焉

時值五月譯
者即以屈原
陪襯史公頗
見心思

忍痛既至外方。擲帝於地。向二劉拱手曰。皇帝一枚奉送。二劉亦拱手答曰。領謝領謝。各曳帝之衣袖而行。得功雖受傷在地。急即抱住帝腿。喚曰。田雄田雄。快來奪駕。蓋未知田雄變心也。田雄作勢使之放手。二劉竟曳帝去。得功欲起不得。問誰人射我一箭。田雄曰。是我等放箭射賊。誤傷元帥。得功曰。真是瞎眼狗才。我且問汝。汝何故將聖駕背出。田雄曰。我想護駕逃走。不料被彼奪去。得功曰。既如此。汝與我速速追回。田雄笑曰。不勞元帥鈞諭。我是一名長解。行將收拾包囊。護送進京矣。語畢。手提包囊。飛奔而去。得功大怒曰。此等傷天害理之反賊。恨我不及殺汝矣。嗚呼。天乎。焉知明代江山。斷送於我黃得功之手乎。我雖平生驍勇。力敵萬夫。然阻不住黃袍北上。定被江東父老所笑。不如一死報國。以明此心之無他也。乃拔劍自刎而死。

第二十八章 沈江

時維五月。見夫龍舟競渡。聚賽於江頭者。非弔屈原之忠魂乎。不意千載而後。適值乙酉五月。史可法亦隨屈原而去。吾將以弔屈原者。並弔史公矣。史公自誓師後。僅率三千子弟。死守揚州。無如力盡糧絕。外援不至。是夜被北兵攻破北城。史公本擬自盡。忽

非自經講讀
之匹夫可比

或傳史公被
害揚州者誤
也

至是大哭死
志已決

照應細密

念及明朝三百年社稷全仗一己支持豈可效無益之死而捨孤立之君乎因此追下南城直奔儀真幸遇報船渡過江來雖離南京不遠而兩腿酸疼不能走動爲難之際得一白驢遂折柳枝作鞭跨驢而行獨自一人走此空江野路孤懷抑鬱滿目淒涼遙望白下城關雲中宮殿恨不能一蹴而幾再圖後舉也方當加鞭疾馳間不期迎面來一老者肩背包囊匆匆而至不及趨避猛然一撞老者傾跌於地急呼曰險甚險甚我幾乎滾入江去驢上老將爺奈何視而不見耶史公慌忙下驢手扶老者起招賠曰得罪得罪我且問汝汝從何處來乎老者曰我從南京來史公急問曰南京光景如何老者曰汝尙未知耶皇帝已於前數日潛逃日下北兵過江滿城大亂城門久不開放矣史公大驚曰若是則去亦無益嗚呼皇天后土二祖列宗奈何半壁江山尙不能保住耶言時放聲大哭老者聽其哭聲甚哀彷彿是史閣部乃問曰汝敢是史老爺乎史公點首稱是並問老者如何認識老者答曰小人是太常寺老贊禮曾在太平門外伺候老爺老爺可記得否史公曰果然果然記得是日慟哭先帝卽是老兒老贊禮曰不敢請問老爺爲何如此狼狽史公愀然曰今夜揚州失陷方從城上縋下因而至此老贊

帝已去國已
亡史公於是
乎死矣

囚人出獄至
此始露

朝宗與史公

禮曰。茲將焉往。史公曰。本欲往南京保薦。別作後圖。不料聖上先已出走。我將安往耶。語至此。頓足大慟。復曰。聖上棄我而去。我殆如斷篷之船耶。抑如無家之犬耶。嗟乎。呼天不應。喚地無靈。欲歸無路。欲進難前。覩此滾滾波濤。是我葬身之地。豈不勝於一坏黃土耶。既而自顧其身。又曰。我史可法亡國罪臣焉。容得冠裳而去耶。言已。摘帽脫靴。寬袍解帶。老贊禮見其有尋死之狀。急曰。老爺還請三思。不可短見。史公歎曰。汝看茫茫世界。我史可法雖有英雄之志。然時至今日。目覩江山換主。我尙留戀何爲哉。遂聳身躍入江中而逝。老贊禮聽其言語。未及防備。今見史公投身江流。不覺呆望良久。方抱靴帽袍服。哭喚史公曰。老爺真是盡節忠臣也。若不遇小人。誰知汝投江而死耶。正當大哭之際。前有柳敬亭與侯朝宗。後有陳定生與吳次尾。攜手而來。朝宗回首喚曰。定兄次兄。天色將晚。速卽緊行一步。陳吳應之。敬亭曰。我等出獄。不覺數日。東藏西匿。終無棲身之地。今已至龍潭江岸。理宜彼此商酌。分路逃生。爲是。定生曰。然。突見老贊禮望江大哭。忙問曰。老兄何故在此悲慟。老贊禮見有人動問。乃止淚而答曰。我是行路之人。適見史閣部老爺投江而死。不由人不傷心痛哭耳。朝宗尙未深信。因曰。史閣

更爲關切聞
之能不駭然

盡情痛哭

朝宗曾依慕
下其哭益痛

部焉得至此。老贊禮曰。今夜揚州城陷。逃到此間。聞得皇帝出走。彼卽連連頓足。跳入江去矣。朝宗曰。安有此事。老贊禮以手指示曰。汝若不信。請看脫下之衣服靴帽。便知非謬。敬亭趨前翻視。見有渾身硃印。忙喚朝宗觀之。乃欽命總督江北等處兵馬內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印。又朝宗驚哭曰。果然是史老先生也。定生曰。我等當對衣冠哭拜一番。於是老贊禮將衣冠向上安設。衆皆叩拜而哭曰。公今跳出重圍。行經江畔。孤城已失。故國難忘。誰知千里長江。早歸別姓。空剩一腔熱血。盡付東流。嗚呼痛哉。朝宗更手拍衣冠。大哭不止。敬亭曰。閣部盡節。已成一代忠臣。相公不必過哀。我等當分手矣。朝宗遙指曰。汝看一望烟塵。我將安歸乎。定生曰。我二人遠道前來。原爲送兄過江耳。今旣不能北上。何不隨我南行。朝宗曰。如今紛紛亂世。焉能終始相依。不若各人自便之爲佳也。次尾曰。究不知兄意若何。朝宗曰。我與敬亭商議。欲尋一深山古寺。暫避幾日。再圖歸計。老贊禮從旁攙言曰。老漢正思往棲霞山去。是處地方幽僻。儘可避兵。何不一同前往。朝宗深以爲然。定生次尾皆曰。侯兄旣有棲身之所。我等卽此告別。遂各揮淚而行。朝宗送二人去。乃問老贊禮曰。汝往棲霞山中。有何公幹。老贊禮曰。實告

老贊禮與張道士心事相同

梅花嶺有史公衣冠墓

先以棲霞山一提蓋爲衆人歸結之地也
表敘玉京留宿

相公。我是太常寺中老贊禮。爲因太平門外。哭奠先帝之日。一衆文武百官。盡屬虛應故事。我故一時氣憤。遍約村中父老。捐施錢糧。准於七月十五日。欲替崇禎皇帝建一水陸道場。不料南京大亂。好事難行。因攜帶錢糧。逕往棲霞山上。虔請高僧。了此心願。敬亭連稱好事。朝宗惟乞求攜帶。老贊禮尙欲收拾衣服靴帽。敬亭問曰。汝將各物送往何處去耶。老贊禮曰。我想揚州梅花嶺。是其點兵之所。一俟大兵退後。我去招魂埋葬。始有史閣部千秋佳城也。朝宗贊歎曰。如此義舉。更令人欽佩之至。老贊禮乃與朝宗敬亭同行。時已暮色蒼然。月生江上矣。

第二十九章 棲真

秣陵之東。有棲霞山焉。白雲疊疊。翠嶂重重。竹徑烟迷。松濤風送。洵是仙蹤相會之處。人跡罕到之區也。今李香君得至此間。實由藍田叔之引領。蘇崑生之護送耳。既入山中。欲尋住宿之所。見有一菴。題名葆真。叩門而入。巧遇卞玉京爲此菴之主。遂與崑生止宿於此。惟香君情根未死。幽恨難消。不見侯郎。於心滋戚。因謂崑生曰。郎今未遇。妾無所歸。還求師父用心尋覓。崑生曰。此事暫且從緩。汝不見烟塵遍地。却向何處尋覓。

悟道語

玉京雖悟道
而情根未斷

爲下章作樵
張本

耶。且待菴主向外議一常住之法。再作區處。言談未已。玉京自內出。蓋其來此已五月。餘實因昏主搜捕歌妓。逼斷塵心。乃易道姑裝。隱跡於此山中。笑看閒雲。身同野鶴。十載繁華似夢。半生花月成空。今留香君棲宿。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幾令人回首。當年又種桃花於洞口。也是時玉京向外與香君崑生相見後。卽曰。草菴淡薄。屈尊二位。殊爲抱歉。香君曰。多承收留。感激非淺。崑生乃實陳己意曰。我正有一言奉告。江北兵荒馬亂。急切不敢前行。況老朽僅知吹歌。山中又無用處。連日攪擾。甚覺不安。玉京曰。何出此言。且俟舊侶重來。蓬山路。達定許。前緣不斷。巫峽情濃矣。二位如不嫌寂寞。又何妨下榻其間乎。崑生曰。雖然。我有一活計在此。言時。更換鞋笠。取出斧擔繩索等物。復曰。趁此天晴。我欲往嶺頭澗底。檢取松柴。以供早晚炊飯之用。豈不勝於坐喫山空耶。玉京阻之。崑生曰。彼此度日。安可偷閒。遂挑擔出菴而去。玉京將門閉掩。香君曰。儂在此閑坐無聊。願作縫紉之事。以消長夏。玉京曰。正有一事借重。下月中元節。村中男女許到白雲菴。與皇后周娘娘懸掛寶幡。敢求妙手。代彼造成。可算是十分功德也。香君點首曰。如此好事。情願助力。玉京見其應允。卽取幡料出。陳於案上。香君一片虔誠。薰香

點清眉目

咫尺天涯一
門阻隔緣何
慳耶

洗手方執旛以縫之。且自歎曰。想儂前身孽重。纖纖十指。僅知簫孔箏絃。幾曾作女紅針線耶。玉京曰。香姐心靈手巧。一捻針線。便是不同。香君曰。儂實不諳針線。全憑虔心一點而已。今者手捧仙旛。自甘懺悔。縱使指頭腫裂。儂將綉出鴛鴦別翻新樣也。綉旛之時。而剝啄之聲。起於戶外。此間係清靜地。來者果爲誰耶。乃卽香君日夜思念之侯郎。與老贊禮柳敬亭同至於此也。侯郎既至。則轉瞬可見香君矣。而孰知不然。老贊禮引領入棲霞山。謂朝宗曰。汝等須尋一道院。作爲安歇之所。朝宗舉首望之。見夫白石爲牆。碧蘿牽戶。此中定是仙家。盍呼道童而問之。乃煩老贊禮上前叩門。玉京聞聲而起。隔扉問其來由。老贊禮答曰。我等從南京來。欲借貴菴暫安行李。玉京曰。此處是女道住持。從不留客。汝看石垣四聳。晝掩重門。爲女冠修真之地。母來相混。敬亭曰。我等非比遊方僧道。暫住何妨。玉京拒絕曰。菴中嚴持戒律。謹守清規。與處女閨閣無異。豈容俗客喧擾耶。香君亦從旁和之曰。此言有理。今非比身在青樓之日矣。玉京曰。然此是我修行本等。不用畀保。且往香厨用齋去也。老贊禮尙欲叩門。朝宗止之曰。彼既謹守清規。我等何必苦苦糾纏。老贊禮曰。前面菴觀尙多。待我再去訪問。二人於是行行。

繼之有神仙之概

逢玉京則閉門不納逢繼之則下榻相招筆法不同丁老出家爲侯生所不知故特補出

爲敬亭作漁翁張本

復行行見一人道家裝束芒鞋竹杖手提藥籃蹣跚而來蓋是人方從深山古洞採藥歸也老贊禮心竊喜之趨前拱手曰老仙長我等因上山做好事欲借道院暫安行李敢求方便一二道人不答注目於老贊禮之後詳加審認不覺脫口而出曰此位相公好似河南侯公子敬亭急應曰不是侯公子是誰道人聞其言又細認而言曰老兄可是柳敬亭乎敬亭曰然朝宗亦留意認之失驚曰汝是丁繼老今何以出家乎繼之曰侯相公有所不知我自知年已遲暮性又疎懶因此羞入舊宮辭家遠出願誦黃庭一卷也敬亭曰請問住持何山繼之曰離此不遠有座采真觀卽是修煉之所不嫌荒僻就請暫住何如朝宗欣然從之老贊禮曰二位得遇故人已有棲身之地我欲往白雲菴商量醮事去矣朝宗謝其攜帶老贊禮乃作別去繼之始攜朝宗敬亭而行跨過白泉又登紫閣雪洞風來雲堂兩落朝宗忽驚曰面前一道溪水陷斷南山如何過去繼之曰不妨傍岸有一漁船我等且坐船閑話等候漁翁至此央彼撐去不及半里卽是采真觀矣三人旣上漁船敬亭曰我老柳少時在泰州北灣專以捕漁爲業本是弄船慣家待我撐去可乎朝宗連聲稱妙敬亭乃持篙撐之朝宗謂繼之曰自從梳攏香君

桃花扇時刻
在手閱者勿
忘

敬亭勸朝宗
與崑生勸香
君同

此章之始係
譯者有意一
提使閱者一
覽便知

借重光陪。不覺一別已是三載。繼之曰。然且問香君入宮之後。可有消息也未。朝宗搖首。取扇指示曰。並無消息。惟此桃花扇。尙是我二人訂盟之物。至今時刻在手。回憶青樓舊夢。竟成地老天荒。此恨此情。迄無窮盡。蓬山路隔鸞鳳。分飛可憐。美滿良緣。變作花殘月缺。能不悲哉。敬亭曰。前日皇帝私走。嬪妃逃散。料想香君已出宮門。且待南京平定。再去尋訪。或有相逢之日也。朝宗歎曰。遭此兵劫。四散流離。恐今生未必相逢矣。言之淒然淚下。繼之指謂敬亭曰。門前一帶竹籬。便是采真觀。請卽攏船可也。敬亭將船挽住。一同上岸。繼之呼道僮取行李進。相讓而入。

第四十章 入道

去年七月十五日。張瑤星自北京來。途遇田叔益所。閒話於旅店中。哭拜先帝。精誠感格。在夜深風雨之時。恍惚間。見先帝先后乘輿而過。當日發一願心。欲於來年七月十五日。在南京建水陸道場。乃彈指光陰。瞬經一載。南都不守。時局已更。瑤星早於三月間。掛冠歸山。住居白雲庵中。書客蔡益所。當時隨之出家。載來五車經史。山人藍田叔。近日來此修道。遍畫四壁蓬瀛。故此荒山之山。既可讀書。又可臥遊。何樂如之。雖世態。

雖曰終古無
愁然念及先
帝則不愁而
仍愁矣

修齋追薦不
過聊盡我心
耳

以下均照黃
籙科儀敘次
分明

此百姓不忘
先帝

瑤星第一次
打扮

第二次打扮

紛紜容顏已老而處此玉壺瓊島終古無愁矣惟生平所耿耿於心者先帝之深恩未報耳今當乙酉中元節瑤星欲了願心廣延道衆大建經壇與先帝修齋追薦適值南京老贊禮至約會村中父老來此搭醮乃喚弟子蔡益所藍田叔出面諭曰爾等率領道衆按照黃籙科儀早設壇場待我沐浴更衣虔心拜請也於是益所田叔鋪設三壇供養香花安排茶果立旛掛榜位置整齊事畢田叔謂益所曰汝看山下父老捧酒頂香紛紛來也其時老贊禮率領村中男女或頂檀或攜村醪或挑紙錠或執綉旛望帝座以非遙問皇孫之誰是有不掩淚追思傷心憑弔者乎老贊禮等既至山上入庵相見同聲言曰衆位道長我等社友俱已齊集卽請法師巡壇益所田叔乃向內請曰鋪設已畢請法師更衣巡壇行灑掃之儀一時鼓作三通另有道士四名各奏仙樂益所等身換法衣手捧香爐恭候法師向外須臾瑤星緩步而出戴金冠披法衣擎淨盞執松枝巡壇灑掃露滴清涼塵消熱惱高瞻玉座響動雲璈瑤星周巡三轉而退益所等又向內請曰灑掃已畢請法師更衣拜壇行朝請之禮乃設牌位於三壇正壇設故明思宗烈皇帝之位左壇設故明甲申殉難文臣之位右壇設故明甲申殉難武臣之

位。陳設後。細樂復作。瑤星九梁朝冠。鶴補朝服。金帶朝靴。手執牙笏。步至壇前。跪而祝曰。

伏以星斗增輝。快覩蓬萊之現。風雷布令。遙瞻閭闔之開。恭請故明思宗烈皇帝九天法駕。及甲申殉難文臣。東閣大學士范景文。戶部尙書倪元璐。刑部侍郎孟兆祥。協理京營兵部侍郎王家彥。左都御史李邦華。右副都御史施邦耀。大理寺卿凌義渠。太常寺少卿吳麟徵。太僕寺丞申佳胤。詹事府庶子周鳳翔。諭德馬世奇。中允劉理順。翰林院檢討江偉。兵科都給事中吳甘來。巡視京營御史王章。河南道御史陳良謨。提學御史陳純德。兵部郎中成德。吏部員外郎許直。兵部主事金鉉。武臣新樂侯劉文炳。襄城伯李國禎。駙馬都尉鞏永固。協理京營內監王承恩等。伏願彩仗隨車。素旗擁駕。君臣穆穆。指青鳥以來臨。文武皇皇。乘白雲而至。止。共聽靈籟。同飲仙漿。

朝請既罷。細樂又奏。將酒三獻。向上四拜。老贊禮與村民等隨之而拜。瑤星禱告曰。叩請烈皇。下降碧霄。解脫煤山。古樹來享。椒酒松香。莫恨一羣流寇。誰保千古皇基。伏望

言之有理聊
慰先帝在天

之靈

蔡藍拜禱殉節諸臣

精靈永留山廟。使臣民沒世不忘也。禱畢而退。益所田叔在左右位前。獻酒叩拜。老贊禮與村民等又隨之而拜。益所田叔禱告曰。我等一片虔誠。謹祝甲申殉節文武羣僚。或絕粒。刎頸。幽恨難消。或墜井。投繩。忠心不屈。還祈此日。君臣同深醉飽。尙其饗之。拜罷起身。奠酒焚帛。送神歸天。衆亦焚燒紙錠。奠酒舉哀。老贊禮禮直至今日。方得痛哭盡情。村民等俱曰。我等願心已了。可以用齋去矣。衆人暫時散去。益所田叔復向內請曰。朝請已畢。請法師更衣登壇。做施食功德。乃設焰口。結高壇。細樂繼作。瑤星頭戴華陽巾。身披鶴氅。手執拂子。徐行至壇前。拜起登壇。益所田叔侍立於旁。瑤星拍案口誦曰。

第三次打扮

還超度陣亡之願

竊維浩浩沙場。舉目見空中之樓閣。茫茫苦海。回頭登岸上之瀛州。念爾無數國殤。有名敵愾。或戰畿輔。或戰中州。或戰湖南。或戰陝右。死於水。死於火。死於刃。死於鏃。死於跌撲踏踐。死於癘疫饑寒。咸望滾榛莽之鬪。飛風煙之燐火。遠投法座。遙赴寶山。吸一滴之甘泉。津含萬劫。吞盈掬之玉粒。腹果千春。誦時。撒米澆漿。焚化紙錢。雖曰幽明路隔。而戰死沙場。難歸故土者。一切餓魄饑魂。莫

復結南朝君
臣死生之案

三忠何其榮

封爵皆有所
本載在神仙
位業錄中非
虛語也

二奸何其苦

證明善惡之

不來。享甘露味矣。益所田叔同聲曰。施食已畢。請法師普放神光。洞照三界。將君臣位業指示羣迷。瑤星曰。甲申殉難君臣。久已超昇天界矣。益所田叔並問曰。還有今年北去君臣。未知如何結果。懇求指示。瑤星回顧左右曰。汝等兩廊道衆。齋心肅立。待我焚香默坐。閉目靜觀。衆皆無語。瑤星合睛良久。儼如入定。少時始醒。乃謂衆人曰。北去弘光皇帝。及劉良佐、劉澤清、田雄等。陽數未終。皆無顯驗。益所田叔趨前稟曰。還有史閣部、左寧南、黃靖南三位死難之臣。未知如何報應。瑤星點首。又閉目凝神者久之。既而開目曰。善哉善哉。我方夢見督師內閣大學士兵部尙書史道鄰先生。自云奉上帝之命。冊爲太清宮紫虛真人。寧南侯左崑山。靖南侯黃虎山。封爲飛天游天二使者。一同走馬赴任。幢幡對對。旗幟紛紛。細樂鼓吹。在前引導。甚是榮耀。足見皇天報應。不昧功勞也。益所田叔各宣天尊之號。拱手曰。果然善有善報。天理昭彰。旣而稟曰。還有奸臣馬士英、阮大鍼。未知如何報應。瑤星復閉目有頃。始啟視而言曰。苦哉苦哉。適見馬士英散髮披衣。被雷神擊死在台州山中。阮大鍼尙有冠帶在身。正走至仙霞嶺上。亦被山神夜叉推跌而死。二人都皮開腦裂。十分苦惱。足見孽鏡明明。當頭忽照。恢恢天網。

報

香君來矣

朝宗亦來矣

不期而遇那
得不驚
久別重逢確
有此等景象

注重在桃花
扇

結桃花扇何
等力量

插翅難逃也。益所田叔又誦天尊之號。拱手曰。果然惡有惡報。天理昭彰。續稟曰。兩廊道衆。恐未聽得明白。還求法師高聲宣揚一周。是時老贊禮與衆村民等。執香竚立。恭聽法音。瑤星乃舉拂朗示曰。衆愚民聽者。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蓋善惡到頭。有報只爭來。早來遲耳。老贊禮等叩頭退去。適卞玉京引領李香君至。玉京與女道等。在周皇后壇前。懸掛寶幡後。方來講堂中參見法師。隨後丁繼之亦偕侯朝宗到此。壇前稽首畢。朝宗持扇立於一旁。初未知香君之卽在其側也。但聞瑤星在壇上拍案警衆曰。汝等兩廊善衆。須將塵心拋盡。始求得向上機緣。若帶一點俗情。免不得輪迴千遍。朝宗聽講之際。偶一回顧。見是香君。殊出意料之外。急卽上前。手曳其衣。香君猛然驚視。乃日夜迴腸之心上人。悲喜交集。低聲曰。汝是侯郎。想煞儂也。回憶當日者。一旦分離。兩相睽隔。音書難寄。夢寐徒勞。方疑恨海茫茫。空填精衛。詎意情天耿耿。闕補媯皇乎。朝宗以手指扇曰。汝看鮮血滿扇。開放紅桃。不幾如登壇說法。亂墜天花耶。我將何以報汝。言時。二人把玩是扇。繼之手曳朝宗。玉京手曳香君。並謂之曰。法師在壇。且慢訴情。二人置之不理。瑤星拍案怒叱曰。何物兒女。敢來此處調情。疾忙下壇。手

先由四人分
說繼又說及
柳蘇筆法并
并絕無遺漏

一說一辯各
自有理
當頭一喝即
用慧劍割斷

裂其扇。擲之於地。乃曰。此間清靜道場。焉容得狡童游女。戲謔混雜。餘怒未已。益所細認之。驚訝曰。此是河南侯朝宗。法師何竟忘之耶。瑤星曰。此女子又是何人。田叔曰。弟子認得。此乃舊院李香君。本是侯兄聘妾。瑤星曰。一向都在何處來乎。繼之答曰。侯相公住在弟子采真觀中。玉京亦答曰。李香君住在弟子葆真菴中。丁卞代答後。朝宗方向前作揖。以張瑤星先生稱之。並謝前日超豁之恩。瑤星曰。汝是侯世兄。且喜今已出獄矣。然我爲汝出家。汝亦知之否。朝宗搖首曰。我實未知。益所曰。貧道蔡益所。亦是爲汝出家。其中委曲。待我等從容相告。田叔曰。貧道是藍田叔。特領香君來此尋汝。不想果然遇見。朝宗聞三人言。始悉均由一己而起。不勝感激曰。丁卞二師。收留之德。蔡藍二師。接引之情。我與香君。世世圖報不盡。香君曰。還有蘇崑生。今亦隨儂至此。朝宗曰。柳敬亭亦陪我前來。香君曰。柳蘇二位。不避患難。終始相依。更爲可感。朝宗點首曰。待我夫妻還鄉。一一酬報。瑤星正色曰。汝等絮絮叨叨。是何言也。當此地覆天翻。還戀情根。慾種。豈不可笑。朝宗急辨曰。此言謬矣。從來男女室家。人之大倫。離合悲歡。情有所鍾。先生如何干涉。瑤星怒曰。咄咄。一對癡蟲。汝看國在何處。家在何處。君在何處。父在

情絲何等爽
利運廣長舌散
天女花朝宗
香君無不猛醒

何處偏是區區花月情根割彼不斷乎可歎汝僅知兒女之嬌不顧滄桑之變艷語淫詞猶說前程錦片牽衣握手竟敢上告蒼穹焉知姻緣簿早已勾銷鴛鴦夢還宜猛醒好花已謝寶鏡難圓汝尙滿面含羞當場出醜詎不被旁人竊笑耶我勸汝及早回頭速投坦平大路勿再誤入歧途也朝宗警然而悟乃長揖曰聞此發聾振聵之言使我冷汗淋漓如夢初醒瑤星曰汝可明白否朝宗曰弟子明白矣瑤星曰既然明白汝卽拜丁繼之爲師朝宗應命而拜香君進言曰弟子亦明白矣瑤星曰既然汝亦明白卽拜卞玉京爲師香君遵命拜訖瑤星回顧丁卞命與彼等更換道裝二人易服後丁卞請瑤星升座行弟子引見法師禮從此芟去情苗何惜金枝玉葉割除愛念且聽鳳子龍孫星移物換似泛水漚境過情遷如敲石火祇賸浮生一半得受師教於今時縱觀世界大千願證仙班於異日朝宗香君參拜於座前俯首聽訓瑤星指示曰男有男境上應離方快向南山之南修真學道去者朝宗唯唯繼之引之而去瑤星又曰女有女界下合坎道快向北山之北修真學道去者香君唯唯玉京引之而去瑤星乃身下法座大笑三聲曰汝看彼二人判袂分襟並不將臨去秋波回頭一轉毅然竟行實由我

乍合卽離不
容少緩從此
情根永斷矣

至此桃花扇
已結而猶有
餘韻一章脫
盡尋常小說
窠臼

崑生爲山中
樵夫敬亭爲
江上漁翁是
南朝第六第
七作者

漁樵問答
是書以老贊
禮起以老贊

剗斷情根。撕碎此桃花扇。則桃花扇之艷跡。亡桃花扇之哀情。滅非惟當日一對癡蟲。再不許柔絲自縛。且使天下後世。祇聞桃花扇之名。亦不復爲桃花扇所迷。謂爲我之功。誰曰不宜。

續四十章 餘韻

自乙酉以迄於今。屈指已三載矣。蘇崑生與香君在山住宿。從未歸家。往來牛首棲霞。採樵度日。柳敬亭與彼同志。自送朝宗修道後。卽在此買一小舟。捕魚爲業。一漁一樵。時相邂逅。或歌或唱。儘可逍遙。是日崑生柴擔早歇。專候敬亭到此。促膝閒話。而敬亭已從龍潭江畔。罷釣歸來矣。值此秋雨新晴。波光似練。正欲尋崑生飲酒談心。一路盪槳而來。遙見生崑歇擔。盹睡。想是醉臥糟邱耳。乃上岸喚之醒。崑生驚視之。忙曰。大哥果然來矣。敬亭曰。賢弟殆已偏杯耶。崑生搖首曰。柴未賣去。安得有酒。敬亭曰。愚兄亦未賣魚。彼此囊空。如之奈何。崑生尋思半晌。乃拍手曰。有一代酒之法在此。汝輸水。我輸柴。二人煮茗清談。有何不可。正問答間。老贊禮攜絃提壺而至。見是柳蘇二人。趨前喚之。敬亭崑生拱手同問曰。老相公焉得到此。老贊禮曰。老夫住在燕子磯邊。今乃戊

禮結

桃花扇演義

二一〇

子年九月十七日。是福德星君降生之辰。我同山中衆社友。到福德神祠。祭賽已畢。路過此間。崑生復問曰。攜此絃子酒壺何用。老贊禮曰。見笑見笑。老夫編成幾句神絃歌。名曰問蒼天。今日彈唱樂神。社散之時。分得一瓶福酒。適與二位相遇。卽在此同飲三杯如何。敬亭曰。安敢取擾。老贊禮笑曰。此之謂有福同享。三人乃席地坐飲。崑生曰。可能將神絃歌。使我等細細領略乎。老贊禮頷首曰。極可使得。老夫心事。正欲向二位請教也。乃彈絃而唱曰。

一腔心事問
諸蒼天奈何
若是其夢夢
耶

（問蒼天）新歷數。順治朝。五年戊子。九月秋。十七日。嘉會良時。擊神鼓。揚靈旗。鄉隣賽社。老逸民。剃白髮。也到叢祠。椒作棟。桂爲楣。唐修晉建。碧和金。丹間粉。畫壁精奇。貌赫赫。氣揚揚。福德名位。山之珍。海之寶。總掌無遺。超祖禰。邁君師。千人上壽。焚郁蘭。奠清醕。奪戶爭墀。草笠底。有一人。掀鬚長歎。貧者貧。富者富。造命奚爲。我與爾。較生辰。同月同日。囊無錢。竈斷火。不啻乞兒。六十歲。花甲週。桑榆暮矣。亂離人。太平犬。未有亨期。稱玉罕。坐瓊筵。爾餐我看。誰爲靈。誰爲蠢。貴賤失宜。臣稽首。叫九閭。開聾啟聵。宣命司。檢祿籍。何故差池。金闕遠。紫宸高。蒼天夢夢。迎神來。

送神去。輿馬風馳。歌舞罷。鷄豚收。須臾社散。倚枯槐。對斜日。獨自凝思。濁享富清。享名。或分兩例。內才多。外財少。應不同規。熱似火。福德君。庸人父母。冷如冰。文昌帝。秀士宗師。神有短。聖有虧。誰能足願。地難填。天難補。造化如斯。釋盡了。胸中愁。欣欣微笑。江自流。雲自卷。我又何疑。

其歌作巫人腔。柳蘇拍手以和之。老贊禮唱畢。連稱獻醜。崑生贊曰。妙絕妙絕。較之離騷九歌。庸何多讓。敬亭曰。失敬失敬。老相公殆是財神轉世耶。老贊禮曰。請乾此酒。崑生取而飲之。咂舌曰。如此寡酒。實是難喫。敬亭曰。愚兄却備有下酒之物。崑生問是何物。敬亭曰。汝試猜之。崑生曰。汝所有者。不過魚鼈蝦蟹而已。敬亭搖頭曰。否。否。崑生曰。未識有何異味。敬亭以手指口曰。是我口中之舌。老贊禮先問曰。汝舌如何下酒讓客。敬亭笑曰。汝亦知。古人以漢書下酒乎。此舌能說漢書。豈非下酒之物。崑生曰。我與老哥斟酒。老哥即將漢書說來。老贊禮連聲稱妙曰。第恐菜多酒少耳。敬亭曰。既然漢書太長。我有新編一首彈詞。名曰秣陵秋。以此下酒何如。老贊禮曰。其卽南京近事否。敬亭曰。然。崑生笑曰。此是我等耳聞目覩之事。汝若少有謬誤。須當受罰。敬亭曰。一定無

談諧成趣

誤。汝試聽之。乃手彈絃子。作盲女彈詞調。唱曰。

首章說鼓詞
此章唱彈詞
柳老獨極大
小書之能事
矣

一首彈詞包
括南朝興亡

（秣陵秋）陳隋煙月恨茫茫。井帶胭脂土帶香。駘蕩柳綿沾客鬢。叮嚀鶯舌腦人腸。中興朝市繁華續。遺孽兒孫氣燄張。只勸樓臺追後主。不愁弓矢下殘唐。蛾眉越女纔承選。燕子吳歛早擅場。力士簽名搜笛步。龜年協律奉椒房。西崑詞賦新温李。烏巷冠裳舊謝王。院院宮妝金翠鏡。朝朝楚夢雨雲牀。五侯闕外空狼燧。二水洲邊自雀舫。指馬誰攻秦相詐。入林都畏阮生狂。春燈已錯從頭認。社黨重鈎無縫藏。借手殺讐長樂老。脅肩媚貴半閒堂。龍鍾閣部啼梅嶺。跋扈將軍譟武昌。九曲河流晴喚渡。千尋江岸夜移防。瓊花劫到雕欄損。玉樹歌終畫殿涼。滄海迷家龍寂寞。風流失伴鳳徬徨。青衣啣璧何年返。碧血濺沙此地亡。南內湯地仍蔓草。東陵輦路又斜陽。全開鎖鑰淮揚泗。難整乾坤左史黃。建帝飄零烈帝慘。英宗困頓武宗荒。那知還有福王一。臨去秋波淚數行。

彈詞唱畢。崑生曰。妙甚妙甚。果然原原本本。一無謬誤。老贊禮亦擊節稱美曰。雖是幾句彈詞。竟似吳梅村一首長歌。崑生曰。老哥學問大進。應敬一杯。敬亭笑曰。奈何使我

同是一舌而
趣味不同

補出亂後情
景

飲寡酒乎。崑生曰。愚弟亦備有下酒物在此。敬亭曰。汝所有者。定是山穀野蕪無疑。崑生曰。非也。非也。乃昨從南京賣柴帶回來者。敬亭曰。何不取來共享。崑生以手指口曰。亦卽我口中之舌也。老贊禮曰。如何又是此舌。崑生曰。實告二位。我三年未到南京。昨日忽然有興。進城賣柴。路過孝陵。見此寶城享殿。已成芻牧之場。敬亭急問曰。未知皇城如何。崑生曰。若說皇城。則牆傾宮倒。滿地蒿萊矣。老贊禮不覺下淚曰。不料光景至此。崑生復曰。我又一逕走到秦淮。悄立多時。竟不見往來人影。敬亭曰。長橋舊院。是我等熟遊之地。汝亦往觀否。崑生曰。焉有不去之理。長橋已無片板。舊院僅存瓦礫。敬亭捶胸長歎曰。慟死我也。崑生曰。其時疾忙回首。一路傷心。編成一套北曲。名爲哀江南。待我唱來。因拍板作弋陽腔。唱曰。俺樵夫呵。

（哀江南）（北新水令）山松野草帶花挑。猛擡頭秣陵重到。殘軍留廢壘。瘦馬臥空壕。村郭蕭條。城對著夕陽道。

（駐馬聽）野火頻燒。護墓長楸多半焦。山羊羣跑。守陵阿監幾時逃。鴿鷓蝠糞滿堂。拋枯枝敗葉當階罩。誰祭掃。牧兒打碎龍牌帽。

弔孝陵也

弔古宮也

弔秦淮也

弔長橋也

弔舊院也

總弔金陵也

（沈醉東風）橫白玉八根柱倒。墮紅泥半堵牆高。碎琉璃瓦片多。爛翡翠窗樞少。舞丹墀燕雀常朝。直入宮門一路蒿。住幾個乞兒餓殍。

（折桂令）問秦淮舊日窗寮。破紙迎風。壞檻當潮。目斷魂消。當年粉黛。何處笙簫。罷燈船端陽不鬧。收酒旗重九無聊。白鳥飄飄。綠水滔滔。嫩黃花有些蝶飛。新紅葉無個人瞧。

（沽美酒）你記得。跨青谿半里橋。舊紅板沒一條。秋水長天人過少。冷清清的落照。賸一樹柳彎腰。

（太平令）行到那舊院門。何用輕敲。也不怕小犬牢牢。無非是枯井頽巢。不過些磚苔砌草。手種的花條柳梢。儘意兒採樵。這黑灰是誰家廚竈。

（離亭宴帶歇拍煞）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燕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臺棲臬鳥。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興圖換稿。諷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

以紅帽皂隸
來結桃花扇
出人意意外

山林隱逸而
以籤票訪拏
之可歎

補葬史公衣
冠事

是曲已終。老贊禮掩泣曰。佳則絕佳。害我出多少眼淚耳。敬亭曰。此酒亦不忍入脣。不如對坐清談爲是。其時來一紅帽皂隸。皂隸乃賤役。何必詳其姓氏。而此則與衆不同。蓋以貴介而充賤役者也。書中故特詳之。是人卽魏國公嫡親長子徐青君。生來富貴。享盡繁華。不料國破家亡。賸此孤身。無以餬口。祇得在上元縣中充當皂隸。勉強度日。今奉縣官籤票。訪拏山林隱逸。故往鄉間奔走耳。行經江岸之上。見有三老者席地閑坐。疑其非常人。因借乞火爲由。訪問隱逸之士。以便回覆上命也。乃卽趨步上前。向老贊禮等乞借一火。敬亭讓之坐。老贊禮曰。看汝身上裝束。似一位公差大哥。青君曰。然崑生問曰。汝欲取火喫煙乎。小弟帶有高煙。聊以奉敬。乃敲火吸煙與之。青君徐徐而吸。連贊高煙大妙。身忽暈醉倒地。崑生欲扶之起。青君搖手曰。汝休扶我。讓我暫歇片時。自可無害。敬亭見其閉目而臥。置之不顧。因向老贊禮問曰。記得三年之前。老相公捧取史閣部衣冠。欲葬在梅花嶺下。後來究屬如何。老贊禮曰。後來我約同一班忠義之士。齊集梅花嶺。招魂埋葬。可算是千秋盛事。惟當日未立碑碣耳。崑生稱善曰。果然好事。但黃將軍刎頸報主。拋屍路旁。竟至無人埋葬。真乃可惜。老贊禮曰。此事亦由我

補葬黃得功

亦是補筆一
絲不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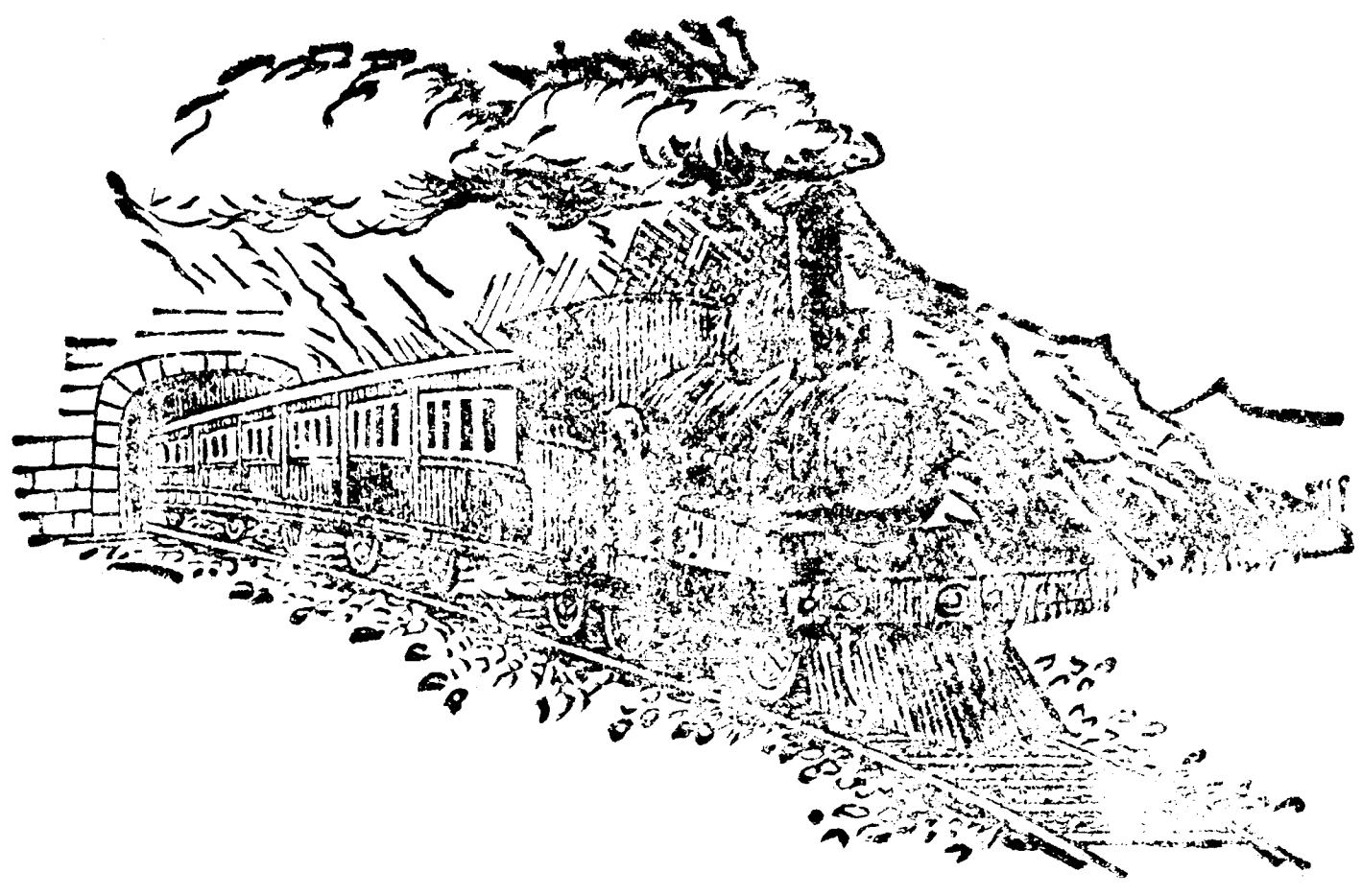
山林隱逸而
以此輩充之
寓意深矣

寫盡文人名
士

老漢爲首。會同村中父老。檢骨殯殮。建築墳塋。非惟得免暴露。抑且甚爲體面也。敬亭曰。汝此二功德。實是不小。崑生曰。二位不知。彼時左寧南氣死於戰船中。親朋盡散。非我老蘇。倉猝間誰來殯殮乎。老贊禮曰。難得難得。我聞其子左夢庚襲爵後。昨已扶柩回去矣。敬亭以袖掩淚曰。左寧南是我老柳知己。我曾托藍田叔畫一影像。又求錢牧齋題讚詩句。逢時遇節。展開祭拜。稍盡我一點報答之心。三人談論未已。盡被青君所聞。疑是山村隱逸。卽起身問曰。三位是山林隱逸否。三人皆起立拱手曰。不敢不敢。爲何問及山村隱逸。青君曰。三位尙不知耶。現今禮部上本。搜尋山林隱逸。撫按大老爺張掛告示。布政司行文。已經月餘。並不見一人報名。府縣惶急。命我等各處訪拏。三位一定無疑。速速隨我覆命去。老贊禮急辨曰。老哥誤矣。山林隱逸。乃文人名士。豈肯出山。老夫本是假斯文。區區一老贊禮。如何去得。敬亭崑生亦並言曰。我二人是說書唱曲中朋友。而今改作漁翁樵子。更是不堪矣。青君曰。汝等須知。文人名士。都是識時務之俊傑。早從三年前出山矣。如今所訪拏者。正是汝輩耳。老贊禮拂然曰。從來徵求隱

用此二語作
結恰到好處

善青君曰。不干我事。有本縣籤票在此。遂取出與三人觀。并欲下手捕之。崑生日。不信。果有其事。敬亭曰。如此則我等宜速行。老贊禮曰。然。於是三人分路而走。青君追之。無及。喃喃自語曰。彼等一見我。抽出綠頭籤。取開紅圈票。竟謊得逃走無蹤矣。此際忽聞吟詩之聲。遠遠自風中來。其在山之巔耶。水之涯耶。此中殆有隱君子焉。青君信步往訪之。而餘音嫋嫋不絕於耳。真不啻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矣。



桃花扇名人小史目次

侯朝宗	一至六
李香君	六至七
陳定生	七至九
吳次尾	九至一〇
楊龍友	一〇至一一
張瑤星	一一至一二
藍田叔	一二
史可法	一三
左良玉	一三至一四
柳敬亭	一四至一八
丁繼之	一八至一九
張燕筑	一九

桃花扇名人小史 目次

二

沈公憲	二〇
徐青君	二〇
李貞麗	二〇至二一
卞玉京	二一至二二
寇白門	二一至二三
鄭妥娘	二二

桃花扇名人小史

侯朝宗

方明季啟禎之間。逆閹魏忠賢徒黨。與正人君子各立門戶。而一時才俊雄傑之士。身不在位。奮然爲天下持大義者。有四公子。其四公子者。桐城方密之以智。如臯冒辟疆襄。宜興陳定生貞慧。與商邱侯朝宗方域。而侯公子尤以文章著。公子祖曰太常公執蒲。父曰司徒公恂。叔曰司成公恪。皆以東林忤逆閹。先後罷官。而司徒公罹禍最酷。下請室者再。公子爲司徒公第三子。生而穎異。讀書嘗兼數人。幼隨司徒公官京師。旣慷慨盱衡。好言天下大計。束髮歸。輒冠一軍。爲文若不經思。下筆千萬言立就。偕昆弟輩及里中諸子。創社雪苑。與四方聲氣相應。和。一時有吳侯徐劉之目。性豪邁。不受羈束。嘗讀書東園。時太常公家居。課諸孫嚴甚。公子每携季弟逸出。選伎徵歌數數。然終不荒所業。已以郡學生例入南雍。應留都京兆試。留都故佳麗地。海內賢豪輻輳。論交把臂。馳騫於詩酒聲色之場。公子遨遊其間。人人引重。無不願交。恐後。以是名益盛。意氣殊自得也。雅嗜聲技。解音律。買童子吳閩。延名師教之。身自按譜。不使有一字譌錯。縱或賓筵轟飲。高談雅辯。滑稽嘲笑之時。或對客揮毫。賦詩屬文。裁答束如流水。耳聽目攝。心度口酬。他人傍觀。五色眩瞀。而公子兼綜並理。洋洋若平常。脫或白雪偶乖。紅牙稍越。曲有誤。周郎顧。聞聲先覺。雖梨園老弟子。莫不畏服其神也。初司徒公亦留意於此。蓄家樂。務使窮態極工。致令小童隨侍入朝班。審諦諸大老賢奸忠佞之狀。一切效之排場。取神似逼真。以爲笑噱。至是投老寂寞。公子

乃教成諸童。挈供堂上。歡司徒公爲色喜。而里中樂部。因推侯氏爲第一也。公子雖豪舉乎。然心不忘國家之故。彌敦氣節。詡詡負經濟。頗思自見其才。會大賊李自成蹂躪河南。破四郡。圍汴急。朝命起司徒公督師。解汴圍。賜尙方劍。得便宜行事。於是公子立進計。請用賜劍誅晉帥許定國。以諫師之罪。而破文法。斬一甲科守令之不應徵辦者。庶幾事集威行。然後疾驅渡河。收中原土塞團結之衆。以合左良玉於襄陽。約陝督孫傳庭。犄角並進。則汴圍不救自解。毋徒遵朝志之所向者。其孰與幾之。故特爲小傳以彰其微焉。見壯悔堂文集

侯方域。字朝宗。商邱人。祖執蒲。官太常卿。父恂。崇禎間官戶部尙書。方域旣世家子。幼從其父官京師。習知中朝事。而于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熟悉。喜結納名士。與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最善。阮大鍼者。故魏奄義兒。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爲檄。數大鍼罪。應箕貞慧主之。大鍼愧且悲。然無可如何。訶知方域與二人者。相善也。私念得交侯生。因侯生以交於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陽交。權方域。方域覺之。謝客不與通。時大鍼家有伶一部。以聲伎擅名。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者。又值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朝宗置酒高會。趣徵阮伶。大鍼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令他奴訶之。方度曲。四座稱善。奴走告。大鍼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箕踞叫呶。語稍及大鍼。遂戟手罵詈不絕口。大鍼聞之。乃大怒。而恨三人者尤刺骨。後數年。南都擁立。大鍼驟柄用。興大獄。將盡殺黨人。捕貞慧入獄。應箕亡命。方域夜出走。渡揚子。依鎮帥高傑得免。方域儻蕩任俠使氣。好大言。遇人不肯平面視。然一語合輒吐出。肺肝譽之不容口。援友之阨。能不恡千金。然亦喜睚眦報復。居鄉時。扞文網。崇禎末。劇寇李自成圍汴。急詔侯恂出督師。援汴。方域進曰。大人受命討賊。廟堂議論牽制。奏請不應。徵調難集。願破文法。以賜劍首誅一

甲科令守。而晉師許定國師譟。當斬以徇軍。事辦威立。疾驅渡河。就左良玉於襄陽。約陝督孫公傅庭犄角於秦。賊乃可圖也。恂叱曰。是跋扈也。小子多言。輒遣歸。方域既負才名。以明經累舉於鄉。輒報罷。尋邑邑致疾。卒年三十有七。是歲順治十一年也。明季古文辭。自嘉隆諸子貌爲秦漢。稍不厭衆。後乃爭矯之。而矯之者變逾下。明文極敝。以迄於亡。朝宗始倡韓歐之學於舉世。不爲之日。遂以古文雄視一世。末年游吳下。將刻集。集中文未脫稿者。一夕補綴立就。人益奇之。既沒。而文章乃大著。初陳貞慧就逮。入詔獄。鍛鍊久之。會大鉞敗。脫歸。後十餘年。

卒於家。

見邵長蘅青門旅稿

侯方域字朝宗。商邱人也。幼博學。隨父司徒官京師。習知中朝事。嘗歎曰。天下且亂。所見卿大夫。殊無足以佐中興者。其殆不救乎。去遊金陵。爲一時所引重。尤負氣。阮大鉞願與交。不肯往。後大鉞與黨人獄。欲殺方域。渡揚子。依高傑得免。豫王師南下。傑已死。方域說其軍中大將。急引兵斷盱眙浮橋。而分揚州水軍爲二。戰不勝則已。一由泰興趨江陰。據常州。一由通州趨常熟。據蘇州財賦之地。跨江連湖。障蔽東越。徐圖後計。大將不聽。以銳甲十萬降。從其軍渡江。授官辭歸。明思宗時。劇寇李自成破河南四郡。圍汴。司徒出視師。方域嘗進計曰。大人受討賊重任。師終一旅。廟堂言議牽制難行。奏乞兵糧甲仗。皆遠在數千里外。不可猝得。今賜劍久虛不用。願破文法。首狗一甲科令守諸所徵辦。旬日便集。晉帥許定國師譟當立斬之。以明軍法。亦不須奏。事辦威立。疾驅渡河。中原士塞團結之徒。不下數十萬。皆願自効。自効宜毋問所從來。收而將之。就左良玉於襄陽。約孫陝督犄角并進。賊乃可圖。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今責救汴。汴守堅未易下。舍之乃所以救之也。司徒曰。如此是我先跋扈矣。小子

多言。不宜在軍。遣還吳。道遇永城叛帥劉超。挾之問曰。與若有舊。今獨不一言救超死耶。方域曰。君所坐不過殺一御史。奈何據反。今三輔有警。君能兼行赴救。負義之甲。卽勤王之旅。勝固立功。敗則以一死殉國。策之上也。急自縛往見吾父。黨待奏命。朝廷方姑息戎臣。君未必死。不然亦免族滅。次也。南歸率羣賊出永城門。往來宛洛間。觀變。誅。或卽不言。亦必有爲君畫者。然如此則真反矣。願君無以爲意。超服其言。亦不殺也。方域豪邁多大略。少本有濟世志。嘗與吳應箕夏允彝。醉登金山。指評當世人物。臨江悲歌。二子以方域比周瑜王猛。己卯舉南省第三人。以策語觸諱黜。辛卯舉豫省第一人。有忌之者。復斥不錄。既不見用。乃放意聲伎。已而悔之。發憤爲詩歌。古文。論者謂其詩追少陵。古文出入韓歐。其應劭文尤自成一案。從來作者皆不能兼。獨方域兼之。今觀其集。非

虛語也。武威賈開宗撰。

見壯悔堂文集

弘光元年。侯子從興平伯高傑北征。傑死。復返廣陵。按是歲五月。豫王師至揚州。諸將奔海陵。已而來降。侯子歸里。傑故部曲大帥李本身等前驅渡江。克金陵。十月隨至京師。見明憶堂詩集賈靜子註。○右我昔詩詩不錄。

僕竊聞君子處己。不欲自總。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今執事之於僕。乃有不然者。願爲執事陳之。執事僕之父行也。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歡。其後乃有欲終事執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大人削官歸。僕時方少。每侍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嗟惜者曷日。及僕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戒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成公勇者。雖於我爲後進。我當心重之。汝至當以爲師。又有老友方公孔炤。汝當時刺拜於床下。語不及執事。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去。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僕之夙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爲

父行。理當謁。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今執事乃責僕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噫亦過矣。忽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旣得之。必喜。而爲僕貰酒奏伎。招遊舫。攜山履。殷殷積旬。不倦。僕初不解。旣而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所詬。願更以道之。君之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滿乎。僕斂容謝之曰。光祿身爲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之兩君。必重爲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竊恐無益光祿。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凡此皆僕平心稱量。自以爲未甚太過。而執事顧含怒不已。僕誠無所逃罪矣。昨夜方寢。而楊令君文聽叩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旣光祿颺言於清議堂云。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僕與左誠有舊。亦已奉熊尙書之教。馳書止之。其心事尙不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僕誠應之於內。亦賊也。士君子稍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萬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若昔日乾兒義孫之徒。計無復之。容出於此。而僕豈其人耶。何執事文織之深也。竊怪執事常願下交天下士。而展轉蹉跎。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甚違其本念。倘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必不暴白。心事果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僕果見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且隨屬其後。長揖謝過。豈爲晚乎。而奈何陰毒左計。一至於此。僕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獨惜執事伎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復得志。必至殺盡天下。以酹其宿所不快。則是使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僕且去。可以不言。然恐執事不察。終

謂僕於長者傲。故敢述其區區。不宣。見壯悔堂文集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承示省訟。暫惡無所自容。執事與僕齒。不啻倍蓰。位不啻懸隔。顧猥與僕道及少年之遊。謂執事往日曾以兼金三百。招致金陵伎。爲伎所却。僕實教之。而因以爬垢索癢。甚指議執事者。僕誠不自修飭。然竊恐重爲執事累也。使執事無可議。則昔賢如白太傅。歐陽公。東坡居士。皆與鳴珂不廢酬答。未聞後世之議之也。何獨至執事而苛求之。執事果有可議。卽不徵伎。庸但已乎。僕之來金陵也。太倉張西銘偶語僕曰。金陵有女伎李姓。能歌玉茗堂詞。尤落落有風調。僕因與相識。間作小詩贈之。未幾下第去。不復更與相見。後半歲。乃聞其却執事金。嘗竊歎異。自謂知此伎不盡。而又安從教之。且執事之邀之。在僕去金陵之後。今天下如執事者。不止一人。豈僕居常獨時。時標舉執事之姓名。預告此伎。謂異日或邀若。心不得往乎。此伎而無知也者。以執事三百金之厚費。中丞之貴。方且奔命恐後。豈猶記憶一落拓書生之言。倘其有知。則以三百金之費。中丞之貴。曾不能一動之。此其胸中。必自有說。而何待乎僕之告之也。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本末。反復來示。益復汗下。僕雖書生。常恐一有蹉跌。將爲此伎所笑。而又能以生平讀數卷書。賦數首詩之伎。餽遂頤指而使之耶。惟執事垂察。不宣。見壯悔堂文集答田中丞書。○按田中丞即田仰也。

李香君

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貞慧善也。姬爲其養女。亦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急稱之。少風調。皎爽不羣。十三歲。從吳人周如

松受歌玉茗堂四傳奇。皆能盡其音節。尤工琵琶詞。然不輕發也。雪苑侯生。己卯來金陵。與相識。姬嘗邀侯生爲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鍼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爲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鍼不得已。欲侯生爲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鍼意。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於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醉而臥。王將軍者。殊怏怏。因辭去。不復通。未幾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詞。固妄。然嘗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見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侯生去後。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二百鎊。邀姬一見。姬固却之。開府慚且怒。且有以中傷姬。姬歎曰。田公豈異於阮公乎。吾向之所贊於侯公子者。謂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矣。卒不往。見侯朝宗壯悔堂文集李姬傳

李香。身軀短小。膚埋玉色。慧俊婉轉。調笑無雙。人題之爲香扇墜。余有詩贈之云。生小傾城是李香。懷中婀娜袖中藏。何緣十二巫峯女。夢裏偏來見楚王。武塘魏子一爲書於粉壁。貴竹楊龍友寫崇蘭石於左偏。時人稱爲三絕。由是香之名盛於南曲。四方才士。爭一識面以爲榮。見板橋雜記

陳定生

陳貞慧字定生。宜興人。少保于庭第四子。見常州府志

桃花扇名人小史

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尙晏然。一時高門子弟才地自許者。陽羨陳定生。歸德侯朝宗。與辟疆爲三人。品覈執政。裁量公卿。雖甚強梗。不能有所屈撓者。有皖人者。流寓南中。故奄黨也。曾三人者置酒雞鳴埭。酒酣輒衆中大罵曰。若奄兒媼子。乃欲以詞家自贖乎。於是大恨次骨。申酉之亂。彼以攀附驟柄。用與大獄。以修葺郤。定生爲所得。幾填牢戶。朝宗遁之故鄣山中。南中人多爲辟疆耳目者。跳而免。見吳梅村冒辟疆壽序

陳郎者。余幼壻也。名宗石。字曰子萬。先是余與其父定生處士。同學金陵。又前則余祖與其祖少保公同年。同官御史。同論朱相廢李相廷機。而余父亦與少保公先後同朝。同救大司寇王紀。同爭紅丸。同忤魏端忠賢。同削官。方余之與處士同學也。皖人阮大鍼者。有宿憾。後六年甲申。大鍼蚤緣官兵部尙書。與黨人獄。或謂兩人盍曲謝皖人。余與定生笑不應。忽一日緹校捕定生去。余倉皇出兼金付錢君禧。代請間。而爲求緩於練司馬公。定生得免。乙酉春正月。有王御史者。阿大鍼意。上奏責浙直督府捕余。余時居定生舍。旣就逮。定生爲經紀其家事。瀕行。遂之舟中。而握余手曰。子此行如不測。故鄉又未定。此纍纍將安歸乎。吾家世與子之祖若父。暨子之身。無不同者。今豈可不同休戚哉。盍以君幼女妻我季子。余妻遂與陳夫人置杯酒定約去。是時余女方三歲。陳郎方二歲。爾其後解歸里。余居梁園。定生居陽羨。不相聞。又五年。定生寓書余曰。宗石已能讀書。解世事。甚念翁。未幾又寓書。復以爲言。余方侍老父疾。束裝罷者再。壬辰冬。始抵陽羨。與定生慰問畢。陳郎出揖。從容如成人。就坐則雄談。驚其坐客。余大喜。素不能飲酒。是日盡數卮。陳郎今年十歲。距余與定生別時。蓋八年矣。嗚乎。人生可惜。凡所謂百年者。皆妄也。或以兵死。或以水火死。或以盜賊死。或以患難死。卽幸無是數者。而昔賢所謂七日不汗亦能死。

人。然則人生壯且盛者。不過三四年耳。而余與定生。忽忽已過其半。豈不痛哉。願向時欲殺吾兩人者安在。而吾兩人猶各留面目相見。不可謂不幸也。因酒酣。撫陳郎背而告之曰。郎名宗石。字子萬。取萬石君之義也。郎之祖若父。皆爲世達人。有家法。諸昆羣從。奕奕競出。又畢萬之後必昌。吾以郎之祖若父卜之矣。然吾聞陳之姓望。惟太邱爲最。而昔人論之曰。公慙卿。卿慙長。今以處士之隱德。無慙少保。願卽他日亦無慙處士可也。吾向見郎。郎在襁褓。今已能進而向學。卽使我每見必有所進。後其何慙之有。

見壯悔堂文集贈陳郎序

吳次尾

壬辰十月日。梁園侯方域。卽陽羨爲文。而三灑酒。祭於先友吳君次尾曰。嗚乎。次尾死矣。余早決次尾之死。而次尾果死矣。然余時時見吾次尾之面。冷而蒼。髯怒以張。言如風發。氣奪電光。坐於我上。立於我傍。狂醒酣醉時。一呼之。不知吾友之云亡也。今過陽羨。陳子來迎。憶我三人。共學石城。嘗更高歌。聲滿帝京。又同時而幾殺其身乎。大鉞與士英。蓋安樂與患難。固無一之弗并。今次尾竟不見。而獨見定生。嗚乎。次尾果死矣。因與定生痛哭失聲。君豈聞之耶。是夜卽夢君握余手。曲敍平生。歡笑異常。然則次尾又未必死也。余向聞君死。嘗就梁園爲位。南望而祭。然不欲爲文者。以未悉授命時本末。恐萬一亂真。失吾次尾。今定生乃爲我言。次尾戰敗。危坐正冠。徐起拜。故君辭先人。引頸就刃。意氣彌振。嗚乎。今而後吾次尾果死矣。次尾何慙。次尾果死。次尾固在。余與定生哭者。友朋之情。而次尾笑者。蓋夢中猶不屑爲兒女子之態。余與定生之於次尾。交親范張。一生一死。拜墓加封。當在君里。以君之神。乘雲策晷。今古蟬蛻。乾坤糝糝。方且無所不之。而又何必池陽之爲桑梓也。次尾念我與

定生別垂一紀。安知不已。駕池陽。過陽羨。格止觀止。特我與定生不能見爾。嗚乎。次尾讀萬卷書。識一字。是明三百年。獨養此士。見壯悔堂文集。祭吳次尾文。

吳公為太學生。嘗攻阮大鍼。與侯子素善。後大鍼得政。興黨人獄。必欲殺吳公及侯子。吳公語侯子曰。今有欲吾輩謝大鍼。可轉禍為福者。豈不為范滂所笑哉。會寧南侯稱兵。聲言清君側。而豫王師已逼。獄乃解。吳公歸。起兵戰敗被執。就刑。語刑者曰。吾死勿去吾冠。將以見先朝於地下也。談笑而死。見四憶堂詩集註。右哀吳次尾詩不錄。

甲申為弘光元年。是時應箕與侯子同坐阮大鍼黨人獄。將逮之。此蓋應箕遜難出金陵。而侯子送之也。見四憶堂詩集

賈靜子註。右燕子磯送吳次尾詩不錄。

楊龍友

貴竹楊龍友。名文驄。以詩畫擅名。華亭董文敏亟賞之。甲申之變。貴陽馬士英冊立弘光。自為首輔。援引閹兒阮大鍼。搆黨煽權。撓亂天下。以致五月出奔。都城百姓。焚燒兩家居第。以龍友鄉戚有連。亦被烈焰。頃刻灰燼。龍友巡撫蘇松。盡室以行。後父子殉難。閩嶠無遺種也。猶存老母。旬歸金陵。依家僕以終天年。摘板橋雜記

楊生倜儻權奇者。萬里驍騰渥注馬。雙耳朝批貴竹雲。四蹄夕刷令支野。空坑師潰縉雲山。流星飛兔不可還。卽看汗血歸天上。肯餘翰墨污人間。人間翰墨已星散。十幅流傳六丁歎。披圖礪岫幾重掩。過眼煙嵐尙凌亂。楊生作畫師。巨然隱囊紗帽如列仙。大兒聰明添樹石。侍女窈窕斂雲煙。一昔龍蛇起平陸。奮身拚施烏鳶肉。已無丹磷并黃土。况乃牙籤與玉軸。趙郎藏棄湘帙新。摩娑看畫如寫真。每於剩粉殘縑裏。想見剝肝化碧人。趙郎趙郎

快收取。長將石壓并手撫。莫令匣近親身劍。夜半相將作風雨。見錢牧齋有學集題楊龍友畫冊

張瑤星

張怡字瑤星。初名鹿徵。上元人也。父可大。明季總兵登萊。會毛文龍將卒反。誘執巡撫孫元化。可大死之。事聞。怡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甲申。流賊陷京師。遇賊將不屈。械繫。將肆掠其黨。或義而逸之。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不入城市。鄉人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吳越耆舊。多立名義。以文術相高。惟吳中徐昭發。宣城沈眉生。躬畊窮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尙有楮墨流傳人間。先生則躬樵汲。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茲山。而不知山中有是人也。先君子與余處。士公佩。歲時問起居。入其室。架上書數十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事。請貳之。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已市二甕。下棺則并藏焉。卒年八十有八。平生親故。夙市良材。爲具棺槨。疾將亟。聞而泣曰。昔先將軍致命危城。無親屬視含殮。雖改葬親身之裨。弗能易也。吾忍乎。願視從孫某。趣易棺定。附身衾衣。乃卒。時先君子適歸皖桐。反則已渴葬矣。或曰。書已入壙。或曰。經說有二。尙存其家。乾隆三年。詔修三禮求遺書。其從孫某以書詣郡。太守命學官集諸生繕寫。久之未就。先生之書。余心嚮之。而懼其無傳也久矣。幸其家人自出之。而終不得一寓目焉。故并著於篇。俾鄉之後進。有所感發。守藏而傳布之。毋使遂沈沒也。見方望溪文集

張怡字瑤星。金陵遺民也。居棲霞一小庵。數十年不入城市。著書十餘種。有一書紀南渡時事。可稗史乘。惜未版行。凡所撰者。稱白雲自怡。年九十而終。四十年前游東萊時。先兄西樵亦客萊。相友善。及予在邗江。數客金陵。未

及見之。蓋已禁足攝山矣。予撰古懽錄。亦遺此人。故著於此。見王貽上香畹筆記

藍田叔

藍瑛字田叔。號螭叟。錢塘人。水法宋元諸家。晚乃自成一格。兼工人物花鳥梅竹。名盛於時。論者推爲浙派之最。見倚友錄

史可法

史公燕京人。崇禎中爲戶部郎。與同官何楷倪嘉慶皆爲司徒公所拔。嘗曰三郎官皆君子。然史君功名。後當過我。公感知己。事司徒公爲弟子。已而出爲安廬監司。進淮揚督撫。視漕皆有積用。甲申燕京之變。公爲南京兵部尙書掌機務。時弘光以福邸當承大統。倫序無可易者。公以強藩在外不卽決。乃就鳳陽總督馬士英謀之。而擁立功盡歸士英矣。士英尋引用阮大鍼。嫉公異己。出公以閣部督師淮揚。公忠誠清謹。嘗食蔬素。屢上疏抗陳。大恥未雪。廟堂不宜荒縱。天下誦之。然短於兵略。不能駕馭諸將。東平侯劉澤清。興平伯高傑。靖南侯黃得功。廣昌伯劉良佐。并建四藩。皆爲馬阮所用。傑後以疏救劉宗周鄭三俊等。觸馬阮怒。乃更歸心公。會經略中原至睢陽。爲許定國所殺。定國遂來降。導豫王兵南下。公守淮陽。諸將不肯戰。公嘆曰。事去矣。侯子避大鍼之難。在幕。公語之曰。南京固無可爲者。豈孝陵在天之靈。不能使將士一跨江背城耶。可法任兼將相。當死。子書生也。當去。倘見司徒公。幸爲謝生平知己。今庶無愧。城陷。公乘一白驃出。意以南京尙在。欲有所爲也。旣被執。公不屈死。徐曰。論者以史公無愧純臣。而用兵非其所長。故篇終以武侯信國斟酌許之。見四憶堂詩集賈靜子註。右哀史閣部詩不錄。

左良玉

寧南侯者。姓左氏。名良玉。字曰崑山。遼東人也。少起軍校。以斬級功。官遼東都司。苦貧。嘗挾弓矢射生。一日見道旁駝橐。馳馬劫取之。乃錦州軍裝也。坐法當斬。適有丘磊者與同犯。願獨任之。良玉得免死。既失官。久之無聊。乃走昌平軍門。求事司徒公。司徒公嘗役使之。命以行酒。冬至。燕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卮。旦日謁司徒公。請罪。司徒公曰。若七尺軀。豈任典客哉。吾向誤若。非若罪也。會大凌河圍急。詔下昌平軍赴救。榆林人尤世威者。爲總兵官。入見司徒公曰。大凌河當天下勁兵處。圍不易解。世威當行。今既以護陵不可。公且遣將。誰當往者。中軍將王國靖書生也。左右將軍更不可任。司徒公曰。然則誰可。世威曰。獨左良玉可耳。顧良玉方爲走卒。奈何。帥諸將。司徒公曰。良玉誠任此。吾獨不能重良玉乎。卽夜遣世威前諭意。漏下四鼓。司徒公竟自詣良玉邸舍請焉。良玉初聞世威往。以爲捕之。繞床語曰。得非邱磊事露耶。走匿床下。世威排闥呼曰。左將軍富貴至矣。速命酒飲我。引出而諭以故。良玉失色戰慄。立移時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而司徒公至。乃面與期。詰旦會轅門。大集諸將。以金三千兩送良玉行。賜之卮酒三。令箭一。曰。三卮酒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吾自行。諸將士勉聽左將軍命。左將軍今已爲副將軍。位諸將上。吾拜官疏。夜卽發矣。良玉旣出。而以首叩轅門。墀下曰。此行倘不建功。當自刎其頭。已而果連戰松山杏山下。錄捷功第一。遂爲總兵官。良玉自起譎校。至總兵。首尾僅歲餘。年三十二。是時秦寇入豫。良玉當往勦。見司徒公。司徒公曰。將軍建大功。殊不負我。欲有言以贈將軍。將軍奚字。良玉曰。無也。司徒公笑曰。豈有大將軍終身稱名者哉。良玉拜以爲請。司徒公曰。卽崑山可矣。自此乃號爲崑山將。

軍。良玉長身頽面。驍勇善爲左右射。每戰身先士卒。旣至豫。則向所苦賊帥一斗穀。蝎子塊。滿天星等。皆平。最後戰懷慶。與督府意不合。乃嘆曰。吾卽盡賊。安所見功乎。遂陰縱之。而寇患始大。熊文燦者。繼爲督府。嘗受賊金而脫其圍。良玉猶輕之。以至楊嗣昌以閣部出視師。倚良玉不啻左右手。九調而九不至。嗣昌快快死。丁啟睿代督師。則往來依違於其間。爲良玉調遣文書。未始自出一令。時人謂之左府幕客。當良玉立功最早。威名重一時。強兵勁馬。皆在部下。流賊憚之。呼爲左爺爺。壬午大出兵。與李自成戰朱仙鎮。三日夜而敗。良玉還軍襄陽。初良玉三過商邱。必令其下曰。吾恩府家在此。敢有擾及草木者。斬。入城謁太常公。拜伏如家人。不敢居於客將。朝廷知之。乃以司徒公代丁啟睿督師。良玉大喜踴躍。遣其將金聲桓率兵五千。迎司徒公。司徒公旣受命。而朝廷中變。乃命距河援汴。無赴良玉軍。良玉欲率其軍三十萬。覲司徒公於河北。司徒公知糧無所出。乃諭之曰。將軍兵以三十萬稱盛。然止四萬在額受糧。實又未給度支。今遠來就我。固善。第散其衆則不可。若悉以來。而自謀食。咫尺畿輔。將安求之。卒不得與良玉軍會。未幾有媒孽之者。司徒公遂得罪。以呂大器代。良玉愠曰。朝廷若早用司徒公。良玉敢不盡死。今又罪司徒公。而以呂公代。是疑我而欲圖之也。自此意益離。遂往來江楚爲自堅計。盡取諸鹽船之在江者。而掠其財。賊帥惠登相等皆附之。軍益強。又嘗稱軍饑。欲道南京就食。移兵九江。兵部尙書熊明遇大恐。請於司徒公。以書諭之而止。朝廷不得已。更欲爲調和計。封良玉爲寧南侯。而以其子夢庚爲總兵官。良玉卒不爲用。燕京陷。江南立弘光帝。馬士英阮大鍼亂啟。良玉乃興兵清君側。欲廢弘光帝。立楚世子。至九江病死。而英王師尾其後。夢庚以其身降。初尤世威爲總兵時。往謁薊遼督府曹文衡。文衡尊嚴不少假。更謁司徒公。

司徒公諭令勿長跪。相見如弟子禮。世威感悅。願効死。司徒公行邊至黃花鎮上。遇火砲災。司徒公壓於敵樓下。背上積二十二死人。世威震而有五里外。起立卒不肯去。號而呼。求司徒公。復至敵樓。適有電光照司徒公。世威乃趨而抱之。而以手起其二十二死人者。火及冠脫其冠。及袍脫其袍。遂燒其鬚。及其左耳。世威堅不動。竟袒而負司徒以出。行四十里抵於山下。邊人謂之尤半耳云。邱磊者既坐斬。繫刑部獄十三年。良玉每一歲捐萬金救之。得不死。卒受知司徒公。後爲山東總兵官。

侯方域曰。余少時見左將軍。將軍目不知書。然性通曉解文義。勇略亞於黔彭。而功名不終何歟。當左將軍出軍時。有黨應春者。以軍校逃伍當死。司徒公縛而笞之百。應春起而徐行。無異平時。拔以爲軍官。復逃再縛之來。應春仰首曰。剖官實豈異軍校耶。司徒公異之。以付左將軍爲先鋒。後乃立功佩印。爲山海關將。然則將苟有材。得其人以御之。雖卒伍可也。而况於公侯哉。見壯悔堂文集

寧南左侯良玉也。按崇禎三年。以侯子父司徒公爲兵部侍郎。督軍昌平。良玉隸麾下爲裨將。司徒識拔之。已而良玉積軍功爲諸道平賊元帥。十六年封寧南侯。以太傅開藩武昌。先是寇陷河南南陽歸德。圍開封。諸道兵皆敗。良玉還軍襄陽。朝廷以良玉與司徒有部曲誼。乃罷兵部尚書兼秦蜀晉豫楚鳳皖諸道督府丁啟睿。客兵保定督府楊文岳。以司徒統良玉等七鎮代之。趣解汴圍。司徒奏朝廷曰。寇患積十五年而始大。非可一朝圖也。由秦入豫。一敗汪喬年。再敗傅宗龍。而天下之強兵勁馬。皆爲賊有矣。賊騎數萬爲一隊。飄忽若風雨。過無堅城。因資於我。官軍但尾其後。閉所向而已。卒或及之。馬墮士餓。甚且以賜劍之靈。不能使閉城之縣令。出門一見。連一

策芻饋一斛米。此其所以往往挫衄也。今賊氛告迫。全豫已陷其七八。藩王待救。望若雲霓。然自他日言之。中原爲天下腹心。自今日言之。乃糜破之區耳。自藩王言之。維城固重。自天下安危大計言之。則維城當不急於稷。臣爲諸道統帥。身任平賊。豈可言舍汴不援。但臣所統七鎮。合之不過數萬人。而四鎮尙未到也。馮河而前。無論輕身非長子之義。亦使羣賊望之。測其虛實。玩易朝廷矣。賊中情形。臣已具悉。大約饑則聚掠。飽則棄餘。已困之糧。不知積蓄。地生之利。未聞屯種。且多久逋思歸。中宵雨泣。以衆積強。難驟撓其鋒。然其強易散。可持久而定也。賊中聯營各部。如曹操一支。窺李自成。有兼并之心。陰相猜貳。而袁時中有步卒二三十萬。則已去而顯與爲敵矣。惟是彼之情實。難以猝與我通。而當事秉鉞者。避款賊之嫌。又皆畏首畏尾。不肯一擔當利害。爲國遠圖。以致機會之來。覲面坐失。此卽朝更一撫。夕易一督。而省臺言兵事之臣。章疏日數十上。豈能錙銖有濟哉。誠能省朝中議論。行闔外軍法。不顧責備。不徇人情。厚集兵力。養威蓄重。伺隙設間。潰其腹心。賊必變自内生。惟在任事之人。肯捐去形迹。一捨其身與否。而陛下聽之。斷與不斷。任之力與不力耳。故爲今計。苟有確見。莫若以河南委之。令保定撫臣楊進。山東撫臣王永吉。北護河。鳳陽撫臣馬士英。淮徐撫臣史可法。南遏賊衝。而以秦陝督臣孫傳庭。塞潼關。臣率左良玉固荆襄。凡此所以斷其奔佚之路也。臣鄉自賊中。來者皆言百萬。今且以人五十萬。馬十萬。計人食日一升。合馬食日三升。合。則是所至之處。日得八千鍾粟也。中原赤地千里。望絕人煙。自茲以往。安所致此哉。目今兵強無過良玉。良玉爲臣舊部。每對臣使。涕泣有報効之心。三過臣里。皆向臣老父叩頭。不敢擾及草木。私恩如此。豈肯負國。但從前督輔駕馭乖方。兼之兵多食寡。調遣爲難。誠使臣得馳赴其軍。宣諭將士。鼓以忠

義用三楚之糧。養全鎮之兵。臣不就度支關餉。陛下亦不必下軍令狀。責取戰期。機有可乘。卽東出與孫傳庭合。羣賊背腹驚擾。馳突無所。不相屠滅。必自降散。舍此不圖。而欲急已潰之中原。失可扼之險要。蛇豕薦食。恐其禍。有不止於藩王者。此社稷之憂。而非小小成敗之計也。奏入。朝廷不許。見四憶堂詩集賈靜子註。右寄寧南侯詩不錄。

時良玉進寧南侯。朝廷乃以夢庚爲總兵。佩平賊印。綬代之。

見同上。右寧南侯詩不錄。

崇禎十六年。以左良玉鎮荆襄。是歲良玉以糧盡引兵東下。欲趨金陵。都人驚竄。太諸生以侯子與良玉有世舊。誼言之。司馬熊明遇請致書上之。侯子與良玉書略曰。將軍今日功高望厚。猶唐之有郭子儀李光弼也。子儀每承王命。徇僂而走。光弼後稍蹉跎。乃至偏較不相稟畏。雖固同始。究復異終。此無他。勳地旣盛。妒口先之。形迹之際。昭白宜蚤。將軍疆場之臣。未奉進止。奈何欲謁孝陵弓劍哉。且朝廷所以重將軍者。謂能節制經緯。危不異於安也。荆襄上千里。自可具食。豈謂小飢動至。同諸軍士倉皇耶。良玉得書而止。見同上。右九日雨花台詩不錄。

左良玉字崑山。臨清人。少從軍。以功至遼東都司。長身頽面。善左右射。以驍勇聞。嘗與丘磊同坐法。當斬。丘請以身獨任。良玉得免死去。事昌平督治侍郎侯恂。凌河圍急。有詔調昌平軍赴援。總兵尤世威以護陵不得行。恂謀可將者。世威曰。無如左良玉。卽夜遣世威諭意。良玉聞世威至。大懼。以爲將捕已也。曰。得毋丘磊事發乎。匿床下。世威直前引之出。曰。君無恐。富貴至矣。告以故。良玉錯愕跪。世威亦跪。掖之起。恂繼至。相與參語。爲定詰朝大集諸將於轅門。以三千金送良玉行。賜以卮酒三。令箭一。曰。酒三卮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我自行。爾位諸將上。軍士其聽左將軍之命。毋忽。良玉出。以首觸轅門。誓以死報。已而戰捷有功。實授總兵官。自後良玉蕩寇剿賊。

力矢報國無他心。在懷慶與督撫議不合。始圖緩追養寇。收降者以自重。張獻忠之畏良玉也。始於南陽之役。獻忠嘗駐兵南陽之東關。僞稱官軍。以詐圖取皖城。門未啟而良玉兵適至。前驅訶問爲誰。獻忠倉皇走。良玉同副將羅岱追射之。矢着其額。又射貫其左手中指於弓檠上。馬尾相啣。良玉抽刀揚削。拂獻忠之面。創未深。比再下而馬已逸矣。崇禎十二年。獻忠焚穀躡房。竄入鄆竹山中。羅汝才九營並起應之。汝才者卽賊中所謂曹操也。與獻忠同時起。熊文燦欲追之。良玉不可。曰。籌簿深阻。前逃後伏。彼非絕地也。二叛九營同惡氣盛。彼非窮竄也。我師負米入山。顛頓厓谷。十日糧盡。馬疲士飢。不敗而何。文燦不從。七月。良玉追至房縣。賊設伏羅茨山。果敗績。事聞於朝。良玉具條前後與理臣爭者上之中樞。陽嗣昌諱言文燦失策。又知過不在左。故於其督師也。特表良玉爲平賊將軍。俾刷孟明曹沫之耻。十三年閏正月。嗣昌檄諸道進兵。良玉於二十四日合諸軍擊賊於拘柙關。獻忠敗走。我師追之於蜀。嗣昌欲良玉駐軍興平。別遣偏師追勦。移檄良玉曰。將軍今從漢陽西鄉入川。萬一賊從舊路折回。疾趨平利。仍入竹房。將用何兵禦之。不則走寧昌以入歸巫。與曹操合。我以大將尾追。趣賊入楚。非策也。良玉報曰。逆獻被創入川。則有糧可因。回鄆則無地堪掠。非萬分窘急。必不復竄楚境。鄭嘉棟前報折回吉家莊者。此桿子手。乃老獍獠一斗粟之殘賊。嘉棟誤以爲獻耳。二月朔。良玉引兵竟趨大竹。監軍萬元吉深以進退自主。不相稟承爲言。嗣昌曰。良玉書詞愾慨。惟敵是求。宜降心曲從之。於時獻忠營太平縣之大竹河。良玉駐軍漁溪渡。泰督鄭崇儉亦引兵來會。獻忠移營九滾坪。見瑪瑙山峻險。據之以決勝。左兵泰兵以初四日至九滾坪。不見賊。初七日始抵瑪瑙山。賊方乘高鼓噪。良玉下馬披荆榛。周覽久之。曰。我知所以破敵矣。分兵爲三。左當其

二。秦當其一。令賀人龍李國安二將從左路夾擊賊。置陣堅不可動。我師奮勇戰。賊潰。逐北四十餘里。左兵斬首二千二百八十有七。秦兵斬首一千三百三十有三。降賊將三十五人。是役也。良玉功第一。人龍功次之。然實成於嗣昌之委曲信從。俾良玉機宜自便。故卒取全勝焉。良玉破獻忠。勢張甚。收其士馬大半。分所部爲三十六營。營一副將主之。軍勢幾與李自成相埒。十五年。自成復圍開封。上出故尙書侯恂於獄。以兵部侍郎代丁啟濬爲師。上意蓋欲借恂之舊恩以用良玉。不料恂未至。而良玉已敗於朱仙鎮矣。左之在朱仙鎮也。賊營於西。我軍營於北。大雨數日。良玉夜集諸將計事。至辨色猶未散。隱隱見營南有山若雲者。衆愕視。左舉刀槩地曰。唉。此必瞎眼築土山。立礮臺打我矣。探之信然。左命中軍亦立臺應之。賊更番迭休不能支。乃拔營去。自成曰。左健將此來必死鬪。慎無與戰。俟其佚而襲之可也。先穿巨塹於前。深廣各二尋。環而繞者幾百里。左兵戰且走。自成率百萬衆遮其後擊之。軍亂倉卒渡溝。賊從而蹂躪之。遂大敗。恂至軍。上命距河圖賊。令良玉以兵來會。良玉新敗無意北行。遣將金聲桓以五千人從。久之汴亡。上怒恂罷其官。以呂大器代恂。解任至中途。卽被逮下獄。左知其以己故得罪。有快快心。每事與大器齟齬。時良玉墾於樊城。大造戰艦。賊將惠登相常國安馬進忠馬士秀杜應金吳學禮皆附之。士卒滋衆。然親軍愛將強半死亡。降人多不奉約束。良玉氣漸衰多病。不復能與自成戰矣。自成破汴後。謀據襄陽。乘勝攻左。左引舟師左步右騎而下武昌。全軍南潰。所過殺掠。艤艦隱天。江流中斷。留都文武大吏驚愕無策。李公邦華時拜北掌院。道出湖口。聞警草檄告良玉。以大義責之。又用其親信李猶龍胡以寧輩。開陳曉暢。許以力爲保全功名。釋中山箱篋之疑。專元侯弓矢之寄。飛書皖撫。發九江庫銀十五萬。補六月糧。良玉

感泣。具囊韉禮謁李公。公辭之。引見慰勞甚至。軍心大定。南都始解嚴。良玉息肩於皖。八月至武昌。立軍府。以旗招百姓。軍船所掠下江貨物。賤其估以通市。遣將次第收袁岳。而江西湖南略定。十七年正月。上封良玉爲寧南伯。賜其子夢庚平賊將軍印。俾功成後世守武昌。仍下特詔催戰。良玉乃條日月進兵狀爲疏以聞。時道路梗塞。騎置稽緩。疏入未報。而北都陷賊之信至矣。寧南聞先帝升遐卒。三軍縞素發喪。繼而南中立君。五月甲辰。詔以寧南伯進爵爲侯。蔭一子錦衣衛正千戶。自成新敗於關門。楚西境稍可乘。寧南以其間復荊州德安承天。何騰蛟爲楚撫。袁繼咸爲江督。共以忠義相勸勉。時左兵八十萬號百萬。前營爲親軍。後營爲降軍。諸將頗驕玩。營中歌舞達旦。寧南既老而被病。惟塊然一榻。柳生敬亭者。善談笑。軍中呼爲柳麻子。搖頭掉舌。談諧雜出。每夕張燈高坐。談說隋唐間遺事。寧南親信之。出入臥內。未嘗頃刻離也。乙酉四月初二日。傳檄討馬士英。至九江。袁繼咸相見於舟中。別去。城中卽火起。寧南見火光。知城破。椎胸浩歎曰。予負袁公。時病已革。嘔血數聲而卒。初丘磊坐斬繫刑部獄。十三年。良玉歲捐萬金救之。得不死。侯恂之再爲督師也。奏以爲山東總兵。與劉澤清不相得。搆以罪。甲申十一月丁酉。馬阮命撫臣田仰斃之於淮南獄中。或曰良玉東下。蓋亦因磊死故云。見錢牧齋有學集詩註

頃待罪師中。每接音徽。嘉壯志。又未嘗不歎以將軍之材武。所向無前。而犄角無人。卒至一簣遺恨。今凶焰復張。墮壞名城。不下十數。飛揚跋扈。益非昔比。雖然。天厚其毒。於斯極矣。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一時闔外士銳。馬騰。有如將軍者乎。忠義威略。有如將軍者乎。久於行陣。熟悉情狀。有如將軍者乎。然則今日所稱爲熊羆不二心者。舍將軍其誰。老夫曩者倉卒拜命。固以主憂臣辱。金革之義。不敢控辭。亦緣與將軍知契素深。相須如左右手。

倘得憑先聲。殲渠俘馘。實千載一時。不謂六年患難。病疢已篤。更遭家變痛毀之過。遂致癯廢。爰以采薪之憂。未畢盡瘁。顧念高厚。末絲報塞。惟願將軍賈其餘勇。滅此朝食。是則十五年舊部。所以不忘老夫。而老夫藉手以答萬一。猶之其身耳矣。勉旃勉旃。鄉土喪亂。已無寧宇。闔門百日。將寄白下。喘息未蘇。風鶴頻警。相傳謂將軍駐節江州。且揚帆而前。老夫以爲必不然。卽陪京卿大夫亦共信之。而無如市井倉皇。訛以滋訛。幾於三人成虎。夫江州三楚要害。麾下汛防之衝也。鄖襄不戒。賊勢鴟張。時有未利。或需左次以驕之。儲威夙飽。殫圖收復。在將軍必有確畫。過此一步。便非分壤。冒嫌疑。義何居焉。若云部曲就糧。非出本願。則尤不可。朝廷所以重將軍者。以能節制經緯。危不異於安也。荆土千里。自可具食。豈謂小饑動至。同諸軍士倉皇耶。甚則無識之人。料麾下自率前驅。伴送室帑。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生平審處。豈後剽姚。或者以垂白在堂。此自綱紀奉移內郡。何必雙旌聿來相宅。況陪京高皇帝弓劍所藏。禁地肅清。將軍疆場師武。未取進止。詎宜展覲。語云。流言止於智者。若將軍今日之事。其爲流言。又不待智者而決之矣。惟是老夫與將軍。義則故人情實一家。每聞將軍奏凱獻捷。報效朝廷。則喜動顏色。傾耳而聽。引席而前。惟恐其言之盡也。或功高而不見諒。道路之口。發爲無稽。則輒掩耳而走。避席而去。蹙乎其不願聞也。頃者浪語最堪駭異。雖知其妄。必以相告。將軍十年建豎。中外倚賴。所當矜重。以副人望。郭汾陽功蓋天下。勢極一時。而國體所關。呼之未嘗不來。遣之未嘗不去。當其去來。若不自知其大將也。同時臨淮亦與齊名。其後勢位之際。稍不能忘。偃蹇蹉跎。乃至偏較不復稟承。此無他。功名愈盛。責備益深。善處形迹。昭白宜早。惟三思留意焉。不盡。見壯悔堂文集爲司徒公與寧南侯書

竊見逆賊馬士英。出自苗種。性本兇頑。臣身在行間。無日不聞其罪狀。先帝皇太子至京。道路洶傳。陛下屢發於慈。士英以真爲假。必欲置之死而後快。臣前兩疏。望陛下從容審處。猶冀士英剔腸悔過。以存先帝一綫。不意奸謀日甚。一日。臣自此義不與奸賊共天日矣。臣已提師在途。將士眦目指髮。必欲快食其肉。臣且聲其罪狀。正告陛下。仰祈剛斷。與天下共棄之。自先帝之變。人人號泣。士英利災擅權。事事與先帝爲難。欽案先帝手定者。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手焚者。士英修復之。思宗改謚。明示先帝不足思。以絕天下報仇雪恥之心。罪不容於死者一也。國家提衡文武。全恃名器。鼓舞人心。自賊臣竊柄以來。賣官鬻爵。殆無虛刻。都門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謠。如越其傑。以貪罪遣戍。不一年而立升部堂。張孫捷以賊污狡犯。不數月而夤緣僕少。袁洪勳與張道濬。皆詔獄論罪者也。借起廢復原官。楊文驄、劉泌、王燧、黃鼎、趙書辦等。行同犬彘。罪等叛逆。皆用之於當路。凡此之類。直以千計。罪不容於死者二也。閣臣司票擬。政事歸六部。至於兵柄。尤不得兼握。士英已爲首輔。猶復掌樞。是弁髦太祖法度。且引其心腹阮大鍼。爲添設尙書。以濟其篡弒之謀。兩子梟獍。各操重兵。以爲呼應。罪不容於死者三也。陛下選立中宮。典禮攸關。士英先擇其尤者。以充下陳。又私買歌女。寄養阮大鍼家。希圖進選。計亂中宮。罪不容於死者四也。陛下卽位之初。恭儉神明。士英百計誑惑。進優童豔女。損傷盛德。每對人言。惡則歸君。罪不容於死者五也。國家遭此大難。須寬仁慈愛。以收人心。士英自引用阮大鍼以來。睚眦殺人。如雷縝祚、周鑣等。煨煉周內。株連蔓引。尤其甚者。借題三案。深埋陷阱。將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罪不容於死者六也。九重祕密。豈臣子所敢言。士英徧布私人。凡陛下一言一動。無不窺視。又募死士。竄伏皇城。詭名禁軍。以觀陛下動靜。曰廢立

由我。罪不容於死者七也。率土碎心痛號者。先帝殉難。皇子猶存。前此定王之事。海內至今傳疑未已。況今皇太子授受分明。臣前疏已悉。士英乃與阮大鍼一手拿定。不畏天道神明。不畏二祖列宗。不畏天下公議。不畏萬古綱常。忍以先帝已立七年之嗣君。付之幽囚。天昏地慘。神人共憤。凡有氣血。皆欲寸磔大鍼。士英等以謝先帝。此非臣之私言。天下忠臣義士。愚夫愚婦之公言也。伏乞陛下立將士英等。肆諸市朝。傳首四方。用抒公憤。臣等束兵計刻以待。

見鄒漪明季遺聞參馬阮疏

蓋聞大義之垂。炳於星日。無禮之逐。嚴於鷹鷂。天地有至公。臣不可罔也。奸臣馬士英。根原赤身。種類藍面。昔冒九死之罪。業已僑妾作奴。屠髮爲僧。重荷三代之恩。徒爾狐窟白門。狼吞泗上。會當國家多難之日。侈言擁戴。勸進之功。以今上曆數之歸。爲私家攜贈之物。竊弄威福。煬蔽聰明。持兵力以脅人。致天子閉目拱手。張僞旨以警俗。俾兵民重足寒心。本爲報仇而立君。乃事事與先帝爲仇。不祇矯誣聖德。初因民願而擇主。乃事事拂兆民之願。何由奠麗羣生。幻蜃蔽天。妖蟆障日。賣官必先姻婭。試看七十老囚。三木敗類。居然節鉞。監軍漁色。罔識君親。託言六宮備選。二八紅顏。變爲桑間濮上。蘇松常鎮。橫征之使肆行。樞李會稽。妙選之音日下。江南無夜安之枕。言馬家便爾殺人。北斗有朝替之星。謂英名實應圖讖。除誥封贈。廕之餘無朝政。自私怨舊仇。而外無功能。類此之爲。何其亟也。而乃冰山發燄。鱷水興波。羣小充斥於朝端。賢良竄逐於厓谷。同己者性侔豺虎。行列豬豕。如阮大鍼、楊維垣、越其傑等數十巨蠶。皆引之爲羽翼。以張殺人媚人之赤幟。異己者德並蘇黃。才媿房杜。如劉宗周、姜曰廣、高宏圖、輩數十大賢。皆注之爲朋黨。以快虺如蛇如之狼心。道路有口。空憐職方如狗。都督滿街之謠。神

明難欺。最痛立君由我。殺人何妨之句。嗚呼。江漢長流。瀟湘罄竹。盡此之罪。豈其極與。若鮑魚蓄而日羶。火木重而愈烈。放崔魏之瘕狗。遽敢滅倫。收闖獻之獼猴。教以升木。用腹心出鎮。太尉朱泚之故智。幾幾殆有甚焉。募死士入宮。宇文化及之所爲。人人而知之矣。是誠河山爲之削色。日月倏以無光。又況皇嗣幽囚。列祖怨恫。海內懷忠之臣。誰不願食其肉。敵國向風之士。咸思操盾其家。本藩先帝舊臣。招討重任。頻年痛心疾首。願爲鼎邊雞犬。以無從。此日履地戴天。誓與君側豺狼而并命。在昔陶八州靖石頭之難。大義於今炳然。迄乎韓蘄王除苗氏之奸。臣職如斯。乃盡是用礪兵秣馬。討罪興師。當鄭畋討賊之軍。憶裴度閉邪之語。謂朝中奸黨盡去。則諸賊不討自平。倘左右兇惡未除。則河北雖平無用。三軍之士。戮力同仇。申明仁義之聲聞。首嚴焚戮之隱禍。不敢妄殺一人。以傷天心。不敢荒忽一日。以忘王室。義旗所指。正明爲人臣子。不忘君父之心。天意中興。必有開世英豪。矢翊皇明之運。泣告先帝。揭此心肝。願斬賊臣之首。以復九京。還收阮奴之黨。以報四望。倘惑於邪說。誣誤流言。或受奸臣之指揮。或樹義兵之仇敵。本藩一腔熱血。鬱爲輪囷離奇。勢必百萬雄兵。化作蛟螭妖孽。玉石俱焚之禍。近在目前。水火無情之時。追維心痛。敬布苦衷。願言兵事。嗚呼。朝無直臣。誰斥李林甫之邪奸。國有同心。尙懷鄭虎臣之素志。我祖宗三百年養士之德。豈其決裂於僉壬。大明朝十五國忠義之心。正宜暴白於魂魄。速張殪虎之機。勿作逋猿之藪。燃董卓之腹。膏溢三旬。籍元載之厨。椒盈八百。國人盡快。中外甘心。謹檄。

見鄒漪明季遺聞

柳敬亭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蓋曹姓。年十五。獷悍無賴。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困甚。挾裨官一冊。非所習也。耳剽久。妄

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緣手盡。有老人。日爲釀百錢。從寄食久之。過江。休大柳下。生攀條泣然。已撫其樹。顧同行數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後二十年。金陵有善談論柳生。衣冠懷之。輻輳門車常接轂。所到坐中皆驚。有識之者。此固嚮年過江時。休樹下者也。柳生之技。其先後江湖間者。廣陵張樵。陳思。姑蘇吳逸。與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獨以能著。或問生何師。生曰。吾無師也。吾之師乃儒者。雲間莫君後光。莫君之言曰。夫演義雖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萬類。不與儒者異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釋之欲其安。進而止之欲其留。整而歸之欲其潔。非天下至精者。其孰與於斯矣。柳生迺退就舍。養氣定詞。審音辨物。以爲揣摩。期月而後請莫君。莫君曰。子之說末也。聞子說者。驩哈嗚噓。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日子之說幾矣。聞子說者。危坐變色。毛髮盡悚。舌僑然不能下。又期月。莫君望見驚起曰。子得之矣。目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發而哀樂俱乎其前。此說之全矣。於是聽者儻然若有見焉。其竟也。恤然若有亡焉。莫君曰。雖以行天下莫能難也。已而柳生辭去。之揚州。之杭之吳。吳最久之。金陵所至與其豪長者相結。人人暱就生。其處已也。雖甚卑賤。必折節下之。卽通顯。敖弄無所語。與人談。初不甚諧謔。徐舉一往事相酬答。澹辭雅對。一座傾靡。諸公以此重之。亦不盡以其技強也。當是時。士大夫避寇南下。僑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橋范公。以本兵開府。名好士。相國何文端。闔門避造。請兩家引生爲上客。客有謂生者曰。方海內無事。生所談皆豪猾大俠。草澤亡命。吾等聞之。笑謂必無是。乃公故善誕耳。孰圖今日不幸。竟親見之乎。生聞其語。慨然屬與吳人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生以談。三人者。酒酣。悲吟擊節。意悽愴傷懷。凡北人流離在南者。聞之無不流

涕未幾而有左兵之事。左兵者，寧南伯良玉軍謀而南，尋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守皖者，杜將軍宏域。於生爲故人，寧南嘗奏酒，思得一異客。杜旣已洩之矣，會兩人用軍事不相中，念非生莫可解者，乃檄生至進之。左以爲此天下辨士，欲以觀其能。帳下用長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振懼失次。生拜訖，索酒，談調諧笑，旁若無人者。左大驚，自以爲得生晚也。居數日，左沉吟不樂，熟視生曰：生揣我何念？生曰：得毋以亡卒入皖，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左曰：然。生曰：此非有君侯令，杜將軍不敢以專也。生請銜命矣。馳一騎入杜將軍軍中，斬數人乃定。左幕府多儒生，所爲文檄不甚中窾會，生故不知書，口畫便宜輒合。左起卒伍，少孤貧，與母相失，請貤封不能得其姓，沮水睫不止。生曰：君侯不聞天子賜姓事乎？此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卽以爲知古今，識大體矣。阮司馬懷寧，生舊識也，與左鄰，而新用事。生還南中，請左曰：見阮云何？左無文書，卽令口報阮，以捐棄放嫌。圖國事於司馬也。生歸對如寧南指，且約結還報。及聞坂礮築城，則頓足曰：此示西備疑必起矣。後果如其慮焉。左喪過龍江關，生跽笑已，有迎且拜，拜不肯起者，則其愛將陳秀也。秀嘗有急，生活之，具爲予言救秀狀。始左病患，怒而秀所犯重，且必死，生莫得楮楮，乃設之以事曰：今日飲酒不樂，君侯有奇物玩好，請一觀可乎？左曰：甚善。出所畫己像，二其一關隴破賊圖也。覽鏡自照，歎曰：良玉天下健兒也，而今衰，指其次曰：吾破賊後將入山，此圖所以志也。見納而杖者，數童子從，其負瓢笠且近，則秀也。生佯不省而徐睨爲誰，左語之，且告其罪。生曰：若負恩當死，願君侯以親信卽入山，且令相從而殺之，卽此圖爲不全矣。左頷之。其善用權譎，爲人排患解紛，率類此。初生從武昌歸，以客將新道軍所來，朝貴皆傾動，顧自安舊節，起居故人無所改。逮江上之變，生所携及留軍中者，亡散累千金，再

貧困而意氣自如。或問之曰。吾在盱眙市上時。夜寒藉束藁臥。屣履踵決。行雨雪中。竊不自料。以至於此。今雖復落。尙足爲生。且有吾技在。寧渠憂貧乎。迺復來吳中。每被酒。嘗爲人說故寧南時事。則欷歔灑泣。旣在軍中久。其所談益習而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於書。故晚節尤進云。舊史氏曰。予從金陵識柳生。同時有楊生季蘅。故醫也。亦客於左。奏攝武昌守。拜爲眞。左因強柳生以官。笑弗就也。楊今去官。仍故業。在南中。亦縱橫士。與予善。

見梅村文集

柳敬亭。泰州人。本姓曹。避仇流落江湖。休於樹下。乃姓柳。善說書。遊於金陵。吳橋范司馬。桐城何相國。引爲上客。常往來。南曲與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曲。敬亭以談辭。酒酣以往。擊節悲吟。傾靡四座。蓋優孟東方曼倩之流也。後入左寧南幕府。出入兵間。寧南亡敗。又遊松江馬提督軍中。鬱鬱不得志。年已八十餘矣。間過余僑寓宜睡軒中。猶說秦叔寶見姑娘也。見板橋雜記

何人踞坐戎帳中。寧南徹侯崑山公。手指揮彈出獅象。鼻息呼吸成虎熊。帳前接席柳麻子。海內說書妙無比。長揖能令漢祖驚。搖頭不道楚相死。是時寧南大出師。江湖千里連軍麾。每當按甲林兵日。更植椎牛饗士時。夜營不喧角聲止。高座張燈拂筵几。吹唇芒角生燭花。掉舌波瀾沸江水。寧南聞之鬚蝟張。飲飛檣馬俱騰驤。誓剋心肝奉天子。拚洒毫毛布戰場。秦灰燒殘漢幟靡。嗚呼寧南長已矣。時來將師長頭角。運去英雄喪首尾。倚天劍老親身匣。垂斃猶興晉陽甲。數升赤血噴餘皇。萬斛青蠅掩墻雲。白衣殘客哭江天。畫像提携訴九泉。舌端有鏑腸堪斷。泣下無珠血可憐。柳生柳生吾語爾。欲報恩門仗牙齒。憑將玉帳三年事。編作金陀一家史。此時笑噱比傳

奇。他日應同汗竹垂。從來百戰青燐血。不博三條紅燭詞。千載沈埋國史傳。院本彈詞萬人羨。盲翁負鼓趙家莊。
寧南章爲開生面。見錢牧齋有學集左寧南畫像爲柳敬亭作

丁繼之

錢牧齋壽丁繼之七十初度四首云。左右風懷寄暮年。花枝酒海鏡臺前。每憑青鳥傳書信。不欠黃姑下聘錢。無事皺眉常自慰。有人擁髻正相憐。笑他丁令千年後。化鶴歸來勸學仙。其二云。龍漢分明劫外年。清淮流水赤欄前。琴尊自可爲三友。花月何曾費一錢。留客恰宜邀笛步。當歌最愛想夫憐。案頭老蠹休相笑。食字春蟲豈作仙。其三云。曲踊橫奔敵少年。金丸玉勒萬人前。淳于正合傾三斗。程尉何曾直一錢。片語拂衣還自笑。千金擲帽不知憐。老來俠骨偏騰上。不作頑仙作劍仙。其四云。白下藏名七十年。笛牀燈舫博樓前。襟懷天下三分月。囊篋開元半字錢。蔭藉金張那可問。經過趙李總堪憐。麻姑送酒拚同醉。且作人間狡獪仙。又題丁老畫像四絕云。輦轂繁華雙鬢中。太平一曲舊春風。東坡父老西園女。共識開元鶴髮翁。其二云。髮短心長笑鏡絲。摩挲脣腹帽簷垂。不知人世衣冠異。只道科頭岸接羅。其三云。倚杖鍾山看落暉。人民城郭總依稀。聞摺老眼臨青鏡。可是重來丁令威。其四云。獨坐青溪炤鬢絲。小姑何處理蛾眉。畫師要著樊通德。難寫銀燈擁髻時。又丁老行送丁繼之還金陵云。西風颯拉催繁霜。江楓落紅岸草黃。丁老衰糧自白下。賀我八十來江鄉。干戈滿地舟艦斷。五百里如關塞長。闔闔城上畫吹角。闕宮清廟圍旗鎗。腥風愁雲閩天地。飛雁不敢過廻塘。況聞戍守連下邑。塹雞離犬皆驚惶。江村別有小國土。嘉賓芳宴樂未央。撞鐘伐鼓將進酒。停杯三歎非所當。漢東孫子今爲庶。羅平妖鳥紛披昌。碧

天化日在何許。三千那得花滿堂。丁老執杯勸我飲。請開笑口毋徬徨。我家添丁號長耳。三歲只解呼爺孃。公今男女並玉立。開筵逐日分輩行。已看令孫就東閣。更有快婿升東床。維摩天女並瀟灑。木公金母相夫將。彭城老祖年八百。曾孫八十真兒郎。趙州明年始行脚。太公滿百方鷹揚。庭前紅豆旋結實。蟠桃一顆公初嘗。且垂雙眉覆塵壙。共瞳老眼看滄浪。我聞增髀起稱善。大笑敬舉君之觴。酒酣摩腹訂要約。百歲未滿須放狂。古人置酒便稱壽。何待燕喜吹笙簧。老人頑鈍未得死。南郊正報垂星芒。明年清秋再過我。扞衣拍手談滄桑。乳山道士八十二。頭童眼眵學力強。桐城方生年五十。詩兼數子格老蒼。二公過從約已宿。間阻正苦無舟航。歸攜此詩共抵掌。相顧使欲凌莽蒼。君如再鼓京江柁。方舟定載林與方。見有學集

丁繼之扮張驢兒娘。張燕筑扮賓頭盧。朱維章扮武大郎。皆妙絕一世。丁張二老并壽九十餘。虞山題三老圖詩。末句云。秦淮烟月經遊處。華表歸來白鶴知。不勝黃公酒壚之歎。

曲中狎客。則有張卯官笛。張奎官簫。管五官管子。吳章甫絃索。錢仲文打十番鼓。丁繼之、張燕筑、沈元甫、王公遠、朱維章、串戲柳敬亭說書。或集於二李家。或集於眉樓。每集必費百金。此亦銷金之窟也。見板橋雜記

張燕筑

牧齋贈張叟燕筑詩云。碧雲紅葉夢迢遙。那有閒情付却要。曾向天家偷花笛。親從嬴女教吹簫。一生花月張三影。兩鬢滄桑郭四朝。多謝東風扶素髮。春來吹動樹頭瓢。其二云。曲江野老復何爲。調笑排場顧影時。地上白毛如短髮。天邊青鏡與長眉。秦淮明月金波在。靈谷梅花玉笛知。繡嶺宮前歌一曲。春風鶴髮太平期。見有學集

沈公憲

沈公憲以串戲擅長。同時推爲第一。王式之中翰。王恆之水部。異曲同工。遊戲三昧。江總持柳耆卿依稀再見。非如呂敬遷李仙鶴也。見板橋雜記

徐青君

中山公子徐青君。魏國介弟也。家貲鉅萬。性華侈。自奉甚豐。廣蓄姬妾。造園大功坊側。樹石亭臺。擬於平泉金谷。每當夏月。置宴河房。日選名妓四五人。邀賓侑酒。木瓜佛手。堆積如山。茉莉珠蘭。芳香似雪。夜以繼日。恆舞酣歌。綸巾鶴氅。眞神仙中人也。弘先朝加中府都督。前驅班劍。阿導入朝。愈榮顯矣。乙酉鼎革。籍沒田產。遂無立錫。羣姬星散。一身子然。與傭丐爲伍。乃爲人代杖。其居第易爲兵道衙門。一日與當刑人約定杖數。計償若干。受杖時。其數過倍。青君大呼曰。我徐青君也。兵憲林公駭問左右。左右有哀王孫者。跪而對曰。此魏國公公子徐青君也。窮苦爲人代杖。此堂乃其家廳。不覺傷心呼號耳。林公憐而釋之。慰藉甚至。且曰。君倘有非欽產可清還者。本道當爲查給以終餘生。青君整首謝曰。花園是某自造。非欽產也。林公唯唯。厚贈遣之。查還其園。賣花石貨。柱礎以自活。吾觀南史所記。東昏宮妃賣蠟燭爲業。杜少陵詩云。問之不肯道名姓。但道困苦乞爲奴。嗚呼。豈虛也哉。豈虛也哉。

李貞麗

歌玉茗堂四夢。皆能妙其音節。尤工琵琶。與雪苑侯朝宗善。閨人兒某者。欲內交於朝宗。香力諫止。不與通。朝宗去後。有故開府田仰。以重金邀致。香辭曰。妾不敢負侯公子也。不往。蓋前此閨兒恨朝宗。羅致欲殺之。朝宗跳而免。并欲殺定生也。定生大爲錦衣馮可宗所辱。見板橋雜記

卞玉京

玉京道人。莫詳所自出。或曰秦淮人。姓卞氏。知書工小楷。能畫蘭。能琴。年十八。僑虎邱之山塘。所居湘簾。斐几。嚴淨無纖塵。雙眸泓然。日與佳墨良紙相映。徹見客。初亦不甚酬對。少焉諧謔間作。一座傾靡。與之久者。時見有怨恨色。問之輒亂以它語。其警慧雖文士莫及也。與鹿樵生一見。遂欲以身許。酒酣拊几而顧曰。亦有意乎。生固爲若弗解者。長歎凝睇。後亦竟弗復言。尋遇亂別去。歸秦淮者五六年矣。久之有聞其復東下者。主於海虞。一故人。生偶過焉。尙書某公者。張具請爲生必致之。衆客皆停杯不御。已報曰至矣。有頃。迴車入內宅。屢呼之。終不肯出。生怏悒自失。殆不能爲情。歸賦四詩以告絕。已而歎曰。吾自負之。可奈何。踰數月。玉京忽至。有婢曰柔柔者。隨之。常著黃衣作道人裝。呼柔柔取所攜琴來。爲生鼓一再行。泣然曰。吾在秦淮。見中山故第。有女絕世。名在南內。選擇中。未入宮而亂作。軍府以一鞭驅之去。吾儕淪落分也。又復誰怨乎。坐客皆爲出涕。柔柔莊且慧。道人畫蘭。好作風枝婀娜。一落筆盡十餘紙。柔柔承侍硯席間。如弟子。然終日未嘗少休。客或導之以言。弗應。與之酒。弗肯飲。踰兩年渡浙江。歸於東中一諸侯。不得意。進柔柔奉之。乞身下髮。依良醫保御氏於吳中。保御者年七十餘。侯之宗人。築別宮資給之良厚。侯死。柔柔生一子而嫁。所嫁家遇禍。莫知所終。道人持課誦戒律甚嚴。生於保御中表。

也。得以方外禮見道人。用三年力刺舌血爲保御書法華經。既成。自爲文序之。緇素咸捧手讚歎。凡十餘年而卒。墓在惠山祇陀菴錦樹林之原。見吳梅村詩集

卞賽一名賽齋。秦淮名妓。後爲女道士。自號玉京道人。知書工小楷。擅畫蘭。喜作風枝婀娜。一落筆盡十餘紙。尤善鼓琴。年十六。遊金閶。居虎邱。湘簾斐几。地無纖塵。見客不甚酬應。若遇文士。則諧謔間作。談論如雲。一座傾倒。尋歸秦淮。亂後復遊吳。作道人裝。侍兒柔柔。靜好女子也。承奉硯席如弟子。未幾渡浙江。歸於東中。一諸侯。不滿意。進柔柔。當夕乞身下髮。復歸吳門。築別館以居。長齋繡佛。持戒律甚嚴。嘗刺舌血書法華經一部。又十餘年而卒。葬於惠山祇陀庵錦樹林。見板橋雜記

寇白門

寇湄字白門。秦淮名妓也。娟娟靜美。跌宕風流。工度曲。善畫蘭。略解拈韻。能吟咏。年十八九時。爲保國公購之。藏以金屋。如李掌武之謝秋娘也。明季甲申三月。京師陷。保國生降。家口沒入官。白門以萬金贖身。匹馬短衣。從一婢歸。爲女俠。築園亭。結賓客。日與文人詞侶往還。酒酣耳熱。亦自歎美人之遲暮。嗟紅粉之飄零也。既從揚州某孝廉。不得志。復還金陵。老矣。猶時召諸少年流連觴詠。未幾病卒。錢牧齋金陵雜題云。叢殘紅粉念君恩。女俠誰知寇白門。黃土蓋棺心未死。香丸一縷是芳魂。又某詩云。寇家姊妹總芳菲。十八年來花信迷。今日秦淮恐相值。防他紅淚一霑衣。則寇家多佳麗。白門其一也。見板橋雜記

寇白門南院教坊中女也。朱保國公娶姬時。令甲士五千。俱執絳紗燈。照耀如同白晝。國初籍沒諸勳衛。朱盡室

入燕都。次第賣歌妓自給。姬度亦在所遣中。一日謂朱曰。公若賣妾。所得不過數百金。徒令妾落沙叱利之手。且妾未卽死。尙能持我公陰事。不若使妾南歸。一月之間。當得萬金以報。公度無可奈何。縱之歸。越一月。果得萬金。見陳其年婦人集

鄭妥娘

鄭如英字無美。小字妥娘。工詩詞。與卞賽寇湄相翹翹也。桃花扇傳奇。眠香選優等齣。以阿丑之談諧。作無鹽之刻畫。肆筆打諢。若瓦銜陋姝。一丁不識者。然殆未深考。虞山金陵雜題。舊曲新詩。壓教坊。縷衣垂白。感湖湘。間開閨集。教孫女。身是前朝鄭妥娘。板橋雜記。謂顧老琵琶。妥娘詞曲。祇應天上。難得人間。見香東漫筆

桃花扇名人小史

三四

桃花扇名人小史全

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初版

桃花扇演義 (全一册)

附名人小史

【每部定價銀八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述者 夢花館主江蔭香

眉批者 聽鷗軒主陸雲伯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印刷所 上海大連路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分發行所

北京 太原 常德 徐州 蘭谿
 天津 濟南 衡州 南京 福州
 奉天 烟台 煙台 重慶 無錫 廈門
 吉林 武昌 漢口 蕪湖 嘉興 杭州
 保定 邢台 宜昌 安慶 寧波 汕頭
 綏遠 長沙 合肥 溫州 梧州

世界書局